

第四十九章 死拼七寒谷

罗海兽嚷了那一声，已上气不接下气，他被严苍茫一掌击伤，伤得只比严苍茫重而不轻。但他呼了这一声，那些“天罗坛的人，都纷纷布起阵式来，张开红网，守在谷后退处。

那边战团中，大风道人以一敌方歌吟、天象、天龙、梅醒非四大高手，他挨了天象一击在先，但“幽冥血奴”的武功，是何等凄厉，只见他一手发紫，一掌充血，每一掌打出来，都是腥臭一片！

四人初时苦战，还不觉怎么，但时间一长，便觉腥风扑面，渐渐胸口气闷腻烦，浑浑欲吐。天龙内力本强，但因受伤在先，所以第一个支持不来，心烦气躁；第二个是梅醒非，他人虽胖轻功却可说是“体迅飞凫、飘忽若神”，但对着大风道人蒙蒙血雨般的“化血奇功”，也渐渐慢了下来。

方歌吟也负了内伤，而且与雪峰神尼、天象、严苍茫、天龙、三十六罗汉大阵、铁骨道人等屡次交手的前伤未愈，一经久战，伤口迸裂，手中金虹剑，也慢了下来。

真正与大风道人正面相搏的，是天象大师。天象一身功力，像用不尽，耗不完似的，滚滚而来，源源而出，滔滔不绝，因恨极大风道人，耻于跟这人齐名近三十年，当下每一招击出，都尽全力施为，雪般的白花花长胡子，根根似戟，倒竖而起。

大风道人心里暗下盘算：自己武功若仅止于当年，而未曾学得萧萧天秘功，这番遇着这鲜龙活跳的天象，只怕早已一败涂地。当下他大袍飞卷，左足踢梅醒非，右脚踹天龙，大袖一甩，罩向方歌吟。

方歌吟只觉腥风扑脸，呼吸为之一窒；他不加思考，一招“玉石俱焚”，就递了过去。大风道人知道这招厉害，足踝一勾，将梅醒非绊跌向方歌吟的剑锋来。

方歌吟大吃一惊，知自己此剑一出，难有活命，当下心念疾转，全力收剑，因收力过猛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剑锷倒撞自己肋部，跌出七八步。

同时，天龙也被大风一脚扫中，仆跌出去。大风另一只手掌，和天象对了一掌。

大风道人的阴柔掌力，加上“幽冥血奴”不着边际的幻异掌力，跟天象大师的刚正元罡，对上一掌后，微微一分，又对上一掌，再稍微一开，再对上一掌，如此一连对击了十七八掌，两人一个脸色发紫、一个胡子直竖，待方歌吟再和身扑来时，天象已猛吐了一口血！

好个天象，他一口血，运足了真气，向大风道人迎脸射去！

大风道人走避不及，“呛”然抽剑，武当“苍木龙纹古剑”刺中了天象，就在同时，他的脸上也被打了一蓬血。

大风道人只觉脸上热辣辣一阵痛，虽已运功护于脸上，但双目仍因刺痛而睁不开来，这是他成名以来，从未有过的挫败。

其实以当前形势而论，大风道长所受的伤，仅极轻微，对方天龙已丧失战力，梅醒非、方歌吟都无能为力，剩下强敌惟有天象一人，但天象已然重伤，他若乘胜追击，至少可除去这几人，惟他双目不能视物，慌乱之下，立生退意！

他长啸一声，作势攻击，却闪身往谷后方向闪去！

他不啸犹可，长啸之际，恰好淹没了“瀚海青凤”旷湘霞的掌风！

旷湘霞也是用“大漠仙掌”。“大漠仙掌”至炙极热，且出掌“四无”，即“无形、无风、无声、无息”，这一掌拍来，看似轻飘飘，其实蕴含巨力狂飚，似龙卷风一般，在静中生如天似地般不可当的力量。

若大风听风辨影，以他深厚内力，除非车占风亲自出掌，否则还真绝瞒不过他，但他长啸一声，便丝毫听不到这一掌拍来了！

“咻”！这一掌打在大风道人后心，大风道人飞出，半空扳住一棵楠木，只见树叶纷纷落下，一棵蓊郁翠树，顿剩枯枝！

大风身形，一沉再起，仍扬然而去。

旷湘霞见大风道人如此深厚内力，也不禁心下栗栗，她恨大风卑鄙无耻，藉要挟爱女车莹莹以突围，她生性豁达，也不避嫌，什么“明人不做暗事”，对她来说，都是多余的。她见着光明正大、坦荡君子，便单打独斗，绝不施加暗手，若对无耻之徒，则“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”。而今她暗算了大风道人一掌，见对方居然挺了过来，心下佩服，扬声道：“记住，打你的人是‘大漠派’旷湘霞，别找错了人报仇！”

天象一退强敌，即赶过去探看雪峰神尼伤势，雪峰神尼摇首笑道：“我不碍事。”

这时群豪攻势愈来愈猛，十四名黑衣高手中，又被杀了一个，眼看如缺堤之水，拥了进来：大风道人、曲凤不还、燕行凶、罗海兽，四人身形展动，都往谷后退去，桑书云等心中俱怵：如此元凶巨奸，此刻不除，留着后患，绝不能放虎归山，于是长啸一声，严苍茫、雪峰神尼、天象、方歌吟、桑书云均负伤追击，车占风见“二正二奇”另外加个不知算不算得上“正”还是“奇”的方歌吟，都追杀了过去，惟恐有失，也和身掠来。

罗海兽嘶声喝道：“天罗地网，上！”

这是他第三次对“天罗坛”发出命令，只见一阵急而快的移动，天罗坛门徒拥出近百人，团团包围着桑书云等人，人都张开红网，三十六张大网，交结于上，三十六张小网，结合于地，天罗地网大阵原在罗海兽第一次喊话时已布署，而今一经发动，真是天衣无缝。

群豪及长空帮弟子，见帮主等人遇险，忙冲杀来救，大风道长心知此时非同小可，能否擒杀这数百高手，转危为安，全仗这一下；当下发下号令，要本待保持的实力的武当精锐，蜂拥而出，阻侵入者于一时。曲凤不还也喝令十三名黑衣高手，全力截杀，当下尸横遍地，群豪纵舍死忘生，全力抢攻，一时仍无法突破“七寒谷”的防线。

这时桑书云、雪峰神尼、严苍茫、天象大师、车占风、方歌吟六人，也在全力突破包围天罗地网中。

只是这“天罗地网”大阵，系天罗坛的看家本领，“天罗坛”能独步边疆数十年，亦因此阵势稳住阵脚，大风道人筹划称霸天下，布署也极为仔细审慎，安排妥定万一“七寒谷”群殴不成，自己即潜入狙杀，如果二者俱失败，还有“天罗网”的“天罗地网”大阵、自己与曲凤不还所控制的黑衣高手、“金衣会”燕行凶的“星罗大阵”、以及‘七寒谷’的“蚀心化骨焦尸烂骸丧门火”。就算未能一击奏效，大风道人自信还有伤敌自保之力。

雪峰神尼疾恶如仇，最是痛愤不过，她的剑尖一挺，便要冲出，这时红网迅速转移，只见飞掠快疾，红影晃动，令人眼花撩乱。雪峰神尼因恨燕行凶施鬼蜮伎俩，郁积难消，当下运力一剑刺去。

这一剑剑身已蕴含恒山派护心神功，剑风带起破帛之声，这时红网移动

极快，已看不清人影，宛如一道红墙一般，而且这些红网，都是用极其希罕的韧丝织成的，一旦结合在一起急旋，即产生一种奇异的力道来，雪峰神尼一剑刺到，不但刺不穿网墙，反给一股旋移的大力带动，整支剑绞夺飞出，连人也几乎被卷入网墙里去！

所谓“几乎”，是方歌吟及时一长身，手臂暴长两三寸，及时抓住雪峰神尼。这一招原是严苍茫的“长肢绝技”，方歌吟原站离雪峰神尼极近，要不是如此，雪峰神尼这次就难逃劫数了。

雪峰神尼本不会如此不济，但因被燕行凶所伤，毒性未清，又失血过多，所以功力大打折扣。天象大师个性禀烈，大喝一声，双掌推出一道白茫茫的罡风，直撞织网！

但是红网质底甚怪，急旋之下，竟将罡气反弹，天象大师怒啸一声，在身受大风掌剑所伤之余，双掌打出“龙象般若禅功”；硬接自己的“大般若神功”，“轰”地一声，地上被震开了一个大窟窿，天象大师踉跄几步，这时红网已愈收愈紧，天象大师跌步时，网外有人抽出兵器偷袭，天象大怒，双掌又反拍出去，“砰”地一声，一人手持弯刀来袭，脱出红网罩护范围，立被他双掌击毙，但天象背后，却又着了一刀，鲜血进溅。

这时七十二张大小红网，越收越紧，如“二正四奇”，若未受伤，则尚可一拼，惟此时众人皆受伤累累，眼看网愈收愈紧，则只有束手待毙一途。桑书云和严苍茫对望一眼，一齐冲出。

两人自见面以来，因各种原因，一直是对立相向，剧战数场，只有这一次是真正通力合作。严苍茫以拐杖力劈而下，想藉钢拐神力，戳破巨网包围；桑书云则以专破内外家罡气的“长空神指”出袭，以图自网眼透过指风，杀伤持网的人。

可惜这些红网，既不是内家罡气，也不是外家罡气，织网的网眼儿本就极为细微，加上急剧移转，根本无隙缝可言，所以桑书云指劲犹如石沉大海，身子反倒被卷向网海之中。

桑书云虽然受曲凤不还一撞，但他轻功极好，猛吸一口气，斜里飘落，但腰间间还是着了一棒。原来红网之后，天罗坛至少伏下四五十人，伺机偷袭。

严苍茫的拐杖击下，所挟风雷之势，实是宝物，而非掌劲，且直接由严苍茫手臂控制，可谓变化自如，这罗网初披击中，确垮了一个坍口，但大小网立即封住，而且急旋之下，一股大力涌来，严苍茫的钢拐脱手飞出，他硬以真气立定脚步，但与罗海兽交手的火药之伤向他脑门一冲，当时天地昏暗，晕厥倒地，如不是方歌吟及时架了一剑，严苍茫就要死在一柄方便铲下。

这时红网收得更快、更紧、更急、更密了。

大风道人等受伤颇重，本已丧失斗志，眼见“天罗地网”大阵能扳回局势，心下狂欢雀跃不已。

群豪那边，全力突破，但一时仍闯不破十三黑衣高手与敌方的守势。这时大风道人眼见能扑歼“二正三奇”，也不顾牺牲多大，将部下倾巢而出，仅留的是“七寒谷”的二十余名身着水靠的门徒，不知在布署些什么。拿着一节又一节的东西来拼拼凑凑。

这时严苍茫已失去知觉，桑书云、雪峰神尼、天象大师，俱告重伤，方歌吟也伤得不轻，战力不减的只有车占风一人而已。

车占风是塞北豪侠，临危不乱，“霍霍”劈出两掌。

“霍霍”是他出掌时，左手手扳平直，右掌磨擦削出去时的声音。

他的一掌出手后，就没了声音。

像大漠，燥热；大风暴前，枯寂。

整个空气忽然热腾腾起来，整个氛围蓦然紧绷了起来。

只听“哇啦”一声，东边网口，骤然裂了一个大洞，就像一道龙卷风，忽然在沙漠中搬走一座沙丘，凿了一个大沙洞。

车占风的“大漠仙掌”，以空气为掌劲夹相运用，正好能克制这“天罗地网”的滴水不透、点沙不漏之奇效。

大风道人在旁观战，脸色变了。

他一直以为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，沉讷寡言，不喜结交，是“三正四奇”中较弱的一环……

——然而在此时却是最强的一个！

车占风一掌奏功，也没现喜容，只是扶起桑书云，桑书云知他心意，摇首苦笑道：“我们是好朋友？”车占风点头。桑书云道：“那你就最后才送走我。”车占风深深地望了桑书云一眼，放下了他。

原来车占风的掌力，在“天罗地网大阵”中自保，当无疑问，但雪峰神尼等都已伤重，一个不慎，便要付出惨重代价。是以车占风决意要先送这几人出阵。他与桑书云，系生死之交，所以立意要先护送桑书云。桑书云却一口回绝：要知道桑书云为人义薄云天，谦逊的个性隐藏了极大的自负，一身铮铮傲骨，怎能在这几名大宗师之前先行身退。

车占风当下一点头，红网又立时填补了破口的缺，又围掩了过来。

车占风一掌拍出，一掌一招，一道无形劲气，竟平平带起晕迷中的严苍茫，越过网顶，飞出包围圈中去，他另一只手掌却又将包围网劈了一个大缺口。

严苍茫一跌及地，神智立醒，见已出重围，他人虽然倔强，但心下却十分感激；他一生孤僻薄凉，鲜受人恩，而今既受方歌吟扶持，又受车占风相救，不禁垂首戚然。

五、六名“七寒谷”徒，以为有机可趁，袭击严苍茫；严苍茫虽是强弩之末，但一身盖世神功，岂是这些不佞之徒能欺近身的？当下如狂风扫落叶，连杀数人，抖擞神威。

“呼”地一声，一人又落了下来，并立于严苍茫身边，正是雪峰神尼，原来天象个性刚烈，更不肯先走，雪峰神尼为人极其冷傲，却心系恒山一脉弟子；恒山弟子尽力女子，可不像其他门派，败则身亡而已，搞不好要身受凌辱。雪峰神尼再执拗也不敢干冒此险，而且她也深知自己不先行撤退，天象也断不会走，所以藉车占风掌力先行突围而出。

那边的天象和桑书云，仍留在阵中，两人掌力指力，虽然冠绝武林，但对“天罗地网”，却是无可奈何。两人战得一会，反是碍了车占风的“杀无赦”掌力，桑书云首先觑出，见天象犹暴跳如雷，全力出掌，又倾全力自己反弹回来的掌劲，当下道：“大师，这儿有劳车老弟照顾，先行歇歇如何？”

天象大师一面挥掌，一面大声道：“你失去吧！我还要拼拼。”话未说完，不慎被一九节蜈蚣鞭扫中，眼看要伤及筋骨，忽然“哎呀”一声，那人仰天而倒，倒地而歿。

原来车占风耳听八面，眼观四路，见天象遇险，一个虎跃，先行击杀偷狙者。他自幼横行沙漠，对空气流变，极有办法应对，故对“天罗地网”所

造成的掩眼手法及空气漩涡，恰好可以一一克制。

只是他一旦心有旁骛，所运施之裂帛一般的凝结空气“大漠仙掌”，立即受挫。红网即时相互补充，包抄合拢。

桑书云觑出此点，他虽心气极傲，外圆内方，但一向顾全大局，当下微笑向天象道：“大师，我受伤重，可否送我一程。”

天象也想找个下台阶，以免连累车占风，适才那一下险着，他也是一代武术大宗师，焉看不出？却听桑书云如此顾及他自尊，而要求他护送，他是有道高僧，总不能们心有愧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桑帮主，这当下谁送谁，则是谁都不必多言了。”

车占风虽以一人之敌，独战强仇，但神色自若，当下微微一笑，运劲一掌劈去，红网立即又出现一条裂缝来，天象大师与桑书云，一如怒虎、一如游龙，一面发掌出指，一面突围奔出，只听“哎唷”、“唉哟”连声，已倒地七八人。

“天罗地网”大阵一旦被破，要困住身受重伤的“正”、“奇”人物，还真是绝无可能，大风道人脸色沉冷，见包围网中还有车占风与方歌吟，矢志要先诛此二人，下令道：“全力围杀！”

车占风东闯西突，每出一掌，即攻破一道裂缝，十分厉害。方歌吟接应精密，虽无车占风功力，但自保尚不成问题。要知道方歌吟武功虽不及“三正四奇”，只是他的“天下最佳攻招”、“天下最佳守招”、“天下最佳快招”、“天下最佳慢招”，每一出手，只要敌人迫近，便当者披靡。他的“金虹剑”削铁如泥，红网质底殊异，却也缠不住这柄当年宋自雪独步天下的利器。

这时又有一道网影，异军突起，向车占风迎头罩来，车占风沉着应变，“呼”地削出一掌，那网影立即如巨浪一般，一起即沉，但在这神不知、鬼不觉下，三支毒蒺藜，射向车占风下盘！

这下车占风因全力御敌，并未醒觉，方歌吟及时一招“三潭印月”，“叮、叮、叮”撞开三枚暗器；他在一旁，看得仔细，这次掩杀过来的人，正是“九阴真君”罗海兽本人。

原来这刻眼花缭乱，神驰目眩，方歌吟却看得一清二楚：罗海兽如何欺入群网之中，如何出手施袭。这都得力自石洞中宋自雪所授。当日宋自雪身残心不废，困于石洞之中，仍能在黑暗视物，能凭感觉发剑，并训练方歌吟在金虹夺目下练成绝世高招，这一刻其神功奇效，尽都发挥了出来。

方歌吟更不客气，一招凭感觉出剑的“阴分阳晓”，就递了过去，罗海兽本已受严苍茫击伤，现下挺而走险，想暗算车占风，却被方歌吟瞧破，大惊之余，疏虞立现，只见红网之中，“呼”地喷了一道血光，车占风因恨罗海兽卑鄙下流，双掌全力削去，“霍”地一声，一颗人头冲天而起，罗海兽走避不及，已身首异处。

车占风这一击得手，天象、雪峰、桑书云、严苍茫四人，一齐大声喝彩。尤其是严苍茫，因一念之仁，伤在这恶毒小人手下，自是不忿，喝彩尤为响亮。四大高手，一齐呼喝，声势何等慑人，“天罗地网”大阵，主将已死，哪还有人敢恋战，当下纷纷走避。

车占风疾向方歌吟说了一声：“多谢。”

方歌吟疾向车占风说了一句：“不必。”

这时大风道人厉声呼啸，只听燕行凶喝道：“布‘星罗大阵’！”

第五十章 江湖第一大教

只听“铮铮呛呛”，一百二十七名“金衣会”徒众，左手金笛，右手银剑，布成阵势，进退之间，度法严密，声势比“天罗地网”大阵还要吓人。

车占风劈了几掌，这些人都是以兵器为主，不再是以网罟气围袭，“大漠仙掌”只能发挥如常的效用，眼看便又给困住，只见金光灿灿，银光熠熠，这阵势东倏西忽，飘灵无常，车占风、方歌吟不出三十招，就要血溅当堂。

天象大师、雪峰神尼、严苍茫、桑书云等，情知自己负伤已重，参战无益，但怎能眼睁睁见车占风、方歌吟冒险犯难？车占风是破“天罗地网”救自己等人出来的人，至于方歌吟仅止在这日里，便曾先后救过天象、天龙、桑书云、梅醒非、严苍茫、车占风、车莹莹等人性命，这些人虽性格各异，但却快意恩仇，对“恩义”二字，看得极重。如今方歌吟遇危，谁都要抢先出手拯救的。

就在此时，蓦然之间，山谷口的格斗，全都停了手。

跟着下来是身近的战役，全都停了的。

在远处，也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：“血河车！”

一时“血河车”！“血河车”！“血河车”！之声不绝于耳。只见轰一声，树摧木折，一具血车，八马齐嘶，如雷霆般奔驰了出来！

“血河车”居然在此情此景下出现，却是谁也意想不到。

这下“七寒谷”可以说是风卷云集到了顶点。

在这霎息之间，“血河车”当先冲来，车占风、方歌吟左右一闪，血河车便冲入阵中！

血车血马的声势，何等凌恠，那“星罗大阵”虽然周密，但要抵御这举世无匹锐不可当的血河车，绝对是力有未逮，也螳臂挡车了。

只听车中人影叱咤，“星罗大阵”，瞬眼死伤过半，纷纷走避，溃不成阵。车上人狂笑如厉泉，它一旦出现，所有战局为之停顿，其声势之巨、威势之烈，真是令人如见天神：

血河车横扫一场，便车马辘辘，环走一周，并且杀向厮斗之中。一时间两方高手，都被血河车所伤，各死了十五、六人。

大风道人沉声向曲凤不还道：“截杀！”曲凤不还叫道：“截下来！”

那十三名黑衣高手应声而出，怎奈血河车急走如箭，黑衣高手不能一齐截下，一名黑衣高手扑起时，猛见车中一人银发如披，目光痴滞，一道血般的掌劲撞来，打得他胸背骨骼齐碎，当堂身死！

燕行凶低声向大风道人道：“大敌当前，保留精锐为重。”曲凤不还压低语音道：“先退到‘忘忧林’再说。”大风道人沉吟一下，发令道：“退！”

十二名黑衣高手，立刻撤下对血河车的攻势。惟群豪怎让他们身退，当下全力追击。血河车却两不偏帮，自管左冲右突，杀人如麻。只听狂笑声中，一人高高在血车之上，白发红眼，当者披靡。恒山派静一师太，因与一名黑衣高手激战，两人走避不及，一齐毙命于任狂“一气贯日月”神功之下。

雪峰神尼长身暴喝：“还我徒儿性命！”和身扑上，方歌吟付“百日十龙丸”已然毒发，父仇不可不知，不能不报；而报仇惟一线索，便在血河车中，当下也长身攫上！

这刹那之间，雪峰神尼已抄起静一的剑，向任狂攻了五剑。任狂长笑间，手点骈戳，雪峰神尼的剑，突然断成五截，只剩剑锷。

任狂一伸手，探手抓向雪峰神尼咽喉！

雪峰神尼空有一身武功，但下盘给血马来势一冲，身形不稳，任狂这一抓，破空发出尖啸之声，眼看便要命中。

方歌吟情急之下，一招“闪电惊虹”，后发而先至，刺向任狂手腕！

这一下甚是凶险，任狂纵真要取雪峰神尼之命，真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易，不过缩得必然无及，被这一剑断腕；这当年萧秋水留下来的一剑居然能在当今武林第一人“武林狐子”任狂面前做到“后发制人”，真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。

任狂双日本近滞凝，忽瞥此招，啸喝道：“萧……萧大侠！”他似认识这一剑来路，暮然平空一抓，不去攻击雪峰神尼，而去空手抓住来剑。

这下雪峰神尼宛若在阎王殿前打了一个转回来。任狂竟赤手抓住剑尖，用力一拗，金虹剑是宋自雪佩剑，虽弯成彩虹一般，但任狂稍一松手，金虹剑又“铮”地弹返原状！

任狂运力一提，竟将方歌吟挑上车中！方歌吟与这披发狂人猛打了一个照面，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，只见任狂双目痴狂，神情凄厉，两眼火红如喷融焰，方歌吟也想跳出车外逃生，但金虹剑被任狂所执，他珍惜这宋自雪闯荡江湖一生的遗物，抵死不放。

就这迟得一迟，血车已冲出谷，任狂一手提剑，一手劈空伤人，然后呼啸一声，八马齐跃，竟然跃上谷崖，风卷蹄鸣，急驰而去，只见两旁景物，如闪电般一幕一幕刷过，耳旁尽是怒风呼啸之声。

方歌吟只觉金虹剑发出湛然的厉芒，原来久战之下，暮晚又将临，金虹剑在幽黯间更显露出锋芒。

剑之另一端，却执在那披发狂人手中。

方歌吟又不禁打了个冷颤。

现在只有他，和那近乎痴狂的人，在同一辆车上：面对的人是当今天下第一高手，武林狐子任狂。

任狂正用一种野兽般的神色，冷冷地、冷冷冷冷地、冷冷冷冷冷冷地、盯住他。

方歌吟被任狂藉捉剑之力，摔至车上时，雪峰神尼和阴曹地府，打了一个转回来，刚定过神，想救方歌吟，便已迟了。血河车已冲过众人，冲至谷外。乍见一人却舍命狂追，一面急叫：“大哥、大哥……”正是桑小娥，雪峰神尼轻叹一声，獠身拦住。

桑小娥急道：“方大歌给掳到车上……”雪峰神尼叹道：“是。”桑小娥悲道：“我要去追他……”雪峰神尼轻揽桑小娥，喟道：“你好好歇歇……”桑小娥便软伏在她肩上。原来雪峰神尼知道纵令桑小娥追得上血河车，也于事无补，便拂点了她的穴道。

清一和车莹莹二人，都赶了过来，雪峰神尼无情惯了，便说：“你们追赶也是没用。”车莹莹在石洞中，为方歌吟猝然出剑救，如此情急，还有话可说，然而清一却是为何？雪峰神尼侧首斜睨，只见清一眼眺远处，苍白双颊急得辣辣烧红，不禁拍了拍伏在肩上的桑小娥，又暗叹了一声。这时只听“飕”地一声，车占风急起直追，宛若飞鸟投林，拼死力追血河车。原来他曾为方歌吟所救，在他一生中，少受人恩，现见方歌吟遇难，当下不顾性命，也不理大局，死力追了过去。

这时“天罗地网”大阵，已为车占风所破；“星罗大阵”，又为血河车

所冲乱，真是兵败如山倒，十二名黑衣高手，亦被车占风出掌打死一人，但车占风也硬受了对方一腿。这时八方萎败，无可收拾，大风道人等全力撤退，群豪知“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”，顿分路追杀，情势十分紧张。

只听曲凤不还喝道：“蚀化焦烂火，上！”

原来所谓“蚀化焦烂火”，便是总名为“蚀心化骨焦尸烂骸丧门火”，因全名过长，曲凤不还删半而名之，仍十分洁屈罄牙。这是大风道人这干人的最后法宝。只见那二十余名“七寒谷”穿紧身水靠者，各提起一黑漆漆的长筒，对准群侠，凝神以待。

车占凤等人一怔，也不敢乱行攻上，天象大师生来就“天不怕，地下怕”，双掌一交，横扑而上，天龙及铁肩，也左右扑上。

只见曲凤不还一挥手，喝道：“放！”

“虎”地一声，长筒喷出一道烈火团，但火焰成碧磷色，跟着天象冲上的两、三名武林好汉，一经着火，便全身焚烧，任如何拍扑滚，俱不熄灭，顷间便焦臭难闻，但惨受荼毒者仍未断气，呻吟不已。

天象、天龙连忙身退，以白茫茫罡气，迫住火焰，虽然如此，天象仍烧焦了几绺白皑皑、银晃晃的胡子，天龙更惨，袖袍起火，幸而桑书云及时出指，以“长空神指”隔空打熄火苗。铁肩走避不及，一双铁掌，惨被烧焦。众人怵目惊心。

如此一来，众人进退不得，眼见大风道人等扳回大局，手持黑筒，进步逼来。

桑书云双手一拦，暗示大家退后，大风道人又一扬手，那黑色长筒，又喷出二道青焰！

桑书云的“长空神指”与车占凤的“大漠仙掌”，又同时出手：

车占凤的荒漠掌力，反而助长了火焰大炽；桑书云的长空神指，确能扑灭火舌，但缕缕指风，又怎能镇压得住熊熊大火？

当下站得前面数名武林好手，又遭池鱼之殃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一声断冰切雪的冷喝：“让开！”

这声音甚是清劲如剑，却是女子声音，但自有一种尊贵气态，众人听了，竟自动左右散开，让出当中一条路来。

只见一白衣女子，也不知若干年纪，但神容清丽，气质雅淡，不可迫视，只听她说：“布阵！”

即有三十七名丫鬟打扮的青衣女子，各手持一支金光闪闪的圆筒，对准那“七寒谷”手持黑漆长筒的人，凝立不动。

只见那原先在石洞中的两名受伤神秘女子，一齐向那云髻峨峨、修眉连娟的白衣女子前拜几拜道：“拜见教主。”

那淡雅的白衣女子道：“你们办得很好，起来。”桑书云等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女子，便是在江湖上一等神秘人物，亦即是昔日在江中所遇的“恨天教”教主。桑书云暗自度忖：那两名神秘女子在危难时引渡众人撤退入洞，原来便是这恨天教教主的主意，敢情她是先探知大风道人等之企图，便预先遣人来引路，心里对她好生感激。

大风道人心下纳闷，怎么在这要紧关头，来了这么一个女子？曲凤不还喝道：“你是谁？快滚开！”

白衣女子一粲，笑得极是好看，连曲凤不还也看得一呆，只见她含辞未吐，气若幽兰，却料不到她就在这霎息之间，骤然出剑。

曲凤不还慌忙跃开，险险躲开这一剑，曲凤不还大叫道：“你也是武当派的，大家是自己人——”白衣女子更不答话，向他仗剑撞来！

这下曲凤不还吓得魂飞魄散，原来白衣女子这一撞，别人看来，并没有什么，但曲凤不还看来，却怵目惊心，原来这一撞，正是曲凤不还的拿手“舍身投敌”秘技，却怎会让一个陌生女子学得？

白衣女子这一撞，因劲力不足，倒没什么，但却是挺剑撞来，曲凤不还手忙脚乱，险险避过，大叫道：“你哪里学来——”

话音未完，白衣女子长剑一展，“血踪万里”，曲凤不还惨叫一声，已断一臂。这几招都在兔起鹘落，电光石火间发生，待大风道人等惊疑初定，白衣女子已得手跳开，微笑道：“我是宋雪宜，是‘天羽奇剑’宋自雪的女人。”

众人见白衣女子出现后，一逸一飘间，便以奇招异技，杀伤武功直追“三正四奇”的“七寒谷”谷主曲凤不还，真是怔忡不已。如今听宋雪宜自称是“三正四奇”中宋自雪的遗孀，更是大奇不已。

桑书云脸含微笑，更不打话，曲凤不还瞬间便伤在宋雪宜剑下，心中不甘不忿；其实若论武功实力，宋雪宜渊博诡奇，曲凤不还却有撞人投身的技，未必怕了对方，只是曲凤不还受伤在先，又轻敌在后，宋雪宜一上来就以武当剑招迷眩了对方，再以对方“舍身投敌”之技震慑敌心，才以“天羽二十四剑”中杀伤实力最大的一招重创之，是以曲凤不还方才一败涂地。

大风道人知道这女子厉害，喝道：“喷火！”

那二十几名着水靠的“七寒谷”徒，应了一声，手中黑筒，立即喷出青焰来。

宋雪宜却飘身掠回那三十余名女子之后，也叱道：“放水！”

只见那金筒里，蓦然喷出一种腥臭的墨汁似的黑水。

只一下子，青碧火焰遇着墨绿黑水，全皆熄灭，那二十余人有些身上沾了黑水，发出焦炙的蓝烟，痛得在地上打滚不已。众人大喜，只听宋雪宜说道：“这‘如今是雪散云消花残月缺落英流水’，是我纪念先夫的暗器，也正是你们的克星！”

原来她这黑水的名字不但好听雅致，而且名字比“蚀心化骨焦尸烂骸丧门火”的更长。大风道人知道兵败如山倒，最后一道法宝，也教人给破了，当下心灰意懒，只求活命，下令道：“撤退！”

车飞驰。

景物急逝。

在这血车驰骤之际，任狂一手钳住金虹剑尖，冷冷地盯着他。

任狂的眼如火烧般红，嘴里噓着热气，一口一口地。方歌吟心头发冷，手冒汗。

金虹剑，却仍是不放手。

任狂忽然笑了。

仰天长笑。

他的声音如碎裂的瓷器，震得他肩上的披发如铁戟般突突弹起。

方歌吟的心也快震碎了。

笑声愈来愈大，只听任狂叫道：“我是狂人！我是狂人！我是天下第一狂人！我是天下第一狂人！”

声音如排山倒海，惊天裂石，如一道一道奔雷劈入方歌吟脑中去。

方歌吟受伤之余，体力大不如从前，这厉声震得他创口迸裂，而且“百日十龙丸”的毒力，又告发作，只痛得想在地上打滚。

——只是这手中剑，无论如何，都是不能放弃的！

这时任狂兀自大笑不止：“我是天下第一狂人！我是天下第一狂人！我是天下第一狂人……”

方歌吟耳震欲聋，脑震欲裂，体内毒力发作，全身伤口崩裂，方歌吟只想在这金星直冒、眼前发黑的当口儿，有什么东西，或者什么力量，能阻止这狂人，暂时终止他的笑声，只那么一下，他也甘心，当下大声叫道：“你不是！你不是！你不是！”

他用尽力量大叫大喊，任狂径自狂笑，把他的声音如海潮淹岸般卷盖，方歌吟拼命大喊，如此才好过了一点，任狂却骤然止住了声音，冷冷地瞧着他，眼睛发出野兽一般的凶光。

这时天地间只剩下方歌吟自己的声音在喊：“你不是！你不是！你不是……”

喊了好一会儿，任狂蓦然劈口就问：“我不是谁是？！上天入地，前后古今，天大地大，惟我一人！”

这一声运用内家罡风，如刀斧般劈入方歌吟脑中，方歌吟只觉全身欲崩裂爆炸，当下心里忽闪起一个人的名字，他用尽一切气力喊道：“燕狂徒！是燕狂徒！你的前面有燕狂徒！”

任狂眼中又生起那痴呆的表情，忽然抓住自己的头发，用力拔扯，嘶噪若狼：“你胡说！你胡说！”

方歌吟正莫名其妙间，任狂遽然双手抓住自己的双肩，力量奇大，令他动弹不得，只见任狂满眼红丝，竟张大了嘴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一口咬住自己的咽喉！

一阵刺痛，方歌吟一生之惊怖，莫此为甚，但无论怎么推扳，都撞不开任狂的压制，而且咽喉愈来愈痛，任狂竟闷声说道：“我要咬断你的脖子，我要吸干你的血……”方歌吟断未料到自己竟然死在一名疯狂的武林高手咬噬吸啮之下。

风狂，景飞纵，血马嘶鸣，渐似遥远，他眼前一阵阵血光，又一阵阵黯昏……

那一声“撤退”之后，战斗更急遽直下。敌无斗志，只求保命，群豪士气如虹，更势如破竹一般。

这次大风道人之败，真可谓“无可收拾”。如果不是仗着十一名黑衣人挡得一阵，这干人根本无及逃生。惟其如此，十一黑衣高手中，又有一人被长空帮乱箭射杀。

曲凤不还原已受伤，又断一臂，逃得稍慢，被宋雪宜赶上。曲凤不还犹作困兽之斗，嘶吼道：“恨天教主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……你何必苦苦相迫？！”

宋雪宜问：“西域魔驼和蒙古铁花堡，你可相识？”曲凤不还一愣，不禁点了点头。宋雪宜一粲而道：“那就是了，那次宋自雪上武当，为的是查大风道人的形迹可疑，他心高气傲，原想独力处理此事，而不求助于人。而此事宋自雪相托你转告桑书云，你却叫了铁花堡和西域魔驼来暗算他。不管你是不是猪油蒙了心，可不是你干的么？”

曲凤不还目光闪动，强自挺胸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只见宋雪宜笑意盈盈，

道：“那我们就一清旧账了。”曲凤不还见宋雪宜笑语晏晏之际，突然发难，全力抛空撞去！

这一撞，快若流星，桑书云在旁瞥见，抢救已迟，大喝道：“小心！”
飞掠而来，宋雪宜出手一招：“玉石俱焚！”

这下曲凤不还出手，原全无征兆。原来宋雪宜虽是女子，出手狠辣，比雪峰神尼犹有过之。她算准曲凤不还要作濒死反击，便诱他飞撞，在对方无可变招之干钧一发间，施出“天下第一攻招”！

此乃昔日天下第一大狂人燕狂徒的招法，与李沉舟招法缘起的“海天一线”，皆由萧秋水所吸收，再改良后创出这天造地设的两招来，这两招俱是二大武林骄子所创绝学，招一出手，便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无可匹敌！

宋雪宜天生聪颖，且胆大心细，这一招自然能把握到巅毫，可是在气魄、劲度、声势上，怎能和当年萧秋水和燕狂徒相媲？不过，宋雪宜施展这一招，当比方歌吟熟练；若论剑势若虹，但求一死的失声，宋雪宜恐不如方歌吟。

这一剑刺出，曲凤不还果然避躲无及。

他本就想一举而撞杀宋雪宜，再求逃命。

这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

——两个人、两种招法，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碰在一起，将会怎样？

曲凤不还没疾撞，宋雪宜出剑！

曲凤不还猛见宋雪宜出招，情知不妙，宋雪宜显然是早有准备，诱他一撞。

这刹息内飞快盘算，胆气一歇，剑已“噗”地刺中，“突”地穿出背肌，曲凤不还的身子，曲成虾形，宛如串在脸上。

但是曲凤不还的余势，仍然撞着宋雪宜！

宋雪宜长剑脱手，人退丈余，咯出了一口血，染得白衣艳血一滩，再倒退七八步，桑书云当先赶上，一把扶住。

桑书云见她伤势并不严重，当下放心，道：“好武功！”宋雪宜淡淡笑道：“是说我，还是说他？”桑书云微笑道：“你和他。”这时忽觉两人肌肤相贴，猛地移开，都一齐感觉到对方虽负伤不轻，但谈笑自若的气态。宋雪宜平时纵横江湖，一般男子，见了她无不谄谀奉迎，而桑书云适才的语气中，却不是只赞她武功高强，连被她所搏杀的曲凤不还，也赞在内，这令宋雪宜心里感到诧异。

桑书云也不禁脸上微微发烧，对方既是自己挚友的妻子，而且系仅在长空帮之下声势最大的天下第一教教主，自己却不知怎地，却有非非之念；当下深深呼吸了一口气，敛神定意起来。宋雪宜心道：这“长空帮”主虽然斯文有礼，淡雅悠然，但比起昔日一剑擎天、独步江湖宋自雪的风采，宋自雪却更令她自己深心惊动。想到这里，也不知怎地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宋自雪的形象高悬在她脑海之中，玉树飘风，她才觉得幸福、完满、没有对不起他。

这时大局全定。大风道人、燕行凶又牺牲了一名黑衣高手，却带着剩下九人，以及为数不到百人的残部逃遁外，其他尽皆伤死降晕不等，辛深巷因伤无法自由行动，便由梅醒非来清点人数，以及安排善后。

这时谷口又传来急促呼啸之声，桑书云脸色一变，正待发话，啸声已至谷里，众人见来人如此迅捷，又是强敌，不禁兀自惊心。却见一人疾奔而来，原来是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，始放下了心头大石。

雪峰神尼急步上前，问：“追到么？”她脸慈心冷，却因受了方歌吟之恩，而系念不已。严苍茫也问道：“方歌吟呢？”车占风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又叹了一口气。“瀚海青凤”旷湘霞见丈夫衫背全湿，知其在追逐血河车时，已尽全力，纵与强仇大敌交战，也未必肯耗这舱元气，当下怜借之意难禁，抽出手帕，替车占风揩汗，她为人落落大方，又是塞外女子的性子，不受约束，纵在群豪之前，也不忸怩。

旷湘霞道：“方歌吟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桑书云苦笑道：“他已身中奇毒，就算……”黯然不语。严苍茫忽然站起身来，背负双手，往外走去，双拳握得甚紧。宋雪宜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由于宋雪宜出现，才力挽狂澜，旷湘霞对她大有好感，道：“方少侠教血河车给掳去了……”宋雪宜脸色大变，霍然站起，道：“往哪边走？！”旷湘霞心里大奇，怎地这女子对方歌吟如此关心，当下指给她看了，宋雪宜跺足道：“走多久了？”车占风摇首，沉声道：“追不上了。”

车占风的话，向来甚有份量，只听雪峰神尼叹道：“方少侠若有不测，贫尼一生难安……”天象一掌击在石上，大石登时四分五裂，天象瞪眼道：“方歌吟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意外不测，阿弥陀佛，老袖上天入地也要把任狂追到十殿阎王前评理！”

宋雪宜也是纳闷，怎么这“三正四奇”中的佛口刃心的雪峰神尼和躁烈性直的天象大师，对方歌吟都如此情深义重呢？只听桑书云也叹道：“我也欠了方少掌门一条性命。”车占风道：“我们都是。”严苍茫忽然大哭三声，便转身行去，不理众人呼唤。众人见严苍茫忽然大放悲声，都感怪异，桑书云道：“他因丧子之痛，所受刺激过重，不要去招惹他。”

车占风道：“只是他孤身一人，若碰上大风道人等，可大大不妙。”雪峰神尼冷笑道：“大风伤重，燕行凶不是他对手，倒甭担心。”车占风沉重地道：“这两人三几日内，未复原前，并不可怕。可怕的是‘普陀二十神龙’！”雪峰、天象、旷湘霞等几乎都一齐跳了起来，惊道：“真是‘普陀二十神龙’？！”

众人莫不动容，只有桑书云脸上微微变色，宋雪宜若有所思，沉吟不语。

第五十一章 世间第一大狂

车占风点点头道：“正是。正是那五十一年前，当时武林中的十二大门派，各悉心调教出来的第一高手，加上少林、武当四名最精锐弟子，一共二十人，血战欧阳独的‘普陀二十神龙’。”天象怒道：“胡说，‘普陀二十神龙’？！杀却‘血影神掌’后，不是都已殉难了吗！”原来若论辈份，那昔日少林所遣出来的四名弟子，有两人辈份与天象齐，另两人辈份还在天象之先。而今天象见这干人如此无耻，他是断断不敢认是同门；读辱先辈的事，蠢直的天象是万万不敢为的。

桑书云忽道：“那一战江湖上人人都以为欧阳独死定了，但他却能苟活十三天，将武艺、掌门之位传于卫悲回，才告毙命。‘普陀二十神龙’在武林中的传闻里也是无一能活，但有谁见过他们尸首没有？”全场哑然，雪峰神尼点头道：“正如‘幽冥血奴’，也死而复生，却已换了个人，但比以前更加可怕，这也是可能的事。”众人都觉有理。天象忧心忡忡，道：“要真有此事，还是把严岛主追回来的好。”

桑书云道：“敝帮追查这一股江湖杀手之下落已久，稍有眉目，”他轻啜一声又道：“江湖上能在短期间造诣出这样庞大、数众而且实力如此高强的人，确是不容易，”众人这才知道他的浩叹乃是对已生死不明的方歌吟而发，“所以我也对这二十人是否昔年威震天下的‘普陀二十神龙’，颇感怀疑。”

天龙大师插口道：“可是当日‘普陀二十神龙’，除奸斩恶，是忠肝烈胆的高人前辈，怎会……。”桑书云还未答话，宋雪宜已切道：“他们被控制失去了本性。”雪峰神尼问：“谁控制了他们神志？”宋雪宜答：“‘忘忧林’。”

众人都脸色一变，长长地“哦”了一声。要知道这班人险死还生，才从“七寒谷”之劫逃得大难，而今又乍闻“忘忧林”有涉，不禁忧形于色。

桑书云微微一笑道：“敢情宋教主对这事件的追查，比我所知还多，大家若有疑问，当要请教宋教主。”

宋雪宜冷着脸色道：“请教不敢，但我追查此事，确知来龙去脉。”

雪峰神尼颌首道：“若不是宋教主的人将我们引至山洞，只怕早已在‘七寒谷’的伏击下毙命。”众人细想确然，对恨天教与宋雪宜好生感激。

“瀚海青凤”旷湘霞却是直性子，忽然问道：“既是宋教主早已知道‘七寒谷’之役，为何不一早现身、或及早示警？”

宋雪宜淡淡一笑，答：“实不相瞒，我的武功，除直承继自宋自雪宋掌门外，其他杂学，都从各派各处偷学窥知的。”众人又是“哦”了一声，桑书云笑道：“难怪方少掌门会使‘长空神指’，而且惟妙惟肖呢！”宋雪宜脸若寒霜，道：“那也只是‘肖妙’而已，不登大雅之堂；但我上武当偷学大风武功时，却让我在无意中听得曲凤不还与燕行凶、罗海兽三人之对话。”

众人知宋雪宜已切入主题，当下不再打岔。宋雪宜道：“我是因此得知他们的阴谋奸计，但并不清楚大风道长是否参与？我只是推测到：天下偌大，他们东岛西漠都不去，却偏偏来这武当山密议，恐怕多少都与武当派脱不了关系；”宋雪宜顿了一顿又道：

“何况，我还要查出‘幽冥血奴’再度出现，究竟是谁，所以便一直耐着性子静候其变，以免打草惊蛇。”

这时严苍茫又走了回来，神色大异，众人没有细察，都在专心聆听宋雪宜的叙述。严苍茫心想：好哇，你这个女娃子，把我们当作饵来办了。却听宋雪宜继续道：“当战情发生时，我教实力，远不如长空帮，所以救难之事，仍得靠长空帮和天下各路英雄之力，至于我得知‘七寒谷’之拿手绝技乃是‘蚀心化骨焦尸烂骸丧门火’，便着手研制‘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落花流水’来破它。”

天象大师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宋教主念上天为生之德，拯救众人，确是女中豪杰。”

宋雪宜笑道：“拯救苍生，可不敢当，只是先夫未逝之前，对此事已有疑心，故先后上武当多次，探查此事，故才遭蒙古铁花堡与西域魔驼之暗算。”严苍茫见宋雪宜说话，连眼都不多瞧他，不禁心中愠怒：你是什么东西，连“三正四奇”都挤不上，居然在这里卖狂，当下插嘴道：“可惜宋老弟英年早逝，否则处理这事儿，不致如此失当。”

桑书云淡淡一笑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如果一早打草惊蛇，今日‘七寒谷’，还是敌友未分，敌暗我明。”宋雪宜淡淡笑道：“先夫英年早逝，却是未必。”严苍茫心头一寒，心忖：原来宋自雪未死，天象大师却问了出来：“宋大侠未死？”

宋雪宜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是未死，而是没有人杀得了他，他是因信任我，被我毒得不成人形后，再重创他，他传授衣钵后，才郁郁而终。”宋雪宜目光一抬，道：“他是给我杀死的。”此语一出，众皆哗然，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是不是听错。

当时风气，妇道家出来抛头露脸，已是不该，这恨天教教主谋杀亲夫，而且坦然公开，可谓出语惊人。严苍茫这才放下心来，正想揶揄两句，忽又瞥见清一在旁垂手而立，好似一朵灿开的茶花般娇脆，严苍茫心头大震，想起一事，当下豪气顿消，嗫嚅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清一不知何事，但见这人神色可怖，忙躲到雪峰神尼背后。雪峰神尼只道是此人因丧子之哀，变得不成体统，也不以为意。雪峰神尼也是矫矫不群的女子，当即撇开容易引起宋雪宜反脸成仇的话题不语，说：“宋教主刚才谈到‘忘忧林’，又是怎么回事？跟‘普陀二十神龙’，又有什么瓜葛？”

宋雪宜对众人的眼光，毫不在意，答：“‘忘忧林’是‘武林三大绝地’之一，神尼的‘素女峰’、还有这‘七寒谷’，都是扑朔迷离的地方。但我却知道‘忘忧林’林主陈木诛是曲凤不还的师弟。”旷湘霞恍然道：“难怪你刚才不惜负伤也要先行诛杀曲凤不还，原来他是元凶魁首。”严苍茫冷笑道：“师兄如此，师弟的武功也不会好到哪里。”

宋雪宜淡淡地道：“武功确没有什么，却多了一样绝活儿。”天象白盾一扬，他生性好打架，听说有劲敌，愈是抖擞精神：“什么绝活儿？”宋雪宜道：“会摄魂的绝活儿，控制操纵本性迷失的人。”天象是少林高僧，自以为佛法无边，百魔不侵，扬眉道：“那也没什么。”他连扬了两次眉，才省起自己眉毛被战火烧去了不少，怕不够威严，当下又运足眼神，用力瞪去，好教人知道有他在，可安如磐石，降魔除妖。

宋雪宜道：“的确没有什么，可是却能迷住了‘普陀二十神龙’的心窍，为他所用，也即为‘七寒谷’所用；为‘七寒谷’所用，也等于为大风道人所用了。”梅醒非蹙眉道：“‘普陀二十神龙’是当年二十大高手，怎会被陈木诛所摄制？”众人深有同感。

宋雪宜说：“当年‘普陀二十神龙’与‘血影神掌’欧阳独一战后，身负重伤，奄奄一息，逃到‘忘忧林’，陈木诛虽救活了他们，却乘机以厉害药物镇住了他们的神智，……你们今日与那十数人一战，可有发现他们转动不灵，直如傀儡一般吗？”众人深想一下，都点头称是。严苍茫嘿然道：“就算这些人为药物所控制，也不见得一定就是‘普陀二十神龙’。”

车占风沉声道：“是‘普陀二十神龙’。”众人见车占风这般说，更无异议。车占风平素极少说话，但言重千钧，严苍茫也不敢和他抬杠。只听车占风道：“‘确是‘普陀二十神龙’。我曾掀开其中两人脸纱，一是‘铁脸金刚’陆一龙，一是‘修罗客’翰采儿，他们不但都是‘普陀二十神龙’中的好汉，而且脸目保持当年的状况。”众人想到昔年这二十人为武林除魔卫道，屡建殊功，而今落此下场，神智昏后，为人所用，真是生不如死，都心里惨然。

雪峰神尼也不禁侧然道：“看来所测无讹，若非迷失本性，不可能保持当年颜貌。”要知道“普陀二十神龙”已是五十年前的风云人物，不可能长生不老，神容不变。

只听桑书云忽然慢慢站起，素来悠游的他却神色凝重，道：“宋教主。”宋雪宜抬头，只见桑书云双目如刀锋般锐利，向自己射来，心下一凛：“什么事？”桑书云见宋雪宜仰着雪白的粉颈，双目向自己投来，便长长吸一口气，道：“要是宋老弟真的命丧你手，桑某可要领教你的高招了。”

此语一出，全场震惊，都缄默了下来。宋雪宜沉默了半晌，道：“你要为先夫报仇？”桑书云道：“是。”宋雪宜淡淡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桑书云道：“我和宋自雪是朋友，兄弟一般的朋友。”宋雪宜道：“见几次面？”桑书云道：“两次。”宋雪宜道：“你们‘三正四奇’，也曾决战两次。”桑书云道：“是。”宋雪宜道：“那两次算不算在内？”桑书云大笑，响遏行云，道：“我跟宋自雪，就见过这两次面，但不打不相识，我对他的为人，可仰慕得紧。”

又沉默了半晌。宋雪宜道：“很好。”桑书云问：“什么很好。”宋雪宜道：“跟他仅打过两次架的人，都把他列作知己，他真是‘生能尽欢，死而无憾’了。”桑书云淡淡一笑道：“若遭人毒手的是我，宋老弟也会这般做。”宋雪宜静静地说：“是。”脸若寒霜忽然消解了，仰首问道：“桑帮主，小女子有一个不情之请。”

桑书云听宋雪宜忽又如此莺莺啾啾，不禁自惕，敛定心旌摇荡，道：“请说。”

宋雪宜道：“现下大敌当前，大风道人等定必逃至‘忘忧林’，恢复元气，重振旗鼓，卷土重来，为祸武林。‘忘忧林’林主陈木诛，以及左右副手蒙古铁花堡和西域魔驼，都是极厉害的角色，我们不能让他们有复原的机会。”宋雪宜这一番话说下来，大家都甚觉有理。

宋雪宜又道：“小女子只求桑帮主能宽容时限，待诛强仇后，当让桑帮主有代友报仇之机。”桑书云考虑了一阵，坦然道：“好。”众人正是敌忾同仇，“长空帮”、“恨天教”俱是己方主力，不可内哄，雪峰神尼道：“眼下大敌当前，联手歼敌，抛除己见，方为武林福祉。”

宋雪宜秀眉微蹙，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”桑书云甚觉讶异，问：“可惜什么？”宋雪宜道：“我此番来，本要告知方歌吟，昔日在洛水上假冒铁肩，打伤令爱者，便是武当派的恶徒金风，目的是要在武林中制造误会与混乱，

让少林、长空二大巨流，相互猜忌，武当方能坐收渔人之利。”桑书云答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天象大师却用力把眼睛瞪得老大，咕嚕道：“我们少林，焉受人利用！”

铁肩双掌烧焦，痛地冷汗直冒，听说有人假冒于他，才恍悟昔日方歌吟因何指名道姓，向他寻衅。桑书云慈蔼地望着伏着在雪峰神尼肩上恬睡的女儿，低声叹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”

这次轮到宋雪宜问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随桑书云眼波望去，见桑小娥稚气的脸，便了然了几分，这人都是大家心中所想的，不过谁也没有说将出来。

陡地严苍茫以杖触地，冈然有声，喝道：“恶徒既在‘忘忧林’，啰嗦什么！”他因此役而丧爱子，愤怒若狂，这是谁都知晓的，但闻他说话苍宏有力，竟比未与役前更充沛，众皆大惊，难道这“劫余怪叟”的内力，竟比天象还要深长吗？

众人看去，发觉严苍茫满眼红丝，但神完气足。桑书云见严苍茫虽然精神奕奕，但神色有异，心底里闪过一丝阴影，忖道：莫不是……

方歌吟再醒来的时候，只觉得全身都痛。

尤其咽喉。

车外雪飞飘，原来雪依然下着——而他仍在车内！

但车是停着的。

方歌吟翻身坐起，却不料这一下翻身，竟然跃在血车之上足足一丈余高，他没料自己一跃如此之高，忙敛气下降，却因伤口迸痛，马步不稳，一个踉跄，摔了一交。

——他内功激进，但伤势却重！

——这是因何之故？！

方歌吟这次不敢再贸然纵跃，只爬了起来，却见车中原来有一人，一直在凝视着他。

方歌吟吃了一大惊，却见那人，神情萎顿，脸上布满了一条条纵横交叉的深深皱纹，长发尽白，披肩而落，但一双眼睛，仍凛然有威。方歌吟觉得似曾相识，却不知几时见过这一对眼神。

哪人忽然开口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倦极一笑道：“我是任狂。”

方歌吟此惊非同小可，一摸自己喉咙，还在渗出少许血水，不禁骇然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会变成这样？！”

任狂笑道：“我这个人，要怎样，就怎样，你管不着。”语意狂妄，但语音有气无力。方歌吟却觉得有一股充沛活跃至极的大力，在自己身上血脉穴道中行走不已，甚是生龙活虎。

任狂笑了一笑，随即又道：“你说燕狂徒才是天下第一狂人，那也不错，他是先人，我在学他，他是大宗师，比起他来，我只是追随者……。”

方歌吟最怕谈起这问题，怕他一旦发起狂来，又抓他乱噬。任狂好像看出他心中所恩，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你现刻的功力，已在我之上，我再也扳不倒你。”

方歌吟试运了一些内息，只觉有一股强劲，自丹田里直冲出来，如排山倒海，怒涛澎湃，比什么都强，不知因何如此，方歌吟不禁有些担心起来，嗫嚅道：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会如此？”

任狂冷冷地道：“因为我把所有的内力修为，全传输了给你。”

方歌吟听得全身一震，失声道：“什——？！”

任狂的神色疲惫无比，又有说不尽的宁静，道：“你中了严老怪的‘百日十龙丸’之毒，是不是？”

方歌吟一呆，道：“是。前辈，你将功力传了给我，这等厚爱，晚辈感激不尽，只是晚辈已是将死之人，前辈传注这等盖世神功于我，岂不暴殄……”要知道若要将个人内力尽悉灌输至他人身上，自己必定功力大减，甚至耗尽真气，甚是危险。

任狂却道：“你不是将死的人。我才是将死的人。”他雌刻虽有气无力，但自有威势，一旦开口说话，方歌吟想要说下去的话，便不自觉地停了。他的话说出来可谓匪夷所思，骇人听闻，但却教人不得不信。

只听任狂缓缓地道：“我吸了你的血毒。‘百日十龙丸’的毒力，委实天下无药可救，而且是先发挥其增进功力之效能，最后毒力才告散发，一旦发作，便非死不可，你很侥幸……先吸收了‘百日十龙丸’的药力，增进十倍功力，待而今毒效发挥时，又适逢我吸尽了……”

方歌吟这才恍然大悟，一时也不知是悲是喜，但对任狂，却十分歉疚，道：“前辈，不如我再替你再将毒吸回体内吧……。”

任狂摇首笑道：“你心底虽好，可惜没有用。你吃的是药丸，我吸的是毒血，已攻入心脏，纵是大罗金丹，也无可救药。我的武功和江湖阅历，远胜于你，我说的话，你大可放心相信。”

方歌吟知道“世间第一狂人”，功力本已到了登峰造极、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他说的话，大可深信。任狂又道：“我是任狂，你也是武林中人，当知这个名号。”

方歌吟道：“是。”肃然起敬。只觉眼前这有说不出疲惫的老人，是叱咤风云、十荡十决的大军将，不容一瞥斜视。

任狂微喟了一声，道：“想当年，我被‘四奇，于黄山力战三天三夜，被打下山崖后，神智失常，一直时好时坏。在阴山与‘幽冥血奴’一战，且遭‘普陀二十神龙，联手合击，后脑着了一掌，便狂性大发，见人就杀。要不是今日吸你的血时，被毒力一冲，这清醒的片刻，恐怕至死未能恢复。”

方歌吟道：“难怪前辈到‘七寒谷’时，两方人马都加以杀害……”

任狂截道：“我纵横江湖，就算清醒，要杀正邪两边，黑白二道的人，也不稀奇，……我原来是仗着一丝清醒神智，冲着‘普陀二十神龙’而去的。”

方歌吟道：“前辈却以血车冲破了‘星罗大阵’，挽救了武林同道……那些黑衣高手，真个是昔日名震武林的‘普陀二十神龙’？！他们怎会……。”

任狂又截道：“怎会？！嘿，只怕他们在普陀跟欧阳独一战后，比我还惨，且受‘忘忧林’那斯文败类的控制，迷失了本性，变成了傀儡……其实大风道人的真正后盾，不在‘七寒谷’，而在‘忘忧林’，‘七寒谷’只是他前锋而已。”

方歌吟惊道：“‘忘忧林’？……武林三大绝地之一的‘忘忧林’……”

任狂切道：“大风那牛鼻子老道，偷窃了‘幽冥血奴’尸骸上留下的武功，便来冒充萧萧天，嘿嘿嘿嘿……我告诉你，‘血河派’的正统武功，乃自第一任掌门‘血洗天河’盛长风始，至第十一代掌门‘血影神掌’欧阳独止，邪门功夫，则为萧萧天所学。正派武功，则原刻于书中，尽为我所学后，已将之削去……就算萧萧天死而复生，也不是我对手，何况大风那者杂毛……”

方歌吟听他说话，目光散乱，显然是神智未完全恢复，又知他将功力传

给自己，既是欣喜，又是担心，因为宋自雪亦是内力悉传他之后虚脱而死。

任狂冷笑道：“我吸你的血，吸至一半，毒力发作，反而以毒攻毒，使我神智清醒，本想你害了我，将你一掌杀了，但见你手执‘金虹剑’紧紧不放，想你是宋自雪的弟子，他英雄一世，收的弟子岂有庸人？我既已无活望，何不薪尽火传，将功力尽输于你？我任狂做事，向不考虑，做了也绝不后悔，只是便宜了你这小子了！”

方歌吟又感激、又惭愧，任狂将功力尽悉传了给自己，却反遭自己血液中所含毒质所侵，甚是不能心安；又听任狂称许师伯，心中十分欣喜。他跟宋自雪相见时，宋自雪已音容尽毁，只教练剑，不谈往事，方歌吟怕勾起他的伤心事，也不敢多问，惟一旦从中得知宋自雪过往种种，便亟欲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却又怕激怒任狂，当下想问又不敢问，任狂目光锐利，一眼就看得了出来道：“我跟宋自雪，系在那黄山一战上识得。我开始以为那‘三正四奇’，尽是浪得虚名之辈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但是黄山一战，他们四人联手攻我，才让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，而在合攻之际，宋自雪是最年轻，又不愿乘人之危，虽然联手，但总待我击退三人后，要乘胜追击的时候才肯出手相攻。”方歌吟见任狂谈起掌门师伯的种种轶事，不禁用神倾听。

任狂又道：“宋自雪的武功，与我相去甚远，却敢跟我单打独斗，这份胆识不小，我堕下黄山后，神智时好时坏，且又跌得半死不活，便是他下山来相救。”

方歌吟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失声道：“是师伯下山来救你？！”

任狂一笑，神情甚是落寞：“我一生纵横天下，却曾受三人之恩，你师伯便是其中一人。我神智稍复时，便问他因何相救，他不在乎地说：‘若不救你，他日我天下无敌时，找谁比试去？’我大怒而起，道：‘我任狂决不受人同情怜悯，来来来，你趁我负伤，一剑杀了我便是！’他耸肩道：‘我们四人打你一人，太不公平，我把你治好，再跟你打过。’我冷笑不信：‘你若将我医好，焉是我对手！’他却大笑不止：道：‘我的确不是你敌手“但大丈夫一生不找比自己声势宏大的人较量，难道找比自己羸弱的人相斗不成！’”任狂说到这里，大是唏嘘，道：“那时我想，宋自雪真是一条好汉！”

方歌吟一听，热血贲腾，血脉“轰”地往脑门冲去，忍不住站了起来。

第五十二章 往事如烟

任狂兀自说将下去：“他的武功虽不成，剑法却好，内力虽不好，医道却不错；果真把我伤势医好了。他替我疗伤时，也替他自己养伤，两人一齐治疗，难免交谈，却因气味相投，成了知交。”方歌吟听得心头一酸：因而想起宋自雪被林雪宜毒毁后，成为千古伤心人，躲在洞中，孤单一人疗伤的岁月。——就算医治得了毒伤、剑伤，又怎治得了心伤？比较起来，连任狂都比师伯幸福得多了。

任狂沉溺在回忆之中，说：“那时我便要传他武功，可是他心高气傲，一口回绝，说：‘有一日我自创一家，武功比你更高亦未可知。’我自号‘天下第一狂人’，自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但也为他豪气万丈所撼动，于是大笑道：‘若你真练成神功莫敌，先来找我大战一千回合。’宋自雪冷笑道：‘打架没意思，要在武林为人不敢为、而又必须为的事，才算顶天立地！’我见他豪气干云，心底里一盘算，究竟是什么事体儿。于是便跟他畅论下去，概论他日为国杀敌的计划，并跟他交换武当派大风道人异举的意见……。”

方歌吟听得心神震荡，却听任狂说：“后来伤势稍愈，我便要驾血河车去了，请他一齐‘并驾齐驱’，他摇头拒绝，言及他有一红颜知己，他要去与她相厮守在一起，我痛斥他没有志气，他大笑说：‘那是因为你没有这样知音！’他扬长而去，我沮丧不已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方歌吟犹如当头棒喝，嗫声道：“难怪，难怪……难怪那天师伯如此兴奋，饮酒中毒，原来……”方歌吟这才领悟来自雪何以大意中了林雪宜所下之毒，以致这般凄惨下场。

任狂皱眉问道：“什么‘饮酒中毒’？”

方歌吟对这“武林狐子”颇感亲切，又知他是掌门师伯的知己，便将宋自雪如何打伤祝幽，林雪宜如何下毒，如何残杀宋自雪，宋自雪如何逃脱，自己如何遇见宋自雪的事情，和盘托出，尽悉相告。

任狂听完之后，连叹三声，神情比原先更凄沮十倍，流出了血红一般的眼泪，只见他仰天长叹道：“宋自雪、宋老弟，我任狂一生不流眼泪，为你这般下场，却要大悲三声。”

说着已是出气多，入气少了。方歌吟情急之下，连忙以自身真气，源源向任狂心口输入，此刻他的内力，可云已不在当年任狂之下，如此一阵急灌，任狂脸颊恢复了一丝血色。方歌吟猛醒起一事：此事在自己心头疑虑已久，眼下见任狂万难活命，知再不把握时机相询，可能就要遗憾终身，当下问道：“前辈，在下有一事相询……”

任狂怪眼一翻，喝道：“废话少说，有屁快放！”

方歌吟知道任狂脾气，极是暴躁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是。晚辈请问前辈可曾离弃血河车一段时期？”

任狂没好气地道：“我曾因旧伤复发，先后两次堕车，但血河宝马限我相熟，多不受人执辔，自驰来寻找我……你问这来作什么？！”

方歌吟听任狂此说，知他不会瞒骗自己，又从中得悉任狂曾离车，便不应是自己的杀父仇人，他对任狂大有好感，心下一直担忧此点，故惴惴不安，而今如释重负。但他谈及杀父大仇，也情怀激动，道：“晚辈先父，丧命在驾‘血河车’人手中，请前辈指示晚辈复仇之路。”

任狂错愕地道：“你……你先人是谁？”

方歌吟见任狂颇为动容，于是道：“先父方常天，是隆中日月乡中人……。”

任狂捶地长叹道：“造化弄人，实在是造化弄人！作孽！作孽啊！”

方歌吟不明所以。任狂道：“适才我说生平只受过三人之恩，其中一人，便是你父。”

方歌吟脑中一时乱哄哄的，找不到线索，真是剪不断，理还乱，任狂道：“另外一人，便是‘血河派’第十一代掌门人——‘血影神掌’欧阳独了。我自幼贫穷，住湘西一带，父亲替人卜筮，叫做卜算子，母亲在大富人家做点杂工，我自幼喜欢练武，常常梦想着，有一天捡到一本秘笈，无意间得异人之助，成了武功高强之人，却深藏不露，等有一日，大庭广众受人欺凌之时，才突然地使了出来，尽情折辱那些坏人，出一口恶气，招得街坊邻里羡慕地翘着大拇指说：‘小安子真正了不起、了不起！’任狂说着，笑了一笑，说：“我小时候人人都叫我‘小安子’。”

任狂竟对方歌吟谈起往事来了；而且说得沉湎其中，“可是娘在那姓贾的富豪人家处做事，却出了事情。那姓贾的富家少爷看上了娘，意图染指，便叫了爹去，说是看相，然后塞了他怀里一串钱，便硬逼说是他偷的。爹说没有，那富家少爷便说：‘没有？我看替人算命的人都是瞎子，你怎么不瞎？’便用爹拜神用的竹签把眼睛刺盲了。爹痛得呼叫，街上的人听到了，畏惧那厮权势，都不敢相劝，爹说：‘我没偷！我没有偷！你们弄瞎了我，我要报官去！’那少爷笑道：‘好啊，我看你怎样报？’灌爹饮辣椒水，又掏了把火炭灰，和着胡椒及姜根灌了进爹的喉里去，爹便哑了……”方歌吟几曾听得如此悲愤事，握紧拳头，睚眦欲裂地瞪住任狂。

说下去：“爹给拳打脚踢，赶了出来，左手臂骨，被扭得不成形。回去后，娘要报官，却正中那姓贾的忘八诡计，一进入衙门，师爷就晃着瓜皮帽子，说有门路可钻，叫娘入内堂商量，那时我不到十岁，跟着娘去，忽然被人扯开了，捆粽子一般绑扎了起来，差点儿没窒息了，我听到娘在房里哭号、惨叫、挣扎，还有那姓贾公子的淫笑，终于了无声息。过了一会，我看见亮窗上，娘披头散发的影子，套了条绳索在梁上，自缢身死。我挣扎不动，想救助娘，却只有眼睁睁的份儿。我梦想中的仁人侠士，异人高手，却一个也没出现。”任狂说到这里，脸容有说不出的厉怖，而且眼瞳竟发出青绿色一般野兽凶光来，方歌吟不寒而栗。

“……后来爹就冲了进来，他不会说话，嘴巴咿咿呀呀的，那姓贾的浑蛋整理衣衫，步了出来，爹见了，便上前去拼命，那时爹已解开我的绳索，我也站前去拚命，那姓贾的只是叫：‘有人谋财害命呀！’他身边两个护院，一个揪住爹来打，一个用脚踹又用脚踏更用脚踩，踏得我半死不活。然后便有几个衙役出来，扭住了爹，说他：‘人赃并获，胆敢到县衙来行刺！’，便塞给了他一把刀……后来将我们父子两人押到堂上，那知府叫爹供认，爹苦于说不出话，知府便命爹爹在准备好认罪的供词上画个花押，爹趁那时便写：冤枉！两个朱砂大字，那知府大怒，一拍惊木堂，道：‘打板子！’……”任狂说到这里，全身格格地抖着，脸容更为凄怖，可见他当时如何恨绝这件事。

“……这时我见到那贾的家伙，在布帘后伸了一只手指，知府便加了一句：‘打五十板子！’爹又瘦又弱，如何经得起？那帘后的人又伸出两只手指，知府笑嘿嘿地一抹胡子，道：‘夹板子，上老虎凳！’帘里的人又竖起

两根手指，知府便更笑逐颜开，说：‘斩手指，挑腿筋，割舌头！’总之如此……爹便完了。他们也狠狠地把我打三十起板子，像丢烂柿子般把我给丢到街上去……我年纪甚幼，又身体瘦弱，却是不死！”

方歌吟忍不住“砰”地一掌，击在车上，“崩”地一声，血河车的铁质甚为特异，却也给他便生生击出一记掌印；方歌吟怒极骂道：“王八蛋！贪官污吏，残民以虐，真该破膛剜心！”因为激动，内力激荡之下，腰畔“金虹剑”竟“嗡”地自动出鞘一尺三寸。

任狂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甚是奇怪，似决定了一件要事儿之后，才又沉湎在叙述里：

“我过了好久，爬了起来，都是通衢大道，那天有人在选拔擂台赛，说是要选出二十位武林英才在普陀山与人魔欧阳独决一死战。我自小对他们甚是钦服，便去求助。那时人潮甚是热闹，都是三山五岳，林林总总的武林人物，可是不论我怎样哀求，如何恳求，人人都只顾兴奋地争论那二十个宝座该落在谁身上，对我不是轻贱，就是不耐烦地走开，有的大汉还用大手推跌我，在我身上加踢了一脚，啐骂道：‘你奶奶的雄，你以为我们武林中人都吃饱饭没事做，替你们扶弱锄强的去送死啊！告诉你，要真的拼命，咱们不会到没风头的地方去，死也死个轰动武林，会跟你豁出了性命？！’另一个武林中人加了一句：‘快滚，不然把你这臭小子斩成十七八块喂狗！’我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‘武林人物’！”

任狂惨笑了一下，又道：“那时武林中正为选拔二十个英才来对付欧阳独的事弄得沸沸扬扬。人人都希望自己被选中，光宗耀祖；各门各派都希望自己能出个争光的弟子，扬名显威，哪有功夫理会我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？我知道无望，便在隔壁铁匠家，偷了一把刀子……”方歌吟听到这里，知道当时“小安子”处处甚是危险，个性却执拗不屈，不禁轻呼失声。

任狂望了他一眼又道：“我便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天天躲在贾家门口，等那王八乌龟出来。果然等到三天之后，他出来了，我早已晒饿发晕了，也顾不了这许多，冲过去就一刀子捅进去，因为身材矮小，却只刺入他的腿中去。那姓贾的混蛋大叫：‘反了！反了！刺客！刺客！’我瞪住他，然后执着刀子，一步步退后，那些家丁，竟不敢追……”方歌吟心下佩服，揣测当时情况，那一身是伤，瘦骨棱棱，又蒙不白之冤的小孩子，却能震慑全场，令大人们震住，不敢追赶，真是胆魄过人。

任狂又说：“但他的护院听闻了，便拔刀吆追，我只得拼命逃窜，他们一边追一边喊叫：‘抓贼呀！抓贼呀！’几个大人追杀一个小孩子，然而街上的人尽在笑，这时选拔赛刚完，自擂台处走散的江湖中人很多，看了这情景，都在指手划脚地窃笑，有人笑骂：

‘那小崽子过街老鼠！’有个武林人说：‘来来来，反正选不到咱哥俩，看了热闹才走！’有个江湖人还伸出脚来，绊我一交，我跌得金星直冒，避得稍慢，一个护院便在我肩上砍了深深一刀……”

方歌吟听得恨极，真忍不住要怒极长啸，又怕打断了任狂的叙述，只听任狂继续说了下去：“我年纪虽小，但因复仇的怒火，在胸中燃烧，所以心里不怕。他们追，我就逃，也不觉痛，而因身材瘦小，夹在行人之间，护院们一时追不着。有次我躲到一个卖菜老人背后，那护院几次扑打不着，竟一刀把那卖菜的老人杀了，鲜血洒到我头上，我也呆住了，这时有个武林高手模样的人，看不过眼，便要出手，有个大胡子的一把拉住他，说‘这儿是县

城，这姓贾多的是爪牙，衙里有的是势力，哪有你老兄做架梁的余地！’那人听了，便就作罢，叹了一口气，袖手不理。我心想，迟也是一刀，早也是一刀，何必拖累旁人，早点在阎王老爷那儿转个圈，化作恶鬼来报仇，也是好的，于是便索性环手当胸，闭眼不理，那护院狞笑道：‘小贼！砍下你的鬼头好向公子爷交差，……’我正要束手待毙，忽听一人道：“这位爷台，他只是个小孩子，纵是犯了天大罪衍，也不必立即斩杀啊。’”

方歌吟乍听这鲍难当头，终于出了个仁心侠骨之人，不禁大是兴奋，眼睛发生渴切的光芒，任狂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这人便是令尊大人，‘湘江大侠’方常天！”

方歌吟只觉全身血液奔流，甚是畅愉，仿佛一身都发出光来，任狂对方常天，也甚为尊敬，道：“……那护院冷笑道：‘阁下是来逞能了？’方大侠道：‘不敢，只是……’又一名护院道：‘咱们是县太爷外侄贾仁义贾公子的护院，你吃熊心豹子胆？站到一边去！’方大侠微笑道：‘纵是贾公子的手下，也不可以仗势凌人！’那护院骂道：‘妈巴羔子的，你骂我们仗势欺人？！’方大侠道：‘那可是你自己说的；’低头柔声问道：‘犯了什么事？’我见他亲切，二十来岁年纪，但态度慈和，便跟他喊冤：‘这位哥哥，我是冤枉的呀！’方大侠见我语态恳切，略作沉吟，一咬牙，毅然说了一句：‘好，就为你给豁上了！’……”

任狂说到这里，便忽然停住了。

方歌吟一方面急于要分晓任狂之冤，一方面急于知道亡父年轻时行侠仗义的事儿，急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任狂黯然半晌，道：“讲实在的，令尊侠骨丹心，但武功不高，那十来个护院，令尊是敌得过的，但一些谄谀巴结贾姓的直娘贼，也加入了战团，令尊抱着我，边打边逃，着实也受了些伤。他把我抱出城外，说：‘你逃生去吧，我也受了些伤，不能照顾你了。’我请教恩公的高姓大名，好来日转报，他笑说：‘小小年纪，志气可嘉，我叫方常天，报答不必，他日稍有成就，可以跟我叙面。’从此以后，他就搬到隆中去隐居，因怕那姓贾的寻仇，‘湘江大侠’的名头便没了。我欠他这笔恩情，是我一生中的大憾了。”

方歌吟听得先父如此侠烈，真是心生仰慕，任狂又道：“我为了要远远走避，便由官塘大道，走到家乡路径，如此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三四年后，我的腰结儿粗了胳膊儿也结实了，所谓的江湖历练，也多着了……这日走到普陀山下，见到一个老人，脚步踉跄，浑身浴血，我上前扶持，老人对我说：‘武林中人无一不欲杀我而后快，小兄弟敢不敢扶我回龙门一行。’我说：‘武林算得了什么？小时候我也被人如此追杀过。’想起我当日被人追杀的惨状，便不管如何，都要护送老人家回龙门去，那老人家翘着大拇指说：‘小兄弟，有种！’你道那人是谁？”任狂忽如其来这一问，把方歌吟问得愣在当堂，他摇了摇头，任狂笑道：“你认真想想。”

方歌吟把任狂告诉他的几件事连起来仔细琢磨，蓦然跳起来，嗷嗷道：“莫非莫非是……”

任狂道：“正是名震天下的‘血影神掌’欧阳独。老人家一路上痛骂普陀山之役，原来所谓‘普陀二十神龙’，决战之下，二十人打老人家一人，却犹落败，老人家身负重伤，见二十人英勇，便不欲赶尽杀绝，手下留了情，却不料那二十人假意诚服，再猝施狙击，再重创了老人家，老人家又击伤了他们，但体力已耗竭殆尽，如不遇到我，即死无疑。他说：‘死倒无妨，怕

是怕英雄一世，被一群狗娘养的鼠辈玷辱。’我流浪这许多年，也学会了一些逃难的门窍，当下将他以玉蜀黍须根、浆糊、笔墨、炭灰等化妆成一老伙子，也没人看得出来，终于护送了他回到龙门一带，抵达了‘血河派’的老家……”

方歌吟听到这里，一颗宛若悬着的心，才告落实了下来。任狂续道：“人说‘血河派’如何张狂杀戮，我倒不觉得，老人家被普陀二十神龙不守江湖道义，暗狙重伤，但他始终未对这二十名武林英才，痛下毒手，反而放他们一条生路……”方歌吟听到这里，连连点头，可惜他却不知这“普陀二十神龙”命途多舛，虽不为欧阳独所杀，却终为“忘忧林”所用，迷失了本性，成了傀儡，生不如死。

任狂道：“由于一路上，也看实遇了些惊险，老人家重伤未愈，无法应战，我挺身而出，总算连诳带骗，平安无事缓送老人家到了龙门。老人家因感我护驾有功，让我这后生小子，在‘血河派’中，得以监守重宝‘血河车’之责……”方歌吟心想：那也煞是应该。想知当年追杀“血河派”的人，到处皆是，而且都系一流高手，其中不乏穷凶极恶之辈，任狂以弱冠之年，且不识武功，居然能护送千里，这份胆魄，实在难得。

任狂说：“人说‘血河派’好杀成性，无恶不作，但我看未必。‘血河派’第一任掌门人‘血洗天河’盛长风，他绰号中‘血洗’二字，便是他扫除当时武林大患‘魔教’所得的封誉，并非为恶。‘天河’二字，指他所创的‘天河地狱，掌剑双飞’，后来他更无私地传予恒山一派，只因恒山一派一向女子当家，他怕恒山实力不够，受武林中的怙恶之徒所欺，故恒山始得‘天河剑法’威震武林。”方歌吟见识过雪峰神尼的“天河剑法”，知非同小可，却不知原是受“血河派”的武功的影响。

“‘血河派’如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，武功越来越高，更遭众忌。‘血河派’一向与外派少有交往，一是高傲，二是不屑，三是他们不通世务，派内向心力极强，自给自足，无需求助于世间，谁不料如此招引了外界之妒，以为‘血河派’企图唯我独尊，独步天下。传到第十代掌门人，‘血手屠龙’归无隐，又是个口吃的人，相貌丑陋，所以不喜见人，拒绝了三次武林帖，顿惹起众怒，打着‘除奸荡魔，替天行道’的旗旌来对付血河派，武林人与血河派的冲突由是而起。传到老人家……”他一直称欧阳独为“老人家”而不名之，显然甚为尊敬；要知道欧阳独、宋自雪、方常天三人，为任狂一生最敬重的三个恩人知己。

“老人家秉性刚烈，脸狠心慈，故此在普陀受暗算重创。他的大弟子‘血踪万里’卫悲回，是极端快意恩仇的人，别人对他好，他对别人更好；别人对他坏，他就对别人更坏。无论好坏，他都毫不畏惧，绝不屈服。他的才气可谓惊才羡艳，算得上‘震古铄今，并世无二’八个字！所有到血河派来寻衅的，无一不败在他手里。他的师弟，即是‘血河派’的总管，‘幽冥血奴’萧萧天……”听到这里，方歌吟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他曾与“幽冥血奴”交过手，迄今犹有余悸。

任狂见着便道：“这‘幽冥血奴’可不是你所遇的‘幽冥血奴’。”

方歌吟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这假的‘幽冥血奴’是大风道长。”

任狂冷冷地道：“不过真的萧萧天，也不是‘幽冥血奴’。”

这句话倒叫方歌吟懵然，道：“哦？”

第五十三章 血河派

任狂道：“人称‘幽冥血奴’非人非妖、杀人放火、凶神恶煞、饮血茹毛，其实萧萧天因其父萧易人为大侠萧秋水所杀，心情极是苦闷，又无法复仇，郁结难伸，是可想而知的。他杀该杀之人，作该作之事，只是性情偏乖一些，并不是什么‘恶贯满盈’。及至卫悲回与大侠萧秋水公平决斗，萧秋水以‘惊天一剑’将卫悲回杀于龙门急流之中，‘血河派’弟子及萧萧天等哀痛之余，大战萧秋水，却仍不敌，锐气大灭。萧秋水飘然而去后，黑白二道乘机一拥而上，终灭血河派，而且将萧萧天打成血人也似的；萧萧天侥幸得脱后，便变本加厉，出手更为狠辣，见人就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任狂目光真气，大声地喘息起来，全身痛苦得痉挛不已。

方歌吟连忙又输于任狂真气，再也不敢把手掌自他背心移开，隔了好一会，任狂才能继续说下去：“我要说于你听，否则‘血河派’举天下而非之，已无人知其实情。时势迫人，就算当年有幸存者，也不敢为‘血河派’说话。”方歌吟知任狂任侠心情，不断点头，任狂长吸一口气，脸色顿时又恢复点血色，他又陷于回忆之中，娓娓道来：“后来萧萧天万里复仇，终于遇着了萧秋水，却被萧秋水所击败，萧萧天旧恨新仇，痛斥萧秋水，萧秋水却静待他斥责完后，详述往事。萧秋水实并无杀死萧易人，萧易人之死，乃咎由自取（详见《神州奇侠》系列第六集《神州无敌》一书。），至于卫悲回之死，是公平决斗时，卫悲回失足落下龙门，并非萧秋水杀之。萧秋水说完后，即闭上双目，任由萧萧天处置，萧萧天因感于萧秋水为人，前嫌尽释，萧秋水飘然而去。此后萧萧天也隐姓埋名，退出江湖，……”

方歌吟动言道：“那么江湖上血腥风雨的‘幽冥血奴’又是谁？”

任狂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那是‘血河派’的‘血雾纷飞’曹大悲。”

曹大悲是跟我一样，都是性情怪戾、出身卑微的人，自小为老人家所救。他掌管‘血河派’武功秘笈，我监守‘血河车’。‘血河派’土崩瓦解后，我才知道老人家叫我守‘血河车’的意义，‘血河车’上镂有‘血河派’第一到第十代掌门人的武功。曹大悲也大胆自学‘血河派’的秘笈，那是‘血河派’第二代掌门人归无隐所记载的武功。所以我跟曹大悲，虽同时‘血河派’的武功，但招式家数，大不相同……。”

方歌吟耸然问道：“那‘三正’于‘笔架峰’所搏杀的‘幽冥血奴’……”

任狂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便是曹大悲。他以‘幽冥血奴’之名，杀戮无辜，确也造了不少恶业。却不料有人觊觎他的秘笈，布下杀网，终于难逃一死，而且在他死后，居然有人把‘幽冥血奴’这角色，冒充下去……我便是因知萧萧天不可能再作恶多端，追查之下，却被假‘幽冥血奴’发现，指挥已迷失本性的‘普陀二十神龙’狙击于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又不住咳嗽起来，这次咳到口吐白沫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方歌吟待任狂咳嗽将完，便道：“前辈勿要心急，好好歇息一下，待内息调匀，再聆听前辈的……”

任狂却摇首道：“我这一歇息，便永远没法子讲话了。”说着一笑，笑意十分凄凉：

“现在谈令尊的事。”

方歌吟听任狂要谈自己父亲的事，自己父仇未报，自然五内如焚，急于知晓凶徒是谁，当下俯耳细聆，只听任狂道：“令尊救了我之后，便举家迁

至隆中日月乡来。我在‘血河车’中学得一身武功，回到湘江，先求报仇，想要把那姓贾的全家剜心活祭，但他们全家早已家破人亡，流落不知何方，姓贾的王八也遭人杀害，至于那狗官，因得罪朝廷宦官，落得个全家抄斩。我无仇可报，一股怨气，只图报恩，终于探得令尊所在，便驱车赴隆中去……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任狂脸色甚是歉疚：“没料你爹爹见我来，无论我要给予钱财，或予之武功，他坚不肯受，且严斥我：‘血河派作恶多端，我虽已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，却万万不能与你交往。你已非昔日吴下阿蒙，我也算放了心，今后恩仇了了你莫要再来找我。’我见令尊甚是不悦，而武林人对血河派和我，都无好言好语，可谓百喙莫辩，不敢违拗令尊之意，便黯然而去……”

“……到了十年前，我参与黄山一役，被‘四奇’所伤，在山谷跟来自雪相聚后，又遇上了‘忘忧林’的人伏击，我重伤未愈，又负奇伤，驱车急遁，血河宝马辨识路途，到了令尊处，令尊真是侠骨丹心，见我垂危，便让他在他的石室中疗伤，但一再叮嘱我：‘我不想吟儿卷入这江湖血腥风雨中，我既不贪图你的武功，也不想与你结交，但敬你是一条好汉，你留在这儿养伤，伤好再走，绝不要让别人知道。’我当然不敢不从……。”

方歌吟听得热泪满襟，心中寻思，父亲对自己无微不至，关爱周到，却遭横逆……只听任狂道：“令尊之死，实与我也有关连，真是责无旁贷，罪无可逭。我伤愈后复出，两度因旧创复发，坠马晕厥，血马无人操纵，便直驱至你家中。有次我巧遇‘忘忧四煞’中的老四费杀和他的弟子，以我功力，轻易可以杀之，但旧疾忽发，支持不住，失手坠车，而让那两个贼子掠入车中，扬长而去……想必是血马又将河车驰至府上。那两个恶徒无法驾御血马，虽见血河车中的武功尽被我毁去，但却想藉血河车‘阴寒精铁’之功以疗昔日萧大侠曾对费者四的掌伤，故留于车中不去。令尊见到血车，以为是我，所以才受狙击身亡，一切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！”说着猛捶自己脑额，忽然一窒，险险没有晕死过去。

方歌吟这才明了父亲身遭横死的来龙去脉。费四杀本就跟方常天于中秋时为救小童而结仇，故费四杀加害方常天并不意外。只是“血河车”又怎会落回任狂手中呢？任狂道：“我晕眩了几日，又苏醒了过来，便一路追了过去，抢上了‘血河车’，那时我不知那两个丧心病狂的东西已杀了令尊，我只随手将那黑衣少年伤了，再将费杀一脚踹下车去，也没多加杀手，便驱车而去……”任狂长嘘一口气：“那王八羔子虽没杀着，但你学尽我武功之后，杀他易如反掌，而且他是‘忘忧林’的人，逃得了和尚，逃不了庙……”方歌吟当下将“忘忧林”的所在之地记下，任狂又道：“我跟你父、和令师伯，都算有渊源，而我也欠下他们的恩情……昔日我与未自雪单打独斗，全凭己学而交手，他终于为我所败，那只是一招半式间，‘怒剑狂花’一招的杀着没有使尽，我按住剑身，且制住了他，告诉他说：‘你这招，本不可能输给我，只是你出这剑，未能做到一个人、一把剑，有去无还的志态，你心有缱绻……’宋自雪脸色一变，跺足叹道：‘是，是牵挂……’又一顿足大声道：‘赢就赢，输就输，没什么了不起！’挺剑又战，败在我手下三十一次，但凛然不惧，我终于因伤发而失手一次，为他所制，他长笑道：‘我苦战三十一次，才乘你之伤而胜你一次，如此剑法，可笑啊！可笑！’他大笑三声后又说：‘待我研得更妙的剑法后，再来打败你！’我见他言下大气磅礴，却不料他死于妇人之手……”

言下不胜惋惜，又道：“令尊也可以说间接为我所害……”他虽身受重伤，又中奇毒，但说话时仍要说就说，还屡屡打断别人言语，而今力已将尽，油尽灯枯，语音亦渐浑浊，只听他叹道：“唉，这也是机缘，你且凑耳过来，我将一生所学，尽传于你。”

方歌吟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，这怎生使得……！”

任狂双眼一瞪，虽是强弩之末，但也凛然有威：“怎么使不得？！你是方大侠的儿子，又是宋自雪的徒弟，我这一撒手尘寰，血河派武功从此失传，又怎对得起老人家欧阳掌门？……你非学不可！”

方歌吟迟疑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任狂怒道：“可是什么，都是白说！昔日宋自雪与我决战，我劝他学‘血河派’的武功，便可打败我，我愿私下相授，他傲然道：待我自创的‘天羽奇剑’能打败你后，再学你的‘血河派’武功未迟。不过‘血河派’的武功，倒是冠绝天下，功力通神，不可使之失传。”宋自雪不幸乃尔，未能亲学，难道你不愿继承掌门师怕的遗，志吗？！”

方歌吟明知任狂是故意用语言来激励自己，但也不禁一股冲动，想起宋自雪“生要能尽欢、死亦能无憾”，那睥睨八方，独步天下的气概，却落得如此凄惨下场，不觉潸然泪下。

任狂瞧他动心，便继而道：“何况，我这毒发身亡，可说是为你所害的……更且以你武功，要扫荡‘忘忧林’报得大仇，希望太微，何不……我任狂一生不求人，你难道忍于拒绝我一生中，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，要求吗？！”

方歌吟听到这里，再也无法按捺情怀激动，伏俯哽咽：“前辈，快莫如此说了……要学绝世武功，是我的福份，我……。”

任狂强提一口气，自觉血脉亏弱，难以久撑，说道：“你听着‘血河派’武功，乃始自于‘天地无情，以万物为刍狗……’天地间之生，莫非生死，至于死之种种，毋论出诸于自然，或非自然，尽在一‘杀’字。人诛人，是谓‘杀’。天诛人，是为‘煞’。这存于‘天地无情’间的一股气，是谓‘煞气’；用于人身，便是‘杀气’。这股气虽然霸道，但用于王者，未尝不能引以正道，仁心侠骨，扶危助弱，成为‘正气’。这是‘血河派’中‘一气贯日月，内息的基础。为‘血洗天河’盛长风所创。这‘一气贯日月，若可练成，可以发射‘指镖’，指风比暗器还凌厉；可以击出内家气功最高峰的‘从心所欲’，以及外家功力中的‘登峰造极神功’，前者可以克制武当派的‘先天无上罡气’，后者尤胜少林派‘大般若神功’……我的功力已尽传入你体内，你只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骤然哑然。

方歌吟忙将手掌至于任狂后心“至阳穴”上，一股热流，源源输了过去，任狂张目一笑，道：“这只不过是饮鸩止渴。……你内息已是当今天下最强者，运用之法只需将真气自丹田经由天枢、太乙、梁门、神封、神藏，再通曲池、太陵、阳谿运自掌心，再由推出的外力转至三十三周天，日运六周，夜倒转运行，日久自能控纵、挥洒、吞吐、盘旋、护体、外摧之法门。至于‘血河派’……”任狂强支起身躯，以手比划道：“庄周有云：‘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’武林中人追逐‘血河车’，只知追而不知寻，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，只知得之喜和失之忧，不知得失之和失之得！强求何用！‘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’，‘血河派’所作所为，即在此一‘任意’而已。顺事物的自然之理，即为顺天，才不为物所拘泥；忘去情感的悲欢不齐，超物而不致于违天命。正如庖丁解牛，可以‘刀十九年

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，失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有余地矣，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发于硎。’‘血河派’的刀法，是命为‘解牛刀’，血河派的箭法，是命为‘游刃箭’，血河派的鞭法，是命为‘余地鞭’……可惜这三种武器，俱落于‘血河派’最后一代掌门人卫悲回手中，卫悲回死后，这些外门武器便失传了。卫悲回还创有一套极厉害的‘血河剑法’以及内功，达超前人，亦此失传……。”任狂苦笑一下道：“我的武功，得自‘血河车’中，为‘血河派’正道武功，由盛长风始，至欧阳独止。‘血河秘笈’里的武功，记载的是‘血河派’较邪门的武技，主要为归无隐、卫悲回二人所创。此外‘血河派’的巅峰武艺，已永随卫悲回消失绝灭于人间……故今你所得我所传，不过是‘血河派’武功的三成而已……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‘血河派’能被当时称为‘天下第一派’，实非浪得虚名

第五十四章 萧秋水

是黄泉一路嘶喊过去的烽火与马鸣，英雄豪杰死尽散尽俱不复求，你站在崖前看你染血的手，纵身一跃也不过是茫茫沧海。此生未卜大可卖醉佯狂，狂歌当哭原是壮士生涯，你封刀后也不问故人何在，三秋一过武林就可把你迅速忘怀。

方歌吟在往“七寒谷”的路上，反复吟唱着这首歌。这首歌是昔日方歌吟幼时，在日月乡村中，听他的父亲方常天常吟低咏的。方常天时常拿着葵扇，搬了张竹椅，黄昏时在大门口乘凉，用一种犹如暮色沙嘎一般的声音，低声地唱，然后呷了一口醇酒，又抓了一把卤花生，又摇头反复地唱。唱着唱着夜晚就来了。那时方歌吟就也搬张椅子出来数星星……

星星流逝——

——任狂死了。

任狂死了。

——任狂死了——想到这点，方歌吟心中就一阵哀痛。

——因为“血河车”的一场血腥风雨……连爹也死了。

——是“三秋一过武林就可把你迅速忘怀”吗？

他心中又一阵难过。雪已下近尾声。他百日生命之劫难，已然度过。只听茫茫雪地上，似有春雪融解的声音，一条冬眠的蛇，开始活跃，一只老松枝上的松鼠，开始蹦跳，一只冰穴里的刺猬，开始腾挪……此际他内力极强，这些天地间的生息，无不——听在耳里。

雪地上有一株神木，高大、壮硕，树身的年龄圈圈纹纹，它曾遭电殛过，然而不倒……方歌吟忽然想起他离别师父祝幽，已很久很久了。祝幽教他练武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读圣贤书、学圣儒事，撰文吟诗，以俾体悟做人的道理，他自小对诗书礼乐，远比对武功更有兴味，然而自出江湖之后，似把这圣贤书、诗词都渐渐生疏了。他忽而又想起十几年前，那日月乡中共同御敌的沈耕云，那好武顽强的沈耕云，此刻天涯茫茫，不知身在何方呢？他又想起水木清华婉兮清扬的桑小娥，自己得邀天之怜，可以活下去，照顾她，可是她呢……在天涯？还是咫尺？

他忽然想起：昔日传说中萧秋水急于寻觅唐方之情，可是不是与自己此际心情近似？

他如此念着，又情急了起来，向贺兰山方向急纵而去。此际他的武功，何等浑厚，提气丹田，息气上升，存想于“玉枕穴”间的内力激荡，发力纵跃间，他的身影，已远远不见……只见高大神木上，一片苍翠碧绿，忽听“咔嚓”一声，一块冰雪，陷了下地，潺潺流水，隐约如活，映着阳光，细细流过。

……原来是春雨消融了。

“七寒谷”依然是白雾围绕，依然是林木森然，但已不是“禁地”，而成了“古战场”。

——“长空帮”与武林豪杰，追击大风道人等恶徒，直驱‘忘忧林’。

‘忘忧林’虽也是“武林三大绝地”之一，但不似“七寒谷”的隐秘几至无人可知。“忘忧林”位于绥远黄河西流，山西的黄土高原大峡谷中。这高地是几千万年前的河床，苏醒之后，披上一望无尽的群林黛郁，有说不尽的神秘幽异。“忘忧林”即处于其中。

——虽在其中，惟“一入林中，永无所踪”，“忘忧林”的秘异，迄今无人胆敢探究。

方歌吟就在赴“七寒谷”途中，道听途说地知道了这些。这时“七寒谷”已成为武林人或好事者凭吊、瞻仰的地方。方歌吟穿出“七寒谷”的阵阵云雾，出了幽谷，心中忐忑，既为桑书云等得反败为胜欢愉，却又为众人安危未知而郁勃难舒。

这时只见贺兰山中，一白衣公子舒唱吟哦：“平生塞北江南，归来华发苍颜。布被秋宵梦觉，眼前万里江山！”不知此人年纪，只觉其暗哑喉沙，沧桑几许。方歌吟重复那最后一句：“眼前万里江山”、“眼前万里江山……”得几遍时，蓦然一觉，那人已消失在翠郁林中。

山西太原古城，控山带河，城坚壁固，形胜天然。

闻名“山西江南”的难老泉，清水环境，莲池映月，更是胜景。

李白曾有诗云：“曹祠流水如碧玉，百尺清潭浮翠娥。”山海经说：

“悬雍之山，晋水出焉，曹水共三泉，即难老泉、鱼绍泉、善利泉。”以难老泉为最大，清泉进涌，清明如镜，因取诗经上名句“永锡难老”，以取为名。在黄土高原上，哪里有水，那里就是锦绣天堂，何况是这曹水之源。

方歌吟到得了难老泉，本拟暂歇。曾在半晌前吃得口“碧螺春”茶，舌底生津，满口生香。他日来急切赶路，一切名山胜水，都在思念的襟怀中无法入眼，只盼赶到“忘忧林”，见得桑小娥，让她知晓自己并未身死，并与诸侠共赴大难。

由于几日来未曾合眼，如此日午头里恍惚一下，便蒙眬了起来……模糊中听得仿佛箫声，有人边唱边吟哦：“壮岁从戎，曾是气吞残肤。阵云高、狼烟夜举？！朱颜青蓝，拥雕戈西戍，笑儒冠自来多误。功名梦断，都江扁舟吴楚。漫悲歌、伤怀吊古。烟波无际，望秦关何处？叹流年又成虚度！”方歌吟恍惚间也不以为意，只觉日头高远，天高地阔，迷茫中不适所从。……忽听一人喝道：“格老子的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你还装模作样，读什么诗词歌赋！”

方歌吟猛然一醒，知是来了大敌，暗骂自己好糊涂，差点没栽在别人手里，即手按金虹剑，凝神敛目以待。

却见三条大汉，一人头小瘦削，四肢收缩，但背肌丰厚，右手薄刀左手藤牌，不知是什么武功家数；另一个又肥又白，鼻孔朝天，手中抓住个大布袋，更是邪门；更有一人粗壮无比，精悍硕，手执熟铜棍，三人声势虎虎，展开包围，却不是冲着自己。

只见他们的包围，是圈向一名白衣吹笙的儒生，这儒生膝上搁着一本书。难老泉的风自池面吹起，荷叶袅动，白衣人膝上的书页也微微翻动着，方歌吟瞥见页内尽是词章。

那白衣人埋首吹笙，连眼皮都没有抬起。那三个异人，十分生气，那粗壮皮厚的人大声喝道：“你还装聋作哑？！我们‘天罗坛’中的‘天牛’、‘天龟’、‘天猪’三大香主挑上了你，你还走得了么？！”

那形状如猪的人也眯着眼道：“在‘七寒谷’之役中，你截断了‘忘忧林’的来援，又跟那专门捣乱的黑小子是一伙的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？！你连忘忧林、天罗坛的人都敢招惹，岂不比猪还笨……”

那白衣人忽停止了吹笙，却向方歌吟道：“那莲花开了。”

难老泉水草碧绿、浮荷满塘，本就极为荫凉，甚为清美，方歌吟恍惚中

忽然想起桑小娥在贺兰山中的惊叹：“多美丽的花，好热闹的开谢！”

而今伊人音容，却不得见，不禁黯然神伤，低声应：“是。”白衣人见他神不守舍，也不去理他，径自吟嗟：

虽九死犹未悔的花开花谢，
常在院前谢谢开开，
风和雨勒止了马收起了剑，
一扫把，把花和叶都赶向天涯。

方歌吟只觉意境高远，竟不醉而有醺醺之意。那白衣人又在吹笙，音韵悠远，仿佛把难老泉一切都吹成了静止的永恒。那三名“天罗坛”的香主却不谙诗词音律，听不耐烦，互相招呼一声，三人同时发动。

那“天牛院”的牟树光，熟铜棍“呼呼呼呼”连舞三、四十个圈，棍影如山，当头打落，足可开碑裂石。“天猪院”的未国银，麻袋一晃，抢步向前，别看他肥矮痴肿，动作却快，闪电一般，麻袋已当头罩落！“天龟院”的马金仑，却着地一滚，藤牌护身，刀砍白衣人双腿。

这三奇相奇状，但配合得天衣无缝，出手势度无匹；方歌吟情知这三奇人猝尔出手，换作当日的自己，也殊难招架，便拔剑欲出，忽听“嘯、嘯、嘯”三声。

只见三人当场怔住。原来白衣人依然吹笙，但三道厉劲，自笙口射出，闪电般打中牟树光“关元穴”，未国银的“中极穴”，两人怔立当堂，马金仑为人十分胆小，抢攻之前，先置藤牌护身，是以那一道急劲，本打向他眉梢的“阳白穴”，却给他误打误撞，以藤牌挡中，虽则如此，马金仑仍被震得右手发麻，白衣人一抬足，已把他倒踢出去，“哗啦”落入池中。

就在这落地的刹那，一道白茫陡出乍现，出自中途，遽然一分，左刀右剑，惨呼两声，牟树光、未国银两人身上，俱喷出一道血泉来。

这时马金仑藉力一翻，想自池中跃起。他是“天罗坛”的香主，武功毕竟不弱，但眼才露出水面，已见同伴尽歿，心中惶惶，乍见方歌吟看向自己，心中一动，原来他记性甚好，隐约记得此人是“七寒谷”中的敌人之一，他在彼役中被“长空帮”打得心惊胆战，便以为这人也是“长空帮”徒，当下心生一计，大呼道：“你这人，杀了桑帮主，还来在此招摇——”

这时白衣人目现盛光，向他步去。方歌吟一听，猛然站起，拦在他前。白衣人只觉眼前有如高山仰止，铁壁铜墙。方歌吟只觉迎面一道匹练破空，紫电穿云。马金仑却趁这虚隙，“呼咕”翻入水底，藉水遁出渠水江口。

那白衣人忽然抬头，看了方歌吟一眼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……”

方歌吟满腹疑云，正欲启齿，那白衣人一挥手却道：“你出手吧！”

方歌吟稍作迟疑，只觉对方虽未有动，但杀气却如寒林漠漠，飞袭而来，他的“金虹剑”催而出！

方歌吟知道一战难免，猛抄剑，一招“怒剑狂花”，就递了出去！

此时他的功力，已非同小可，这一剑随手挥洒，剑气金芒，裂地而起！白衣人冲天而起，喝道：“好剑！好花！”

方歌吟已身不由己，随手又攻出“旭日初升”！

只见金芒大盛，白衣人身形尽罩于剑芒之中，已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，却忽然如乌云盖日，一刀一剑，已架住金虹剑。

方歌吟只觉一股大力涌来，金虹剑几折欲裂，为解此急难，当下一掌劈出！

这一招出手，已运用了任狂所教的“一气贯日月”，势道非同小可，白衣人不敢硬接，忽然刀剑一收，人已飞至池中“不系舟”上，迎风而立，飘飘欲仙。

方歌吟至此已佩服到极点，急忙敛神收剑，长揖恭声道：“敢问前辈高姓大名？”

那人一笑，又吹起笛来，悠悠几声，然后才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我们退隐江湖数十年来，已鲜逢你这样的年轻高手……他若能见到，必定欢喜无已，欢喜得很。”

方歌吟心中一寒，不由再问：“前辈是……？”

那人不答，顾而言他：“你心地不错，但应自重，学‘血河派’武功，过分注重天地间之无情，但无情形同无义，无义则易无道，剑道易得，正道不可沉沦。当年萧秋水学剑，宁取深情，不取无情；宁可忘情，不求寡情。便是如此。”

方歌吟只觉犹如一盆冷水，迎面覆来，蓦然一惊，也觉然一醒。近日来他为“血河派”精奥武功所迷，举手投足间，莫不是一个杀字，与他初出江湖时的意旨，已大相违拗，却懵然未悟。而今听得这白衣人一语道破，汗涔涔下，悻然而悟：适才虽为白衣人气势所迫，但不也是对一跟自己素昧平生的人痛下杀手么！……

白衣人深深地望着他，忽然笑了一笑。他虽满脸皱纹，年岁已然不小，笑起来仍皱着鼻头，露出白列列的兔子牙，甚是可爱。只闻他道：“好自为之。若能见萧秋水，有缘向他讨教，可增进益，易生觉悟。”

方歌吟眼前闪过童年时的一幕：风雨雷电，剑光一闪，天惊地动，群魔伏诛……方歌吟渴切地道：“前辈，若能让我得见萧大侠……”

那白衣人作势打断道：“连我亦未见萧秋水久矣。”说着长长一叹，含笑向方歌吟道：“你若想见他，明年中秋，到峨嵋山一带去看看吧，如果有缘，或能相见……”说着又长叹一声，方歌吟脑海里一直响着他那句话：“如果有缘，或能相见”、“如果有缘，或能相见”……只见白衣人越去越远，草池一片深翠，春茵菱绿，方歌吟不禁放声追问：“前辈可就是……”

那人笑道：“我姓林，数十年前，别人只叫我做‘公子’，而今老了……”只听他曼声吟道：“……古今陵谷茫茫，市朝往往耕桑。此地居然形胜，似曾小小兴亡！”声音充沛悠长。

这当口日头灿亮，方歌吟顾盼之间，顿失其人所在，只觉满目阳光，满庭方静，彼人何在？耳际里只喑然传来前次和这次白衣人所念的诗句：“眼前万里江山……似曾小小兴亡……”方歌吟不禁惘然而坐，竟似痴了。

人 间 世

第五十五章 西域魔驼

桑书云、车占风、雪峰神尼、天象大师以及其下所部的门人子弟，相偕“恨天教”教主宋雪宜以及武林群豪，追上“东海劫余岛”岛主严苍茫后，一群人浩浩荡荡，声宏势大，渡江入龙门，往“武林三大绝地”之“忘忧林”赶去，一路上沸沸扬扬，为近数十年来武林，自围剿“血踪万里”卫悲回及“血河派”之后的第一等盛事。

这数千人之众，安排、调度、列队、进退，都需要大将之才方能驾御，“长空神指”桑书云临大事遇大难莫不从容以对，且指挥若定，加上“全足孙膑”辛深巷与“雪上无痕草上飞”梅醒非的强助，群众行止有度，进退有方。

在这忙乱的当口儿，却不知桑小娥乘着队伍混未成形之际，悄悄地脱离大队，偷偷地溜走。

桑小娥离队，不是为了什么，而是为了想念方歌吟。她屈指一算，方歌吟离“百日之期”，已然无多，随时撒手尘寰，纵或毒性未发，落在那六亲不认、杀手无常的“武林狐子”任狂手里，也必死无疑。桑小娥心中总存了个希望，但愿有个侥幸，所以她要独自追寻“血河车”的下落，以悉方歌吟的生死。她了解父亲若是知道，必定为她操心，她只好偷偷离队，往原来路向子身行去。

如果方歌吟真的已遭不幸，她会怎样？——这点她却连想也不敢多想。只望天可怜见，既使方歌吟排除万难、上了恒山、阻止了自己的剃度，就该再予契缘，好教自己还能与方歌吟见上一面。

桑小娥这样一路上想来，既是伤心，又是担心，这一条路既遥远且漫长，又寂寞难走。就在这日，她忽然见融解的春雪地上，忽然竖着了一样东西。

她走过去仔细一瞧，不禁疑云大起。原来那是一只精钢打炼而成的仙人掌，上面刻着八个飞白的字体：“大漠飞砂、蒙古铁花”，桑小娥一怔。

这仙人掌的标志，原来是“大漠派”的记认，而“大漠派”就是“大漠仙人掌”车占风车叔叔的门户。车占风不是已跟爹爹去了“忘忧林”吗？怎么“大漠派”的记号却在此地出现？莫非是车叔叔的“追风十二骑”？可是追风十二骑一直都是紧随车叔叔身边的呀！

到此桑小娥不觉好奇心大炽，觉得这仙人掌标志之后，有莫大的诡秘，该当去探索。可是她心中又挂念着方歌吟，强忍不去理会，又走了三、四里路，到了太原西南，瓮山附近，又乍见一支“仙人掌”，竖立在官塘大道之侧，而且还有一具尸首，不知已死去多时，看其装束，还是辽人打扮，额角峥嵘，粗壮威武，年纪虽已不小，但却十分彪悍，人虽已没了气息，但仍能使人恍觉他生前的风云叱咤。

桑小娥自小居于江南，行于中原，不谙塞外情形，但见此入虬须满脸，肌骨豪壮。知是塞外武士，她隐隐觉得此事可能与车叔叔生死攸关，再也忍不住好奇，便要顺道去转一趟，心付：反正又花不了多少时间，日后赶回“忘忧林”里，向车叔叔报个讯儿，也好向爹爹讨饶。

“长空神指”桑书云与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的交情，非同泛泛，桑小娥自幼受车家宠护，“大漠派”若有什么变动，她自然也十分关切。于是辨认

暗记，随仙人掌记号所指，走过一道石弄堂也似的窄道，来到了一座大庙之前。只见那大庙古意盎然，扶荫隐映，桑小娥知是祀春秋晋国开国始祖唐叔虞，即周武王之子的晋祠，不禁向那“泽润生民”的匾牌敛衽拜了几拜，心中默念菩萨保佑。方大哥得以转危为安，逢凶化吉，能得见上他一面——

这时忽听一个声音道：“你是谁？来这里做什么？！”声音贴背后声起，虽不甚响，却着实把桑小娥吓了一跳。

桑小娥急急转身，左手贴胸，拇指内屈，四指微弯，手指轻轻抖动，脸色煞白，随时要发出“长空神指”，却猛见身后静悄悄的。哪里有人？

桑小娥此惊非同小可，只听那人又道：“哦，原来是桑书云的人，这下可好，桑书云来了，也是一样。”桑小娥扫视全场，只见庙前石阶，坐有一个人，赭红色的大披风，猎猎飞动，这人虽是坐着，但竟比站着的人还显高大强壮。

桑小娥一撇嘴，反问：“你又是谁？”

忽听一个似裂帛的笑声，甚是暗哑难听，咔咔地爆了起来，又不住地咳嗽，原来那披风大汉身后，有一缕背老人站着，一面怪笑着，一面向地下啐地吐了一口血也似的浓痰，桑小娥开始望去没见着他，乃是被那大汉的气势所慑。

只听那驼背老汉难难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标辣辣的姑娘，我喜欢是极！我喜欢是极！”他的汉语甚不流利，一听便知并非中土人士。

桑小娥心里发毛，见这驼子如此猥形恶相，更是惊心。只听原先那大汉问：

“车占风几时要来？”

桑小娥这下早有防备，才不致又吃一惊。原来这汉子内力极高，随口说话，却犹在桑小娥身边响起，功力可称深湛古怪。桑小娥知是劲敌，但她口中不逞多让：“你是谁？‘大漠派’的‘仙人掌令’，岂是你可以发的？！”

那大汉倒是一愣，道：“女娃子倒有见识。见到‘大漠派’掌门，还不下跪？”

桑小娥一撇樱唇，道：“‘大漠派’掌门，你是第五代的？”那人一听，勃然大怒。原来“大漠派”当代掌门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，乃传言第四代掌门，说这人是第五代的，即是车占风的徒弟门人了，那人本就恨绝车占风当上掌门之位，给桑小娥这一提，悔恨交集，心忖：就算能把掌门之位重夺回来，也要屈居第五代掌门，是何等无颜的事！当下怒道：“小娃子，井底之蛙，还乱说话！”陡地俯冲下来，“叭”地就在桑小娥脸上掴了一巴。然后又劈啪几声急声。

桑小娥的武功本也不弱，却见这人一冲即下，不需任何应战、凝神、聚气的功夫，一出手，便“叭”地已掴中自己一巴，桑小娥纤手扬起，全无从招架，只觉脸颊上的刺痛和羞辱，双眼漾起一阵泪光。那大汉本要一连几个耳光，把这女子打得七荤八素的，饶是铁石心肠，打了一巴；只见桑小娥俏生生的脸上陡起五道血痕，相距稍近，一缕如兰如麝的幽香袭来，只见她泪眼莹然，那大汉一呆，连续几巴，便势头一偏，没有真将打下去，却“劈劈啪啪”，居然把空气掌得砰然有声，如真个打中桑小娥脸颊数十下一般。

那人一轮打完，又“呼”地冲上了庙前十级石阶，桑小娥只见那人背后披风如云，忽然二降，已坐了下来，直似没动过一般，沉声道：“教你知道‘大漠派’当今掌门的手段。”

桑小娥见这人武功，恐怕不在车叔叔之下，知是强敌，再闹下去只讨个自讨没趣，但她骄纵惯了，脾气倔强，怎肯如此白白给打了一巴，当下一咬皓齿，叫道：“下来！让你尝尝姑娘的‘长空神指’！”

那人哈哈一笑道：“我刚才不是已下去，又上来了吗？怎不见你使‘长空神指’啊？”

那驼背怪汉咧开嘴里满口黄牙，一步一步走下来道：“他不下来陪你，我可下来啰，他教你知道耳光的滋味，我可教你做女人的滋味。”

桑小娥玉颊煞白一片，心忖：这两人武功奇高，自己惹上了他们，可脱不了身，万一被他们所擒，简直不堪设想，当下心念既定，要是真个逃不出厄运，宁可自绝，以保清白。

那驼子倒不像那高个子大汉的来去如风，他是涎着猥琐已极的笑脸，一步一步走将下来，桑小娥暗中提神戒备，驼子走到她面前三尺之遥，便即停下，不再逼进。忽然他道：“好漂亮！”伸手去拧桑小娥脸蛋。

桑小娥一侧身，“长空七指”，七缕指风，倏然打出。那驼子一探手，已捏住了桑小娥的手腕，出手急捷，尤甚于那长身大汉，桑小娥手腕“阳池穴”被抓，半身麻痹，“长空神指”顿时发不出去。

那驼子咧露黄牙一笑，硬把手抓过来深闻了一闻，道：“好香！”桑小娥只恨不得把他狗一般地嗅过的手腕斩去，正犹豫该不该立时嚼舌自尽，那驼子认穴奇准，一扬手“嗤”地点了她胸口“中庭穴”，又“嗤”地肩膊“巨骨穴”，两股穴道一闭，桑小娥顿时全身动弹不得。

那驼子淡笑道：“我的‘清啸指法’比起‘长空神指’，如何？”

桑小娥吓得花容失色，骇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就是‘西……西……西……域……域……魔……魔……驼……驼……’……”由于听过不少此人卑鄙无耻、龌龊肮脏事，所以讲那四个字，也说得间隔断续，上下排牙齿，不住地格格有声。那人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我便是‘西域魔驼’全至朽。”

桑小娥呻吟一声，几乎晕眩过去，觉得自己落入此人手中，实惨不堪言。原来这全至朽是著名的武林败类，贪花好色，横行于中原一带，由于容貌丑陋，人称“西域魔驼”而不名之，此人奸淫酷杀，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，江湖人谈起这人，莫不变色。许多孩童大人吓唬其不准哭闹时，即说：“再哭，再哭，再哭‘西域魔驼’就来抓了你去。”孩子也会被吓噤住了声息。桑小娥虽出身名门大帮之中，且闻眼前便是“西域魔驼”，也不禁骇惧莫名。

“西域魔驼”阴笑道：“你别怕，千万别怕，怕，就没有情趣了。”忽然一朵黄云般的影子，直扑“西域魔驼”门顶，“西域魔驼”神色一变，双掌冲天撞去！

那黄影忽然滴溜溜一转，已转至桑小娥身侧，一把金绞剪，金光灿然，剪向西域魔驼脉门手腕，西域魔驼只好将手一缩，但“啪”地一掌，未缩手前仍已击中那人肩膊，那人闷哼一声，挽持桑小娥，退了两步，道：“好掌力！”西域魔驼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是谁？！”桑小娥一见金剪，喜叫一声：“梅二哥！”

只见来人身材肥胖，却眉清目秀，笑容可掬，虽身受重创，神态依然雅闲，正是“长空帮”中坐第三把交椅的黄旗堂堂主，“雪上无痕草上飞”梅醒非。

“西域魔驼”冷冷地道：“哦，桑书云没亲来么？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暗暗留心，顿觉背后有七个人的呼息，但并不是一流高手的杀气。梅醒非一

上来就使奇袭，救了桑小娥，可是还是着了“西域魔驼”一记“冲星掌法”，左肩如万针钻刺，甚是疼痛，但他是“长空帮”中训练有素的高手，而且跟随桑书云、辛深巷已久，应变巧捷，机智警敏，当下强忍痛楚，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笑容，道：“桑帮主么？他要我先来打发你。”

桑小娥见梅醒非及时赶到，芳心大慰。原来她偷偷溜出来时，梅醒非和辛深巷早有留心，而且两人亦见路上“大漠派”所留之标记，知是冲着车占风来的，所以梅醒非一是为了保护小姐，二是为了探知这标记的来龙去脉，尾随而至，及时救了桑小娥。而辛深巷仍留倚于桑书云身边。

但他心中却知此时凶险无比。这两人如果所料不错，便是“西域魔驼”与蒙古铁花堡，这两人不但恶名昭彰，更可怕的是各有一番惊人艺业，前称“八荒六合十四霸天”中之二。后来这十四霸天被大侠萧秋水与血河派卫悲回杀了十二霸，剩下二霸，就是这两人吓得远走塞外，不敢回来，近年来知悉萧秋水可能逝世，才告出没于中土武林。这两人武功，恐不在“三正四奇”之下。

梅醒非自知实力，出手在先，奇袭在前，虽夺回小姐，却仍着了对方一掌，但觉阴寒刺骨。眼下形势，一个处理得不好，自身丢命事小，只怕连小姐的清白也不保，那才愧对帮主。他心下暗暗盘算着，外表却不动声色，悠闲自若。

“西域魔驼”见对方着了自已一掌，居然能若无其事，还道他功力深厚，未可小觑，冷笑道：“好，果然强将手下无弱兵……”原来他的两道独门绝技，一是“清啸指法”，一是“冲星掌法”，自负能得桑书云、车占风两家之长，而犹有过之，而今见梅醒非硬受自己一掌，顿时提高了警觉。

梅醒非向西域魔驼团团一揖道：“小姐不知何事，冒犯你老人家，梅某人在此代小姐教歉……”

西域魔驼目光微睨，道：“冒犯倒没有，而是我想抓你家小姐来做几天老婆。”

梅醒非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前辈若要教训小姐，在下留此代受便是……”

西域魔驼又截道：“不行。我对男人没有兴趣，何况你又肥又胖……”

梅醒非见这恶猥的驼子，断不肯放过自己和小姐，当下将心一横，冷笑道：“你咄咄迫人，桑帮主那儿，我可不能担待了。”他因好生恼怒，已把“前辈”二字，改为“你”的直呼。

殊知西域魔驼又露出满口黄牙，笑道：“要激出她老子来，正是我驼子所愿。”梅醒非知事无善了，他大敌当前，桑小娥虽在手侧，但一直未能分神去解她穴道，心下暗急。

只听梅醒非扬声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给全先生来件拜礼好了。”他此语一毕，在西域魔驼身后的七名黄衣大汉，齐骤弯弓搭箭，瞄准了西域魔驼的背心，西域魔驼笑道：“万一他们射了个空，你家小姐可要遭殃了。”

梅醒非心头一震，心忖：此言甚是，但西域魔驼斜眼眄来，只要自己架势稍有破绽，只怕立时就要葬命在他掌下，心中怎敢大意，暗弯内膝，聚力于足，且不管这一轮箭矢能否杀伤此人，只要把西域魔驼阻得一阻，他便可背负桑小娥，仗着过人轻功，逃离这恶徒的追击。

心下意念既定，撮唇作哨。

那七名黄衣汉子立时发箭，但刚一张弩，忽然狂风大作，一股红云陡至，七人手中，不是箭断，就是弓崩，或者已射出去的箭矢被捉住拗断，箭矢回

刺，七人只不过顷刻功夫，便给人刺杀或重伤倒地。

梅醒非撮嘴之时，立时长身而起！

他要藉这西域魔驼分心的刹那间，逃了出去。

他的武功，虽远不如西域魔驼，轻功却甚高强，昔日曾在雁门关口，赶上三正四奇中的天象大师和严苍茫，一起追逐血河车。要是西域魔驼将箭矢阻上一阻，自难追上梅醒非；可惜箭矢根本没有发出。

所以梅醒非身形甫起，西域魔驼掌影如山，已盖压了下来。

梅醒非右手金剪，快剪过去，才过四五招，手肘“天中穴”已着了一招，剪刀脱手飞去，插在土中。梅醒非的“山水双剪”，原是一齐施展，方才发挥大用，一剪已被击落，另一手却扶挽桑小娥，只好用另一手来对拆，才七八招，便被逼得双手并用，只得任由桑小娥仆倒于地，又十来招，梅醒非便手忙脚乱，展动身形，边打边退。

他背后就是庙口梯阶，他守得一招，便退上一步，西域魔驼左手攻了十多招，梅醒非已退了十来级，西域魔驼右手又攻了十余招，梅醒非又退上了十几级，西域魔驼右手招势稍缓，梅醒非正要舒得一口气，西域魔驼又双手并展，只见掌影翻飞，梅醒非连接都来不及，惟有再退。

这一退再退，梅醒非何等机伶，马上醒觉，那坐着如站着的长个子大汉，就在自己背后。适才那七名“长空帮”好手，就是给这披风大汉一轮急攻下击毁的，梅醒非是何许人物，怎能将背门大开于敌人，如此转念，便急欲挪腾出一个能两面迎敌的方向。

可是如此一缓之间，“啪”地胁下着一掌，梅醒非只觉五内翻腾，拆得六七招，血气一塞，胸口又中了一掌，他抵挡不住，踏步一挫，腿弯碰到石阶，“胃仓穴”又挨了一击。这下他四道掌伤齐进发，痛不可当，额汗涔涔而下，软倒当堂，“咕碌咕碌”地自石阶数十级一路翻滚了下去。

西域魔驼这一路“冲星掌法”，越使越快，梅醒非一面滚落，却每翻一级，即中一掌，落到青石板地时，“西域魔驼”已一脚踏在他胸前，呵呵地笑将起来，问：“桑书云手下原来是这等脓包货！”

梅醒非中得数十掌，早已神智不清，但他个性外圆内方，自知无幸理，进力大吼道：“你要杀要割，任随得你，是好汉的就放小姐回去！”

“西域魔驼”嘿嘿笑了两声，以两只小眼睛斜眄桑小娥道：“我偏不放，你又怎样——”

他说到“怎”时，忽然觉得四周过于阒静，未免反常，“样”子一出口，便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，发自他背后。他大吃一惊，单掌护胸，指捺身前，向后跳避，只见他原来站立的地方，多了两人，正对了一掌。

这两人中的一人，便是原在阶上的蒙古铁花堡。另外一人蒙古式装束，包裹全身，黑眉大目，须虬满腮，有一股说不出的啸傲深沉的神色。

这两人对得一掌，都晃了一晃，那大汉道：“你进步了！”

蒙古铁花堡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也没退步！”

“西域魔驼”心中惶栗，暗叫了一声：“惭愧！”他推测形势，得知若不是蒙古铁花堡俯冲下来硬接一掌，自己早已可能被那人一掌无声无息地打死。

蒙古铁花堡和那虬须大汉对了一掌，说了一句话后，就彼此再也没有作声。

“西域魔驼”心中早已明了七八分：塞外“大漠派”已传三代。创派始

祖“大漠飞砂”缙君山名动西域、蒙古，而且大有战功。二代掌门人“大漠明驼”汲可期，虽无赫赫功名，但若论建立“大漠派”规模则要算是首功。三代掌门人“大漠天骑”东方无子，跟大侠萧秋水曾是大敌，后是挚友，其人威望甚隆。今“大漠派”传至第四代。东方无子共收三个徒弟，大弟子便是铁花堡，二弟子车占风，三弟子旷湘霞。

铁花堡和车占风二人同时对这小师妹，都有“君子好逑”之心。铁花堡虽不善辞令，但对师弟却时常从中诽谤、污言诋毁，旷湘霞却只爱上了沉默慎言、勇于担当的二师兄车占风。铁花堡更交友不慎，结识了陈木诛、全至朽等，无恶不作；为患江湖，令东方无子甚为震怒，逐之出门墙。

铁花堡本是大师兄，理应承继衣钵，直接成为第四代掌门法位，但被赶出师门，又失师妹青睐，愤惶交集，竟与陈木诛、西域魔驼三人，趁二师弟、三师妹赴中原“三正四奇”之役，欺师灭祖，要胁东方无子承认其掌门地位。东方无子怒而相逐，以一敌三，终于惨死在这三人合击之下。

车占风早已被东方无子立为掌门，回到大漠，惊悉此事，偕妻追踪三千里，决战铁花堡。铁花堡虽为大师兄，但贪花好色，锻炼反不如彪悍刚健的车占风，是以铁花堡不敌，若不是陈木诛及时以“一成不变”奇阵困住车占风夫妻，铁花堡早已死于那一战之中。

其后铁花堡痛定思痛，咬牙切练，以图一日能打败车占风。这次“忘忧林”与“七寒谷”联手，陈木诛、曲凤不还师兄弟将手中所拥有的二十名本性被摄的高手都搬出来，与“金衣会”的燕行凶、“天罗坛”的罗海兽联盟，由武当派的大风道长领导，图的无非就是统领天下武林。岂知“七寒谷”之役走报失捷，“七寒谷”陷，罗海兽、曲凤不还失后战死，大风道人、燕行凶等一行人，也退入“忘忧林”一处。二十高手中，已死十一，仅存九人，此令陈木诛大是恐慌，急召“西域魔驼”与“蒙古铁花堡”以对。其实以“忘忧林”的奇形阵势，比“七寒谷”更步步杀机不知多少倍，就算不计大风与燕行凶，单止九名高手，也足可应付天象大师等一千人，但桑书云的“长空帮”，宋雪宜的“恨天教”，势力庞大，却相当不好对付。

所以陈木诛便要以逐个击破之法，引出桑书云、天象大师、雪峰神尼、车占风、宋雪宜、严苍茫其中之一二，逐个狙杀，再设法伏杀其他，“长空帮”、“恨天教”、“少林派”等正道中人只要群龙无首，便无法逞威。

车占风在“七寒谷”中曾大展神威，与方歌吟力破“天罗地网”大阵，大风道人等恨之入骨，所以他们第一个要剪除的对象，便是要先行引出车占风，殊灭这三正四奇中的“大漠仙掌”。

却不料阴差阳错，桑小娥却先行来探，几乎为“西域魔驼”所辱，幸“雪上无痕草上飞”梅醒非来救。梅醒非也非全至朽对手，命在危旦之际，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及时赶到，他对全至朽有杀师之恨，所以不理是否暗袭，无声无息地掩至，想一举劈杀“西域魔驼”，却给同门师兄铁花堡挥掌格过。

这下虽是师兄弟，但如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西域魔驼是何许人物，知两人都在互伺破绽，分心不得，他故意怪笑两声，道：“好哇，车大侠是一个人来么？”他情知沿路设下“仙人掌令”以及故布“大漠派”里镇守大本营的不肯降伏的弟子尸首，虽能引致车占风自投罗网，但桑书云及大队人马，随时赶来，自己势孤力单，可是万万不敌。

车占风冷哼一声，也不作答。他生性不喜多言，个性极为刚矜，他沿路上早已留意到“仙人掌令”的布设，知是背叛师门的铁花堡所为，乃冲着自

己来的，他自觉师门之羞，不该惊动旁人，而且也不想桑书云等为自己分心，他决意要自行料理此事，沿路上便把标志毁去，以免桑书云等认出，然后再趁大队人马于龙门一带打尖披宿之便，悄然离开，直赴晋祠，解决此事。他此趟之来，群豪实不得知。惟桑小娥脱队而去，所行之路，与大队人马来时路稍有偏差，反而见到了一些未被车占风拔除的“仙人掌令”，因此误打误撞，与梅醒非一同遇险。

西域魔驼围视四周，见车占风不似有随后援，大是放心，嘿嘿笑道：“车大侠果然是艺高胆大，大漠派的事，不必外人费心。”

车占风冷冷地道：“你少管！”

西域魔驼故作讶异：“我不管？”

车占风不耐烦地皱盾：“外人少管！”

西域魔驼大惊小怪地道：“我可不是外人呀，我是你们‘大漠派’的供奉啊！”

车占风脸色铁青：“谁给你当？！”

西域魔驼失笑道：“掌门啊！当然是‘大漠派’当今掌门人呀！”他指指铁花堡道：“也就是你的大师兄啊！”

车占风的脸色倏然变了。

第五十六章 蒙古铁花堡

车占风目光厉视，凛声叱问：“大师兄，你叛门杀师、而今还冒充掌门，心目中还有没有‘大漠派’这三个字！”

车占风这活，问得极是严峻。铁花堡只见对方双目，如两道冷电射来，不觉震了一震，他生性残忍乖戾，也拙于言辞，撮唇长啸了一声，心想：一切都是你害人！既夺我师妹欢心，又使师父不喜欢我，累得我跟师父大动肝火，被逐出门墙，才听信他人之计，失手害了师父，你害得我人不似人，大逆不道，却来责问于我？所以他长啸之音，抑不住的凄苦难当。

“西域魔驼”却是十分狡狴猾诈之人。他见铁花堡无词以对，即嘿嘿笑道：“铁兄是你大师兄，他不当掌门，谁能当掌门！就饶是你车大侠，也不至僭越逾份吧！”说著又嘿嘿笑了两声。

车占风横了他一眼，就没有再多看他一眼，只抛下了一句话：“放开他。”

“他”指的是梅醒非。“西域魔驼”没料车占风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他呆了一呆，嘿嘿笑道：“放下么，这个容易，车大侠只要车占风突然又喝了一声：“放开。”

“西域魔驼”又是一怔，踩着梅醒非胸膛上的脚，却是沉了一沉，他老谋深算，不露形色，当下又强自干笑道：“嘿嘿，放倒无妨，不过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空气干燥欲裂。

闷窒迫人。

车占风黄沙般平滑、光洁、如经打磨铜铸一般的左手，忽然平贴右掌削出！

“西域魔驼”没料这人说打就打，展开“冲星掌法”，“啪啪”接了两掌，只觉全身虚晃晃地，有说不出的难受，然而对方掌劲再至，又“啪啪啪啪”接了四掌，胸口有说不出的窒闷，对方的掌势又削至，再“啪啪啪啪啪”接了六掌，几乎即俯地呕吐，对方忽然一飘而去，回到原地，却与自己已拉了二丈的距离。

原来自己与对方每接一掌，便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，开始退得是小步，到后来退得越阔，前后接了十二掌，已退了足有两丈距离，梅醒非正挣扎爬起，车占风飘然身退时，已一俯身解了桑小娥身上的穴道。

这下发掌、退敌、救人、解穴、退身，再面对铁花堡，几个动作一气呵成，从容不迫，真是一代宗师风范。

铁花堡的目中发出一种很奇异的光芒。

他低低地发出了一声虎吼。

然后他的身子如一朵红云，骤然往上“飘”去。

霎息之间，他又到了晋祠最高石阶之上。

铁花堡虽然身退，但车占风的硬邦邦的脸色，却突然紧张了起来。他就似一张欲发的箭矢，已拉满了弯弦，丫在阶顶的铁花堡，就似一只待机而噬、居高临下的黑豹！

——究竟箭利，还是豹可畏？

铁花堡遽尔俯冲，他红云般的身形越过了数十石阶，直盖而下。

车占风倏冲两三级，双掌削出！

两人手掌相交，一居其上，一居其下，形状十分奇诡，“呼”地一声，红云一闪，铁花堡倒掠数丈，又回到了石阶上处。

“西域魔驼”不明所以，睁大眼睛观察，就在这时，车占风身后冲上来的石阶，忽然齐中碎裂，隆然坍倒，原来车占风看似沉静内蕴的蓄力，其实一触即发，他未接掌之前冲上几级，内力压击爆发，石阶踏碎。

铁花堡的武功走的是居高扑击的路子，俯冲扑击之下，依然不能一举击垮车占风。

这时车占风又猛冲上几步。

铁花堡又扑击而下。

——箭快，还是豹爪捷？

二人四掌一接，这次黏在一起，比第一次甫接还久，然后“呼”地一声，铁花堡又落于石阶上，身形一阵摇晃。

这一下情形甚是明显。车占风已抢得了七八级石阶，缩短了距离，铁花堡俯冲之势便不够先前的强，所发挥的掌力，便打了折扣。

车占风又急冲几步。

铁花堡又扑而击下！

——箭绝，还是豹牙毒？

这应该很快会见出分晓。

铁花堡再俯冲下来，车占风又与之对了一掌，二人四掌再分，铁花堡落回原阶时，脚下一阵踉跄。

更严重的是，他已没有多少阶梯的距离可倚仗。

车占风又伺隙冲上数级，下面所有的石级都被他踩碎。

车占风心里也着实分明：师兄铁花堡的“和身扑击法”，掌力夹势道道凌厉，就算自己，也无法承受，他每接一掌，都将这摧筋断骨的掌力移到脚下，踩碎石阶，才勉强接下。

他一向都深知这大师兄，如肯下苦功修练，加上先天体魄之强，未尝不可超越自己，但太着重声势的噱头，借势使力，虽更强凶霸道，而今却也给予自己乘缩短距离以破之便。他一面借一歇之机急冲数步，一面也暗自盘算，暗下叹息。

铁花堡眼见自己已无可藉力之处，遽如大雕般攫起，掠上晋祠屋帘，就要俯击而下。

但他人甫至屋顶，“笃”地一声，一人足尖已在屋顶上。

“喀喇喇”一阵连声，屋瓦已被那人踩塌了一大片。铁花堡此惊非同小可，急扑而下，车占风却到了他背后，左掌“啸”地削出！

眼看就要击中，忽然斜里抢出一人，“砰”地跟车占风对了一掌。

这时三人都脚已着地，车占风双肩一晃，那“西域魔驼”却退了二步，铁花堡低啸一声，回身坐马，双掌并发，击向车占风。

车占风应变何等之快，也击出两掌，铁花堡大喝一声，左臂被震得半身发麻，车占风“喀喇”一声，左腕骨几乎震脱。

车占风冷汗痛得涔涔而下，却不哼一声。原来他原先运于左手的掌力，被“西域魔驼”以“冲星掌力”硬接过去后，虽占得上风，但掌力剩下不及两成，再硬接铁花堡回身双掌，左手登时险些脱臼。不过他右掌力发于新，仍能把对方半片身子震痹。

但是这一下子，优劣立判，若“西域魔驼”与铁花堡合击车占风，车占风必败无疑。“西域魔驼”正是如此想法，怒啸一声“嗤”地一指划出。

他因惮忌车占风掌法了得，不敢再与之硬拼掌功，便以“清啸指法”应

敌。车占风急闪一步，依然云停岳峙，指风破空戳过，划破了他的袖口一个洞。“西域魔驼”一面怒啸，一面出指，一时间也不知啸了多少声，划了多少指。

车占风虽只有单掌应敌，但在指风间周旋，虽动无常则，若危若安，每一步都不失其沉稳刚健。便在此时，铁花堡也调息一下，半边身子已血气通畅，又挥掌抢攻了过来。这以一敌二，胜败立见。

车占风虽在危境，但神色不变。

“西域魔驼”恐夜长梦多，指风越划越急，一记闪身，忽然一回，以驼峰向车占风撞去！

车占风单手正缠住铁花堡双掌，冷不防“西域魔驼”竟以驼峰撞来，一时不知如何应付，便在此时，娇叱一声，一柄镶十七颗明珠的水色长剑，迅快无伦地刺入了驼峰之中！

“西域魔驼”大叫一声，只听“哧”地一声，又“丝丝”一响，他急忙转身，一脸气急败坏模样，却无痛苦之色。只听一女音笑道：“原来你这龟壳是铁铸的，还长了倒刺呢。”

却是在刚才那一剑，原已刺中“西域魔驼”驼峰之中，全至朽不死必伤。但“西域魔驼”素来卑鄙险诈，在驼峰之上，罩有铁皮，上装有倒钩，必要时既可护身，亦可当为武器使用，而今给刺中一剑，铁皮上的倒刺立刻钩住长剑，但“西域魔驼”本没料到人撞不着，却撞上一把剑，情急之下，拼命拉把，将壳扣扯裂，铁皮铜钩，倒黏在那人的剑尖上。

“西域魔驼”这下狼狈至极，但总算为这模仿昔年“铁龟”杭八的“护身武器”所救，不至丢了性命。回身一看，却见一个艳丽妇人，凤目红唇，笑得毫无禁忌。

“我是旷湘霞，人称‘瀚海青凤’，你暗算我大夫，我暗算你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可惜就没杀了你。”

“西域魔驼”气得吹须瞪眼，偏偏一双小眼睛，就是睁不大。却见铁花堡与车占风双双跳开，车占风道：“你来了。”语音不静、但神色间无限安慰。铁花堡也颤声道：“你……来了。”

旷湘霞扶住车占风，无限温婉地问：“你受伤了？”车占风摇首道：“我不碍事。”旷湘霞抿嘴道：“今儿个可不能再放虎归山啦。”车占风点点头，又问：“晶儿莹儿呢？”旷湘霞笑道：“我见你偷偷溜了，必去赴险，所以把她们交给宋教主，我调‘追风十二骑’就赶过来了。”

车占风语气里十分平定，但眼色却十分温柔：“来得好。”旷湘霞哈哈笑道：“我几时有来得不好来着！”说到这里，忽被一阵凄怆摧绝的悲啸震住。

撮啸的人，正是蒙古铁花堡。他将自己的衣襟抓得片片碎裂，又将红披风用力一扯，撕成两半。他对这“小师妹”自小爱慕，后来因得不到师妹青睐，便自暴自弃，交朋结党，遭师父厌弃。如今一别数载，他正在与情敌一决生死之际，“小师妹”来了，却好似全未见着他一般，径自和他的强仇言笑晏晏，看得他妒心填膺，觉得数十年的思念与感情，没有一点回报，不禁凄苦填臆，仰天悲啸。

旷湘霞：“大师兄，你欺师灭祖，再也不是我们的‘大师兄’了！”

铁花堡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好……你好……”

旷湘霞道：“连恩师都敢加害，你好狠！”铁花堡捶胸嘶声道：

“我狠，我狠……”一拳向车占风挥去，惨怒之下，已无招势，但力度更加沉猛，车占风以单掌一接，旷湘霞回剑反斩，“西域魔驼”抢步上前，“嗤”地一指，旷湘霞横剑一守，指风打在剑身上，“嗡”地一声清响。

旷湘霞道：“好指力！不过比不上‘长空神指’！”“西域魔驼”

自以为已在“三正四奇”之上，但经刚才一试，情知自己掌力比不上车占风，旷湘霞如今又说自己指力比不上桑书云，这还得了？

当下气得哇哇大叫，快打急攻，虽然占了上风，但要扳倒这“瀚海青凤”，一二百招之内似绝无希望。

他为人甚是狡诈，一面以“冲星掌法”、“清啸指法”对敌，一面打量情势，只见车占风以单掌和铁花堡相战，铁花堡因气愤失度，反被车占风震折一臂，已大落下风，而那少女已扶起那给自己打倒的胖子，周围还多了一十二名黑披风的“大漠派”打扮的人，现下局势，对自己等可是大大不妙。

“西域魔驼”蓦然叫道：“铁老大，铁老大，快亮法宝！”旷湘霞不知他叫什么，一呆即道：“你穷嚷嚷也没有用——”忽听丈夫“啊”了一声，跟着便“啪”地一声，着了结结实实的一掌。

旷湘霞不知所以，只见丈夫竟然跪在地上，硬受一掌，并不回手。旷湘霞震惊莫名，眼瞥处那“追风十二骑”竟尽皆扑跪于地。旷湘霞深知丈夫为人，铮铮傲骨，向不求人，怎会跪倒？！而“追风十二骑”忠心耿耿，义勇双全，更不可能是求饶之辈！

旷湘霞此惊非同小可，只见铁花堡右手高举一件物形如一只钢铸的手掌一般，上刻“万里飞砂”四个字。旷湘霞一见，长怖当堂，颤声道：“大……大……大……神……手……令……”

“西域魔驼”狞笑道：“不错，旷湘霞，你敢抗命不成？！”挺身又上，指掌并发，旷湘霞心神俱乱，尽落下风。

桑小娥与梅醒非，明明见车占风大占上风，忽然铁花堡击出令牌，局势便急遽直下：他们却不知道这“大漠神手令”一出，等于是大漠派宗祖亲至一般，不管所令何事，都不得有违。

车占风睚眦尽裂，嘶声问：“这令……你怎么得来的……”他们从中原返回大漠时，恩师东方无子已毙命，并未留下这代表掌门的信物。

铁花堡道：“是……是——”“西域魔驼”怕铁花堡掀底，怪笑截道：“是你的死鬼师父给你大师兄作为掌门的信物！”车占风如遭雷殛，多年来他自居掌门，因师父平时就有意使他当大漠派之接班人，却未料师父竟传大师兄，自己反成了窃居其位颤声道：“师父……您老人家真的……”语音无限凄苦铁花堡恶向胆边生，兀地一声大喝道：“掌门人手令在此，你敢不从命？！”

车占风惨笑道：“不敢。”

铁花堡又一掌劈下去，车占风身形一动，终于没有闪躲，“喀喇喇”一声，不知打碎了多少条左胸的肋骨。

旷湘霞泪进满腮，悲呼道：“占风，那令牌一定是这丧心病狂的东西弑师窃取的呀——”

车占风全身一震。话虽如此，但“大漠神手令”既现，却怎可不遵从？方犹豫间，铁花堡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又一掌击下，“喀喇喇”又一阵连响，车占风右胸肋骨几乎尽碎。

铁花堡见旷湘霞对车占风情致殷殷，更加痛下杀手。旷湘霞目睹车占风

受如此重击，心慌意乱，“西域魔驼”趁机连点中她“阳白”、“廉泉”、“风府”三处要穴，旷湘霞哀呼而倒。

“追风十二骑”因铁花堡手持掌门令牌，虽极鄙视其为人，但派教森严，不敢稍违，忍辱不动，却见“西域魔驼”点倒旷湘霞，忍无可忍，拔剑在手，一拥而上，猛听铁花堡大喝一声：“退下！”

十二人不敢抗命，硬生生止步，“西域魔驼”嘿嘿狂笑，一伸手，“嘶”地撕了旷湘霞一大片衣衫，露出雪白的肌肤！

“追风十二骑”实不忍睹，其中一人，拔刀“虎”地一舞，狂嘶道：“兄弟们，我派规令有云：若要不听‘大漠神手令’，须流自己兄弟的血，须断自己兄弟的人头——那就流我的血，断我的头吧！”

扬手一抹，颈喷鲜血，染红了刀身，染红了十二骑的眼睛，还听他喝道：“动手啊——”

声音戛然而断。“追风十二骑”早已气红了眼睛，对铁、全二人，早已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，抽其筋而炊其骨，齐喝一声，飞扑而去！

梅醒非和桑小娥，可不是“大漠派”的人，不必听命于“神手令”，早已豁了出去，梅醒非扑向铁花堡，他早已负伤累累，又岂是铁花堡之敌？桑小娥冲向“西域魔驼”，全至朽侮慢笑道：“嘿嘿，一个标致娘儿还不够，再多送上来一个，嘿嘿……”

这时“追风十二骑”中，五骑合攻铁花堡，五骑合击“西域魔驼”，剩下一人，力图拯救车占风夫妇。“西域魔驼”是急色鬼，铁花堡对师妹也想一偿夙愿，两人都是同一般心思，恐夜长梦多，所以出手至为狠辣，立意要先杀尽这些大漠派的英雄好汉。

但“追风十二骑”毕竟不是省油的灯，何况恨绝这两人所为，全力出手，也不留余地，宁愿同归于尽。“西域魔驼”一时不易将之解决。

他心生一计，猛陡“嗤嗤嗤嗤嗤”射出五指，五人纷纷闪躲，“西域魔驼”一手搭在桑小娥肩上，五骑侠义本色，匆忙来援，“西域魔驼”桀桀一笑：“放心，还不舍得杀你这美人儿！”

忽然往旁一掠，五骑这下旨在救人、反怠于包抄“西域魔驼”，给他脱围而去。只见“西域魔驼”一闪一晃，到了铁花堡战团之后，其中一骑心里大惊，大叫道：“小心——”

话口未完，“西域魔驼”已一指戳在一骑背心的“神道穴”上。那飞骑惨叫一声，当堂毙命。“西域魔驼”怪声中，趁虚而入，一手抢过铁花堡手中的令牌，大声喝道：“吠！大漠神手令在此，敢有不从？！”

“追风十二骑”本誓死效忠“大漠派”，见全至朽亮出“大漠神手令”，虽已有弟兄的血破解，不遵令并非违抗，但少不得惊震了一下，“西域魔驼”和铁花堡是何等人物，铁花堡“砰”地一声，打死了一人。“西域魔驼”嗤地一指，打中一人脸上“颊车穴”，那人脸穿了一个血洞，惨呼而歿。

其余的“追风十二骑”，惨怒之中，围杀上去，却只剩下了八人，“西域魔驼”和铁花堡二人武功极高，这八人哪里抵挡得住？车占风在地上早已吐血不止，眼见不活了。旷湘霞被“清啸指力”所封的穴道，又非他人所能解；梅醒非身负重伤，爱莫能助；桑小娥武功低微，却也以“长空神指”，勇奋御敌。

“西域魔驼”见已大局稳操，心头甚是得意，心想两个娘儿活色生香，待会儿得好好享乐一番，想着想着，左手“清啸指法”刚出，忽遇五道丝丝

劲气袭来，相抵之下，五指俱是一麻，险被震断，心中大怒。

原来他的“清啸指法”，与桑小娥的“长空神指”一触，他是得意忘形，桑小娥却尽力施为，而且“长空神指”为桑书云一生心血，专破内外家罡气，“西域魔驼”一不留神，险吃大亏。他终年打雁，今朝差点儿没教雁啄瞎了眼，心下一横，忖道：不给些厉害你这丫头看看，待会儿又不从我！“嗤嗤嗤嗤嗤”七声指风，夹着七声厉啸，直袭桑小娥。

这七指是“清啸指法”的“七情六欲”，十三道劲气之中，有七实六空，空者法去对方反击之力，实者威力无穷，桑小娥的“长空神指”，运用已然吃力，怎接得下这奥妙的指功？

正在此时，二十六缕指风，漫天破出“丝丝”之声，急拂而下。

二十六道指风半空迎击，“西域魔驼”大叫一声，左手五指第一关节尽被震折！

只见白衣一飘，一人已拦在桑小娥身前，剑眉星目，神清骨秀，直如三国周郎一般俊貌，“西域魔驼”目观来人一拂之纯，自己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颤声道：“桑书云……”

那人淡淡一笑道：“我要是桑帮主，这一招‘四大皆空’，就不会使得如此笨拙了。”

桑小娥惊噫一声，嚶啁泣倒在那白衣青年怀里，一面说着：“你来了，你来了，我好生恼你……我好生欢喜！”

这一会儿说“好生恼你”，一会儿说“好生欢喜”，莫衷一是。只听桑小娥忽又叫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，先解车婶婶穴道，车叔叔他……”

方歌吟这才看清楚了场中的局势。

第五十七章 忘忧林之谜

方歌吟自从被任狂咬中“关元穴”后，“百日十龙丸”毒性，反尽被“武林狐子”吸去，而任狂死前，知其乃是故友宋自雪之高足，以及恩公方常天之独子，所以授予武艺，传予功力。

方歌吟赶赴龙门途中，曾在难老泉畔与林公子一战，得识“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”，一路上悟出许多读书、剑术的道理，省觉自己已与儒学、佛理愈远。却耽迷于杀伐、竞斗之中，心情起落不定。

这日来到太原附近，便想到晋祠烧一炷香，祈禀亡父，保佑自己能在“忘忧林”寻得费四杀，以雪大仇。他倒不是为“仙人掌”暗记引来的。只是他一到晋祠，即见桑小娥遇上强敌，人在危旦，急使“长空神指”中一式“四大皆空”以破之。此刻他的功力既得宋自雪、宋雪宜、祝幽三家调教，又有桑书云、任狂、百日十龙丸之助，自是非同小可，一弹之下，气力割体，连断“西域魔驼”五指。

方歌吟见着桑小娥，心想天可怜见，喜极忘形，未觉察车占风倒在血伯之中，旷湘霞被点倒的惨局，而今一见，憬然醒觉，不觉怒火中烧，飞掠过去，一长手替旷湘霞拉好衣衫，另一手稍为用力，一股真力，自旷湘霞背后心“至阳穴”涌了过去。

“西域魔驼”却还不惊，心忖：我的指力，惟有我自己才能破解，你这是白费心机。却见旷湘霞一跃而起，脸色惨白，战指大呼：“还我夫命来——”

兄见铁花堡倒纵身，飞上大树，居高临下，向旷湘霞俯冲过来！

原来他见对方来了强助，只怕敌方还有厉援，所以想快刀斩乱麻，扑击旷湘霞，将小师妹掳了去，以偿夙愿。旷湘霞早已不顾一切，竟然直撻其锋！

方歌吟见势不妙，他知车占风生死未卜，定是为这等奸人暗算，心下也极惶怒，当下纵身而起，右手一掌，左手一掌。

别看这平凡无奇的两掌，却正是“血河派”的从心所欲神功。左掌以微柔若鸿毛之力，轻轻将旷湘霞送出三尺外，右手一掌，却有震破内家真气的大灭力，与铁花堡双掌一接，铁花堡大喝一声，飞翻落回树上，忽又“几哩卡啦”数响，铁花堡连人带数十条枝桠花叶坠落了下来，“砰”地撞在地上！

原来铁花堡的“和身杀法”，每藉力出击后，必须掠回原地，方能卸去大力，否则将被内蒙罡气反震而伤及肺腑；但这次所遇对方奇强，甫接之下，飞回树桠，踩断而落，那树极是高大茂盛，他一路跌了下来，撞断不少树枝，但余力依然未消，结结实实跌了一大交。

他内力甚强，虽受轻创，但依然一跌即时坐起，他生性拗强，怎生受这奇耻大辱？却不料刚刚坐起，猛响一声厉喝，车占风也乍然坐起，双掌“砰砰”劈在他的胸膛上！

这下迅疾无俦，铁花堡一呆，便已中掌，旷湘霞一怔，便已听到“砰砰”二响，铁花堡双肩一举，终又萎然软落，惨笑道：“你……好……还……是……你……狠……”每说一字，便吐了一口血。说到后来，血遍全身，甚是可怖。

车占风没有答话，双掌一紧，铁花堡只觉胸臆塞满了灼热的千万砂子，为之一窒，便告气绝而亡。

车占风此时胸臆骨骼尽碎，他强撑到现在，不过要先杀铁花堡而了这一桩师门的血海深仇而已。他以毕生累积之力，猝而发掌，打死了铁花堡，铁

花堡手上一松，“阁落”一声，一物掉了下来，跌在车占风身边，正是“大漠神手令”。

车占风捡起钢令，惨笑一声，旷湘霞奔近去时，声断人亡。旷湘霞将他的头抚入怀中，细细轻抚，低低叫唤：“夫君，……”

闻之见者，莫不掩息。“西域魔驼”见大事不妙，早已脚底加油，悄悄溜了。

这时旷湘霞蓦然抬头，向方歌吟正色道：“几日未见，方少侠似又有奇遇，可喜可贺。现有一事，重托少侠，望能相允。”

方歌吟慌忙道：“车婶婶万勿客气，尽请吩咐便是。”

旷湘霞微微一笑，容色淡定，道：“我们师门不幸，以致落得今日下场，全是奸人陈木诛诽谤离间，以及刚才那‘西域魔驼’一手造成。而今我夫君已亲报恩师深仇，遗下的两人，就要请少侠代劳了……”

方歌吟正色道：“此乃义所当为。婶婶之托，晚辈悉力为之，万死不辞。”

旷湘霞点点头道：“如此很好。请受我一拜——”说着便对方歌吟叩了三个头。

方歌吟慌了手脚，手忙脚乱，要扶也不是，只好也跪地对拜起来，边叫：“不可！不可！婶婶如此实折煞晚辈……”

旷湘霞一笑道：“这是我夫妇俩拜谢之礼。晶晶、莹莹，日后就蒙少侠和桑姑娘多多照顾。”

方歌吟和桑小娥都隐觉旷湘霞语气不妙，都异口同声道：“这个当然，这个当然……”

旷湘霞正色双手捧住“大漠神手令”，交予方歌吟，方歌吟不明所以，也双手接过，旷湘霞道：“这是‘大漠派’掌门信物；”方歌吟“啊”了一声，不知放下好，还是交回给旷湘霞是好。此物曾误落歹人之手，以致有今日的下场，少侠是为‘大漠派’第五代掌门，应予发扬光大，切勿重蹈覆辙。有关‘大漠派’细节，可询‘追风八骑’。‘十二骑’原本忠心耿耿，义薄云天，可惜……”说到这里，“追风八骑”都跪了下来，饶是大漠飞砂间的雄男铁汉，也不禁泪流当场。

“他们随车叔叔已久，你要善待他们。”旷湘霞忽又莞尔道：

“你记得当日你要上恒山追桑姑娘之时，我请你喝的烧刀子吗？”

方歌吟含泪道：“记得。”

旷湘霞解下酒壶，拔下塞盖，用力一捏，一股酒泉，激射入喉里，旷湘霞玉颊陡升两道红霞，用白玉也似的手背抹了抹红唇，将剩下的半壶塞到方歌吟手里，道：“哪，这当是婶婶代叔叔喝了你俩的喜酒！”

桑小娥哀叫道：“婶婶……”

方歌吟情知不妙，急道：“车婶婶，请节哀顺变，‘大漠派’还是由你主持，方望有成……”

旷湘霞灿然一笑：“节哀？我才不悲，夫君此刻已上了望乡台，我也要赶去喝一碗孟婆汤了！十殿阎王那儿，还有正是宿仇旧敌，刀山火海，我怎能让他独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渐低微，终于往后仰跌，靠挨在车占风怀里死去。

原来她以“烧刀子”射入喉头时，已运暗劲，将力道夹于酒泉内，激撞肺腑，自绝经脉，跟随名列三正四奇中而今不幸惨遭暗算的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的英魂而去。

桑小娥悲叫道：“车婶婶，车婶婶……‘瀚海青凤’旷湘霞唇边流出一丝鲜血，似情烈一般触目！”

方歌吟得与桑小娥喜相逢，欢喜自不在话下。十人殓葬车占风夫妇于晋祠后，虽因车占风、旷湘霞之歿而伤怀，但毕竟抑不住相见的喜悦之情。二人让“追风八骑”先行，两人按辔徐行，情致缠绵。

桑小娥得知方歌吟已解体内“百日十龙丸”之毒，更喜不自胜。

方歌吟见桑小娥瓜子脸蛋，眼如点漆，阳光映照下，酒窝浅浅，又对自己温柔款款，谈笑晏晏，不禁说道：“小娥妹子，这些日子，我好生念你。”桑小娥红着脸啐道：“又来了！光天化日，说这些话儿，也不怕给人笑！”方歌吟望望天，奇道：“想你念你，又不是什么说不得的话儿，我还要说哩。”桑小娥脸更红，嗔道：“我不来了！专说这些风言风语，你去说给风听好了。”

谁知方歌吟真的跑去当风大声说：“风啊，风啊，你可知道，我多喜欢，不知妹子肯否与我共偕白首。”这时道上仍有三五旅人，都诧异回首，指指点点，惋惜此子好眉好貌，却是疯了。桑小娥唬了一跳，脸红得像五月的一朵山茶花似的，急忙拉扯方歌吟的手臂，轻怒薄嗔地啐道：“你……你再要无赖，我不睬你了！”

方歌吟怕桑小娥真的生气，也不敢多胡闹，只见长空哇哇几声，两只大雁，一前一后，往西飞去，遂想起车占风夫妇，不禁心头一动，道：“唉，车家姐妹，还不知她们父母身遭大难呢。”言下不胜神伤。

桑小娥却未应答。方歌吟又道：“待见着她们，须好生照顾。此赴‘忘忧林’乃多险境，我等不可负人所托。”桑小娥也未回答，方歌吟心生纳闷。

两人执辔行了一会，桑小娥马蹄加快，方歌吟见暮色将近，桑小娥黑瀑也似的发尾像马尾一般一跳一伏的，心中也一上一下地跳伏着，追上去靠侧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桑小娥没有侧过脸，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没什么。”方歌吟边按辔端凝，道：“你有心事？”桑小娥道：“没有。”方歌吟顿觉前途惨淡茫然，心头有如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柔声问：“是我的疯话得罪你了？”桑小娥又答：“没有。”

桑小娥当然不知如此冷淡的答话，有多伤方歌吟的心。两人又并辔行了一段路。桑小娥忽问：“我想问你一桩事儿。”方歌吟见桑小娥肯与他说话，便如玉旨纶音，大喜过望，道：“好，好，好。”桑小娥白了他一眼，冷冰冰地问：“晶晶莹莹，你喜欢哪一个？”方歌吟一呆，道：“两个都喜欢……”桑小娥又“哼”了一声，猛加一鞭，策马“喀得喀得”直奔过去，再也不等方歌吟。方歌吟执马鞭怔了老半晌，才急起直追。

好不容易追上桑小娥的马匹，已是入黑了，桑小娥不肯下马歇息，方歌吟也不敢劝息。方歌吟一直小心翼翼地偷瞧桑小娥，桑小娥却一直脸若寒霜，方歌吟苦于找不到机会搭讪。

两人在暮黑中提辔疾驰了一会，都没有说话。方歌吟心里头打鼓，心想：“我几时得罪她了？我几时得罪她了？”忽又想到长安城里“快意楼”的惊鸿一瞥，桑小娥径自撇着嘴，不睬他，阳光筛进楼来，京华里的世界，仿佛都是桑小娥和严浪羽他们这些世家子弟的吉光片羽。这印象在方歌吟脑海里，却非常深刻。就连现在的他，也是那般手足无措，像一个多余的人物。

他一直反复地想着：啊，我得罪她了。忽然灵光一闪，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桑小娥微微侧首，装得不经意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方歌吟脱口道：“你

是在生气车家姐妹的事吗？”桑小娥转过头去，不去理他，只见背后的乌发一抛一抛的，在夜色里有说不出的宁静柔和。

方歌吟又急着问：“是不是呀？”桑小娥仍是不睬。方歌吟急煞，一策马鞭，抢在桑小娥马前，情切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桑小娥白了他一眼，老实不客气地一扬鞭，叱道：“让开！”方歌吟见她作势

要打，忙不迭向旁一侧，却听桑小娥“噗嗤”笑出声来。

桑小娥这一笑，方歌吟心头大块大石，才算着了地，真是如解倒悬。方歌吟上前握着桑小娥的手，恳诚地道：“小娥，车婶婶临终托孤，我自当答应，并全力以赴，车家姐妹，我怎敢有他意？”

抚养长大，觅头好亲事，嫁出去也就便了。”桑小娥低首赧然，仍轻叱道：“你说‘不敢’，是‘想而不敢’么？”声音已不再冷若冰霜。

方歌吟慌忙道：“误会，误会，是既不想，又不敢。”

桑小娥掩嘴笑道：“那你怎生安置她们？”方歌吟嗫嚅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桑小娥没好气道：“既舍不得，就收来做……”方歌吟怕桑小娥又翻脸不理，急道：“慢慢慢……你既不喜欢，那我就……就请桑帮主代为照顾了。”桑小娥灿然一笑道：“最后还不是抬出了我爹。”方歌吟苦笑道：“你爹他老人家洪福齐天，事事都扛得住。”

桑小娥静默了一会，忽道：“方郎。”方歌吟受宠若惊，趋前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桑小娥轻轻剔着指甲，头垂得低低的，道：“你为我如此，我也是知道的。刚才的事，实在是我不讲理。”桑小娥吹气若兰，方歌吟听得心头一甜。桑小娥又道：“车家自小待我很好，车婶婶既待我像大姐，又像妈妈……我自小没了妈。”她说着，眼圈儿一红，泫然欲泣。方歌吟也是自小没了娘亲、爹又遭横死，也觉怆然。

桑小娥断断续续又道：“车家姐妹，自小和我就很合得来……你……你不必为我避忌些什么，我……我只要知道你对我好……”方歌吟见夜色中桑小娥柔若春水，双肩怯小，心口一荡，越马双手搭在她的双肩上，桑小娥缓缓抬起头来，双眸若星，朱唇半噙，方歌吟只觉心头激情，不禁为这轻颦惊怒而色授魂销，凑过脸会，桑小娥正欲宛转将就，忽然两人胯下坐骑，惊嘶一声，几人立而起！

只听榉树林一阵簌簌响，标出了四名大汉，一言不发，手中双铜一展，已将四条马腿割断！

两马哀鸣倒地。方歌吟与桑小娥正如漆如胶，若饮醇醪之中，所以被强敌包围，尚不自知，故一上来失了先手。双马重创倒地，方歌吟心有不忍，他左手一提，将桑小娥拉掠了起来，右掌却隔空拍了下去，掌力至中途，又分而为二，击在两匹马脑门上两马当堂惨死，免却了许多痛苦。

方歌吟扶桑小娥飘然落地，只见地上东一团，西一簇，倒的都是尸体，瞧服饰装扮有的是“长空帮”，有的是“七寒谷”，有的是“恨天教”，有的是“天罗坛”，有的是少林派，有的是武当派，有的是恒山派，更有的是服饰跟这四人所穿的玄色窄衣短打劲装一般。方歌吟心知此际已近“忘忧林”，暗骂自己一声：好大意了！

只见那四人目光迟滞，一旦斩倒马匹，又向自己围杀过来，方歌吟一见此情势，便知群豪曾在此地与“忘忧林”的先锋交手过，却不知先他俩而行的“追风八骑”和“雪上无痕草上飞”梅醒非安危如何？心中大急，那四人也不打招呼，四人八铜，带着划风厉啸，飞切而来！

方歌吟展开步法，避了几招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四人不理，步步见迫。方歌吟大喝：“叫你们的领袖出来，别枉送性命！”这四人早失本性，哪里肯听？方歌吟长叹一声，一掌劈出！

这四人还待进逼，却被一股狂飚，逼得直卷飞出去。就在此时，方歌吟忽然听见，榉树林的那头，有兵刃交击之声，其中还夹杂着梅醒非咤叱的声音。

方歌吟自是一震，桑小娥也听见了，呼道：“梅二哥在那边……”方歌吟点点头，正欲掠出，那四名窄衣短打的大汉又挥铜扑上，方歌吟大喝一声，猛一爪抓在坚硬的岩石上，竟生生抓碎一把坚石，捏成石末，“呼”地撒打而出！

只听“啊呀！”“哎唷！”“哇咩！”“呜咩”连声，四人哪里抵挡得住，碎石有些击破前额，有些竟穿身而过！方歌吟自己也大吃一惊，他断未料到自己功力竟如此之高，出手如此凌厉！其实他现在身怀“血河派”的“一气贯日月”神功，内家功力已至“从心所欲”的地步，外家功力也臻“登峰造极”的火候，一出手足以断金裂石，这一把碎石，岂是那四个“忘忧林”徒众可以抵受得了！

方歌吟心头难过，脚底却丝毫不停，一冲而起，掠上树顶，再从树桠借力一跃，他头下脚上地望落下去，只见东南隅正有一撮人在厮杀着。他认定方向，纵向桑小娥处，轻轻一掠，桑小娥只听耳际呼啦作响，两旁林木飞掠，猛然止住之际，已到了另一处。

只见“追风八骑”，齐喜而叫道：“少掌门！”原来这八人和梅醒非，正与两人酣战，见方歌吟由天而降，急忙住手跳开行礼。那两人以寡击众，却勇猛异常，大占上风。这两名敌人跟方歌吟打了个照面，三人都是一怔，那男的怪笑道：“哼哼哼，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这浑小子！”

那女的却“哇哈”尖声叫道：“臭小子当上了‘大漠派’的掌门了，你的‘天羽派’掌门不要啦！好吧，今番咱夫妇连两派掌门人一并收拾了！”

原来这两人并不是谁，男的矮小、白发、银须、精猛、凸目，着墨绿长衫，小小的身子，架着件大袍衫；女的枯干瘦柴，但浓妆艳抹，花衫花裙，形貌阴狠无比……正是昔日的“铁狼银狐”夫妇。

当日之时，方歌吟受艺于“江山一剑”祝幽，武功与此际相去甚远，曾被这铁狼银狐苦苦追杀，尽情侮辱，但亦因此方能巧遇掌门师伯宋自雪。后来得“天羽奇剑”宋自雪尽授真传后，又力战过二人，还稍占了些上风，“铁狼银狐”心气极窄，早已恨不得将之挫骨扬灰才甘心，而今更是“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”。

铁狼牙缝里发出咆哮，十根如棒槌般的胖手指，雨点一般的拳头飞捶过来！

方歌吟的武功，当非昔可比，他一扬手，“长空神指”“丝丝”划空而出，铁狼曾在桑书云手下吃过大亏，这神指一出，铁狼急退变色，厉声道：“怎么……怎么连‘长空神指’也学会了……”

方歌吟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会的还多呢。”一掌拍出，铁狼又退了两步，闪过一击，方歌吟却手臂一长，“砰”地击中铁狼胸口，铁狼咯了一口血，骇然道：“这……这是‘东海劫余门’……你……”

饶是他抓破头脑，也想不出方歌吟何以能兼这数家之长。银狐尖啸一声：“三三拳法”尽施而出，往方歌吟背上就招呼过去，方歌吟展开“东海劫余

岛”的“反手奇招”，与其对拆十数招，而足不旋踵。

银狐又急又怒，心忖：这小子怎么判若两人，就算桑书云亲至，怕也没这种功力。她不知方歌吟已得宋自雪真传，以及宋雪宜的“武学秘笈”中的武功招式，加上桑书云的指导，功力武艺，与“三正四奇”已相去不远，加以“百日十龙丸”的十倍功力，和任狂的倾囊相授，此刻他的武功，还在大风道人之上，“铁狼银狐”又焉是其敌。

方歌吟边打边问：“你俩加入了‘忘忧林’？”银狐就算想要答话，一口气也喘不过来。铁狼吼道：“干你屁事！”方歌吟道：“想请教一事。”铁狼骂道：“教你妈的头……”话未骂完，“啪”地一响，脸上已中了一巴掌。

铁狼横行江湖，几时遭过这等奇耻大辱？他却不知方歌吟最恨别人辱及他的先人，所以一掌掴过去，不让铁狼再骂下去，此刻他出手极快，一个快步，跨中带纵，已抢了过去，掴中了对方面，铁狼只见眼前一花，来不及招架，脸上已着了一巴。银狐却打到一半，顿失敌人之所在，不禁怒骂起来：“龟儿子，扛着怎又溜了……”“啪”地一声，银狐也被掴了一巴。

这下铁狼银狐，可谓翻了个大筋斗，再也不敢轻敌，两人唿哨一声，铁狼在下，银狐在上，两人竟施展起“天杀地绝”大法起来！

方歌吟瞧了一眼，也只瞄了一眼，继续问了下去：“桑帮主等是不是都到了‘忘忧林’中？他们怎么了？‘忘忧林’在哪里？”

铁狼嘿嘿笑道：“到了‘忘忧林’，还会怎样的？早就死翘翘了啦！”银狐冷笑道：“不必找‘忘忧林’啦，让‘天杀地绝’送你们去阴曹地府吧！”两人的“天杀地绝”发动起来，足以一人乘四倍之奇力，他们这一套绝招，本用以付“三正四奇”的法宝，是以十分自负。

但两人使出“天杀地绝”的当儿，方歌吟是双掌一推，发出一种白茫茫也似的劲气，两人只觉两道宛若龙象一般的巨力涌来，便直如顺风疾驶的风帆一般，急遽直下，一股神妙的大力，将两人拆散，银狐因在上面，“呼”地飞了出去，背脊“砰”地撞在一棵枣树上，痛哼一声，晕厥过去。铁狼却如葫芦冬瓜一般，直滚了出去，头颅“咚”地撞在一棵桔树根上，连哼都没哼一声，也晕眩了过去。“追风八骑”待要追击，方歌吟疾道：“只怕桑帮主等有险，先别管这两人，赶赴‘忘忧林’要紧。”

“追风八骑”等早已认定方歌吟是“大漠派”未来发扬光大的新掌门人，恭声应道：“是。”方歌吟心中暗下惭愧，自己贪多务得，好玩喜谑，击败“铁狼银狐”，却连一招“天羽派”、“大漠派”的武功招数也没用上，心里觉得好生歉疚，越想自己越不像两大宗派的一代掌门人，但这两派掌门，却是不想做也不行了。

数人寻寻觅觅，却一直不见“忘忧林”入口所在，知“长空帮”等人谅早已与“忘忧林”的人交锋，不知胜负如何，心中更急得洋洋如沸。

桑小娥忽记起一事，道：“方郎。”方歌吟应了一声，桑小娥问：“你‘天羽门’中，是否仍存有一位叫‘追风一剑’萧河的长辈？”方歌吟“啊”了一声，反问：“是萧师叔，你……你可见着他了。”

原来昔年日月乡中，方歌吟年少拒抗“三色神魔”，与“忘忧四煞”等结怨，就是幸为“江山一剑”祝幽与“追风一剑”萧河所救，始得父子无恙。自隆中一别后，方歌吟便随祝幽学艺，未曾再见过萧河了。然方歌吟却对当日的相救，耿耿于怀，念念未忘。

桑小娥黯然道：“可惜……可惜……”方歌吟忙追问原委，桑小娥当下将“七寒谷”口，辛深巷如何智杀铁骨道人、牧阳春等，自己如何误伤辛大叔，“追风一剑”如何英勇杀敌，如何舍身击杀长风道长等等事情，一五一十，娓娓道来。方歌吟听得咬牙切齿，气得脸上溢血，听得萧河战死，便“噗”地跪了下来，叩首哭道：“萧师叔，你仁侠为怀，晚辈却未报深恩，又未能照顾于你身伴，真是畜牲不如，我一定要找到沈哥哥，才对得起师叔您的赤胆英魂……”悲痛难以自己，桑小娥温言安慰道：“你师叔踔厉取死，为的是‘天羽’一派，行使操持，你应将‘天羽门’发扬光大，才算无枉此生了。”

方歌吟猛抬头，却见山涧下黄河如一头怒兽，在映隐的月光下粼粼流去，也不知流到何终何止。心头一震，也不知憬悟了些什么，蓦然一惊。他心头灵光一闪：数十年前，据悉萧秋水路过此黄土高原的峡谷时，不知也想到了些什么呢？

他却不知道，这一霎息间的思想，几十年前，萧秋水确曾对着这条冲奔翻腾千年万里的大河，思想过武林大局，昭昭日月。

而于此之后，江湖一代大侠白衣方振眉，也曾在大白天的驻足间，悟出了“逝者如斯夫”的“昼夜不分身法”。

方歌吟幽幽叹了一声，桑小娥见问，方歌吟道：“你听过大侠萧秋水的故事吧？”桑小娥抿嘴一笑道：“武林中人，没听过萧大侠与唐女侠的传说，又有几人？”方歌吟便道出他当初在风雨日月乡中，遇大侠萧秋水神威救人的经过，说过又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今番我在难老泉畔，遇着了一个人，好像便是萧大侠的旧交。”

桑小娥惊噫一声，问：“是谁？”

方歌吟道：“可能便是昔年有名‘刀剑不分’的‘林公子’。”桑小娥莞尔笑道：“原来是他。数十年前，这人好色而不乱，闹出不少笑话，但又自鸣清高，很是可爱，不过林公子随萧大侠，却不生贰心，是一等一的英雄好汉。”方歌吟叹道：“萧大侠得此良朋，可以足矣……”

桑小娥笑得酒窝深深，道：“听说在攻打‘七寒谷’时，爹和辛大叔等却发现，昔年的‘铁钉’李黑等，也在时隐时现地从旁相助。”方歌吟一拍大腿道：“李黑也来了？！那末两广十虎中的义气英雄，热血巾帼‘杂鹤’施月、‘好人’胡福、‘铁汉’洪华、以及传说中的葡俊龙、铁星月、大肚和尚、陈见鬼等不知会不会也出现……”桑小娥也听得热血贲腾，道：“那是我们年少时听当年风云盛世的梦想呀！”忽闻惨嚎一声，“追风八骑”之一突然掉落一陷阱中去，辗转惨呼，不一会方才声嘶力尽而歿。

方歌吟惊愧交集，觉得自己与桑小娥温言说笑，心无旁骛，竟令同伴惨死而不自知，忙拔剑在手，当先行去，连破七八道陷阱。

众人见埋伏愈来愈多，显示“忘忧林”愈来愈近，心中暗下戒备。桑小娥忽尔“哎哟”一声，她“哎”字方出，“哟”字未发，方歌吟已飘至她身边，原来她踢到了一具丐帮子弟的尸首。

只见地上尸体累累，显然在此处历劫一番血战。众人再小心翼翼走下去，但见烟雾飘绕，越来越浓，白茫茫一片，几难睹视三尺外之物，众人心下警惕，却始终未现敌踪，“忘忧林”虽呼之欲出，眼前只见林影幢幢，一层又一层，无尽无休，众人也不知自己等人究竟到了哪里，身在何处？

又走了几匝，方歌吟踏到一物，低首一看，原来便是那丐帮弟子，方歌吟心中一凛，知道已走入迷魂阵势中，只要一个不小心，就得全军覆没，自

己有什么凶险倒还罢了，万一害了小娥及“追风七骑”、梅醒非等，则百死不足以赎其辜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他忽然感觉到一阵不寒而悚。

这感觉跟他当初洞中惊遇宋自雪，以及阴山力战假扮“幽冥血奴”的大风道人时的感觉相近。

此刻他的功力浑厚至极，感觉至敏，他蓦然发觉，在前面转角处，看似阒寂一片，但却隐有卧虎藏龙之象；既无人迹，但又似有近数千百人，在屏住呼息，以待万钧一击。

他艺高胆大，又怕桑小娥等受损，当下抢步向前，大步踏去，眼看转变处就在跟前——

他一步就跨了过去。

这一步是生、还是死？

人生有时候每一步就像下一着棋，谁也焉知生死。可能是生，也可能是死。可能是死，也可能是生。可能现在看起来是死棋，却在下数十着里变成了最有力的活棋。

——但是方歌吟这一步跨出去，走对了没有？这一步跨出去，对桑小娥来说，是咫尺，还是天涯？

第五十八章忘忧林之战

且说诸侠一路赶来了“龙门”，都不知“忘忧林”所在，眼看到了黄河峡谷，却不见了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夫妇，众人心中隐隐觉得不妙。

众人兀自担心，严苍茫却冷眼旁观地说：“临阵退缩的人，古来皆有，用不着稀奇。”

天象大师登时跳了起来，怒道：“严老怪，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”严苍茫喃喃道：“我小人？他君子？”目中凶芒倏然大厉，骂道：“你少林派的君子又不回去念经拜佛，却来这里杀人放火？！”

这简直是当着和尚骂贼秃，天象大师根根须子竖了起来，严苍茫眯着眼睛，忽尔小声道：“有没有人说过你的须子很好看？”

天象怒火登时消了小半，摇首道：“还没有。”严苍茫怪眼一翻，道：“你放心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你的须子比我岛上养的那头猪的尾巴还难看！”

天象大师这下气得白眉陡扬，“呼”地一掌劈出，严苍茫“霍”地回了一掌，他才一动手，雪峰神尼、桑书云两人脸上都霍然变了色。

“蓬”地两股掌力一对，天象连跌三步，严苍茫才微微一晃。

天象大师本来就是内力浑厚称著，他的掌功，更是宇内之冠，严苍茫纵然功力深厚，也绝非其敌，而今两大内力一接，天象只觉对方内劲源源涌来，如排山倒海，有如神助，力道犹在自己之上！

天象大师稍稍一挫，他为人好胜，刚愎固执，也没多思想，獠身复上，雪峰神尼却叫止：“大师。”天象颇听雪峰神尼的话，随声而止，这才稍为思索，蓦然一惊，失声道：“难道你——”竟说不出话来。

严苍茫与天象大师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仇恨，严苍茫出手也图个机会试试功力罢了。他见天象不再上前，也不为己甚，茫然而立，脸有郁愤之色。桑书云轻轻走近他身侧、凑近他耳边，轻轻地问了一句话。

严苍茫呆了一呆，然后悲伤地点了点头。他点头的时候，眼中悲伤之色，却是更浓了。

桑书云见他颌首，脸色倏然变白，哑声道：“严兄……你……你这……这又何苦？……”

严苍茫一笑，笑意有说不出的干涩：“我要替羽儿报仇。眼前报、还得快，方歌吟的下场，便是跟我一样，这下可两无亏欠。”

严苍茫所服下的，当然便是“百日十龙丸”，“十龙”系指服后可增长十倍之功力，而今严苍茫本身的盖世神功陡进何止十倍，内力可谓震古烁今，并世无匹，就算天象大师以加倍之力，也胜不过他，严苍茫现下功力与尽得“幽冥血奴”真传的大风道人相媲，绝对可以平分秋色，跟方歌吟也难分轩轻。

严苍茫之所以要陡增内力，是因为爱子之歿，他自度凭一己功力，绝难向大风道长报这杀子之仇，他为人极为倔强，不喜求助于人，而且严浪羽之死，使他所有的企望与努力，形同尽毁，当时对生命也没有眷念，他原本生性孤僻，一旦失了依凭，更一发不可收拾，也无可挽回，将心一横，吃了“百日十龙丸”。“百日”的意思，便是活不过百日的生命；纵有十头毒龙的威力，又有何用？

在冲杀向“七寒谷”之际，严苍茫力战“金笛怪剑”燕行凶与罗海兽，却不料变起肘腋之间，背后忽来急风，严浪羽为人生性凉薄，对父亲却颇有

孝念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舍身以救，严苍茫回过身来时，爱子已被来敌一掌震死，严苍茫初未知行凶者是谁，后见大风道长身份败露，始断定为大风所为，而大风武功可惊可骇，自己惟有服了“百日十龙丸”，始有望能报这不共戴天之仇。

严苍茫试了这一掌，情知自己内力已胜天象，但内心却十分凄苦，几潸然下泪。

就在这时，他们遇敌。

“忘忧林”的高手，突袭群豪。

“忘忧林”的人，多是迷失本性、神智不清的武林高手，如着魔障，神色木然，久战之下，群豪自是大捷，不过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。

詎料这追击之间，误入这林阵之中，大雾将众人分成十一、二股，“忘忧林”的人伏下陷阱，又暗里杀出，损毁了一、两股人马。其他的人，迷失的迷失、误伤的误伤、被杀的被杀、中毒的中毒，又毁了一、二股人马。幸桑书云“长空帮”及宋雪宜的“恨天教”训练有素，调度得宜，其他人马，方能再度聚集，众人险死还生，心中震怖，再不敢单独行动，于是结成阵势，既冲不出这怪异阵势，也不致被敌人冲乱阵脚，以致被逐个击破；众人在此如剑拔弩张的胶着空气中，早已等得心浮气躁，一触即发，只望对方先憋不住，好好的冲杀一番，总比在这里祸亡无日的好。

桑书云当然也发现爱女桑小娥和重将梅醒非等失踪了，但此际受困“忘忧林”中，生死不知，桑小娥不在其间，反倒是好事，并且有足智多谋的梅二堂主相佐，谅不致出祸事，但也不免忧心忡忡：“不行。长此下去不是办法，总得想个法子冲出去！”

自闯入“忘忧林”后，既遭阵势所迷，又遭掩杀，损兵折将，不由得桑书云不操心。雪峰神尼道：“这陈木诛精通阵法、邪术、武功虽不如曲凤不还，但害人的玩意，犹在‘七寒谷’之上。要冲出‘忘忧林’，恐非易事。”

宋雪宜点点头道：“陈木诛与曲凤不还，同为‘倚天叟’华危楼的弟子，华危楼就住在贵派不远处……”雪峰神尼“噫”了一声，道：“难道武林三大禁地之‘悬空寺’……”宋雪宜道：“便是因这魔叟在而成为禁地。”雪峰神尼脸上一阵热辣，心下暗叫惭愧，自己不准男子上山，几与“武林三大绝地”并称，那三大绝地中俱是穷凶极恶，奸诈谲诈之辈，自己恒山派是名门正教，几乎也冒上这种恶名，实为不值耳。心中有一股冲动：很想能做些什么事，使得恒山派能保万世之名。

便在这时，严苍茫喝道：“噤声！”随即天象、雪峰神尼、桑书云、宋雪宜等也听到了，有人悄悄欺近来的声息，尤其为首一人，几乎可谓无声无息，呼吸曼长调匀，是一流内蒙高手的功力。桑书云等早已将群豪集中一起，情知在自己人当中，决无内功如此修为者，所以天象、严苍茫、桑书云、雪峰、宋雪宜等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暗蓄力于掌，准备一击歼灭这棘手人物。

石壁转角间跨过来的是谁呢？且不管是谁，山雾氤氲，他们决定只要一现敌踪，立即全力出手合击！

他们断未料到现身的是方歌吟。

——是本以为已经“英年早逝”了的方歌吟！

当他们憬悟时，五人十掌，尽皆发了出去！

一股铺天盖地，断树裂石的巨髓涌来，方歌吟从来未遇到这等至矣蔑以加矣的掌劲，他心下几怖，双掌一挫，遽运“血河派”之“一气贯日月”，

右掌以“从心所欲”，左手使“登峰造极”，急推而出，力抗这令人骇怖的巨力！

“蓬”地一声，方歌吟连退八步，身后“砰”地撞中一棵桧干，桧树哗啦啦溃倒，方歌吟余势未竭，“砰”地又撞中一棵柏树，柏树又劈哩拍勒地折倒，方歌吟再撞上一棵凤凰木，但已立得住桩子，血气翻腾了一阵，倒也没事，背后的凤凰木却又轰隆隆坍倒。

而严苍茫、天象大师、宋雪宜、桑书云、雪峰神尼却为巨力反弹，各震退了一小步，五人相顾骇然，要知道集五人力，就算大风道人，也未必受得住这一击，更何况严苍茫的内力此刻更是通天彻地之厉，方歌吟居然禁受得住，怎教诸人不惊。

雪峰神尼第一个先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方少掌门又得奇遇，神功斗发，实可喜可贺。”天象本来内力为冠，而今见先出了个任狂，再来了个大风道长，还加了个严苍茫，如今还有了方歌吟，都是在内功上尤胜自己的，真是万念俱灰，神色黯然。严苍茫见方歌吟未死，而且神功大进，心中不禁对自己已服下的“百日十龙丸”，又萌生了一线希望。

桑书云与宋雪宜二人，却是不胜之喜。只听一声：“爹爹！”桑小娥已投入桑书云怀里，父女二人战地重逢，自是欣慰无限。

方歌吟见宋雪宜，忙跪地稽首：“师母。”宋雪宜微笑道：“且起。”她见方歌吟别后数月间，功力进步岂止百倍，心中也无限喜欢。

桑书云见梅醒非在一旁，脸色紫金，伤痕累累，而“追风十二骑”一向绝不分离，却只剩七人，情知有事发生，一问之下，梅醒非将晋祠所遇，车占风夫妇如何死于非命，如何格杀蒙古铁花堡，方歌吟如何当上“大漠派”新掌门人之事，一一和盘托出，众人听得又惊又怒，血气贲腾，听得车占风遇害，天象大师一掌击在旁的一块巨岩上，“轰”地击得石片纷飞，留下了一个大手印，骂道：“这些人该打下阿鼻地狱……”

日后这岩上留下的一个掌印，被人认为是仙人所留，又见此地白骨累累，便云是修罗场，传说纷纷，于是盖了一座庙，全年香火不息，拜的便是这一块“仙迹岩”，据说是八仙中的风流道士吕洞宾所留的痕迹，只是谁也想不到，原来是一个白胡子白眉毛的大和尚盛怒之时所留下的掌痕。

天龙大师心中激愤，骂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先杀出此地，然后直捣黄龙，揪出‘西域魔驼’，将他……”他毕竟佛门中人，一时说不下去，雪峰神尼深敬车占风的为人，现见他们夫妇俩都遭毒手，她脸慈心狠，可不顾忌，接道：“……将他碎割凌迟！”

桑书云跟车占风乃是至交，车占风夫妇身亡，他最是伤心无言。车晶晶、车莹莹日内最是担心父母安危，现听双双毙亡，伤痛莫已，嚎啕大哭起来，桑书云、雪峰神尼、清一、桑小娥都走过去温言安慰，天象大师脸色铁青，恨声道：“不行，一定要想个办法，闯出去才成！”

梅醒非与辛深巷二人，在“长空帮”中是二大智囊，梅醒非观察情势，仰着脖子看耸入云的高大乔木，道：“何不放一把火，烧它个干净，清理出场地来？”

辛深巷这一腿一臂已废，却仍为这林子的埋伏而殚精竭虑，说道：“万万不可。这一把火烧起来，万一风头火势不对，则连自己人一齐焚了进去，森林大火，可不易应付，我们人多，这个牺牲委实太大。这儿不同气候的树木杂生，只怕还有更厉害的埋伏。”

梅醒非又沉吟半晌，严苍茫自知时日无多，十分不耐，一掌击在一株槐木上，怒骂道：“脓包蛋，有种不要藏头缩尾，跟老子较量较量……”手起掌落，又击倒了一棵银杏，一时真气鼓荡，眉发乱张，却见一楚楚可怜，如剪水双瞳的眼睛，瞧着自己，原来是恒山派首徒清一，因见此人丧子后心神惨变，心里暗暗为这老人默祷。

严苍茫却心中一酸，怒气顿消，心念自己昔日爱妻的容貌，跟这个女尼也十分相像。他年老之后，将一股情愫，自丧妻之痛后即移注爱子身上，溺子过甚，多亦为深爱亡妻之故，而今心中暗下决心，说什么也要照顾这素不相识的小女尼安然离开“忘忧林”才好。

他这么想时，早已劈倒了两棵大树，辛深巷心念一动，道：“这阵势仗着树木迷眩，不如尽将之伐倒，应可以另开天地。”

众人闻言，用武器的用武器，使掌力的使掌力，纷纷见树劈伐。天象大师双袖如船帆鼓风，砰砰蓬蓬，已拔倒了几棵大树，严苍茫更精力弥漫，双掌遥劈，众树纷纷折倒，就在这时，在一棵榆树喀勒勒断倒时，遽尔数十点暗器，在树梢如雨点般打落。

众人急忙跃开，并全力拨落暗器，有七人因走避不及，被这些淬毒暗器打死。众人愈加小心，但知命在危殆，也不顾一切，继续斩树开路。掀倒七八棵树后，在一棵冷杉崩倒时，箭肾弦响，原来树枝树桠，箭矢飞射，又有五六人被毒箭射倒。

这下众人心存惶怖，不敢贸然动手，天象天生神武，当先卒七八名少林僧人，真以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精神，领先伐树，至于严苍茫恃艺高胆大，方歌吟也勉力而为，又一棵铁杉轰然而倒，这下树上“嗡”地飞起千百只毒蜂，往众人又又螫又叮，众人拍打不已，功力高深的，发出气墙，迫击群蜂，最惨的是少林僧人，光头秃顶，是蜂螫的最好目标，一时惨呼连连，呻吟大作，群豪好不容易才将毒蜂赶退，但不少人已遭了殃。

桑书云长叹一声道：“不成！如此伐下去，代价太大，而且……前面不知还有什么埋伏。”

天象大师听少林僧人呻吟饮泣，心里大急，跺足道：“这……

这便如何是好！”

就在这时，白雾茫茫，严苍茫愕然翻身坐起，他自己鼻头也给螫了一针，满眼红丝，状甚可怖，大声呼道：“羽儿，羽儿……”

群豪心下几怖，只见林中白雾弥漫，却有人影一闪，身法怪异，白袍垂踝，哪里是什么严浪羽来着？却见严苍茫状若癫狂，凄呼而起，便要追去。

方歌吟一个箭步标过去，按住严苍茫肩膀，道：“不可——”

严苍茫大吼一声，反手一搭，顺势一掌推了出去，方歌吟也是猛翻手，“格”地与对方对了一掌。两人都觉对方内力压击，手臂震麻，几乎脱臼，都松手退了一步。这时密林中却传来：“爹……爹声音凄惨。严苍茫不顾一切，飞纵而去，此刻他功力极高，除方歌吟外，却是谁也拦他不住。方歌吟正想拦住，忽听有人畏怖叫道：“鬼……鬼……”颤手指着密林，只见林内云雾缥缈，哪有半个人影？

方歌吟眼前一花，仿佛也见到自己在嘉峪关口所杀的几个金衣人，惨厉而来，方歌吟忙运起神功，抱元守一，心忖：这些人定必平素作了亏心事极多，现被摄魂的魔法诓而入彀，心中大急。忽又听人纷纷呼叫：“血河车！血河车……”

方歌吟义赴“忘忧林”之行前，将“血河车”留在晋祠一带——因“血河车”过分招摇，诱惑太大，方歌吟不想御车此行，以免太过招显。这时耳际却听马鸣不已，许多武林同道，却一心想获血河车之宝，所以乱作一团。桑书云等大声叱喝，却仍禁不住人心惶乱。此际在密林飞来五六道暗器，无声无息地击杀了三四名武林高手，方歌吟见状大急，严苍茫又已掠入密林之中，不见踪影，正想长声说话，镇压群情，却见密林之中，人影一闪，似是方常天七孔流血之尸身，飞闪而去。

耳边却传来若断若续的悲泣，“吟儿……为父的……死得好……好惨……”方歌吟登时悲溢于胸，大声呼叫道：“谁害死我爹爹……”如此心神一散，只觉浑浑噩噩，不由自主地便要往密林中追去。

就在这时，蓦闻八马齐啸：八匹黑色大马，一部血影幢腾的大车，迎面扑至！

方歌吟被这神般大马迎面一冲，猛一掠起，直落车中，却憬然惊觉——父亲已过世，跟前只是幻觉！

——而且也是“忘忧林”击溃众人决胜之心的毒针。

当下方歌吟运足真气，大声道：“诸位，武林同道，这些都是‘忘忧林’装神弄鬼的幻觉，心有挂碍，才生幻象，而今强敌当前，大家先去嗔贪，聚拢商议，才能应付强患！”

他真力充沛悠长，一番说话下来，宛若焦雷，震醒了不少的迷梦。众人惶惶交集，心道好险，而方歌吟心里也捏了一把汗，要不是凭“血河车”精寒铁气以及冲霄血气将之冲醒，恐怕现刻就要中了“忘忧林”的暗算。

原来“血河车”是武林神物，奔腾驰驱于天下，怎能安分于晋祠一带，守候主人召唤？任狂殁后，血河宝马本视方歌吟为主人，故生感应，尾随而来，冲破障碍，又激醒了几耽于迷思中的方歌吟。

何况血河车这一出现，使得原本好以整暇的“忘忧林”，方寸大乱，血河车上的大宝，谁不覬觐？大风道人、燕行凶、西域魔驼三人，纷纷掩扑向血河车！第五十九章忘忧林之斗西域魔驼才一现身，桑小娥尖叫一声：“他就是全至朽……”桑书云一声不响，半空已截住全至朽。他跟车占风平素最是要好，车占风为这奸徒所害，桑书云至是悲愤，矢志非杀“西域魔驼”不可。

“三正四奇”中，桑书云、宋自雪、车占风都是相交莫逆。然宋自雪盛年早逝，车占风又为奸人害死，桑书云只形寂寞，更觉悲愤，戚友之死，自是非报此深仇不可。所以他一上来就认谁了“西域魔驼”。

燕行凶一出，雪峰神尼旧恨新仇，也截住了他。大风道长却抢登上来，心忖：方歌吟这小子武功虽似不在“三正四奇”之下，却万万不是自己敌手，故一上来就下重手，以图将方歌吟硬生生击毙，取得血河车，冲回“忘忧林”，在陈木诛掩护之下，谅不至出差错。

他心念既定，右掌“化血奇功”，左手“先天无上罡气”，一似飞雾，一如激血，激涌而至。方歌吟一扬手，右臂运“从心所欲”，左拳使“登峰造极”，“砰砰”两声，两人功力相接，大风道人退了一步，又退了一步，张大了嘴，正要说话，又退了一大步，才能说了一声：“你学了‘血河派’的武功？！”

声音如在半空劈了一道儿雷一般，震耳欲聋。原来他接了方歌吟的“一气贯日月”，潜入体内，真气鼓荡，说话时才涌进而出，说完了这一句话，

声音已嘶哑。他的功力，跟方歌吟可谓不相伯仲，但因骤受“一气贯日月”压击，慌乱间不及真气护体，所以大大吃亏。

天象大师一见大风道人出现，盛怒若狂，大袍鼓若风帆，飞扑而来，忽然一阵奇异刺耳的唢呐之声，九条人影，飞截向天象大师来！

这九人正是“普陀二十神龙”所余之九，因神智迷失，反而不受血车所惑，苟全迄今，九人一齐出手，力道何止开山碎石？

好个天象，神功斗发，左龙右象，少林正宗“龙象般若神功”

源源推出，竟以一人之力，挡住九人之攻击。“轰”地一声，天象跌跌撞撞、踉踉跄跄、蹭蹭蹬蹬地退了八九步，居然挺得了下来。

那九人也是一挫。随即又扬起双掌，再发出了一十八道劲力！

天象大喝一声，白须银眉，根根倒戟，“龙象般若神功”白茫茫一片地撞出，又“蓬”的一声，天象如断线纸鸢，飞出丈远，神色惨淡，嘴角溢血。

那九人也被震得一晃，又举起了双掌，准备第三道攻击，天象咆哮一声，不退反进，再迎了上去。

这时少林天龙、铁肩，齐抢步上前，守在天象身侧，一个道：

“掌门，咱们一起拼！”一个说：“妖孽休得猖狂！”三人六掌，一齐推了出去！

那大局已厮杀起来。“忘忧林”的人带武当派、“天罗坛”、“七寒谷”、“金衣会”的遗部，纷纷杀入林中，群豪正全力相抗，谁也无法分身给天象等施援手。天象等却知道如自己等拦不住这九名失却本性的人，而以这九人功力，则如出柵猛虎，足以令局势大不利于群豪。

那九人三度出掌。铁肩吃亏在双掌带伤，无法聚力，闷哼一声，当场被震死。天龙“哇”地呕了一口血，天象脸色赤金，眼球通红，却仍屹立不倒。“方丈，要死，我们死在一块儿！”二三十名少林高僧，一齐绕抢到天象身前，一齐发掌，隆隆声中，又两三名僧人被掌力震殁。

蓦然一声清叱：“稍让！”白衣一闪，一人身形若“忽焉纵体，以邀以嬉”，婀娜华容，云髻峨峨，抢在少林僧人身前，在九人未四度发掌之前，手中拿了一枚金筒子，用力向机括一撞，“蓬”地一声，打了一道腥臭的黑水，八人神智呆滞，挥掌便挡，竟不知闪避。

只听林里一飘忽的声音疾喝：“跃开！”

但语音出时已迟，一名黑衣人，让这“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落花流水”喷个正中，全身发黑，焦臭炎烟，惨嚎而倒；另外一黑衣人，掌力击在黑水上，黑水四溅，不少黑衣高手跳避不及，溅着几滴，都发出惊心动魄的惨嘶来。

原先那被黑水淋个正中的人，当场毙命，忽听“刷”地一声，辛深巷勉力支撑着一条腿，也抢到众人面前，手中也拿着条黑筒，用拇指一扳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喷出一条青焰来！

原来辛深巷在“七寒谷”之后，见“七寒谷”的“蚀心化骨焦尸烂骸丧门火”为“恨天教”的“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落花流水”所败，但依然可算得是厉害无比的暗器，便抢了一二筒，揣在怀里，而今一亮出来，当先一名黑衣人，立时遭殃，火光一起，剩下的七名黑衣人，似对火苗十分害怕，纷纷退去！

天象大师这时大吼了一声：“咄！”

二三十名僧人，随着天象，一齐出掌，众人因铁肩义勇殉难而悲愤，出

掌再不容情，黑衣人仓促身退中，无心御敌，一名黑衣高手走避不及，登时被这排山倒海的巨颚所劈毙。

只听林里的声音又道：“分开攻击！蓝双星、许长公对付‘恨天教’主，支晓岚、疏七杀对付老和尚，哈四毛、恽大炎对付天龙和少林和尚。”

宋雪宜正待再施“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落花流水”，但已来不及，“普陀二十神龙”中“鬼手神臂”蓝双星、“巨灸”许长公已夹击，抢攻上来，宋雪宜只好施奇门杂学，与之周旋。天象大师狂吼声中，双掌翻飞，已与“神拳破山”支晓岚、“武当一绝”疏七杀恶斗起来。旧日少林俗家子弟中的好手“多罗叶指”哈四毛力战当今少林寺佼佼者天龙大师的“疯魔杖法”，“括苍奇刃”恽大炎则杀入少林僧阵之中。

这一来，辛深巷想喷射“蚀心化骨焦尸烂骸丧门火”，也怕殃及池鱼，投鼠忌器了。

这时“普陀二十神龙”只剩下六人，分别被宋雪宜、天象、天龙、少林僧人等稳住，虽然众人斗得非常吃力，但已远不若适才凶险。

却说这厢大风跟方歌吟对了一掌，吃了闷亏；方歌吟十分鄙恶大风道长之为人，再不打话，一招“咫尺天涯”就发了出去。

“天羽奇剑”为“天羽派”师祖宫天羽所创，原仅七剑，却在宋自雪手里完成，共得二十四剑：指天一剑、倒挂金帘、梅花五弄、漫无风雪、仰天长啸、怒剑狂花、怒屈金虹、石破天惊、开天辟地、旭日初升、弯弓射日、长虹贯日、天河倒泻、血踪万里、长天一剑这二十四剑，方歌吟较常用的“怒剑狂花”与“怒屈金虹”，时有妙着的则是“三潭印月”、“阴分阳晓”，或以怪招“九弧震日”、“旭日初升”，或绝招“天河倒泻”、“倒挂金帘”以及气魄凌人的“石破天惊”、“开天辟地”等招法取胜，遇难以克制之强敌，则以杀势最烈的“血踪万里”杀出重围，却一直鲜用“咫尺天涯”一式。

方歌吟初时还以为“咫尺天涯”这一招平淡无奇，但而今功力大进，使用这招，方知妙意无穷，而且后着纷呈，这一招可以生大威力，甚至不逊于“天下四大绝招”之下。

方歌吟这招“咫尺天涯”一递了出去，连大风道人脸上，也闪过了一丝钦羨的神色。

大风道人毕竟也是武当派高手，武当剑法，宇内闻名，而今见得这一剑使得如此灵动，简直没有瑕疵，当然也不禁为之心折。

大风道人长剑一挑，“叮”地一声，武当剑法中之“阴柔绵剑”，剑尖向方歌吟剑身轻轻一触，方歌吟只觉剑身有一道如同电殛般的力道，直冲手腕“大渊穴”直冲上来，不觉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，猛抬头，大风的剑尖已抢入刺向自己肋下的“渊液穴”。

就在这时，方歌吟猛吸一口气，“咫尺天涯”的后着蓦然发出一道潜力，大风只觉自己的剑锋眼看要刺中方歌吟之际，忽然有一股力道，将自己的锐力四分五裂，他急忙变招，在一霎间已变了七招，可是对方的“咫尺天涯”，也跟着起了七个细微的变化，这七个细微的变化，恰好封死了自己所有的变招。

然而方歌吟的“咫尺天涯”，仍然一寸一寸地刺来。这一招妙用，是先前的剑式，乍看并不如何，但后来的一招有“点睛”作用的杀手锏递出，敌人就根本无从对架起，直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

大风道长大吃一惊，运起“化血奇功”，冲激而出，只见一道淡淡的血

气，剑身光血，反黏住方歌吟的金虹剑，就在这时，方歌吟也运起“一气贯日月”，金虹大盛，直冲华盖，大风道人汗涔涔下，又十三个变化，方歌吟“咫尺天涯”，因招生招，依然克制住十三个变异，剑缓缓刺向大风腹下的“商曲穴”去。

高手相斗，决在一招。但这一招变化莫测，九生九死，真是险中之险，前所未有的。大风脸上忽然紫气大盛，眉心赤红一点，方歌吟猛觉运于剑中的力道，竟如遇磁石，竟给狂吸消散，极为迅急。

他心下一凛，想起任狂说过，大风道人所得乃归无隐独创邪术，中有“血手屠龙”的“吸髓大法”，尤为霸道，他心念一转，内力又为之吸去不少；他暗运“从心所欲”，将手中内劲，经五指“少冲”、“关冲”、“商阳”、“中冲”、“少泽”五路发了出去。

大风脸上渐有狂妄得意之色，他的“吸髓大法”，虽不如昔年先辈段誉的“逍遥派”之“北冥神功”，能将别人功力吸为己用，也不似前人任我行之“吸星大法”霸道，但媲之与“星宿老怪”丁春秋之“化功大法”却相得益彰。“吸髓大法”是以自身小部分内劲，取巧化去对方内力再以自身大部分之内力吸取对方余力作为己用。大风正见猎心喜，心想这小子一旦给我吸尽了内力，我功力可大生色，敌人则是杀是刚，油煎火焚，任我听使……正得意洋洋间，忽觉五道尖锐的内力，一齐切入他的“云门”、“中府”、“天府”、“侠白”、“尺泽”五穴去。

他脸色倏然大变，正想运功抵御，但那五指尖锐内劲，又袭入他的“孔最”、“列缺”、“径渠”、“大渊”、“鱼际”五穴，他狂吼一声道：

“‘指镖’！”

狂吼未完，方歌吟又挚剑刺来，还是那一招的余势：“咫尺天涯”。

此时这一招虽仍是“咫尺天涯”，但已历几回辛酸、几番生死之后的一招了。

大风道人之与方歌吟，一得自“血雾纷飞”曹大悲的秘笈，一学自“武林狐子”任狂的真传；论原先实力，方歌吟乃得自来自雪相传，又有宋雪宜的“武学秘笈”及桑书云“长空神指”相授，加上“百日十龙丸”之助，武功直迫“三正四奇”。大风道人以武当实力、以及“先天无上罡气”，与方歌吟可谓旗鼓相当。他得血河派武功后，即不再习武当派武功，所学之杂，还不如方歌吟，但对血河、武当二派之精，则胜方歌吟。惟方歌吟的“血河派”武功，乃得自任狂，任狂武功，还在“幽冥血奴”萧萧天之上，萧萧天则仍胜曹大悲一筹，如此相比起来，大风的武功，确也逊于方歌吟一筹。

高手相决，这一筹半筹的火候功力，至为重要。

大风道人早生轻敌之心，所以上来就想以一招震死方歌吟，断未料到方歌吟此刻功力已稍强于自己，反受轻敌所害，着了方歌吟以“从心所欲”功力凝聚所暗发出来的“指镖”。

大风一着“指镖”，知己受内伤，“指镖”气流连续侵穴，内创乃剧，大风大喝一声，手中紫剑，竟自震裂，片片粉碎，喷射向方歌吟。

这下他是用纯武当内家罡气震碎手中长剑，剑片溅射方歌吟，可称“应变奇急”四字，方歌吟也是十分机警，他眼见剑片一蓬罩来，已不及避，大喝一声，一股真气，自肺腑冲出，由口冲射，竟将剑片，全震出七尺之外！

而七尺开外，正是蓝双星与许长公两人缠战宋雪宜，已占尽上风，方歌吟将剑片震射，正好全嵌入“鬼手神臂”蓝双星脸门，蓝双星惨叫一声，宋

雪宜一招“闪电惊虹”，迅疾绝伦地刺中他心窝，自他背后“突”地刺了出来，但未来得及拔剑，“巨灵”许长公的拳头已劈背攻到，宋雪宜只得先以一只空手迎敌。

其实宋雪宜武功尚逊“三正四奇”半筹，力战“鬼手神臂”和“巨灵”二人，已颇感吃力，若不是方歌吟及时替她解决一人，五十招内就要见血。

方歌吟以“一气贯日月”喷开剑片，但就在这剑芒一掩之间，再加上他分神于宋雪宜战团的一霎之际，大风道长已一口咬向他左颊的“承位穴”来。

方歌吟及时把头一偏，大风道人又尖又利的犬齿，已在他肩胛上咬了两个血洞，方歌吟一招“火焰刀”就斩了出去，大风道人也真有过人之能，全身飞起，双肋间犹如生了一层薄薄的血翼，飞投入林去。

方歌吟只觉肩膊上一阵麻痒，也不知是否有毒，连忙以“一气贯日月”，将麻痒自伤口处逼住，吆喝一声，驱车直向林内追去！

他十分鄙薄大风道人之为人，正想乘胜追击，一举把他杀死，方才对得起这数役来壮烈牺牲群豪的英灵。

且说严苍茫仿佛见到爱子严浪羽的影子，心急之下，内力未及护住经脉，他功力本已极高，陡增十倍，一时未免难以受用，甚易走火入魔，而胸中的尽是爱子亡妻的音容，心里自知死期将届，耳际尽是仿似幽冥里鬼号般的唢呐之声，他神智昏乱，已为陈木诛所摄制。

严苍茫在白茫茫的雾中抢追了几匝，只见前面一条人影，倏隐倏见，严苍茫凄呼道：“羽儿……羽儿！你不要跑……为父平日迫你勤练，不许你好色贪花，是怕你坏了身子，对不起你娘……不是故意吼着你……”

只听那白影子幽幽道：“你如此待我，又哪对得起娘……”

严苍茫分开双臂，茫然了一阵，终于掩脸痛哭起来，悲声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是我对不起她……我对不起你娘……从前她嫁给我时，要我护着她，不可以为争天下第一而废寝忘食，不择手段，我……我都答应了……但是……后来……我都犯上了，……只顾习武、争名、斗胜、夺利……没多照顾你娘……小倾，小倾她才郁郁病死的……我……我对不起她……我对不起你娘……我对不起谢小倾……”

只听那白影子又变了一种声调，变得十分娇柔曼媚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既对不起我在先……而今，而今又害死了羽儿……你怎样留得我住？”

严苍茫蓦然一震，叫道：“小倾，是你……是你……怎会是你？不是的，不，不是的！”

只听一阵哀怨的唢呐声，直如世事一场大梦，幽幽传来。严苍茫将脸埋在宽厚的大掌里哀泣，断断续续地道：“真是你……小倾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！你回来……就不要再走了……”

那白袍人：“我回来了，我不走了。”

严苍茫眼中亮起狂喜的光芒，欣叫道：“小倾……你不走了，你答应不走了，那真好，那真好！！……”眼眶中的泪水簌簌落到脸颊上来。

白袍人幽幽地道：“我不走可以，但你对不起我，对不起羽儿，我，我要走了……”

又一阵凄清的唢呐声。严苍茫惨笑道：“小倾，你不要走……”

我是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孩子，……我一生人空图大志，忘了有你，我才是世间上最幸福的人……忘了教养孩子，忘了……”

白袍人飘飘而去，严苍茫冲前两步，悲嘶道：“小倾，你不要走，你不

要走，我念了你二十年，你不要一出现就走……”

白袍人飘飘忽忽的声音传来：“你真的想我不走？”

严苍茫脑中尽是想二十年前，自己雄姿英发，与谢小倾旖旎情调，骀荡风光，这脑海中多年来的深念，一一呼之欲出，仿佛那声音一去，什么都不复存了，这刹那间，他只觉什么功名、富贵、武艺、事业，都可以统统不要，只要那仿佛谢小倾的声音能永留不去。

白袍人轻轻地道：“我不去可以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……”

严苍茫急得牙齿咬着舌头，慌忙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，莫说一件，纵是一千件、一万件，我也答应你……”

白袍人哀哀切切地道：“你先替我杀了方歌吟，驾了血河车来见我……”

严苍茫双目茫然，喃喃道：“好，好……”只觉在这天地间，只要有任何事物能换掉昔年他对谢小倾的疏失，能换回此刻他与谢小倾的相眷，叫他作什么都愿意。

若论人数，群豪是“忘忧林”及武当派、“天罗坛”、“金衣会”等数倍之众，但却失天时地利，只要稍有疏虞，即遭暗算，而且群雄一开始便受困，落于陷阱，未能真的发挥每人所能，全务御敌，加上心神为贪欲所迷，处处受制，要不是训练有素的“长空帮”、“恨天教”中流砥柱，很可能就一败涂地，而今却撑成和局，各有死伤。

这边厢“金笛蛇剑”燕行凶想抢上“血河车”，却遇着那脸慈心冷的女尼拦路，心中痛骂：倒霉！又是碰着尼姑！他跟雪峰神尼于“七寒谷”一战，虽趁雪峰神尼分心之际，放毒蝎螫伤了对方，但自己也被她“星摇斗晃”击伤，心有余悸，打从心底里怕了这女尼。

雪峰神尼因遭过燕行凶的暗算，所以恨绝了他，一上来就使出“雪花神剑七七四十九式”。一剑还接一剑，燕行凶左手笛右手剑，已是招架多反击少。

七七四十九剑用完，剑势一竭，燕行凶抖擞精神，正待反击，岂料雪峰神尼剑花如雨，“素女剑法八八六十四式”又铺展开来，这下燕行凶连招架都来不及，但是他的身形，却忽然变了。

只见他取势变得如灵蛇一般，游走不已，身形看来虽怪，但雪峰神尼的剑，始终触不着他的身体，雪峰神尼剑法一紧，一招“素心如洗”，忽然劈空！

剑招劈空，本来是过招交手之大忌，但惟独雪峰神尼劈空的这一剑，才是绝着。所谓制敌机先，雪峰神尼这一剑，正是先截住燕行凶下一步要走的去路。

燕行凶大叫一声，收势不及，右腿登时血如泉涌，雪峰神尼紧接着一招“素昧平生”，拦扫过去，燕行凶眼看避不过去，但他的身形，蓦然向天冲起！

这冲天而起，一波三折，端是美观，且灵动异常，他姓氏是“燕”字，当真有“燕子三抄水”之风，雪峰神尼也不禁喝了一声：

“好俊的轻功！”

连连追击，尽皆落空，雪峰神尼脸上煞气一闪，终于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：“天河九九八十一式”来！

这头儿桑书云力战“西域魔驼”，也打得好不灿烂！全至朽开始十分自高轻慢，心想自己多年苦练的“清啸指法”，正好与桑书云的“长空神指”

一较高下，就算“清啸指法”未能稳操胜券，自己也可以“冲星掌法”，除此强梁。

所以他怒啸一声，打出一指。

桑书云安详骀荡，正弹一指。

两人俱是一震，西域魔驼益怒，又打出两指。

桑书云脸含微笑，也射出两指。

这一来，全至朽披头散发，又似飞禽虫虺，激跳不已，厉啸一声，发了一指，怒啸连声，便发数十指。

桑书云脸上笑意愈浓，脸色愈白，他的指“丝丝”破空而出。每次都及时划破对方“嗤”的指风。

“西域魔驼”啸声越来越响，桑书云却越安详；打到后来，“西域魔驼”围绕着桑书云身前，划了一个无形的大圈，不住奔绕发指，桑书云却敛神以待，并不回身，指风不管在前在后，总应手而出，戳破对方袭来的凌厉指风。

“西域魔驼”越奔越快，只见一个猥琐龙钟的急影，不住围着桑书云跑；声势越来越厉，沙尘弥漫——惟只有“西域魔驼”心下几怖：自己是骑虎难下，桑书云以静制动，自己一旦稍歇，必被对方指劲反挫而难逃一死。

这下“西域魔驼”，可谓苦不堪言，跑到后来，已是一跷一拐，真力不继，啸声也渐沙哑，更怕的是给桑书云看出，乘机反击，那就祸胎难遁，劫数难逃了！

桑书云是什么人，这种局面，他岂会看不出来？

桑书云清啸一声，立时反击。

只听“丝丝”之声，内家罡气，外家指劲，划破空气，“西域魔驼”为之变色，只好孤注一掷，将数十年性命交关的“冲星掌法”，倏急拍出，掌影如山，以解当前之难！

第六十章 忘忧林之役

方歌吟驾“血河车”追击大风道入，赶入“忘忧林”，只见白雾迷漫，大风仗血翼，掠入林中。

方歌吟心头大急，仗“血河车”所发出的隐隐血气，使迷雾辟易，现出一大片野视来，方歌吟正待策马追赶，忽听一阵唢呐之声，凄悲恻人，他听了一震，只见眼前闪过一白袍人，满身血污，竟像是他的父亲方常天。

方歌吟失神叫道：“爹……”

只听那白袍人哀道：“吟儿，为父死得好苦……”

方歌吟悲不自禁，呼道：“爹……是谁害你的，告诉孩儿，孩儿给您报仇……”

如此呼唤了几声，白袍人并不答话，方歌吟悲鸣道：“是不是‘忘忧四煞’？……是不是费四杀……？”

那白袍人似略略一震，哀声道：“是呀……”只见林外斜里闪过两人，赫然就是费四杀和那黑衣青年！方歌吟大吼一声：

“哪里走！”

就在这时，只觉“血河车”内一股透骨的寒气袭来，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，猛地一醒！

原来“血河车”内的精铁寒气，使得方歌吟即将迷眩的本性，惊然一醒，他此刻内力浑厚，收敛心神，抱元守一，定睛一看，哪有什么父亲的踪影？却见一白袍怪人，和林端的一个神色木然的人：竟是“劫余老怪”严苍茫！

——难道严岛主也似自己一样，心神为那“忘忧林”的怪物所摄制吗？

——却是如何解救，怎生是好？

只听那白袍人依然饮泣道：“吟儿……我……我死得好苦啊……”

方歌吟本可伺机骤尔将之扑杀，但如此让他死得不明不白，非好汉所为，而且也欲探听“忘忧四煞”中费四杀下落，故发了一声平地旱雷般的大喝：

“别在那儿装神弄鬼了！”

那白袍人如同电殛，吃了老大一惊，嗫嚅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他的“摄魂迷心功”，所向无敌，没料今日在一个后生小子面前摔了个大筋斗，很是恼恨。

方歌吟厉问：“费四杀是不是在‘忘忧林’中？！”

白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‘忘忧林’高手如云，你先挑上他作甚？！”

方歌吟怫然道：“他是我杀父仇人……”

白袍人鉴貌辨色，已知方歌吟并未受“摄魂迷心功”所制，他此际已恢复镇定，慢条斯理地道：“哦，我看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不如……”

只听他悠悠又道：“你也加入了我‘忘忧林’，日后我夺得天下，有你的好处！”

方歌吟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！”

白袍人淡淡一笑道：“我是‘忘忧林’林主陈木诛。现在是‘林’主，日后便是‘武林’的‘林’主。好，你不信是么……我说与你听：天下英雄好汉，武功再高，智魄再强，也徒劳无功，因为功劳都属于我陈某人的，我陈某人只需用‘摄魂迷心功’一施，该人就要成为我的奴役，我要他去东，他就不敢往西，我要他上山，他就不敢下海……你说，天下群豪，是不是尽在吾彀中也……”

方歌吟听得不耐，骂道：“痴人妄语！”

陈木诛怪笑道：“痴？妄？究竟是谁痴？是谁妄？人皆为我所用，谁为我痴？我为谁狂？哈哈……众人皆醉我独醒，那时我就是千古未有之唯一人，前，无古人，后，无来者，我是天地间唯一的良知……你倒猜猜，千百年来，我要做谁？”

方歌吟只觉此人言论偏激，气焰嚣张，不可理喻，不耐烦地答：“啰嗦！”

陈木诛自倾盖如故：“古今数十年，纵横数万里，我陈木诛敢言人所不敢言，为人所不敢为，为天下第一人，标新立异，博学懋绩，当今天下，除了‘陈木诛’外，我又看得上谁？难道是愚忠的诸葛亮？愚义的关云长？愚仁的颜回？愚孝的曾参？哈哈……我来生投胎，除‘陈木诛’外，不作他人想。今时世人不解我，但他日过得千百年后，世人必以我‘陈木诛’之发见为荣，此刻他们不解于我，上渎于我，真是蠢笨无比！我要把天下平定，四十岁后，只作些天下震票，名垂古今的大事，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因太过激动，几为口水所噎。

方歌吟见这人巧舌如簧，大肆吹嘘，如痴人疯语，也不想与之啰嗦，只觉这人呆头呆脑，妄心妄想，且不去理他，谁知陈木诛又道：“你心里觉得我痴人梦话，不屑和我计较是不是？你想装蒜了解我心里的苦痛是不是？其实非也！我是天下第一等大智慧的人，何需你之同情！我心头何等快乐！因这天下人无不在唾骂我，唾弃之因，来自于妒忌，他们不如我，故此想向我寻衅，且用卑鄙手段，毁我清誉！我惟洁身自爱，举世非之仍一往无前，你可见过天下有我这等大勇之人否？……当今天下，最有学问，最见实力者，是恩师‘倚天叟’华危楼先生，华先生亦认为我是他衣钵弟子，你们这些俗人，认不认，那又有什么干系？今日骂我爱我者都有，惟有不识我陈木诛者，实几稀矣……”

方歌吟实在无法忍受这等死爱面子之言，只听陈木诛依然喋喋不休下去：“我陈木诛乃早生几百年的天才人物，他日声名鹊起，无不钦仰，人人以我‘陈木诛’三字为荣……”方歌吟大喝一声，陈木诛大震了一下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打雷了？”

方歌吟道：“别吊唁念咒般说个没完，没的辱没了自己身份！”

陈木诛笑道：“身份？”他眼睛又亮了，发出火花般狂热的光芒来：“身份！我此刻的身份，最受一般武林中年轻一代的支持……不拥护我的，都目光如豆，生之于嫉恨，不惜借用各种鬼域伎俩，来攻讦我，但大树盘根，我才不怕……”

方歌吟瞧在一旁呆如木鸡的严苍茫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不利用别人情感，作那‘摄魂迷心’的恶业，就不会有人来跟你过不去……”

陈木诛“哈”地一声怪笑起来：“这可是泼天的冤屈，我替人移情忘苦，别人不感激我乃智者所为，反来怨我？唉唉，世间上一个‘情’字，害了多少人，你没听过‘许多烦恼，只为当时，一晌留情’么？故有烦恼的，我却给他去忧忘愁，代价是为我所用，这不是货钱两讫，各无亏欠么……这怎怪得我……”

方歌吟见此思想之怪，真个千古从所未有之奇，如果骂之，反而会被他以为是妒忌他，端的是空言善罢，心里暗叹一口气，道：“陈当家的，如果你再搅舌拌齿地说说没完，在下只有得罪了。”

“得罪了？”陈木诛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乃天下一等圣人，你们的不虞之

誉、求全之毁，岂伤得了我真金不怕洪炉火之身……”

方歌吟再不打语，大喝一声，长身而起，一掌击去。

他这一掌乃运“一气贯日月”之“登峰造极”神功，糅合于“韦陀杵”击出。

陈木诛变掌一扬，“闭门造车奇功”中的“如封似闭”，对过一掌，只震得双臂隐隐发麻。

方歌吟又发出一掌，这是将“青城九打”绝招融合于“从心所欲”神功之中，一掌打下，陈木诛又以“闭门造车功”的“如漆如胶”接过，这次震得连双腿都发酸，知道方歌吟功力实在霸道，当下不敢硬接，移身就走！

曲凤不还与陈木诛二人，各得“倚天叟”华危楼的所授，一占“七寒谷”，一据“忘忧林”，曲凤不还擅“舍身投敌法”，陈木诛则练“闭门造车功”，两人皆谙“摄魂迷心术”，只是陈木诛身为师兄，对这门奇术，更有专门而已。若论妄自尊大，曲凤不还与之相比，则相形见绌了。

“倚天叟”华危楼之师兄，就是昔年中原一奇侠萧秋水，列为生平奇险的三战之一的“天雷老人”之役，他以“惊天一剑”，破去“天雷老人”的“天雷一式”。至于“天雷老人”范式，就是“倚天叟”华危楼的掌门师兄。

“倚天叟”华危楼昔日与“血河派”的总管“幽冥血奴”萧萧天，乃至交朋友，后因倾心于萧秋水义妹尹小深，以至反脸成仇，造成了终生的遗憾。

且说陈木诛以“闭门造车功”，连接方歌吟二击，情知抵挡不住，而且“闭门造车功”所夹带“摄魂迷心术”的魔力，也侵占不入方歌吟的经脉内息之中。方歌吟的内力固然浑厚，更重要的是方歌吟一上来就几上了陈木诛之大当，所以十分警惕，所施的尽是“少林派”正教禅宗佛家武功，“摄魂迷心功”根本沾不上边。

方歌吟第三击将随“佛心功”一拜而下。

陈木诛飞退。

便在此时，一条灰影疾扑而下，“轰”地与方歌吟对了一掌。

这一掌相对，两人都晃了一晃，只听陈木诛在一旁叫道：“杀了他……快杀死他……”方歌吟这时也已看清来人是严苍茫。只见他跟少林“佛心功”对了一掌后，双眸略为清澈了一下，又迷迷浑浑起来。

方歌吟大呼道：“严岛主，严岛主，你醒醒……”只见严苍茫脸肌稍为抽搐一下，又回复了木然，喃喃地道：“我不要醒！我为何要醒，醒了就见不到你了……我不要醒！”那陈木诛又捏着声幽幽道：“苍茫，快给我杀了这小子……”

严苍茫大步行近，一掌劈来，方歌吟大喝一声，应了一掌，只震得双臂发麻。严苍茫内息剧增十倍，就算是方歌吟的浑厚内力，也非其敌，但若论武技庞杂精微，严苍茫可瞠乎其后了。方歌吟当下以奇门杂学，与迷失了本性的严苍茫周旋起来。

“天河剑法”一出，燕行凶的身法，便完全被截了下来。如果他是一只燕子的话，他的羽翼即如遭天河淋湿，欲振无力。

他的左腰又多了一道口子，鲜血并涌。

雪峰神尼脸上煞气越来越强盛，燕行凶狼窜鼠突，都突不过雪峰神尼的剑网一十三重。便在此际，燕行凶的笛子，忽然“啸”地一声，喷出了十七八支附骨钉！

雪峰神尼以前看了燕行凶的道儿，早有提防，一招“披襟当风”，划了

出去！

这一招“披襟当风”，宛若将军俯瞰，十万军马，临风远眺，极有大将气魄，雪峰神尼虽是女子，这一招使来，却如当临百战沙场，校阅兵马，一剑扫去，不但横风将暗器尽皆扫落，而且一剑拍在金笛上。

金笛被雪峰神尼长剑一拍，竟然拍碎！但在这刹那之间，燕行凶的右剑，猝然变作千点万点的剑片，而每片剑刃之上，又连着一条细线，使得他的利剑，变成了一条活动的灵蛇一般，而且化成无数尖齿，向雪峰神尼“噬”来。

雪峰神尼也不料此着，连使一招“云绕巫山”，将全身裹成一片剑光，只求自保，不求伤敌，却在此霎，燕行凶陡然收剑，横空扑去。

原来桑小娥正在不远处。燕行凶一扑到，手中的千蛇般的怪剑，“忽”地又变作一把剑，燕行凶自后将剑扑架在桑小娥玉颈上。

雪峰神尼长身欲上，燕行凶冷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雪峰神尼戛然而止，长叹一声，燕行凶狞笑道：“你也知道我要做什么的了？”雪峰神尼喘息着点点头，剑尖已垂地。

燕行凶森然道：“你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惨叫一声，变色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只见桑小娥趁机反撞攢起，挣脱了燕行凶的威胁，燕行凶心口间有一股血泉，正溅出鲜血来。桑小娥脸色白了一片，但却十分英俏，只见她将袖口一松，一物“砰”然落下。原来是一方匣子，匣首上有一截刀尖，原安装于桑小娥肘背，在燕行凶贴身胁持时，刀尖划破衣襟，刺入了燕行凶的胸臆。

桑小娥一脸娇煞之气，道：“你们就知道威吓弱者，你以为我桑小娥好欺负么……告诉你，是梅二哥在晋祠见了‘西域魔驼’以钩罩护背后，灵机一动，给我时后装此‘弹簧匣刀’，专门对付你们这般欺善怕恶之徒的……”

“大肚侠”梅醒非，除有“雪上无痕草上飞”一般的轻功外，智力也跟辛深巷相得益彰，更妙的是一双巧手，装置这小小的机括，对他而言，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却使得这“金衣会”会主、叱咤塞外的“金笛蛇剑”、阴鸷凶悍的燕行凶，出乎意料地死于桑小娥的匣刀之下。

桑小娥故意卖个空门，让燕行凶所掳劫，实因“七寒谷”之役目睹中，燕行凶趁人之危攻击清一，必重施故技，结果反被桑小娥藉此将这武功高于她自己十倍的人除去。燕行凶做梦也没料到，自己雄霸一世，却死于一女娃娃手中。

雪峰神尼笑道：“要得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蓦然天象大师龙啸震天，急挺剑赶去。

武林群豪与“忘忧林”之斗，已经是陷入苦搏之中。若“忘忧林”能镇静从事，逐步瓦解群众斗志，使其丧失神智的斗志，则可能早已得手，但却因“血河车”出现，陈木诛、大风道人、燕行凶、西域魔驼四人均想巧取豪夺这旷世难逢的宝物，结果自现形迹，“忘忧林”的提早发动，反使诸侠提早防患，盖得个旗鼓相当，难分难舍。

宋雪宜因有方歌吟相助，剪除了使蛇矛的蓝双星，剩下的许长公，虽以空拳相对，但仍可稳操胜卷。“武当一绝”疏七杀和“神拳破山”支晓岚两人合击天象，天象的真气，似永远使用不完般，白茫茫的罡气源源推出，两人一时没法制住这神充气足的大和尚。便在此时，忽听一声虎吼，一声惨嚎。

惨嚎的人是“多罗叶指”哈四毛，他被天龙大师的“天龙神刺”，破膛而入；虎吼的人是天龙大师，他被“多罗叶指”戳中“中府穴”，鲜血激喷。

两人武功，本都源出于少林。天龙大师原本实力雄厚，惜受伤颇重。哈四毛精通指法，却神智迷糊，两大少林高手，却此胡里胡涂的，都丧失了性命，溘然倒毙。

天龙这一死，几令天象睚眦欲裂，这一分神间，“武当一绝”疏七杀的“八卦游身掌”，啪地击中了天象的背心，天象往前一冲，怒啸一声，一连打出十八掌，白茫茫劲气飞卷而出，将支晓岚远远击退；疏七杀虽中对方一掌，手腕却震得隐隐发麻。

这是雪峰神尼已赶了过去，一剑稳住“神拳破山”。天象瞪目拧身，专对“武当一绝”。可惜疏七杀已心智浑噩，否则真个要吓得魂飞九霄了。

“括苍奇刃”恽大炎，以三尖两刃剑，力敌少林群僧。这人曾在阴山之役，刺中“武林狐子”任狂，在五十年前普陀山之役，也曾斩伤“血影神掌”欧阳独，武功自有过人之能，众僧虽然勇悍，一时还制他不住。

这边恽大炎在力敌少林僧人，铁狼、银狐却跟扁铁铮、伯二将军伯金童、召小秀召定侯，打得天昏地暗；“忘忧四煞”中擅使“七十二路看到就抓”擒拿手及“三十六中大小开碑”少阳手的严一重，也正与“寒鸦点点”成问山与“袖里乾坤”徐三婶，也打得难分难解；焦晴玉与成福根，也合战“毒手公子勾魂手”费四杀，亦打得日月无光。

如果方歌吟见到，定必抢身报这杀父不共戴天之仇，可惜他仍在“忘忧林”中，与迷失本性的“劫余老怪”，打得险象还生。

这时方歌吟和严苍茫第三度的正式交手。

严苍茫“轰”地发出一掌，方歌吟催动掌力，展动身法，避过一击。对方又“轰”地劈了一掌，方歌吟情知掌力方面，自己断不是严苍茫之敌，他只好时使“长空神指”，时施“大漠仙掌”，或用“四大绝招”，暂时封架住严苍茫的攻势，另一方面又因不想伤害严苍茫，所以打个势均力敌。

打了一阵，严苍茫追上血河车，便遂在车中腾挪搏击，但两人俱是一流武林高手，武学宗师，场地的宽窄，已毫不能影响他们的武功。两人在车中力战，从隆隆巨响，打到悄然无声，打了百多回合，方歌吟蓦然醒觉，原来车上隐隐都封了一层阴寒的冰屑。

原来严苍茫的武功，内力都带阴寒，而且功力遽增，使出来的武功，更寒毒非常，久战之下，将车内都封了一层薄冰。幸而那八匹马，都骠壮异常，还支撑得住，但亦哀鸣不已。

又战了一会，方歌吟只觉自己身上忽然“卡拉”一声，有什么东西落地似的，他不及细看，严苍茫又一掌扫来，他以“海天一线”一守，詎料手臂稍动，又“啪啦”一声，这才发现手臂上封了一层薄冰。

原来不仅手臂，而是全身上下，却被严苍茫阴寒掌力所摧，罩上了一层薄薄的冰网，每一稍动，即震破冰层，故发了“卡拉”的声音。

他如此一分神间，严苍茫的拐杖，直击而下，方歌吟走避不及，只好一招“咫尺天涯”，回了过去。

严苍茫却陡一反手，招式不变，但方向已变，拐杖改向他“大椎穴”处撞来，方歌吟危急中也一反手，剑身依然截住严苍茫的拐杖。

严苍茫一呆，他神智迷乱，也没什么特殊反应，猛抢前一步，一掌拍来，方歌吟知无善了，五指一弹，在掌风之前，先射中严苍茫的右胸。

五缕指风“瑟瑟”连声，已打中严苍茫，却见严苍茫右身一歪，方歌吟立即有些后悔自己出手太重，不料严苍茫的手掌，陡地攻了过来，比先前还

快了三倍！

方歌吟立时明白过来，严苍茫乃是施展“腐尸功”，硬受他的“长空神指”，他领悟已迟，严苍茫的一掌，已击在他身上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陈木诛在旁“哇哈”一声笑道：“倒也，倒也……”

猛见方歌吟滴溜溜地已闪至严苍茫背后，原来他使的也正是“东海劫余门”严苍茫所亲创的“移影遁道”功，这是一种至奇的掩眼法，看似被击中，其实早已闪至一旁，伺机待袭。

方歌吟双指疾点严苍茫的“丝空竹穴”和“委中穴”，以图先点倒严苍茫，好救回去让他清醒，自从严浪羽死后，他对这孤独老人已恩仇了了，只有同情。高手过招一发千钧，“移影遁道”奇功虽为严苍茫所创，但他神智不清，醒悟稍缓，方歌吟已眼看可以将他点倒。

就在这刹那之间，方歌吟忽觉背后腥风急扑，一人疾如鹰隼，已自背后掩至，方歌吟不及点倒严苍茫，一面反手发招，一面急掠而出，“砰”地一声，依然被掌风扫中，跌出七八步，落在一头马背驮上，只觉一阵天旋地转，金星直冒。

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大风道人，自己已着了一记“化血奇功”。“化血奇功”销功蚀骨，要不是他以“一气贯日月”护住心脉，早已中掌而死。

大风道人怪笑道：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你胆敢违拗于我，结果便……”

陈木诛却在旁摇头截道：“道长万勿忘记，这叛逆之所以给道长一掌奏效，乃严苍茫与之正面周旋之功也；严苍茫所以与之为敌，乃听我之命也，是以道长能伤敌，全是区区之功也……”

大风道人怒目以视，方歌吟忽然大喝一声，八马人立而起！

这八匹血河车，与方歌吟已甚熟络，故一齐八马嘶鸣，这下冰绡纷纷碎裂，血河车在急驰陡上下已几近倾倒，这变起仓卒，饶是严苍茫，痴呆之余，给倾摔下来，大风道人反应奇速，陡然感觉站立不稳，血翼一展，掠出车外，以观其变。

这下却正中方歌吟下怀。他呼吆一声，八马齐奔，激驰而走。

他情知以己之力，绝非严苍茫、大风道人、陈木诛三大高手合击之敌，一死虽不足惜，惟陈木诛阴鸷毒辣，将严苍茫本性控制，为其所用，作出害理伤天的事，这才祸胎不浅，当下趁这隙儿，策马狂奔，往林中倒冲过去。

大风道人大喝一声，展翅追袭。陈木诛也急急变作女音道：“苍茫，快，快，快给我将‘血河车’追回来，再将那小子，点穴铐镣，我有大用……”

严苍茫神色茫然，蹶蹶而行，不胜苍凉。第六十一章忘忧林之毁“西域魔驼”的掌法越拍越快，桑书云的身子越来越似在狂飚巨风中飘晃不已。飘晃，但是不倒，但他“丝丝”的指风，只要“西域魔驼”掌形稍有缝隙，即立时攻了进去！

到了后来，“西域魔驼”根本没有选择。他不能选择。“冲星掌法”，不能稍停，稍止则送命。

如此打下去，“西域魔驼”耗竭越巨，就在这时，丝地一声，桑书云一指向他“京门穴”戳来。

“西域魔驼”忙用“冲星掌法”一格，“嗤”地一声，“西域魔驼”的掌心，竟被戳了一个血洞。“西域魔驼”失声叫道：“‘螳臂挡车’！”

“螳臂挡车”是指法中一种极厉害的境界，具有一指挽奔马之力，“西域魔驼”虽有所闻，但却是平生首遇，心中一慌，桑书云又戳出一指，直点

“西域魔驼”左乳旁的“天池穴”。

“西域魔驼”情急之下，将臂一横，“噗”地一指，桑书云的手指，竟插入“西域魔驼”臂内，“西域魔驼”痛哼一声，桑书云脸色如纸帛，又见一指向他的“内庭穴”来。

“西域魔驼”左手一指“怒啸指法”，射了回去，两缕指风碰在一起，桑书云脸白如雪，“咻”地一声，“西域魔驼”左手食指被震折，第一节手指断袭飞出！

桑书云旨在为老友报仇，这人虽跟自己并无龃龉，但伤宋自雪在先，杀车占风在后，桑书云痛失良友，宁豁出一死，也要报此大仇，当下再不容情，身子滴溜溜的一转，施出“凭虚临风”的轻功，转到“西域魔驼”之后，直戳其“阳网穴”！

“西域魔驼”此刻可谓惊怖失措，勉力身长，桑书云这一指虽打不中打“阳网穴”，但仍然戳中在脾胃之旁的“意舍穴”，“西域魔驼”惨叫一声。不及变招，桑书云已顺势点戳他背心中脊，眼看拂中，桑书云却觉指尖一麻，“叮叮”两声，如戳中钢锥子，“西域魔驼”倏然倒撞而来！

桑书云这下始料未及，他未与“西域魔驼”交过手，不知“西域魔驼”背后装有倒刺，这一下失着，“西域魔驼”乘机后撞而来，端的是凶险万分！

桑书云只有疾退！

他退得快，“西域魔驼”也追撞得快！

“西域魔驼”情知自己已负重伤，若此击不能搏杀桑书云，自己恐劫数难逃；桑书云那双指一弹，委实已将倒刺弹得插入背肌，疼痛异常，他也管不了那许多，以镶锋牢固的“锁子甲”，要一举撞死桑书云！

桑书云急退，退得极快，两旁景物，呼呼而过！

“西域魔驼”急撞，撞得极快，只求速杀桑书云！

桑书云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虽仓卒遇险，但撤退之时，早有留心。

“他疾退向天象大师与“武当一绝”疏七杀的战团。

疏七杀的“八卦游身掌”飘忽轻灵，但稍一近身，即被天象大师的“大般若神功”运使时所带起的白茫茫罡气，扫得立桩不住。

天象大师近日来不知战了几场，伤了几处，但依然龙精虎猛，越战越勇。

就在这时，桑书云飞退而至！

桑书云大叫道：“大师！”

天象乍见桑书云掠过，一人背撞而来，他侠义心肠，也不细想，双掌“轰”地拍了出去！

就在这时，疏七杀刷地拔出锥子，直刺天象背心“悬枢穴”。

但见青影一闪，桑书云已撞入他怀里，五指一拂，五缕指风，连中他手臂“阳谿”、“阳谷”、“阳池”三穴，疏七杀锥子垂了下来。桑书云的另一两指又射中他的腋下“渊液”、“天泉”二穴，疏七杀低吼半声，指劲破体而入，倒地而歿。

天象双掌，却“砰”地拍在“西域魔驼”背上！

“西域魔驼”背上的“锁子甲”，宛若刺猬一般，全刺在天象大师的双掌上。

天象天师只觉手掌热辣辣一阵刺痛，也没什么，“西域魔驼”却狂号一声，胸前有数十点血雨溅喷而出。

天象大奇，俯视掌心数十点血红，但未刺入掌心，大感纳闷。

他却不知道，他双掌虽击在“锁子甲”的倒刺上，但“龙象般若神功”的内力，将刺钩全打得倒嵌入“西域魔驼”背心去，几自胸前戳破出来，“西域魔驼”被这浑宏的内家功力一激，焉有不死之理？

其实在桑书云急退的时候，早已算准这一点，他以指劲拂弹过倒刺，情知以自己指力，要将钩刺倒嵌，肯定力有未逮，他跟天象大师交手数次，知其内力无匹，故铤而走险，自己替他解决强敌，但亦要利用他剪除大仇！

这一下全在桑书云算计之中，敌手互易，眨眼之间，两名强敌：“西域魔驼”和“武当一绝”疏七杀，全被歼灭。

天象杀了“西域魔驼”，倒是一呆，桑书云疾道：“谢谢。”青影一闪，飘向宋雪宜跟许长公战团。天象越战越勇，杀了一人，犹真气鼓荡，无所宣泄，猛见雪峰神尼跟“神拳破山”支晓岚仍在激战中，暴喝一声，大袍激荡，飞身过去！

同在此刻，一阵急蹄，血河车席卷而现！

血河车背后，急追着一人，便是“劫余怪叟”严苍茫，车顶之上，如大鸟般飞掠着一人，正是大风道人。

血河车急冲之下，却正逢着那费四杀的弟子黑衣青年钟瘦铃与琼一及瑶一的战团！

这三人战得正酣，“血河车”猛然冲至，三人一时都走避不了，方歌吟不想误伤琼一与瑶一，急忙勒止，八马齐鸣，大风道人这时飘然降落，一掌击下！

方歌吟勉强与之对了一掌，但受伤已重，被震得心气浮躁，便在这时，严苍茫茫然冲上血河车，一杖就盖了下来！

方歌吟急以“海天一线”，勉强守住，大风道人又乘机来袭，方歌吟重伤之下，以一敌二，已万分危殆。

这当儿天象挥掌扑向“神拳破山”支晓岚，支晓岚“霹雳”一声，一拳擂去，天象以“龙象般若神功”，硬接一掌，两人均是一晃。

雪峰神尼见天象耳根震出鲜血来，心中不忍，道：“大师先歇着吧。”天象怕雪峰神尼觉得他力不从心，当下向支晓岚咆哮道：“再接我一掌！”

一股白茫茫的劲气，又飞涌而出。支晓岚外号“神拳破山”，手上功夫，也非同小可，“轰隆”一声，又对了一拳。两人一接，俱是一震，雪峰神尼抢步而出，天象却硬是拦在雪峰神尼身前，支晓岚又一拳击到，天象又猛击一掌，两人均退三步，口溢鲜血。

雪峰神尼再也忍不住，幽幽一叹，情不自禁将手往天象肩上一挽，温声道：“你又何苦？”天象心中一阵迷茫，道：“你……你都知道了。”雪峰神尼叹道：“就算铁石心肠，超凡入圣，也难免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……”

天象惘然一阵，心中有一千个声音仿佛喊道：你都知道了，你都知道了！……一阵狂潮般的喜悦，使他忘了形，支晓岚又一拳击来，他竟不知闪躲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天象左肋挨了一拳，他咳了一声，便是一口血，却一面闪躲，一面道：“你……你不见怪……”支晓岚又挥拳打来，雪峰神尼关切洋溢于色，一剑“星摇斗晃”攻了过去，支晓岚却趁雪峰神尼分心之际，一拳震飞雪峰神尼的剑。

天象怒道：“谁敢伤害神尼！”一股真气，在大欢喜太忘形中竟自丹田经由天枢、太乙、梁门、神封、神藏、通过曲池、火陵、阳谿诸穴而至掌心，

击了出去，“神拳破山”这次一接，“客喀”一声，骨时折裂，倒穿入胸，悲嘶一声。

雪峰神尼趁机而上，以手代剑，一招“千水一流”，切在支晓岚喉头“天突穴”上，支晓岚闷哼气绝。天象犹自喜极忘形道：“你不见怪……你不见怪……”

雪峰神尼幽幽一叹，正待说话，却乍见方歌吟正被大风、严苍茫两大高手夹击，十分危险，呼道：“大师，我们先救方掌门再说……”说着飞身而去，天象犹如大梦初醒，随而奔去。

方歌吟这当口儿在危急间，雪峰神尼和天象大师忽然加了进来，两人敌住了严苍茫，压力顿减，勉强可与大风道人一战。这时两人都已受伤，只不过方歌吟更重一些而已，久战之下，方歌吟仍处于极端劣势。

但雪峰神尼和天象大师，遇着严苍茫，却更为吃力。天象大师受伤已重，而内力偏又盖不过严苍茫，加上喜欢忘形，功力时灵时不灵，神智悠悠忽忽，只仗雪峰神尼倾力以赴。

严苍茫杖影如山，天象径自在问：“师太，你，你有没有生气？”雪峰神尼抵挡得正是辛苦，天象迳自地问，她心中甚是气苦，道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天象劈出一掌，又问：“我……很久以前，第一次中秋大会，我见着师太，我……我就感觉到自己该打入地狱，永不超生……”雪峰神尼向严苍茫厉叱一声：“严老，你醒醒……”

严苍茫早已神智迷失，哪能苏醒？天象见雪峰神尼旁而顾他，心中醋气大起，什么去嗅去痴，早忘得一干二净，心中气苦，心中实知业报所聚，自己向慕之情，乃非份之想，当下狂吼一声，“龙象般若神功”又激发起来，向严苍茫猛冲过去！

严苍茫左手一挽，以一掌接下天象大师两掌！

“崩”地一声，天象如此疯狂出击，没护着经脉，遇着高手，反震之下，一时只觉天旋地转，天昏地暗，似永不转醒一般，严苍茫举杖横扫过去，雪峰神尼拦身以手一格，严苍茫反手杖端“笃”地点中雪峰神尼右腿膝弯内侧“阴陵泉”穴上，雪峰神尼立时仆跌。

严苍茫大喝一声，一掌击下，天象见雪峰神尼危殆，蓦然一醒，右手接掌，左掌攻了出去，这一攻一守间，俱用了毕生之力！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，忽听一清逸的女音带着惶急呼道：“休得伤我师父……”

一条清淡的人影，急扑而来，严苍茫正待全力击下，乍见此人，是一清秀女尼，蓦然一震，失声道：“是你……小倾……”

原来清一的样貌气质，长得极似谢小倾年轻之时，严苍茫当年苦恋谢小倾，有日鼓起勇气，表达心曲，谢小倾委婉相就，严苍茫得其青睐，自觉已是天下最幸福之人，当时曾仰天长啸三声：“我是天底下最快活之人……我是天底下最快活之人……我是天底下最快活之人……”后来因逐名利，又淡忘情愫，以致日后追悔莫及，谢小倾乃郁郁而终。

而今严苍茫乍见清一凄惶之色，颇似当年谢小倾哀切之情，心中一酸，一阵泫然，陈木诛所施的“摄魂迷心功”，便一时制之不住，而严苍茫苍茫中，也忘了发力，天象大师右掌砰地将他手骨震得寸寸碎裂，右掌蓬地击了他的胸膛。天象大师的掌力何等霸道，严苍茫的胸膛立时痛了下去。

严苍茫捂胸退了三步，呕了一口血，双眼仍望着清一，苦笑道：“你来

了……”又退了三步，抚胸惨笑道：“你不要走……”再退了三步，心痛如绞，凄笑道：“我跟你去！”

说到这里，天象大师的“龙象般若神功”，早将他奇经百脉，五脏六腑，尽皆摧毁，他再也支持不住，溘然而逝。

清一不知道一代宗师、一世枭雄，何敌对自己说这些话，甚是惊惧，躲在雪峰神尼之后，雪峰神尼轻抚清一肩膊，微微喟息，嘴边有一丝苦涩的笑意。天象莫名其妙地击毙了严苍茫，他虽脾气刚躁，但生平未曾枉杀一人，而今失手打死与自己齐名的苍茫，不禁悲伤痛悔不已。

方歌吟力战大风道人，早已喘气吁吁，这时人影一闪，一人疾掠上血河车，策马飞纵。

方歌吟心中大惊，但为大风道人苦缠，形格势禁，无法控纵羁勒，情知“忘忧林”林主陈木诛已驾车飞驰，自己虽然仍在车中，却无法出手钤束。

血河车所向披靡，谁也莫敢正撻其锋，眼见其骋出树林，绝尘而去。

这时宋雪宜和桑书云，正在力战“巨灸”许长公；许长公使的是铁铲，力道沉猛，桑书云在前数战中，耗力过多，一时真气不继，险被铁铲铡为两段，宋雪宜忽然击出“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落花流水”，正待发射，许长公的铁铲，倏然脱手飞出，飞劈而来！

宋雪宜情急中用筒子一挡，“卡”地一声，筒折为二，机括震断，毒水蘸喷，宋雪宜首当其冲，眼见要被毒水喷沾，桑书云不顾一切，和身扑去，竟抱住宋雪宜，一齐滚到地上，并覆身其上，准备死受毒水蘸泼，死而无悔。

宋雪宜只觉一阵温热的男子气息迫来，初为大怒，见桑书云舍身救己，死在临头，尚且不惧，心中一阵迷惘，顿觉自己生平所最珍守的，就要动摇了，就要湮逝了，不禁悲酸起来，这感觉超越了生死，甚至比生死更难受。

桑书云覆身其上，只觉一阵温香玉软，自己只觉心旌摇荡，不知死之将届，猛反转领时，只觉那金筒子已被一件白色的长衫盖上，毒水尽被罩住，长衫早已焦裂，而自己一手提拔的辛总堂主辛深巷，正在一旁，好像完全没望见自己，十分悠闲似的，而他身上所披的白袍，早已到了自己身上。

桑书云脸上一热，只见宋雪宜闭目媚眉，如玉承明珠，花凝晓露，不知何故，流下了两行清泪，不胜凄婉。桑书云以为自己唐突佳人，猛飘身而起，只见“雪上无痕草上飞”梅醒非，正和全真子二人合力恶斗“巨灸”，已被许长公打得节节败退。

桑书云忙收敛心神，但脑里依然闹轰轰的，便在这当口，血河车已驰出林中，那陈木诛三声怪啸，两声怪叫，一声怪吼，在战团中的“巨灸”许长公，以及“括苍奇刃”恽大炎，猛攻几招，全力突围，紧蹙血河车而去。

这时局势急遽直下，“忘忧林”中，首脑陈木诛逃逸，领袖大风道人也不知去向，重将许长公、恽大炎又遁走，“西域魔驼”全至朽、“金笛蛇剑”燕行凶等又被击毙，蛇无头不行，人人俱无心恋战，桑书云招集“长空帮”，宋雪宜勒令“恨天教”，天象指挥“少林”，雪峰神尼晓谕“恒山派”，群豪士气大增，竟尔将敌人杀得大败而逃，片甲不留！

只听辛深巷施令道：“纵火！”

梅醒非闻言一震，诧异道：“放火林中，易致自焚，总堂明鉴。”辛深巷毅然道：“刚才我没采纳你火攻之建议，实是我眼光浅短。如纵火会断绝我们生机，‘忘忧林’主早就放火了，何必要冒险出袭？显然火势对我们有利无害！我们敝帚自珍，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反而能一举扑灭强敌，使其

无所遁形！”

梅醒非恍然大悟，传令下去：“烧！把‘忘忧林’统统烧掉！”

辛深巷的话，自然是言出法随，一如所命，“忘忧林”立时烧成一片火海。

这时“铁狼”、“银狐”、严一重、费四杀、钟瘦铃等都且战且走，桑书云因适才救宋雪宜的事，心情再难平复，他想起自己以前那清节英飒又多情温柔的亡妻，心中一阵责疚，无论如何，都抹不掉那羞疚，更无法推诿那心头愧疚！

他心里难受，却未贻误戎机，展身扑向严一重；严一重见桑书云亲自向他出手，知情态严重，他左擒拿手右少阳手，抓向桑书云左臂根“中府穴”右臂“曲池穴”。

桑书云任由他抓着，却在严一重抓住了他，尚未来得及发力之前一刹那，左右拇食二指一弹，“丝丝丝丝”，四缕指风，射向严一重。

严一重的武功，在黑道武林已算是一流好手，但若比起桑书云，可相差太过悬殊，这时他已十分接近桑书云，避已无及，他情急生智，手指由“少阳手”的劈力改为推力，发力一推，他自己则藉一推之力，向后跃出丈外！

指风跟着追到，严一重连变了四种身法，才告险险避过四缕指风，但白影一闪，掠到他身前，严一重情急之下，右手“三十六路大小开碑少阳手”一招“五鬼运财”，左手“七十二路看到就抓擒拿手”一招“春蚕丝尽”，向那人招呼过去！

他出了招才发觉那是个女子，那女子冷哼一声，左手使“七十二路看到就抓擒拿手”中的“蜡炬泪干”扣住了他的右掌，右手施“三十六路大小开碑少阳手”中的“六丁开山”，一掌切封住他的左手，这时桑书云掩至，将他破锣破摔地甩在地上。

严一重半晌爬不起来，桑书云的青袍衫裾就在他眼前，只听他道：“我不杀你。”

严一重好不容易，才舒了一口气，桑书云道：“但是你要告诉我，大风和陈木诛他们，将撤退到哪里去？”严一重额角大汗涔涔而下，桑书云淡淡加了一句：“你要活着便得告诉我。”

——义气虽然重要，但对严一重来说，生存无疑更重要。

“一定是到恒山去。”

“恒山？！”雪峰神尼倏然色变，“为什么到恒山去？”

——没有什么东西比继续生存更严重，对于严一重来说，他宁愿去花任何代价来保持他继续生存。

“因为陈林主的师父在恒山，在恒山的‘悬空寺’！”

桑书云和雪峰神尼对望一眼，脸有忧色，天象大师喝问：“陈木诛的师父是谁？！”

——先求目前活下去，再求能逃脱大风、陈木诛等之追杀，总比现在闭目待毙的好。

“华危楼，他的师父就是‘倚天叟’华危楼，也正是大风道人的义父，若果没有‘倚天叟’的撑腰，单凭‘七寒谷’、‘忘忧林’，也许还不敢……”

“不敢傲慢自高到要称霸武林！”宋雪宜冷冷地接道。

“是……”严一重对这以自己的武功制住自己的白衣女子，无限畏惧。

“好，你走吧。”桑书云淡淡地道。但这一句话，在严一重听来，无疑

如同皇恩大赦，他生怕桑书云又改变了主意，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，待他知道了“三正四奇”所余下来的高手正在交谈密议，根本没把他的存在放在眼里时，他便努力充作一副较有气概的样子，以免给人小觑了。但是周遭的人都沉浸在天象、桑书云、雪峰神尼、宋雪宜等人的对话中，压根儿就没注意到他，仿佛他是琐碎的存在，不屑一顾。

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角色，至少在白道上，便令人闻风色变的煞星，在黑道上，是个令人敬重的人物，没料今日一战，他根本就无足轻重，这自尊上的受伤比受伤还要受伤。

桑书云这时正说到：“方少侠在血车之中，力敌大风和陈木诛，甚是凶险，如果有什么不测，则令我们一生不安……”雪峰神尼叹息道：“贫尼心中，已好生不安了。”这时忽听“嘻”地一笑，原来车晶晶天真烂漫，见严一重垂头丧气，没精打采地站起来，不小心踩到一具尸体，几乎摔倒一交，觉得好玩，便笑了起来，天象大师也不觉意，黯然道：“昔日老袖对方少侠为人，多有误解，真可谓‘不知子都之美者，无目者也’……”宋雪宜恍然道：“吟儿若不幸，我对白雪，日后黄泉下无颜以见……”忽听一声惊呼。

原来严一重在如此沮丧的心情之下，乍闻有人嗤笑于他，他恚怒至极，置死生不顾，竟然生衅，猛扑向车晶晶之后，左手抓住车晶晶，车晶晶尖呼一声，严一重右掌击劈下去，正中背后“神道穴”，车晶晶哀呼一声，当堂惨死。

车莹莹悲唤声中，扑向严一重。桑书云更愧惶交集，严一重得以偷袭车晶晶，全因自己一念之仁，而自己应于车占风死后，悉心照料车家姐妹，却让车晶晶惨逝，桑书云心痛如绞，怒吭一声，七七四十九道指风，破空射向严一重！

而天象大师的“大般若禅功”，也隔空击向严一重，严一重已心丧若死，肆无忌惮，居然勇悍骠捷，躲过指风，身上已有四五道破洞鲜血长流，还硬接天象一掌，“喀喇喇”一阵连响，连人带身，飞了出去。

雪峰神尼一闪，到了全真子身前，左手一搭，右手一夺，已抄得一剑在手，半空将身子一折，未俟严一重落地前，已飞掠过去，半空将他身子斩成两截。

她足尖刚落地面，严一重身体的血雨便洒了下来，却因为受伤未愈，一时之间，运气阻塞，身法不快，便给血雨洒中，而严一重的躯体，也分别撞在她左右肩膀上。

以雪峰神尼武功，对这两下撞击，当然不算什么，但她一生高洁自爱，脸慈心冷，杀人而不沾血，而今却衣尽秽血。她毕竟是佛门中人，忽然觉得一阵腥晕，而且血肉肠脏，全落在她衣襟上，不禁一阵昏眩。

严一重人断两段，却犹未死绝，肉身尤在抽搐着。雪峰神尼拄剑环顾，只见遍地尸骸，哀号呻吟，不绝于耳。有残肢而未死者，有瞎聋而未毙者，有肠肚流于一地犹辗转挣扎者，——然而这些都是经由自己等人之手，顿成如许屠场的！

雪峰神尼目光动处，只见一人，五指被折，痛得不住发抖，正替自己包扎；另一人脸孔已被劈为两片，他的一只右手，还掏在怀里，临死之前，不知在想做什么？雪峰神尼不由伸手替人将手掏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卷轴，上站有一丰腴美丽的宫装妇人，雪峰神尼眼眶一湿，这时天象已到了她身边。

原来天象见到雪峰神尼全身披血，拄剑屈蹲，以为她受伤，关切之情，

不觉流露无遗。却听雪峰神尼喃喃地道：“大师，这些人都有妻子，有家室，有事业，有所挂系……大乘佛法第一讲究度众一切苦厄，我们身为佛门中人，却神识不昧，作了孽障……”

天象被问得微微一怔，不知所答。他亲手杀了严苍茫，后悔迄今；只见“忘忧林”正在一片火海之中，喊杀冲天，哀号连连，比起穷兵黩武，对人们死活不加一瞥的官兵、土匪、恶霸，与兵连祸结的辽人、金兵、乱党，其战祸荼害，又有何分别？

在火海焚焚之中，雪峰神尼不禁低眉合十：“阿弥陀佛……”天象只见她玄衣如雪，如身处闲寂之中。

却听宋雪宜向“恨天教”子弟下达命令：“我们追击凶徒，到恒山去！”

第六十二章 血踪万里

方歌吟在血河车奔驰之中，力敌大风道人。他武功非昔可比，但旧伤未愈，又曾失血过多，而今新创又添，大风道人的武功，本就未必在方歌吟之下，两人虽都受伤，惟方歌吟伤势较重，如此大风道人便大占上风。

饶是如此，大风道人想一举搏杀方歌吟，也甚不易。三人一驾车，二战斗，血车边驰边打，只见水花扑扑激溅，原来已到了龙门急流岸边。

陈木诛驾驶血河车，纵缰驰骋，愉快至极，和啸吟道：“绝云气，负青天……附骀雀跃而游……悠然而往，悠然而来已矣……”诵得正酣畅时，忽然血马长嘶，不受拘牵，直往龙门急流里冲去。

陈木诛正诵至：“潜行不窒，蹈火不热，行乎万物之上而不粟……”猛见此际危急，大是一惊，忙竭驽钝以勒止马势。

急驰的车子骤然勒止，谈何容易，只见八匹血马，嘶鸣不已，犹如疯狂，直往急流中的大漩涡冲去。

陈木诛怪叫道：“不好……”大风道长这时又劈中方歌吟一掌，向陈木诛叱道：“弃车！”

血影掠起，大风道人借车沿一点，飞扑上岸；陈木诛见状不妙，也紧蹶而去。方歌吟又吃了一掌，只觉体内如同轰轰雷震。辛苦难当，真气一岔，无力跃起，就在这晃眼之间，血河车何等之速，怎让他多加思索，目稍瞬间，已急驰急流漩涡之中！

只听大风道人和陈木诛呼喝连声：“糟了！”“追不上了！”“由它去吧！”“人马都活不了啦！”方歌吟只听“砰嘭”一声，又“哗啦啦”一阵连响，待探出头来，只见马车已卷入急流中一道又一道漩涡里去，这江中的急流，因礁石关系，旋转甚烈，方歌吟只听八马长嘶，河水已灌入口中，他强提真气，却敌不过大自然的威力，迅速地将他卷入漩涡之中，只觉天旋地转，洪潦激湍，方歌吟只听血车“喀琅琅”碎裂的声音，人也失去了知觉……

方歌吟在过去百日中，两次失去了知觉，当两次回复了知觉时，反而一解了原先的厄困。

可是这次的危难，是在自然的大威力下，并非人力可以遏抑。他还能再醒来，再恢复知觉吗？

——能。

他再醒来的时候，先想到桑小娥。那笑言晏晏，那瓜子口脸，那浅浅酒窝……今生能否相见？来世能否再见？想到这里，他心中一阵刺痛，念兹在兹无时或忘。待他意识到这些时，才醒觉自己没死。

——既然没死，人在何处？

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，晓风，残月？

方歌吟没有醉酒，也没晓风也没月，只有人，一个人，衣白如雪，端坐在巨岩上，巨岩旁还有两幅清秀的字画，方歌吟不敢惊拢，也没细看。

方歌吟翻身坐起，只见这长衣大袍人，目光有一种淡淡的忧倡，眉宇间更有一股深深的傲悍之气。

方歌吟翻身爪起，只觉浑身骨椎欲裂，椎心之痛，自身体每一块筋肉的深处传来，方歌吟失声呻吟了一声，叫：“前辈……”

那人没有应。方歌吟听见河水汹涌之声，依然隐隐巨响，回音甚锯，方歌吟顿感自己如一片小舟，在恐慌岁月中被天风海雨冲刷镂刻。

他又唤了一声：“敢问前辈……”那人依然不理。方歌吟猛见眼前有一堆东西：竟是肢离破碎的血河车，以及摔死、溺毙的血河宝马！

方歌吟此惊非同小可，忙“呼”地飞跃起来，才发觉自己下半身已湿透，原来仍一直浸在水里，而河水就在洞凹边缘，不断冲刷，起伏翻腾，汹涌澎湃，泡沫四卷，在洞顶洞眼，发出如雷巨响。

方歌吟这才明白他身下的处境：原来龙门急湍的漩涡，是由这里产生的逆流，反卷上去，而自己与血河车踏入漩涡之中，急流将自己等转入漩涡之中心，反带往此中心的平静之地。血河车马因较巨硕，反被漩涡及淘涌的水流绞碎，自己却失知觉，随波逐流，被流水送至此安全之地。

这洞凹之处，所坐落处显然是水底，上有急流，旁有漩涡，根本不可能出去，自己虽得免一死，但困处于天然的生门，却仍难免困死。

方歌吟心下大急，想起那白袍人，可能也是失足坠入激流，而困于此处吧。他比自己先来，可能已觑出一些脱困的门路也未可知，当下又唤道：“前辈，前辈，……”

那人自是不应。方歌吟心念一转，暗忖：若有办法出去，那人早就出去了，又何必留在这里？想必是因为不能突破水墙漩涡，故此心如槁灰，不理自己，也是合理的。所以没再呼叫，又去观察水势。

这道水墙天然急湍，根本无法攒出，而河底自有激流，将重物卷至此处。方歌吟好生纳闷，自己还可以说是在战役中无法兼顾，以致血河马跃入龙门河中，以至陷入漩涡，送来此地，但一般而言。这种失足可能极小，那人又何故到了这里？

方歌吟再仔细想想，越觉不对劲，血河宝马何等通灵，因何竟奔入江中，以至车毁马亡，一至于此？

方歌吟百思不得其解，难以参决，只好敛神凝气，默运玄功，将伤势渐渐压下，如此过了几个时辰，睁目跃起，内伤已大是复原，呼息也大为调畅。

却见那人，依然端坐不动。

方歌吟又叫了几声，只觉那人神态逼人，一个王者般傲气，令人不敢迫视，眉宇间的郁色，却如同河底渐黯的天光一般，系越来越浓烈了。

——敢情是河上的夜晚要临了吧？

只见粼粼波光，映透过来，影影绰绰，很是好看，方歌吟暗忖：河上该有月光映照吧，桑帮主他们不知怎么了？……想到自己，一次在“七寒谷”战役里，一次在“忘忧林”战团中，皆中途因“血河车”而未能竟役，心中很是难过。想着想着，觉得仓楚寂寞，不禁偏首向那端坐的人斜睨过去。

这一看，忍不住“啊”了一声。原来水波映在那人脸上，奇幻莫名，只见那人双目依然张着，气质傲郁，但表情丝毫没有变化，方歌吟只觉一股寒意，自脚底生起，他壮着胆子，掠了过去，那人仍然不动，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

方歌吟又细声叫了几次，那人不语不动。方歌吟慢慢用手往那人面前一扬，那人瞳孔睁大，霎也不霎一下，甚至连脸部肌肉也没一丝抽动变化。

方歌吟才明白那是一个死人。

但那人死了多久？怎么死的？他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何以死了仍神采如生？这些都是方歌吟难以解开的疑窦。

方歌吟又将手置于那人唇上，欲一探那人鼻息，连他自己也不禁发出一声叹息：那人确已逝去多时。

只见那人眼神，有无限寂寞意，眉宇间更有悲凉的傲意，令人有寂天寞地的感觉。方歌吟知道这洞凹中，除了自己，再没有活人，心头有一股凉意，又觉无限凄凉。

却见那人盘膝而坐，双手置于腹间，然左手尾指，却斜指右前方岩壁处。

方歌吟随目的去，只见岩壁上挂了两行字，写得逸意神妙，媚秀无比，只见字画写着：“朱弦一拂遗音在，却是当时寂寞心”，字画下有一架朱红古筝，就没其他的事物了。方歌吟看着看着，却有偶然一阵，寂寞一阵。

却见那人，神情忧悒，却含淡淡笑意。方歌吟忽见那人右手食指斜翘，指向左方岩壁处，左方岩石有几个字，写着：“欲得血河派绝招，先安葬余，后掘此处，即为我第十三代掌门。龙门卫悲回字。”这几个字，在坚硬的岩石上凿下，却字迹遗逸，竟是以手指划下的，留字的人，内力之纯，可见一斑。

方歌吟着实吃了一惊：难道这白衣人，竟就是昔年名动武林的“血踪万里”卫悲回？却见他白衣敦儒，岂有一丝血腥凶暴的样子？

他怔了半晌，却知卫悲回叱咤风云，纵横一生，遗骸于此，收葬当然。洞凹周转余地不多，便在正面处，掘了五尺深、七尺长坑穴，惟此穴一掘，方歌吟更不忍将足置于其上，可以活动的地方更少了。

方歌吟掘好了坑穴，却见坑穴下有两条树根一般的长条子，怕对卫悲回遗体横卧或有不适，便用金虹剑一切，“登登”二声，将之除去。方歌吟只觉那断落的声音好怪，也不以为意。

安设好了坑穴，便要奉置卫悲回的遗体安葬。方歌吟走近去时，只见卫悲回双目湛然有神，容色红润，宛若活人一般，而且全身散发着一股隐隐的金红；方歌吟见过掌门师伯来自雪如一副骷髅形貌，但仍能发出盖世神功，不禁犹疑了一下，仔细观察之下，确知卫悲回已死，才恭恭敬敬，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，道“卫老前辈，咱们有缘，在这洞中遇上，在下就替你收葬骸骨，至于武功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传我好没道理，我也不学了，但愿您老人家，在天之灵，能保佑小娥他们，在‘忘忧林’转战顺利，平安快活便了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毕恭毕敬，双手轻扶卫悲回的遗骸，正要下葬，但手指甫触卫悲回肌肤，忽如电殛火花一般，便要收手，已来不及，双手竟如铁遭磁吸，拔之不去。

方歌吟没想到这无生命的躯体，竟也能紧吸住自己双手，他惊骇之下，也不知对方是妖是魅，但对方依然紧吸他双手不放，一股狂飚般巨大的热焰，透过手指，直冲他阳跷脉和阴跷脉。

方歌吟恐怖之下，欲运功抵抗，但卫悲回的内力，远在方歌吟之上，方歌吟情急之下，固御不及，内力已排山倒海涌着，宛若骤风狂雨，掩抑不住，方歌吟初只觉气流蹇蹇胸臆，轰轰雷震，少阳、阳明、太阳、阳汇一路真气奔腾鼓荡，少阴、厥阴、太阴、阴淮一路内息游走，终于四股气息合一，如天风海雨，无以羸靡的真力“轰”地冲破了身上各处要脉，气纳丹田，五华升顶，一时间只觉真气充沛无尽，只觉一股内息，渊博沉雄，坚立万仞之巅！

这时卫悲回的尸身，却整个瘪了下去，内息渐渐烟消微弱，终于“骨碌”一声，如衣空骨架，整个仆落下去，方歌吟这才喘得过一口气。

只见“忽律”一声，那干瘪了的尸身，忽尔飘落了一幅卷轴。方歌吟惊魂初定，自觉内息顺畅，前所未有的，一点也没有为难窒滞，知是内息得卫悲回所传。心感恩厚，铭诸肺腑，但又不明所以。见卷轴跌出，便拾来徐展，

只见轴画中一淡装女子，华容轻浅，襟佩珠花，旁书：“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”，笔势飞动，方歌吟看了一回，竟也痴了。

却见卷轴打开，另一张字笺飘落，方歌吟用手抄住，只见字体疏狂，有一种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的笔意，这样地写着：“……余卫悲回，为血河派第十二代掌门。怀重创自投急流，避仇于此中。天下人若知余负伤，则群犬猎袭，以杀余为荣。余至此情知不治，故将一身武艺，尽录于秘笈，有缘人应得之；亦将数十年内功，聚于身上，诚心安葬余之躯壳者，始能传得。若一见壁上留字，即掘秘笈急欲学武者，早已触动埋伏之机括，或未掘墓前先触余身，即遭洞顶埋伏之暗器射杀。……”

方歌吟看到此处，手心捏了一把冷汗，暗忖：幸亏自己别无贪念，否则只怕已横尸当堂；念及这卫悲回的处心积虑，处处埋伏，更是心寒。举目一望，见洞顶果有两柄银箭闪闪熠熠，镞刃锋利，都向着自己，自己竟一直没有发现。

方歌吟中心栗六，再看下去：“……余最恨天下不诚者也，故宁可自毁尸身，灭绝武功，也不愿将武艺传于宵小。余一生中，杀人无算，快意恩仇，落此下场，实属报应。余一生无过可悔。生平最爱之人，虽作他嫁，惟余声名狼藉，满手血污，其人亦敦敦君子，余所爱者能有良配，余甚宽慰。现遗下内功、秘笈、及血河三宝，汝得之，即为血河派第十三代掌门也。余生平与人交手，未尝一败，今重创于萧秋水手下，亦无所怨。念平生虽无丰功伟业，但纵横捭阖，白昼放歌，深宵弹剑，活得好不惬意。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！龙门卫悲回秋杪绝笔。”

方歌吟看到此处，真是夜吟方觉月光寒。只觉烟波浩荡，霏霏浮动，水光相映，幽冥异路，地上所伏之人，竟就是当年傲啸天下的血河派掌门，这一种仿佛不真实的感觉，方歌吟处身于此不真实的情境里，又一次地涌来。

方歌吟读罢字条，卫悲回傲睨万物的风貌犹存，但尸骨已寒，这一种不真切的感觉，始终围绕着方歌吟易感的心里。他一时也不知是什么滋味，也没有留意中所说的“血河之宝”和武功秘笈。

他先将卫悲回遗体安殓，卫悲回这时已形容枯槁，衣服稍经接触，即告断落，敢情尸身全仗一股真气支撑着，而今内力传于方歌吟，即告霉毁，骨架不全。卫悲回早已死了不知多少年多少载了。

待将卫悲回放置入坟，将土填回，方歌吟觉其一世英雄，化作尘土，正如歌台舞榭，转眼尽成瓦砾，一时茫然，待填平按实土坟，更感恩怀德，叩了九个响头。

这几下叩下去，却觉额角所触，作金石之声，方歌吟此刻功力极高，得宋自雪、任狂、卫悲回所悉尽相传，又得“百日十龙丸”之助，已达到了前人未有之境界，就是卫悲回本身，也有所不如，他以额角撞叩，却不觉疼，只觉因此停止叩拜，对逝者大有不敬，便叩首下去，九下之后，却听轧声乍起。

轧轧之声发自卫悲回原来跌坐的岩石上，只见岩石慢慢裂开，方歌吟引颈窥去，只见岩裂之央，置有两物：一是一条二丈八银鞭，精光熠熠；另一短刃，金光灿灿，在裂石上书有几个字，写得甚有骨力：

“……血河三宝，乃‘解牛刀’、‘余地鞭’、‘游刃箭’，箭在洞上，机簧已在汝叩首九遍时崩断，故随时可以取之，若要出洞，必先习得武艺轻功，即汝叩首之处，掘土一尺，可获秘笈。”

方歌吟到了此时此境，不由得不佩服“血踪万里”卫悲回的精邃深沉，用心衡虑，孤心苦诣因怕误传不佞之徒，所伏下的数度埋伏，若一见秘笈指示即开掘者，早已死在火药之下；而安葬后不施身拜礼者，即无法寻获秘笈、血河之宝以及出洞妙法。卫悲回入虽已逝，但布局之周延深入，直比活人还能控制大局，方歌吟如此想来，自己若有一丝不敬处，则早已埋骨此地。

方歌吟别的并无兴趣，却知能从秘笈中学得出困轻功，不禁大喜，三扒两拨，取出铁盒，揪出一看，只见秘笈共有五册，第一册是“解牛刀”的练法，第二册是“余地鞭”的用法，第三册是“游刃箭”的要诀，第四册是所贯注于己身的内功运用法门，第五册则是修习上述四种武功后，再配合于轻功，方能一举冲出漩涡巨力。书中言明躁急不得，必须按步就班修习方可。

方歌吟这才了解，因何血河马经龙门时，以致冲入急流中自毁，因其主人命丧此处，宝马灵通，以身相殉，却使自己得此奇缘。放眼看去，这武林中人人追逐，志在必得的血河车马，早已车毁马亡，心中不禁恍然，心里因想早日脱困，便收心敛念，专心学起“血河派”的武功来。

洞中无日月。方歌吟却不知自己在举世滔滔中，学得了旷代无俦的武功，日后要力承时艰。他只知在龙门急流底心急如焚，却不知潺潺流水，逝去如斯，却都是人世间的千山云水，人间世的光阴如晦，世间人的青史悠悠。

诸侠群豪，却浩浩荡荡，乘追击之师，上了恒山。大风道人的武当一脉，早分为二，除他所率的残部外，其他武当弟子，趁其兵败，纷纷起变，另立掌门，归作群豪之列，追杀“叛逆”大风一脉。

大风道人率领残部，武当、金衣会、七寒谷、天罗坛等众不过二百余人，加上忘忧林百余之众，怎是群豪数千人之敌？大风、陈木诛率人转战数十，可谓血踪万里，终于闯上了恒山。

恒山原为雪峰神尼主掌的地方，恒山派弟子纷纷截击，但怎能阻挡得住这群如狼似虎的亡命之徒？

恒山派子弟仅能守住恒山派要塞，大风道人等上了“悬空寺”，会合了“倚天叟”华危楼，反过来包抄恒山派，恒山一派已面临覆灭之危。

这时桑书云、雪峰神尼、宋雪宜、和天象大师等人却已追击到恒山脚下了。

第六十三章 未到悬空寺前

天象仰望峰插入云的恒山，感慨地道：“这是恒山，我们……”

我们都不能上去。”少时九劫神尼曾携雪峰下山，晋谒少林派高僧抱残大师，天象即在其时初晤雪峰。天象虽生得威凛，但雪峰神尼更是高大，比天象还高出了一个头。在天象心里，观音大士的行态，就似雪峰神尼一样。

此刻金龙谷恒山子弟死尸累累，群豪要硬闯而入，但素女峰之规定，却是谁人也不敢任意触犯，男子若贸然上山，一概杀无赦。但如将群豪中的男子留下，只剩不到十一，又如何去挽回大局？众人好生迟疑。

宋雪宜是女子，自是方便劝谕。“师太，现今大风等恶徒，已强上恒山，素女峰姐妹危在旦夕，师太为保存贵派，理应破例一次，不当墨守成规，以至祸亡无日。”人人自是忧急，俱望向雪峰神尼。

雪峰神尼呆了半晌，苦笑道：“要恒山开此禁例，未尝不可……”这时群豪见其举棋不定，早感不耐，伯金童不耐烦地咕嚕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上恒山可是救你们恒山呀，啰嗦下去，看谁要上！”徐三婶也接道：“若给敌人覆灭了恒山，恒山就没有教条可守了！”她说得比伯二将军更大声，于是七口八舌，很多人对这不可冒读的尼姑早有不满，故藉此说论纷纷：

“嘿，什么恒山派嘛，哪有女的上得男的不能上的臭规矩！”

“我们偏生上给她瞧！”“我们上去去为的是救她们恒山一派，总不成来个恩将仇报，这习癖要不得，咱们男子汉大丈夫，今日也要打上恒山去！”众人一时都大声说好。

桑书云知一派规习，不可说改就改，何况雪峰神尼是一派宗师，担待甚巨，桑书云也是一帮之主，知帮规废弛，乃是大忌，自然了解，当下道：“诸位，师大自有为难处，请大家稍安勿躁……”群豪起哄之时，也不理会桑书云的话。桑书云知以大局为重，对雪峰神尼的一成不变，也不想偏袒，当下不再冗言。

雪峰神尼望着峰顶，悠悠出神，不知是想着什么，也似没把群豪的话，听在耳里。天象大师懊恼群豪语言冲撞及雪峰神尼，喝退：

“休得无礼，恒山的事，该由师太作主……”即有人道：“这是武林上、江湖中大家的事，应由大家来作主！”又有人说：“对！武林又不是她一个人的，当由我们来决定！”更有人说：“恒山素女峰名列‘武林三大绝地’之一，敢情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天象大师怒不可遏，运足真气，道：“神尼自有分寸，用不着你们啰嗦。”

他真气悠长充沛，登时将大家的声音压了下去，没有人能提得起语音来，但话才说完，扁铁铮即翻着怪眼紧接着道：“你这和尚，怎么者帮着尼姑！”其他人也纷纷说道：“是呀！”“照啊！！”“嘿，这对尼姑和尚，不是什么好路数！”这些冷讽热嘲，气得天象大师满脸通红，而大家又是一条阵线上的人物，发作不得，天象只差些儿把粗话骂出口来。

这时局面稍呈絮乱。雪峰神尼幽幽一叹，忽然挥手道：“我们上去吧。”众人一怔，噤声不语，天象也是一楞，期期艾艾道：“神尼，这……这岂不触犯了……”

雪峰神尼冷冰冰的脸上居然出现了一丝笑靥，道：“由我一力承担便是。”召小秀召定侯高声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还等什么，还请帮主下令，咱们上恒山杀敌去。”

桑书云微微颌首。众人登山而上，虎风口大风如虎吼龙吟，山势陡绝，旁临深涧，奇峰联厉，大石嶙峋如攫人，或如蜂窝，或如怪兽，但地上死的横七竖八，多是恒山派姐妹，雪峰神尼看得心疼，仗剑第一个领先奔行，天象大师惟恐雪峰神尼有失，紧蹑其后；两人内力精湛，脚力速捷，桑书云、宋雪宜等忙于调度，其他人又怎是这二人足力之媲，两人转眼已过恒山坊。

恒山坊是昔日方歌吟上素女峰阻止桑小娥剃度之重关，幸得清一有意成全，方歌吟才赶得上恒山殿，阻止那千古遗憾事的发生。

这一僧一尼，赶至恒山坊，忽听一人语：“你俩本是痴男怨女，何不还俗，两人了却尘缘，再来出家？”这时恒山天气忽好忽坏，眼下大雾迷漫，两人只感觉一阵萧索，不禁相依偎在一起。

那人又悠悠道：“其实你俩是世俗凡人，何必苦苦禁制欲念？两人相依相守，不是更逍遥快活吗？”天象、雪峰两人听得，又不禁靠近了一步，两人眼神中，都流露出倾迟欲醉的神色。

这些话本都是两人心中偶尔抹过的念头，近今愈炽，不过都不敢说出口来罢了，而今有人替他俩说了，反而觉得道出心头的心思，只听那人又说：

“忙忙碌碌容易过，烦烦恼恼几时休？忘忧，忘忧，你们还是尽情了吧，忘忧了吧。”

天象和雪峰都忍不住惘惘然点头。雪峰道：“是。何不忙忧……”天象也喃喃道：“忘忧了吧……师太，你可知我惦记着你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两人身子已渐渐靠在一起，天象大师却斗然间猛地一醒。他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全属无意，只因数十年来浸淫于佛理之中，惯于说偈念佛，不意说了这一句，他是有道高僧，修为非同凡响，至今仍童子之身，神清气醒，这一下，倒因一句佛号，唤醒了他自己，立时收敛心神，护住经脉，当下邪魔不侵，心无羸束，暗运内力，准备一击。

只听那人又道：“你俩若想相宿相栖，就还俗来‘忘忧林’吧。”雪峰神尼自少处子之身给曹大悲糟蹋了，定力便无天象之高，当下神智迷乱，靠向天象，幽幽地道：“我……我们就远走高飞，你不要回少林，我也不返恒山了……”

这话说得自蕴深情，天象光亮可鉴的额头，不禁渗出了汗珠。他内力充沛，与人交手，也不流一滴汗。但雪峰神尼是他日思夜想、念兹在兹的人，而今对他这般温言说话，虽明知是有人摆布算计，但这个梦，究竟醒好、还是不醒好？

天象大师为此而大汗淋漓，雪峰神尼则如饱醉醇酒，俟于天象身侧。雪峰神尼年纪虽大，但神清骨秀，端丽无比，天象只觉山风刮脸如刀，——究竟梦醒，还是梦梦好？

天象这边遇到了勘不破的怨僧会时，桑书云、宋雪宜这当儿也遇上了伏击。

开始时是山坛间传来“冬”地一声鼓响，犹如晴天打了一个霹雳，又似铠甲落地，震得各人心弦一紧。接着下来便是“冬冬冬冬冬冬……”连响，每一击皆如敲在众人脑中，内力较低的，捂脑呻吟者不知凡几。桑书云变色道：“震天鼓！”

宋雪宜也失声道：“倚天叟！”

原来“倚天叟”华危楼为当日“幽冥血奴”萧萧天的死敌，两人功力相仿，交战之下，萧萧天得胜半筹，大风道人得曹大悲所遗秘笈后，亦因受暗

中与其结盟的华危楼的唆使，所以用萧萧天名义为非作歹，以图引萧萧天出来，两人联手除此大患。大风道人与陈木诛、罗海兽、燕行凶、曲凤不还等私心甚重，虽与华危楼结义联盟，但见其傲慢自大，旁若无人，虽有一身绝艺，却无组织办事之能，故侵占中原武林之役，都不想有他参与，只怕到时给他拿了权去；而今失败，走投无路，只好又去投靠他，仗他出手相助了。华危楼的“震天鼓”魔音，十数年前横扫中原武林，若不是给萧秋水的“掌心雷”震破他的“震天鼓”，华危楼还不知要作下多少恶孽。

“倚天叟”华危楼的“震天鼓”、“掀天枪”、“轰天拳”是为“倚天三绝”，虽被萧秋水逼走万里，但仍雄长西域，冠冕当时，最后才盘踞“悬空寺”，使该地成了“武林三大绝地”之首。

只听鼓声“冬冬冬冬”地击打着，众人都觉心血浮荡，桑书云、宋雪宜内力较高，一时还挺得住，暗自惶栗，这鼓声所挟带摧人动气，一旦久持，必贻患无穷，令人内力大耗。只听鼓声渐急，咚咚咚咚响着不休，犹如百万兵甲，宛似黄云铺地涌来。

这鼓声伐得越来越利害，眼见功力较浅的人就要按捺不住了，桑书云也觉心头烦恶，敌人影踪却始终不见，鼓声似翻山越岭侵来，无可捉摸。这时一名功力肤浅，但平生杀孽无数的提刀汉子，终于把持不住，敌不住这魔障攻心，失足翻身落下崖去，只听长长的一声惨叫，悠久未绝。

就在这惨叫杳灭之际，忽听“铮琮”一声，清心悦耳，众人只觉一阵清爽，只见一白衣女子，低眉抚箏，翦水般的睫毛一颤一颤，铮琮之声自十指捻挑传来，洋洋盈耳，听来舒畅莫比。

桑书云一听，却脸色大变，只听弦韵柔靡织丽，齐梁余绪，绕梁回听，桑书云眼前，却悠悠隐隐，仿佛见一葛衫女子，正娟眉低垂，向着自己弹琴，桑书云血气上冲，几乎要吐出一口鲜血来，颤声自道：“是她……是她……是她……”

却在山壁之后，有一意态波磔的老人，红口白牙，他左右手鼓槌，一下下、一记记敲在一面斑剥粉垩的鼓面上，他一声声敲击着，槌一响，笑一声，一面想象着敌人如何摧心裂肺，挣扎求死的样态，就在这时，耳际忽尔传来箏声。

这锋芒棱骨的老人，猛地一震，箏声又悠悠传来，老人身上的斗玄，不住“霍霍”地颤动着，只见他的鼓槌一直握在手里，手不住在颤抖着，却未再击下一鼓，只渴望多听一下箏韵，只听他抖声道：

“……不是她……不是她……不是她……”

他气贯全身，才勉强站定得住，不意“波”地一声，手中拿捏的鼓槌，竟捏得粉碎。这老人便是“倚天叟”华危楼，密令大风道人诱敌于此，想以“震天鼓”之威尽数摧之。桑书云的悲声叫道：“是她”，华危楼的哀声呼叫“不是她”，却是百十年前先辈“逍遥派”天山童姥和李秋水同样的悲剧，这个桑书云、华危楼当然不自知。

却说华危楼明知道“不是她”，但那面鼓，始终击不下去，心里还是存万一的希望，期待真的是“她”。他为了她，以致跟萧萧天交恶，两人大打出手，“她”却不加青睐，华危楼恶向胆边生，便图硬抢，打算米已成饭，再慢慢培养感情，但“她”却是大侠萧秋水的结义妹妹，终于引致了萧秋水的出手，逐走了华危楼，而“她”也嫁作他人妇，数十年来不知何踪，伊人何在？

——而今这箏声，又怎会是她？

但华危楼已杀心尽消，形容枯沮，呆立当堂。就在这时，这阵清越的歌声传来：

“雁——飞北方，花——遍草原……”那脆卜卜、凉沁沁的歌声传来，好像眼前真的拓展了一个偌大的青青草原，草原上的鲜花真的开到了天涯似的。饶是华危楼生平虚骄妄诞，也不禁耳目一清，凄然长叹。

桑书云这边，因闻歌声，蓦然一醒。那清清凉凉，如薄荷般的歌声，便是自己爱女小娥稚气的声音。这声却叫他自梦中醒来。他跟爱妻曾似花承节鼓、月入歌扇，直比神仙还快活，但她却终于郁郁病逝。他记得她病逝前哀哀叫了两声：“江南，江南”，便溘然而逝。他悲泪莫停，扫落了案的壶皿，唤不醒宛若沉睡中的爱妻，他仓皇冲出大门，只见街衢阒寂，他真想就此死去，他真想就此死去。

他没在当时死去，是听到女儿清细的歌声：“……冰河——消融，柳条——新芽……”他女儿在屋前柳边，坂垣人家处闲唱。他醒了，他要活下去，维持“长空帮”，抚养他女儿成人长大。

而今桑小娥也是这样地唱，但往事蒿莱，岁月荏苒。他挥去眼泪，知道而今弹箏的不是他爱妻，而是宋雪宜，但心腔的一股柔情蜜意，至此再也无可抑遏了。

这是箏韵已停，歌声也悠悠停止，群豪见箏声一响，歌声一起，那可怖可畏的鼓声不再，都大声叫好，喝起彩来。却听山峰九仍之外，有人纵声大叫：“伊小深！伊小深！！伊小深！！！”长啸三声，声中掩抑不住的寂寞悲凉。

这一声叫，桑书云便震了一下。叫得了三声，桑书云和身而上，遁声追踪而去。宋雪宜怕桑书云有失，步履起落，施展轻功跟去。两人转眼已上长坡峻阪，俄而消失在峭直刻深的山峦间。辛深巷、梅醒非见“二正”尽去，帮主、教主俱不在，知难有必胜之算，不如死守善道，以免人马杂沓，为敌所趁。桑小娥一曲既毕，众人喝彩，她也似没听见，心中只是在所盼：

“大哥，大哥，我这首歌，只唱与你一人听，在千山万山外，你是否曾听……”原来她天真纯洁，屡见方歌吟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，心里便想这次也必能命福无碍，化险为夷，但愿方郎早日脱困平安，她现下心中默祷，却不知在千山竞秀万壑争流的千山万水外，方歌吟在龙门急流的水底，也正为她思祷平安。

在“恒山坊”迷雾中的天象和雪峰，两人衣襟相贴，只听那陈木诛又施“摄魂迷心功”道：“你俩又何必矫情，就此了却夙缘了吧……”

雪峰神尼依偎在天象之旁，轻轻道：“是呀！……”天象抬首望去，只见她脸颊雪白，漾起红云，比天空的云朵还要好看。

天象不由看得痴了。陈木诛又道：“什么佛门中的戒律，都给我破——”忽听天象大喝一声：“破！”陈木诛“哎唷”一声，一口血箭，喷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捂胸而退！

雪峰神尼如梦初醒，脸如冰雪，摇摇欲坠，天象连忙扶住，也不及去追击重伤的“忘忧林”林主陈木诛。

原来陈木诛施“摄魂迷心功”，只制住雪峰神尼的心神。天象对雪峰早已倾心，但他峻奇磊落，不愿如此乘人之危。他凝聚内力，暗运神功，初轻声跟着陈木诛的声音说下去，待一“破”字，猛以佛门“狮子吼”出口，以

博大精深的真力，将陈木诛的魔法反震回去，尽伤其五脏六腑，并喝醒了迷梦中的雪峰神尼。若非天象关切雪峰的安危，早已可趁此良机将陈木诛一掌击毙。

雪峰大汗淋漓，在天象臂膀之中，过了好一会仍震颤未休。忽然“啊”了一声，满脸通红，一跃而起，原来天象暗运用力，以淋漓元气，自雪峰后头“天柱穴”输了进去，雪峰本也内力非凡，登时苏醒过来，飞红了两片玉颊，再不言语。

两人你不敢看我，我不敢望你地僵持了好一会，天象责任心重，既后悔适才一刻，没能多加珍惜，又担心群豪安危。雪峰神尼深长地呼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谢谢你。”天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少停，雪峰神尼又说：“我们回去吧，跟大队一块儿上来才是。”天象大师自然同意，但见雪峰神尼即迅雍容自若，适才的事，似没发生过一般，心里又仿佛有个追悔的声音，不住回响，当下长叹一声，当先开路纵去。

只见一青一白两条飞影，在削壁峻岭间兔起鹤落。桑书云闻声辨位，几个起落间，便看到一块巨岩下，上刻“风动石”四个遒劲的大字，只有一角连在地上，随时即将滚下一般，石旁站了一个老人，老人目光熠熠地盯住他，桑书云心下一寒，问：

“‘倚天叟’？”

那老人目光极是锐利，一丝不移地盯住他道：“桑书云？”

这下相互一问，都猜出了姓名，似互道久违了一般。桑书云勉力平息自己心中的激动，道：“拙荆的名字，华先生怎生晓得？”

华危楼一震，裂开血盆大口，失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桑书云皱眉道：“我说你怎知拙荆小名？”华危楼咆哮一声，一拳打在风动台旁的一块罐子大的石上，“彭”地一声，大石粉碎，饶是天象大师，一掌击下，石块也不过四分五裂，而此人却能一拳将之击得粉碎，内力之盛，可想而知。桑书云心有分数，但神色不变，再问了一声：

“你怎知道拙荆的名字？！”原来伊小深嫁予桑书云，曾言明有两个极大的魔头，要找她麻烦，千万叮嘱桑书云不要向人道出她小名，桑书云当时颇不以为然，笑道：“有什么难题，尽可告诉我，我是‘长空帮’一帮之主，还怕什么来着？何况，我的武功也不比人低，但告诉我无妨。”伊小深却是说什么也不允，只推说是当年旧事，不欲重提。只说：“若是萧大哥在，或可制此二人，现在连卫掌门亦已殁，天下难有对付他们的人。这都是当年旧事，现下我只一心一意对你，你就不要追问。”桑书云生性明达，也没多问。他只知道伊小深本为萧秋水之义妹，萧秋水为见唐方赴死闯唐门之时，伊小深出过大力，后萧秋水心死若灰，不出江湖，伊小深曾在“血河派”待过一些时日，后来只身独出，结识桑书云，桑书云对她情深似海，终为所动，便嫁于桑书云，深居简出，惟两情甚悦。

这时只听华危楼喘息喝道：

“伊……小深就是嫁了给你？！”

桑书云心中已猜着了几分，吸气挺胸，道：“是。”华危楼瞪目趋前，样貌十分狰狞可怖，厉声问：

“她……她人呢？”

桑书云缓缓摇首，道：“死了。”眼中流露一抹悲凄。这时宋雪宜刚上山来，听如此说，悄立一旁，若有所思。

华危楼诧异问：“死了……死了？”桑书云点点头。华危楼兀自喃喃道：“死了……死了？！”斗然间捶胸大喊道：“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！我不相信！！！”

声音嘶哑欲裂。桑书云深深地看着他，只见他在狂风中呼哧，以手击胸，桑书云渐渐流露出了了然的眼色。

华危楼呼吼了一阵，遽然止声，用手一戟，向桑书云厉声喝道：“你便是伊小深的丈夫！伊小深竟是嫁了给你？！”桑书云平静地颌首，眼中已有了怜悯同情之色，讷知华危楼桀骜不驯，不得伊小深青睐为他平生首恨之事，见桑书云脸有同情之色，更是愤怒，喝道：“你……伊小深最珍爱之物，可有送了给你？！”桑书云听得茫然，双眉一扬，问道：“什么珍爱之物？”

华危楼一听，仰天长笑起来，声声淬厉，震得满山回响，笑得甚是欢畅。桑书云不明所以，却见华危楼指着桑书云大笑道：

“她爱的不是你……她爱的也不是你……”桑书云茫然，蹬蹬蹬退了几步。华危楼忽然转笑为悲，哭道：“她……她又几时爱过我了？”说着不禁撕裂衣襟，状若疯狂。

桑书云在惘然中，忽觉手肘有人轻轻一触，他乍然一醒，只听一个好听的声音低声疾道：

“这狂魔武功忒也厉害，趁他浑噩扰攘时出手，可绝后患。”桑书云只觉一股淡淡的幽香传入鼻来，知是宋雪宜，他敛定心神，点头表示赞同，但又觉此举非好汉所为，一时迟疑未决。

华危楼何等机伶，见宋雪宜向桑书云耳语，蓦地一醒：自己擅摄人心魄，而今因闻伊小深之死，难以自己，莫要给人所趁才好！当下容貌令人畏怖，喝道：“好！让我先宰了你这小子，报我二十年来见不着伊小深之仇！”

说着狂吼扑上，一拳击出！这一拳如同雷震，虽然隔空七尺余，但一股震破内家真气的大威力，迎面攻到，无可遮拦！

桑书云见对方已先行出手，他五指一拂，五缕指风，袭入拳风之中。两道犀利霸道的劲气会师，“格勒勒”一阵连响，沙尘飞扬，华危楼吸一口气，再打一拳，又吸了一口气，再打一拳。

指拳相交，桑书云凭着专破内外家真气的“长空神指”，截断了拳劲，但华危楼的“轰天拳”，一拳方休，一拳又至，体力真力，像用不完似的，每一拳击出，震荡空气，发出了“砰”的一声。

只听“砰砰”之声不绝于耳，桑书云的身形冷若御风、蹁跹不定，但始终不能挣脱如山拳影之困。

宋雪宜见桑书云遇险，也持“白玉剑”加入战围。宋雪宜灵巧剔透；善于融会贯通，桑书云凌厉剽捷，惊蛇走龙，两人房谋杜断，配合无间，俄而将劣势扳回。

惟是华危楼的“轰天拳”，直如雷震轰轰，初不觉如何，后压力愈大，华危楼修出两三拳，击在空中，却没声息，两人心奇怪，当下更小心起来。华危楼忽然抢身出击，宋雪宜猛被迫退了两步，忽听“轰”地一声，未见华危楼出拳，背后已吃了一记重击，喉头一甜，几欲吐血。

原来华危楼“轰天拳”的功力，已臻化境，每一拳击出，不仅开山碎石，而且还能起空间中凝聚力道而不发，待敌人撞了上去，才告迸发，这样虽拳劲久蓄下稍减，但每一拳击出，都等于在空气中伏下陷阱，任你武功再高，都逃不出他的“拳网”下。

如此宋雪宜着了一拳。桑书云长身相护她，但华危楼所伏下的“轰天拳”，无处不在，等于一个一个无形的敌手，手持利刃，撞上去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此斗将下去，桑书云不意“砰”地一声，如撞在一面铁墙上，胸腹间又着了无形的拳劲。

桑书云跌跌撞撞，走出三步，华危楼又飞拳过来，宋雪宜提剑来救，一招“玉石俱焚”发了出去，华危楼再艺高胆大，也不敢对这“天下最佳攻招”直攫其锋，只好稍退，桑书云和宋雪宜虽左盘右蹙，但仍勉力周旋，彼此互救，联手斗敌。

到得了后来，两人性命，反不觉重要，而要维护对方为要，华危楼天性凉薄，生平只爱伊小深一人，又不得其芳心，恼恨厌憎，大乖人情，见两人如此相顾，妒恨入骨，狂啸出手，更不容情。

就在这时，两条人影，夹着厉啸，冲了上来。这两人甚是高大，端庄自持，而女的居然比男的还高了一个头。华危楼一见，心里有了计较，冷笑道：“你们要倚多为胜么？来来来，看老子把你打得肋骨断成七八十截！”

宋雪宜生恐天象和雪峰二人贡高自慢，不屑联手，为“倚天叟”逐个击破，得其所哉，当下嗔目叱之道：“杀你这等通敌卖国、狼子野心的卑鄙小人，自然无须讲究江湖道义，来呀，咱们纵身齐上！”

当下率先上前力拼。华危楼拳功犀利，未几即可将宋雪宜击倒，但桑书云、天象、雪峰三人，哪里肯让宋雪宜一人吃亏？双掌十指一剑，交织如网，华危楼顿处下风。

便在这时，只听“嘿嘿”一声，一人。翼如鹰隼，盘旋而下，加入了战团，正是大风道人！

第六十四章 悬空寺的钟声

大风道人一加入战团，局势立易，华危楼重新对付桑书云和宋雪宜，两人渐感不支；大风与天象、雪峰、同列三正，但武功自“血雾纷飞”曹大悲真传，天象、雪峰二人联手，尚非其敌。

“倚天叟”华危楼的“轰天拳”，由“砰砰”之声，改成“彭彭”之声，走势更急，每出一拳，就算不中，都等于布下了一道闷雷。桑书云、宋雪宜指剑交互为用，都没法制衡这种凌厉的拳法。

大风“崩”地与天象对了一掌，两人俱是一震，大风只觉双掌犹如火蒸炭焙，天象只觉一道阴寒之气，自指掌袭入。大风心知天象内力浑厚，自己功力虽高于天象，亦不可力取。这时雪峰神尼“天河剑法”一展，一招“披襟当风”攻到。

大风道人不管招架、跳避，都将受这一路剑法所制，若跃起或退怯，天象必然追击。但大风却自曹大悲余骸取得一对薄翼，在这干钧一发之际飞掠而起，劣势顿去，大风道人反而居高临下，两道血蒙蒙的劲气，迎头罩落，正是当日“幽冥血奴”著名称雄的“化血奇功”。

大风道人双掌一落，天象怕雪峰接拆不住，双掌一抬，“龙象般若神功”十六层劲力尽皆推出，真气沛然不可复御。两道一正一邪功力甫接，忽然飞起一道白光，直夺大风道人“肩井穴”！

大风左手一起，宛若磁石，竟将雪峰神尼剑尖挟住；雪峰神尼运力一抽，却抽不回来，原来大风运起“吸髓大法”，牢牢吸住剑尖，只听大风嘻嘻笑道：“师太何需躁急，既给贫道夹住，急也急不得来。”言下狎侮至极。天象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吼，左“龙”右“象”，两道白茫茫罡气，直激向大风道人“天仓”、“合谷”二穴！

大风以一手抵住天象双掌，只见天象大师头顶白雾腾腾，宛似蒸笼一般，大风道人却全身发红，红光映照，甚是狰狞可怖，雪峰神尼脸色煞白，现下已不抽剑，反将剑向前扎去，要把大风扎个透明窟窿，但大风道人双指稳若磐石，雪峰神尼的剑多伸展半分也难。

“三正”互相拼斗，僧道尼三人各全力以赴。

这时三人僵持，天象见相持不下，憬然忆及严苍茫。他跟严苍茫先后数战，知严苍茫素来刁钻古怪，若遇此等场面，定能出奇招异技，杀伤对方；可惜严苍茫痴呆之际，已殁于自己掌下，一念及此，意兴萧索，顿觉罪孽深重，自己万死莫赎。

雪峰神尼却想起方歌吟。她与方歌吟交手两百招，而在“七寒谷”中，眼见方歌吟东援西拯，剑法凌厉周密，如有方歌吟相且，则可稳胜大风，但这人先为自己所伤，不久前却曾救了自己，下落不明，直是天妒英才，想来不觉黯然。

大风道人却是一心一意要杀二人，倾尽全力，雪峰和天象二人，已堪堪要败。

桑书云和宋雪宜的情况，当然更加严重，华危楼的“轰天拳”，阵阵向桑书云招呼过去，他见桑书云、宋雪宜两人舍身相护，宛似见到昔日伊小深跟人要好，心中气苦，拳拳挥击。

桑书云勉力以“长空神指”抵御。宋雪宜心中却想起宋自雪，若宋自在，凭他踔厉敢死的脾性，三人联手，绝对是可以取得下华危楼的。桑书云

虽指法高超，但对华危楼的纵横捭阖攻势，却压制不住。这一来心有所思，但觉冥冥中宋自雪在摇头叹息、心中悲酸，手下也慢了下来。

偏生就有那末巧，桑书云这时也忆起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。大漠仙掌的迂掌远击，正好可以克制“轰天拳”的滔滔巨劲；车占风与桑书云数十年交情，但车占风、旷湘霞夫妇已双双为奸人所害，连他们的一对女儿，自己也没能力庇护，被严一重杀了晶晶，想着想着，心中但觉枪然，“三正四奇”，所剩无几，一念及此，心灰意懒，战力稍减，更屡遇奇险。

原来各人胡思乱想，多少都有受到华危楼的“摄魂迷心功”所影响。“倚天叟”的“摄魂迷心功”比曲凤不还自然高得多、比陈木诛也更胜一筹。他可不必发声，但凭目光招法，即可引对方思路走岔，神不守舍，方为自己所乘。

四人恍恍惚惚，眼见华危楼、大风道人就要得手之际，忽听一人在山下长啸，长啸甫起，已至山腰，华危楼脸色怫然一变，大风道人已知来了高手，只不知是敌是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人已挟带长啸，扑上山头。

六人虽在战斗之中，俱睨目眇去，只见来人长挑身材，瘦骨棱棱，但神态自有一股气焰威势，也不知年纪多大，只知已上了相当年岁。那人一现，华危楼霍然色变。只见那人手持一根血楸打制的长棒，哈哈笑道：“华老，咱们又见面了。”

大风道人忽地一掌，打向那人背后。原来他见此人武功也非同小可，不如趁早先把他了结。这一掌偷偷劈出，待至那人背后不到半尺，摧势猝然加剧，眼见要把他打个血肉横飞。

天象大吼了一声：“小心！”雪峰也喝了一声：“偷袭！”两人在难之中，心意都是相通的。那人呵呵回身，“砰”地与大风硬对了一掌，手掌赤红，只听他道：“你这老杂毛，学了我的武功，冒充我多时，而今又来暗算于我？”

倏然掠起，只听猎猎之声，竟也展开一对薄翼，向大风掠来。大风道人此惊非同小可，适才与那人对了一掌，知自己还尚逊半筹，而今这人向自己来袭，不啻是惹祸上身，当下挥动长臂，展翅欲逃。

惟那人仗着血翼，竟比大风道人还快，截住了他，又交了一掌，大风道人便落了下来，那人正欲追击，猛觉背后如滚雷轰至，忙回身接了一掌，“隆”地一声，他也落下地来。

背后夹击的人自是“倚天叟”华危楼。那人嘿嘿一笑，扬眉道：“华老，你的‘轰天拳’大有进境啊。”华危楼接了一掌，也觉血气翻腾，那人两度与大风对掌相持在前，再接下自己一拳，竟仍占不了对方的便宜，心中也暗惶栗，却板着脸孔道：“老萧，你的‘飞血掌’也辛姜老而弥辣呀！”

这时大风道人惊魂稍定，“啊”他一声叫了出来，“你……你是萧萧天！”

那人一笑道：“对，我便是萧萧天。”

华危楼却怒吼一声，道：“萧萧天，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场比拼，今日要分个高下！”

萧萧天淡淡一笑道：“你还记住当日的事？”

华危楼咆哮道：“没有你从中作梗，伊小深不至于离我而去！”

萧萧天没有答话，仰天长叹，有说不出的落寞孤峭之意，桑书云却禁不住惊问道：“伊小深，伊小深！你们是如何识得她的！”

萧萧天横目斜睨，道：“你问这来作甚？”

华危楼如打雷般喝了一声：“伊小深就是嫁了给此人！”

萧萧天如遭雷殛，打横走了三步，退一步，眼泪流了两行，再退一步，眼泪簌簌而下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桑书云辨形鉴貌，情知其中必有隐情，强抑心头激动，问：“前辈是如何识得拙荆……”

萧萧天顷刻间已如形销骨立，半晌才道：“冤孽！冤孽！”

华危楼骤然一拳，“轰”地向桑书云劈面攻到，一面叱道：“既是冤孽，先杀这姘夫消口恶气吧！”

这一拳攻出，萧萧天衣袖一挽，卷住拳劲，边喝道：“不可以再作孽！”华危楼冷笑道：“好个‘化血奇功’！”又击了一拳，这次是向萧萧天当胸打到！

萧萧天举掌迎敌。桑书云呆得一呆，忽闻身边有所异动，原来大风道人想趁机遁逃，被宋雪宜发觉，天象、雪峰也各自出手拦截，桑书云是什么人物，稍一定神，即加入战团，合斗大风。

这一来，大风以一敌四，渐处下风。

华危楼跟萧萧天本是旧友，但因情海翻波，成了宿敌，华危楼深恨萧萧天入骨，恨不得掘其祖坟，吃其肝脏方休，出手自是毒辣！

华危楼每一拳击出，都震出倾山倒海的大威力，但萧萧天每发一掌，淡淡的血气一冲，竟将“轰天拳”的劲道卷消。华危楼“轰天拳”在空气间伏下的杀着无法发挥，萧萧天的“吸髓大法”却变幻莫测，随时夺其性命。华危楼久战不下，他自恃内功混一字内，但却震惊于萧萧天将之消解于无形。

这时大风道人那边已然遇险，华危楼知久战无益，忽然“喀登”一声，自怀里抽出十七八截铁棒来，快如闪电的迅速一驳骈凑合，即成为一支丈八长枪，黑漆如墨，“虎”地一挥，竟有擎天之势。

这就是华危楼“倚天三绝”中的“掀天枪”。

华危楼的“掀天枪”，一动手，声势夺人，虽有七人在打斗，但尽是他一人枪划长空之声。

萧萧天也不敢造次，手中长棒也“呼”地划出，纵横飞舞。只见两件长兵器，如心使臂，如臂使指，真如灵蛇一般迅捷，只听铁枪长棒破空风声大作，两人交手七八十招，尽为对方化解，两件

兵器却由始至终未曾碰撞过一下。

两人步步抢攻，皆无虚招，打得一阵，华危楼的“掀天枪”更为就手，萧萧天逼退三步，华危楼倏然“霹雳”一声，一枪向大风道人的战团中戳去！

天象、雪峰、桑书云、宋雪宜四人，一心一意要诛灭大风道人，不料忽来此枪，枪尖直刺雪峰，枪锋反割宋雪宜，枪身横扫天象，枪眼点刺桑书云。

一刹那间，桑书云、天象、宋雪宜、雪峰都接下了这一招，华危楼大喝一声：

“走！”

绰枪掠扑而起。大风道人别的或许会慢人半步，说到逃亡，则向不落人之后，血翼一掠，回旋而起。天象、雪峰等要追，萧萧天疾喝：

“慢着！”

原来华危楼虽知若论兵器，可以占个上风，但徒手相搏，以及内功招式，则稍逊萧萧天，如此苦战下去，恐讨不着便宜，而且大风那儿，则眼看要一败涂地，便萌生遁逃之意。

萧萧天道：“你们不是有大批人马，拦在恒山腰吗？”桑书云点头称是，天象不服，反问道：“给那恶贼逃去，又不知何日才能逮着他了。”萧萧天道：“恒山脚已给大家封死，他们无处可遁，必然硬闯，那么以这两人武功之高，群雄死伤必巨，且迫虎跳墙，首尾不能相顾应，甚为不智。不如回去调集兵马，再包围悬空寺，才来得周延一些。”

桑书云道：“萧前辈所说甚是。”萧萧天道：“别叫我前辈，我少时作恶多端，好坏良窳，一凭己意，没资格当你前辈，何况我们年纪并不相差太远，无须叙尊卑之分。”斜眼睨去，只见雪峰神尼脸有愠色，当即了然，道：“贵派姐妹，死守恒山殿，我们事不宜迟，先去救恒山派的基业为重。”

雪峰神尼恍惚了一下，忽然问道：“昔日我们在……在笔架峰上所杀的人……不……不是你……？”萧萧天一晒道：“当然不是我，是我师弟曹大悲，他冒我名头，也不知作了多少恶事。若是我，今个儿还活着在这里说话么？”

萧萧天一笑又道：“我少年时也作过不少坏事，后得萧秋水萧大侠晓以大义，才告改邪归正。我今之所以来恒山，是无意中碰见萧大侠当年的几个老兄弟，说要到恒山峡阻止一件武林惨祸的发生，然后再要到峨嵋去会晤萧大侠。我几十年来，一直盼望能再见萧大侠一面，所以便偷偷跟了过来。那几人上了恒山，曾为贵派子弟把守恒山殿而出过大力，后混入人群之中，我便找他们不着，却见你们正在斗恶，所以赶上来竭尽棉力。”

雪峰神尼仍然神不守舍地道：“你是萧萧天，不是曹大悲……曹大悲是‘幽冥血奴’，‘幽冥血奴’不是你？……”这恍恍惚惚的话，连萧萧天都听糊涂了，天象更如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，插口道：“我们在笔架峰杀的，自不是这位萧兄了，若是萧兄，那今天岂不阴魂出现……”说着觉得不妥，连忙住口。桑书云知雪峰神尼有莫大隐忧，当即道：“咱们救人要紧，恒山派生死存亡，在呼息之间，救人如救火，丝毫延误不得。”雪峰神尼一听，如梦初醒，忙道：“是。”

五人冲下山来，辛深巷、梅醒非见帮主无恙归来，自是欢喜。

桑书云立即整顿兵马，浩浩荡荡，援助恒山派，另发探哨，打听“悬空寺”的动静。桑小娥默祷平安，见父亲安然归来，她生性天真烂漫，觉得方郎也定然不会遭遇到什么凶险，越发放心。

方歌吟此刻虽不是遇上什么凶险之事，但他正默运神功，要冲出急流漩涡去。

龙门急流至北，卷旋不已。方歌吟此刻已学得卫悲回的武功，将“解牛刀”贴身而缚，“游刃箭”及弓背于背上，“余地鞭”缠于腰间，一切就绪后，便运功往水里硬突。

才入水中，急流自左右相反方向卷至，方歌吟以神功苦苦抵受，只求速冒水面，惟又一道劲流涌至，方歌吟不禁被灌了几口水，眼看就要随波逐流而去，他急忙运起“血河派”的“龙门神功”，一时无限酣畅，血脉得通，他藉水力回到原处，大口气大口气喘息一阵，心中忖道：难怪卫前辈说非练成武功不可，才能出得此地，如自己未修习神功即欲脱离此地，早为漩涡卷走，准死无疑。

这次惊险得脱，方歌吟虽心急要知道“忘忧林”战役结果如何，但却不得不提高警惕，认真修习“血河派”的武功，才敢再闯出龙门急流。

过了两天，他再也憋不住，又投身入漩涡底再试，却依然被一股天然巨

力，卷噬得几乎身裂数截，方歌吟急运神功，侥幸挣脱，也几乎为之脱力，方歌吟休息得一会，奋勇再试，这次将“血河派”的“龙门神功”藉水力之翻腾催动，只觉人与急流融合为一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，惊喜之间，却因真气一泄，几乎丧身河底。

方歌吟再试的时候，反而不能似上次的称心如意，一遇急流冲击上升之力便窒，或元气虽淋漓真气却奔荡阻滞。如此试了五六次，差点没丢了命，人也如同虚脱，只好息鼓停兵，睡梦中犹自梦见如何与龙门急流对搏拼战，终于能跃龙门……

一觉醒来，方歌吟急不欲待，再图硬闯，却不知他的武功实力，便在这跟自然力量的对抗中，慢慢汲取了自然的潜力，功力渐渐稳实、精炼、坚实、贯通、圆熟、乃至生巧了起来。

众人上得了素女峰，只见峰下横七竖八，东倒西歪，死了三四十个女尼，更令人发指的是，有部分还遭奸杀，不堪入目。

诸侠自是恨得咬牙切齿。雪峰神尼眼见一生基业，一派精锐，糟塌如此，心中恨到极点，全身都微微发抖。

众人一路赶上了素女峰，素女峰上，有绵亘三四十座庵庙，正中一座，便是主殿，也是恒山派的实力所在，雪峰神尼见殿内外尚完好无恙，心中稍慰，挺剑便往前掠去。

辛深巷叫道：“不可——”雪峰神尼急于探个究竟，也没理会。恒山派弟子，见掌门出动，归“家”心切，也纷纷掠出。另外一些江湖豪客，性较鲁莽，也不理桑书云号令，也冲过去探个究竟。有的却旨在凑热闹，情知此地百年来从无男子踏入一步，争得个第一个踏入之人，便也光荣，所以也一窝蜂过去探窥。

这时只见恒山殿各路出入口，尤其是屋沿帘瓦，有不少女尼在把守，这些女尼显然困守数日，精神萎靡，浑身浴血，见掌门师伯赶至，自是欢呼大叫，但神情急，有的还猛挥摆手。雪峰神尼急迫之下，也没弄清楚她们在说些什么，只想快快回到殿里去，将狗贼杀个精光，在师祖面前自刎谢罪。

眼看离恒山殿尚有二三十丈，忽然杀声大震，四周奇石怪岩中，竟拥出无数敌人，乱箭飞蝗，如雨射至，登时有十七八人被暗器打死，伤者不计其数。

雪峰神尼拨箭应敌，却嗅到一种异味，乍见足底，尽是湿漉漉的黑油，雪峰神尼待叫了一声：“不好！”话未说毕，七八人收足不住，骨碌骨碌地摔倒，却见一名敌人扔来了一支火把，火焰直向地上落去。

雪峰神尼情知自己等人已然中伏，悔不听辛深巷喝止，脚下是易燃之物，一旦着火，则众人尽焰火海，难有生路，她轻功极好，当即如燕子贴地飞掠而去，用手一抄，已抄住火把。

但敌人继续将火把投来，只见雪峰神尼东一晃，西一窜，双手竟把不同时扔来的十数支火把，——接住，接到后来，分手不开，使用火把夹住火把。敌人见火把尽皆被接，使用火箭射来。

这火箭可不似火把易接，一个接得不好，即要给箭链射个血洞窟窿，雪峰神尼接得数支，忽有一箭，射向琼一，琼一闪躲不了，雪峰神尼赶忙捉住，但这稍为分神，七八支箭，已射落地面，“虎”地一声，极盛而蓝的火焰“花”地铺展了开来。

这时诸人靠得雪峰神尼一阻，大部分人已冲过了黑油火池，少部份人困

身火海之中，地上都铺满了燃油，被烧得惨嚎不已。

雪峰神尼抖擞神威，刚要冲出火海，箭如雨下，她一面拨箭，一面听得恒山子弟的惨呼哀号，已过火线的，也遭伏兵围杀，气急之下，竟未注意到一个白袍人悄悄掩近，一掌向她脑后拍来。

就在这时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天象大师一人与那白袍人及时对了一掌。那白袍人正是陈木诛，眼见有机可趁，用“闭门造车功”中的一招“固步自封”，要暗算雪峰神尼，詎料天象大师见雪峰神尼遇险，早不理一切，随后奔至，及时架住一掌。陈木诛的掌功怎及得上元气淋漓的天象，立时便被震飞出去。

天象大师大步踏来，见雪峰神尼眼神散乱，挥剑胡乱砍杀，急忙挽住雪峰神尼的臂膀，这时雪峰神尼所带出来的弟子，伤亡近半，一齐冲入阵中的，死伤了五六十人。清一虽然性情善良荏弱，毕竟是恒山首席大弟子，一见此情形，赶近雪峰神尼道：“师父。”

雪峰神尼一面拯救受伤的子弟，一面应，“什么事？”清一疾道：“撤离此地，速聚殿中，与派中主力会集，才是上策，否则背腹受敌，难有生机。”雪峰神尼一愣，她没料到这素来柔顺和善的大弟子，竟在此危急间如此调度有法，当下厉声喝道：“攻向主殿！”

众人正六神无主，各自为政，与伏兵苦斗不已，经雪峰神尼这一长声锐叱喝，竟压镇了沓声杂响，人人齐心一志，向主殿冲去。

这时主殿死守的恒山子弟，也抵死来救。辛深巷令梅醒非带一彪人马，直扑阵中，伯金童伯二将军，召小秀召定侯，也各带二路人马，包抄战场，两方交战起来，雪峰神尼终于带着残部四五十人，夺下了恒山派的主殿。

只见镇守殿门的子弟，一见掌门归来，尽皆哭倒或跪拜。雪峰神尼在恒山一脉中，端庄自持，行止端方，严厉秉正，同门或子弟，对之莫不恭谨敬服。雪峰这下带兵回庵，七八名同门尽皆哭倒相迎。

只见这七八人，衣衫破裂污损，显然都经久战，雪峰惊问：“登峰呢？幽峰呢？还有天峰、霜峰呢……”一名老尼惨然摇首道：“她们都英勇殉身……”一名较年轻的女尼登时哭了：“掌门师姐，贼子围了我们整整十一天，我们已有四天没有进食了……”

一名铁脸女尼道：“你回来了，就好了……”遽然住口，目光如电扫来。原来她瞥见天象竟兀自拉着雪峰神尼的手不放，心中厌憎，住口不语。原来恒山派的女尼，谨守派规，对男子莫不憎恶，见掌门人公然如此放肆，虽不敢遽说其非，但脸色已抑遏不住，大大不善起来。这女尼是恒山派的掌刑，名叫秀峰，为人公正不阿，一见这种情景，心里很不谅解。

雪峰竟似懵然未觉，问道：“内殿有无遭贼子毁坏？”要知内殿乃是恒山祖师灵枢藏地，绝不可以损毁。那较年轻的雀斑女尼叫月峰，她答：“幸好还能保住这处重地，九峰师姐就殉难在该处。”说着还不住用眼睛瞄向天象大师。

雪峰神尼一笑，轻轻挣脱天象的手，道：“这位是少林掌门，天象大师。”天象合十唱喏为礼，有的人躬身衿衿行礼，有的念了一声佛号便了，大部分人都不还礼，冷冷付道：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少林方丈，难怪如此明目张胆了。

秀峰板着脸孔道：“寺有寺规，庵有庵律，纵是少林方丈，这儿是恒山重地，岂可容许男子出入？！”天象脸色一涩，他拙于言词，也不知如何对应是好。雪峰神尼道：“现今恒山有难，只好从权，现下江湖三山五岳，四

面八方，各路豪杰都拥到，他们一腔侠胆丹心上来，总不成让他们在山下吃个闭门羹。”

秀峰“嘿嘿”笑了两声，道：“祖师遗训，不可稍更，何况未经众姐妹同意，便一意孤行，是叛宗灭教的行为，罪无可道，我倒要看看由谁担待。”清一见师父可能受难，即挺身而出道：“救人要紧，事急马行田，又哪来时间众议了。众长辈在山上，师父在山下，一心率众救人，又如何跟诸位师叔伯们先作议断呢？”

秀峰也自知无理，仍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悻悻地道：“纵然如此，祖训不可违，先例不可开，有违者，就算掌门，也一样要有交代。”雪峰神尼走前一步，秀峰脸色大变，退了一步。原来平日雪峰神尼甚是威严，谁敢如此面斥于她，令其丧尽脸面？雪峰积威之下，令一向凌厉过人的秀峰，也不禁退了一步，其他的师姐妹，也各退了几步。雪峰却心平气和，伸手向秀峰肩膀拍了拍。

秀峰以为掌门师姐要用什么毒辣手段对付自己，她情知绝不是雪峰对手，当下直着嗓子，要趁未被击杀前说出来：“你独犯门规，理应五刀穿身，十指齐削——”说到此处，忽然发觉雪峰在自己肩膀轻拍，并未用力，她曾受雪峰熏陶已久，平日对这掌门师姐只有恭从，而今却如此逆她，竟不敢正目对视。雪峰神尼一笑，道：“四师妹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这事我自会向你交代，你莫激动。”闪身入殿。这时陈木诛所布下的伏兵，多被“长空帮”、“恨天教”以及群侠所毁，陈木诛等兵败，无处豕逃，只好逃回“悬空寺”去，而“悬空寺”就在素女峰恒山殿的对崖，约莫三十余丈的一个山坳缺口之遥。

天象见雪峰入内，也不知跟进去好，还是不跟进去好，只觉那群尼姑纷纷以冷冷眼神盯在他光头上，这比对他大加讥弹更难堪，只觉头上有如千百度冷电般的刺芒，真是不知如何是好。幸好人群已经拥来，恒山派的子弟当然不便阻拦，就算阻拦也拦阻不住，只好瞪目任由他们进去。这群江湖豪客中，不少是浪子闲徒，能上素女峰，更进恒山殿，是平生一大奇行，不禁对那些恒山子弟，低声评头论足，以美丑样貌，打起分数来，高声爆笑作哨，倒气得素重宁静严的恒山派老一辈的尼姑们佛然变色；年轻一辈的女尼，见此热闹场面，倒是好奇，三五成群，叽叽呱呱，也是窃窃私语，也评鉴起这些古怪男子起来，如此更气得恒山老尼们鼻子都白了，不知当着神明菩萨面前暗中咒骂了多少遍、多少回。

雪峰神尼却神色自若，回首遥指，道：“那便是悬空寺。”只见斜对崖三十丈处，山巅险处，建有一所宛似凭空飞来的庙庵，这时夕阳西斜，映照得好不苍凉，雪峰神尼道：“那原本是座清静的寺庙，却不知从几时起，为恶贼所蟠据，好好一座寺，都给糟蹋这时桑书云、宋雪宜等都到了庙前，随指望去，只觉悬空寺外观闲寂清幽，在险峻石壁间令人叹为观止。辛深巷、梅醒非等即私语商议，如何攻陷悬空寺，但格于形势，的确是处易守难攻之地，辛、梅二人脸上都显凝重神色。

雪峰神尼往众人引路而入，恒山派残存的长门女尼，一脸悻色，鱼贯而入，天象大师仍尴尬不已，进也不是，不进也不是，却听雪峰神尼唤道：“大师，请。”这在天象耳中听来，无异玉旨纶音，他做梦也没到雪峰神尼竟当众对他那么好，当即大步跟了进去，不理众尼们怒目以视的眼神。

桑小娥则是第三遭来到此地。头一回乃在她幼时，母亲带她来看九劫神

尼，当时她母亲也有出尘之想，但因舍不得她，便没留下来。这碧落红尘、虔诚清修的意念，却移注在她童稚的心灵里，抹拭不去。所以她遭受方歌吟拒绝时，哭奔恒山，便作剃度之抉，但终究为方歌吟舍命相阻，第二次来的时候可谓伤心得肝肠摧折。而今第三遭来，一颗心儿，也牵絮在方歌吟的身上。

只是方歌吟他在哪里？悬空寺空空的钟声，隔山对崖，悠悠传来。第六十五章悬空寺的对面方歌吟犹在洞中，不断要突破那水流的逆力。他在激流的冲涤下，数次险遭没顶，但都仗着自身所发的绝大内力，藉势折回洞中，得以幸存。

渐渐地他学会将己身体内的大力，与流水中的无形巨力，融合一起，有几次几乎能突破而出水面，但终因未谙水性流变而旋入狂雨骤飚般的深潭中。

方歌吟又努力了几次，一次比一次接近突破，他的精神体力，愈觉充沛无限，畅愉无尽。方歌吟急于出困，屡次试闯，却不知自己功力，亦因此随之而递增。他在龙门急流之中修成“龙门神功”，与他日白衣方振眉在龙门急流上独创神功，意态上、境界上竟不谋而合。

这回他再下水，已是深夜，他仗着月光荡漾粼粼波光，数度冲突，正在使力对抗急流中的逆转，突而气海一塞，巨流分四五处夹卷而至，几令他生生涨爆窒息。他急摧内力，胸肺竟欲挣裂，情急之下，将任狂所授的“一气贯日月”，自四肢百体中反激而出，一时间，喉头的“廉泉穴”，自天突、璇玑、华盖、紫宫、中庭数穴一气而通，息关大开，功力出入气海腹中，而产生大元气、大无畏、大威力，夹杂激流穿山碎石之势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冲破水面而起，竟有一十五丈余高，方歌吟不禁“啊呀”地一叫。

如有人在黄土高原上下望，月光下只见一人湿漉漉地忽自水底掠起，又扎手扎足地怪叫着掉落下去，必定震讶无已。

方歌吟自身不知内息已充沛一至于斯，全力冲激下，竟脱离水面如此之高，一时收势不足，又没头没脑地落下漩涡里去。他一方面不谙水性，全仗闭息运潜内力以抗，另一方面水里的浮力与空气中的压力不一，他一时无法适应，只好又落回漩涡中去。

惟方歌吟的“龙门神功”，已经练成，再落下水去，也应付得来，再折腾了半夜，终于游离了急流，又到了天亮，才溯水到了岸上，不住喘息。能站立得起来时，第一件事，便面向急流漩涡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响头，心中默念道：“卫老前辈，我受了你的绝世武功，铭感肺腑，没齿难忘，如能报答的，只有重振血河派的声威，不让血河派绝学，蒙尘沾垢，以谢前辈厚恩。”他感念恩师祝幽，故对师伯宋自雪、武林狐子任狂、血踪万里卫悲回等，皆不以师父相称。

这时滚滚浊流，东流而去。冷月当空，万里荒烟，悠悠历史，荡荡版图，方歌吟忽机伶伶打了个冷颤，只觉人生在世，不过沧海一粟，只不过是荒漠的黄土高原的晚上有人出来看皓月千里、江水荡荡而已。

这时辛深巷已商议出结果：“晚上奇袭悬空寺。”梅醒非素以辛深巷马首是瞻，自是同意。那边厢儿萧萧天和桑书云正聊了起来。萧萧天问起伊小深的事，桑书云照实相告，知道自己结识伊小深乃在后，因衷心爱她，也不追问她先前的底细，只知晓每逢她若有所思，桑书云偶尔相询，她总是支吾过去，桑书云知爱妻不想重提旧事，他全心爱她，便也就不提过去种种。

后来伊小深产下女婴，即是桑小娥，桑书云参与围歼血河派之役，大捷而归，伊小深乘马来迎，问起战役，桑书云笑说：“血河派已灭。”伊小深又问起卫悲回，桑书云道：“听说已给大侠萧秋水打下龙门，可惜没缘亲见。”伊小深一听，自鞍缰跌下，因产后体虚，竟终生不愈。

桑书云为此事哀伤莫已，耿耿长恨，抱憾迄今。伊小深临死前向桑书云道：“我对不住你……”又呼唤“江南”数声而歿，更令桑书云百思不得其解。

萧萧天听了之后，仰天长叹道：“桑帮主确有所不知，小深原本跟其义兄唐洁之结拜，后唐洁之为人所杀，萧大侠代之复仇，她便忠心跟随萧大侠，但萧大侠因唐方姑娘之事而肝肠寸断，子身飘零，小深便为华山派的人伏击，后为卫悲回师兄所救。那时我和华危楼，都对小深暗蕴深情，说来真惭愧，还为此大打了一场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我和华危楼的怨隙，便由此而生。后来才知道，小深钟情于卫师兄，惟卫师兄乃当时武林中眼中钉，江湖上肉中刺，他便不敢和小深在一起，免其受连累……”

“可笑当时我俩尚不自知，苦苦追求，情结越深，小深芳心早有所属。后来小深不想我们愈陷愈深，便说：‘我有三件心爱事物，若我喜欢谁，便送给了他。’那三件事物，落在谁手里，我们始终不知……但终究未送给我们。伊小深这一着是要我们知难而退，只是情关难度，我们还是不堪自拔……”萧萧天说到这里，苦笑一声，颊下黄须，飘晃起来。

桑书云本待问他那三件是什么事物，但又怕自己所无，有点不敢面对这个答案，便讪讪然不敢问。

萧萧天继续说了下去：“卫师兄惊才羡艳，名震江湖，年纪轻轻，已武功盖世，他生平有七好：好功、好名、好文、好武、好斗、好色、好结交天下英豪。只是天下英豪妒之嫉之的多，愿与真诚相待者恐无几人。他与小深，咳咳，不瞒桑帮主说，当是男才女貌，正是天生一对，但卫师兄年轻得志，跳荡任性，傲睨万物，卓犖不凡，不但武艺超凡入圣，连文章尺牍，也词采斐然，对男女间事，当然难以做到德行无亏。他含英咀华，跟许多女子皆有往来，伊小深却莫可孰忍，怫然离开了他……”萧萧天说到这里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黯然道：“那时我们都有私心以为小深不理大师兄，便可能归依自己，岂料小深一去无踪……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大师兄最深爱小深，他对其他所有女子，只是逢场作戏，而且他才情漪欤盛哉，不可遏抑，刚强侠烈，如飘飏骤雨，精力奇强，元气淋漓，并世俊彦，难相比拟；他又不想牵累小深，大欲无可宣泄，才致如此深耽于荒淫之中。……小深走后，他一天跑来找我喝酒，那是与萧大侠决战前夕，醉后他掀开衣襟给我看，只见他胸膛尽是一刀一刀的伤痕，有的犹在淌血……”宋雪宜在一旁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因为她想起昔日斩杀宋自雪的情况，为这番话激起了心里的畏怖。

萧萧天继续说：“我道大师兄武功高绝，何致伤重于此？细问之下，才知道卫师兄在小深走后，念兹在兹，无时能忘，便日砍一刀，在身上心上，才能消解眷恋之情。他既不敢留住小深，又怕声名狼藉，羁绊小深，反而累了她，事到如今，小深不再厚宥于他，他只求速死。那时大师兄，与萧大侠决斗在即，他已心丧欲死，我觉得大大不妙，果然大师兄一去不复返，据说萧大侠失手将大师兄打下龙门，也甚懊丧，从此不出江湖……唉！卫师兄和萧大侠英雄一世，霸业王图，却还是勘不破啊！”

桑书云却不知伊小深有过这么一段经历。如此听来，残霞霭霭，暗香浮

动，只觉恍惚间什么都不真切起来，心里有些莫名的伤悲，些微的失意，些少的辛酸，又宛似打碎了什么心爱的事物般的，好不神伤；蓦见在旁的宋雪宜盈盈地望着自己，笑面甜咪咪的，却不可方物。宋雪宜却忽然发现桑书云望向自己来，脸上一热，急忙偏过头去，假作不见。

他们如此谈着，便未及注意到雪峰神尼那儿发生什么事。雪峰神尼等一行人到了一处帐幔，只见淡烟袅袅，供奉着许多灵位，旁柜摆有许多陈旧的文献，以及法衣、法器等等，还有五把精光寒厉的短刀，一柄金光熠熠的小剑——

雪峰神尼跪了下来，默念有词，众人知她在向历代掌门祖师参祷，却见她神色端然，长身站起，向恒山派主掌司职的师妹道：“召集全派弟子此。”她说话自有一股威严，司职的师太不敢有逆，速即召集众子弟在大殿集合。恒山派虽都是女弟子，但格训甚严，各人一旦集合，立即归队站好，鸦雀无声。群豪不知恒山派在摆什么阵仗搞什么鬼，心里嘀咕；群尼也不知掌门人耍什么名堂，心里纳闷。

雪峰神尼见恒山女弟子列队而立，泰半队伍，皆疏疏落落，间隔甚多，知无数弟子因此役而牺牲，心中不禁一酸，强自忍住伤悲，端然道：“秀峰。”

秀峰师太应道：“在。”雪峰淡然道：“此刻江湖沸荡，浩劫方临，恒山也难幸免于难，今日我带诸侠上山，也莫非澄清江湖，共剪群魔而已。”秀峰不明所以，只得答道：“是。”

雪峰又道：“只是凡破敝派规矩，带男子上山者。应遭何罚？”秀峰一颤，道：“这……”雪峰即道：“但说无妨。”

秀峰是掌刑师太，对派中惩罚，自是了解，当下道：“要五刀追魂，十指离心。”雪峰追问道：“什么是‘五刀追魂’、‘十指离心’？”秀峰又是一愕，稍停才道：“‘五刀追魂’是以法刀穿心、肝、肺、脏、胃，‘十指离心’是以神剑断双腕。”

雪峰道：“好，很好。”众下不明所以，雪峰忽然朗声道：“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当掌门的也是一样，恒山派的规矩，要用恒山掌门的鲜血来洗，才能重新修正。”说到这里，大声道：“秀峰，刀来！”

秀峰一愕，众下相顾骇然。雪峰一探手，已将法刀抢了过来，手腕一翻，“噗”地一声，二柄法刀，已没入她胸前。

这下发生得十分之快，电光石火间，刀已没至把手。众人一阵惊呼，天象抢步上前，雪峰皓腕一翻，又是一刀，插入左肋，天象大喝：“不可——”雪峰凄然摇首，道：“你莫要毁我修行。”这一声宛若焦雷，只听悬空寺又传来咣咣钟声，天象大师呆立当堂，雪峰又皓腕一转，“哧”又插入一刀。

这时桑书云、宋雪宜、萧萧天方才赶了过来，雪峰已插入到第四刀，桑书云要待出手，宋雪宜一把挽住，摇首沉声道：“没救了。”桑书云当即了然，雪峰已然没活命的希望，不如索性让她完成心愿，才算死得其所，死有所获。

这时雪峰倒转第五把法刀，照准自己心窝插去，对崖钟声大响，轰轰传来，众尼尽皆跪倒，雪峰端坐依然，神色安祥，但月白长袍，尽皆鲜血，缓缓渗出。天象“噗”地跪倒，痛苦莫能自抑。

桑书云怕天象有事，即过去相扶。只听雪峰悠悠道：“从今后素女峰不准男子上山规矩，已由贫尼的鲜血所洗清。……掌门大位，将由清一接掌……”只听清一悲叫道：“师父！”扑将过去，痛哭起来，雪峰一手搂住，

轻轻抚慰。

原来恒山派规矩，掌门之位，向由掌门大弟子接任，在派中视为理所当然，清一年纪虽小，但甚受人爱惜，也没人感到不服，只是不知其中规则的豪客，也不禁咋舌称奇。

雪峰轻轻拍清一的肩膀，道：“孩子，乖。”清一哭道：“师父，师父。”雪峰道：“乖，不要哭，不要哭了。”清一仍是哭道：“师父，您不要死，您不要死。”雪峰皱眉却笑道：“可有见过嚎啕大哭的掌门人吗？”清一索索悲泣道：“我不要做掌门人，我不要当掌门人，我只要师父。”

雪峰往秀峰处望来，秀峰自是会意，她原先对掌门师姐的嫉意，早已点滴全无，当下挽扶向清一，轻声道：“掌门师侄，你且起来，快起来。”清一揪住雪峰衣角不放，哭道：“我一起来，师父就要死了。”秀峰叹道：“你起来再说。”清一仍然不肯：“我不起。”雪峰轻轻叹了一声，挥手点了清一穴道。

秀峰走近在清一耳边说：“让你师父完成心愿罢！”清一穴道被点，浑身软麻，但心智清楚，却无法相救。秀峰说到后来，也为之哽咽，在派里她一向跟掌门师姐情感笃厚，对派中刑罚犒赏，两人同心同意，常为人所误解，暗骂两尼佛口蛇心，但惟她们师姐妹二人最能将恒山一派的一群女弟子，处理得纪律严明，井然有序。

——而今掌门师姐，却要先自己而去了，自己还在她死前，毫无忌惮地出言顶撞于她。

却见雪峰神尼神色自若，右剑一挥，左手五指俱断，将口一衔，以皓齿咬住剑柄，打横一划，短剑锋利无匹，右手齐腕断落，众人又是一声惊呼。

这时“格朗”一声，金光灿灿的短剑，自雪峰口中跌落地上，雪峰神尼微笑张目，这时五柄短刃，俱没入她胸腹之中。只见她双目神光湛然，端视天象，道：“大师，贫尼先行一步了。”天象大师全身骨节，格格发抖，终于似出尽了力道似的，向雪峰神尼合十一拜，雪峰也没回礼，却微笑闭上了双目。

这时“悬空寺”处钟声更响，登峰过去察视，跪拜于地，道：“神尼圆寂了。”一时众尼皆伏拜，部分群豪，也敬雪峰义烈，跪倒参拜。

这时众尼皆抑悲低诵经文超度，回想雪峰神尼虽诨号“脸慈心冷”，但对恒山子弟，无论衣食住行，敦品励志，皆克尽职责，无微不至，心感其恩，都垂泪不已。

桑书云心中，却甚哀枪。他歉仄愧疚，若自己不是顾着跟萧萧天话说当年，薄物细故，也不致如此挽救不及，因而耿耿抱恨。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冷傲如梅的雪峰神尼，今番竟也想拧了起来，竟择在如此要害关口以身殉道。在空空钟声中，他顿觉“三正四奇”，当日何等威风，今日何等寥落，而“四奇”当中，宋自雪早死，车占风遇害，严苍茫也死了，皆死于世间种种凝情执著，不禁惘然。

萧萧天在旁叹道：“佛道中人，舍身喂狮虎，度千万众生自入炼狱者，在所多有，大师节哀。”他语中劝谕的是天象大师。

天象大师不言不动，嘴角的血却不住淌下，已染红了一地，点点滴滴，几日来他受的内伤都似一齐发作，但却一声不吭。此际“三正四奇”中，三个叱咤风云，不可一世的正派人物，也只剩下他一人了。他闻萧萧天此语，全身一颤。

桑书云只觉眼前这老和尚，刚强侠烈，却有说不出的亲切。他虽是天下第一大帮之主，但觉得眼前一切似虚似幻，惟“长空”二字而已；连昔日千思万念的伊小深，也似另有所属，眼下就只有宋雪宜的情影笑面，可以把握。却见宋雪宜怔怔地瞧着雪峰神尼的尸身，悠然出神，也不知在想着什么？

桑小娥在旁听得自己母亲当年的事，心中好乱，她对父亲好生敬重，听母亲往昔种种，心里一个声音一直喊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！不是这样子的！”又见父亲凝注宋雪宜，她敏感的心灵，早已明白几分。却见雪峰神尼舍身自尽，消解恶规，心中念及雪峰神尼本是遏止方歌吟与自己见面的人，未料而今一至于此。耳际听得两个女尼再交头接耳道：“掌门师姐近年来好不容易才下一次山，就如此想不开了。”另一尼道：“可见碧落红尘，还是不要招惹的好。”桑小娥听得心中一酸，觉得没什么依凭，心中暗喊：“方郎，你在哪里？”第六十六章悬空寺的鼓声方歌吟赶至“忘忧林”时，“忘忧林”已烧剩满目疮痍。方歌吟怀着惶恐的心情步入，想探点线索，却见焦木树根处，坐了三个人，正在聊天。

只见一个黑黝黝的、腮帮子涨嘟嘟的、说话时喜欢怪眼一翻的怪汉，咧开一口白牙，方歌吟刚听进去，便闻他开口就道：

“散了，散了，说什么权力帮、朱大天王，谈什么血河派、蜀中唐门，到头来还不是，梦一场、空一场？瞧这武林三大绝地，给人夷为平地，烧成灰炭，供人凭吊，也不是威名一阵，千百年后来此的人，还不知踩在哪一副骨骼上？散了，终究是要散的。”

另一个福福泰泰，眼尖鼻大，下巴占了脸部几近一半的人和蔼地笑道：

“铁钉还是那般愤世嫉俗，难道说咱们‘两广十虎’，也到头来抵不住要散？”

黑子怪眼一翻，道：“就得以不散，人死一场空，臭皮囊活时聚聚，抵不过互古万载的烟消云散。罗海牛、疯女、吴财这等鸟厮且不去说他，但杀仔、阿水、劳九，却不也是幽明异路，黄泉相隔么？”

旁边一个挽髻宫装、白皙如羊脂的妇人却妩媚笑道：“虽然阴阳相隔，但咱们一颗心，却未尝分开过，生死之事，又焉能羁绊？记得五龙亭之战、丹霞山之会么？咱们一刻活过，便是永远活过，咱们一刻并肩过，便是永远在一起。”

黑仔心神不属地沉默一会，拍拍座下一段焦木，愤然道：“对生命而言，‘永远’是可笑的。”

方歌吟却听得“轰”地一声，热血奔冲向脑门，原来他所听得到的，都是轰轰烈烈，昔日名动江湖的战役，听这些人的口气，莫不便是当年跟萧秋水纵横万里、烛照九州的“两广十虎”不成？

只听旁边一个高大壮硕、狮鼻阔口的银须老者大声道：“你们‘两广十虎’的战役，我可不管，跟萧大哥东征西伐，我老藺山有份儿，我跟你们尚且阴魂不散，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且看他当日武林的‘东刀西剑’、‘八大天王’，今日武林的‘三正四奇’、‘二十神龙’，都免不了各散东西，生离死别……只是‘悬空寺’之役，咱们去也不去？”

黑仔眼睛骨碌碌一转，偏头思考道：“‘忘忧林’之战，咱们暗中出力，‘长空帮’等始能大获全胜，我们也不求为人所知，就连群魔攻打‘素女峰’咱们也暗中相助过，但也不露面……但这回未免是年纪大了，风湿骨痛，悬空寺没多大看头，还是不去也罢。”

那白皙妇人便是“杂鹤”施月，双目瞪住黑仔，道：“那你是不会去了？”黑仔随意一笑。施月道：“你不去，我去，悬空寺有华老怪，他很有两手，不比意想中好斗，如果万一群侠不敌，则武林中祸亡无日，俗语有道：送佛送到西，好人做到底，胡福，你去不去？”她说起话来极快，就像一大锅炒豆，豆子熟时纷纷爆裂一般快而响。那“好人”胡福摸摸下巴，道：

“去是很想去。但萧大哥十年一祭，近日可能会在峨嵋出现。要是为了这事儿，偏巧逢不着大哥，则打死我也不去。”

黑仔喝了一声：“照也。”施月道：“那你俩是不想去了？”两人一齐点头，这两人在其中最互相依傍，臭味相投的，蔺俊龙却喝了一声道：“你们不去，我去！有热闹凑的地方，怎能少了我们？何况趁我们未断气前，再干他一番事业也好！”

胡福反问道：“你俩要去？”这次到蔺俊龙和施月一起颌首。黑仔笑道：“那我们行动还是一致好了。”施月道：“也罢，看哪边人多便是了！洪华要去，则大家都去，少林洪不去，大家就拉倒算了。”

于是大家都望向洪华。少林洪短发铁脸，缄默不语。他一向思虑周详后再说话，故不言则已，言必有中，且斩钉截铁，向无回迂之地。现下众人都探询于他，他沉默良久，说了一声：“去。”

黑仔扒扒发根，道：“真的要去了？”洪华道：“办完这桩事，赶去峨嵋，还来得及。”胡福捏捏下巴，想想也是，即道：“要去便快去了。”施月与蔺俊龙自是欢呼不已。施月虽是女子，但巾帼不让须眉。蔺俊龙外号“千手剑猿”，为人也似猿猴一般，鲜跳活泼，不能久待，最喜生事，一听有得去凑热闹，莫不欢欣。其实黑仔和胡福，也是惟恐天下不乱之徒，今日如此审慎是不想错过能与萧秋水晤面良机，今听洪华如此说，知其已算计好时间，便都跃然欲试。

（有关这“两广十虎”的行为事迹，请见《神州奇侠》故事系列之情节细述。）

这时方歌吟禁不住冲出来，噗地跪倒，大声道：“请五位前辈，请带在下前往，在下则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”五人自是说话，没料忽然冒出一个小子来。原来方歌吟屡得奇逢，内功深厚，已凌驾李黑、胡福、施月、洪华、蔺俊龙等人之上，所以他们并未察觉有人在后面听他们交谈，倒是唬了一跳。

李黑“呵”了一声，认真地点头，道：“你便是那小子，那姓方的小子，是么？”方歌吟对传言中讲义气、守信诺的“两广十虎”，甚是敬服，便虔诚地道：“晚辈方歌吟，拜见五位前辈。晚辈愿随前辈赴‘悬空寺’，待事了却，更烦请五位能携晚辈见萧大侠一面。”

李黑那白多黑少的怪眼翻来翻去，斜睨方歌吟，却不说话。施月笑道：“今下武林，你出道既晚，声名最响，咱们都莫如你。”方歌吟听了，又无限抱憾。却听李黑道：“记得昔时么，咱们初出道时，总听人说：‘若是我年轻十多年，定必加入你们，现在只有在精神上相勉了。’而今这话，乃由我们对人说了。”

蔺俊龙却豪笑道：“悬空寺就在恒山，那地方你闯过，不必我们相引；至于往见萧大侠，则要看缘法了，跟去也没有用。”方歌吟听后若有所失，问道：“那五位前辈不去恒山了？”

胡福又摸摸下巴，道：“既是大多数都赞成去，去是要去的。”施月道：“你走你的吧！必要时我们会助你一臂。”李黑怪眼一瞪道：“快赶去，迟

了怕有遗恨。”方歌吟忙站身应道：“是。”正待行出，洪华忽道：“慢。”

方歌吟不明所以，望向洪华憨直的脸孔，洪华缓缓道：“留得一命，你跟萧大哥还缘慳一见。”方歌吟呆了一呆，说：“是。”再看时雾气袅袅，场中只剩下焦木炭灰。

话说恒山，已是入夜时分。雪峰神尼的自戕殉规，使得天象、桑书云等心头难过若死。辛深巷、梅醒非都在计划着半夜突击的事。清一依然在守着雪峰神尼的遗体。车莹莹在烛旁垂泪，在念想着遇害的父母、姐姐。桑小娥在庙前看看满天繁星，皓月当空，心中在惦记着方歌吟。却吹来一阵冷风，黑云掩过，月华都消失了，只剩下天上冷晶闪烁的星星，宛似许多孩童在雾亮着眼睛。

桑小娥依在一棵大榕树下，往天上看，看星星一霎一霎，很是调皮，她自己如星星，俏皮地眨眼，正如此闹得有趣时，不意一阵冷风吹来，桑小娥无意间往山下一望，一时间只觉根根寒毛，倒竖起来。

原来山下也有千万点“星星”，正无声无息围掩上来。

桑小娥此惊非同小可，又听得远处悬空寺传来沉沉鼓声，每敲一下得一响，那些可怖而阴闪闪的星星，又向上推进了一些儿。

她不禁掩脸发出一声尖叫。

这一声叫，在黑夜中听来甚是尖锐，一时间，镇守山腰的、把守山头的、以及寺内外的高手，都一拥而出。

这当儿也有戍守的人，斗然发现山下的千万点寒光，无声无息地掩上，大部分吓得张口结舌，小部分人魂飞魄散，张喉大呼：“野兽！哪来那么多的野兽！乖乖不得了！”只见恒山大殿里人影一晃，冲步抢出一威严怒目的和尚，叱问道：“什么飞禽走兽，如此不得了？！”

这闯出的人正是天象。他身旁一气定神闲的青衫人，便是桑书云。这二人一出，对崖的鼓声忽然大响，如骤石打在鼓面上一般，忽然虎噜噜一阵山风刮脸如刀，众人只觉扑脸膻腥之味，猛听一声虎吼，立时噪声四起，山间的千百头猛兽，包括虎豹豺狼、狮彪蟒獒，纷纷加快速度，或飞或攫，或爬或扑，向山上拥来。

群侠相顾骇然，这时在山腰巡守的各派弟子，一时惊魂未定，一半以上的人不及撤走，被这一大片黑压压的飞禽走兽，吞噬得一干二净。

众人在山上看去，只见十几个人，张大了嘴惨叫，叫声却被虎啸猿鸣遮掩，迅即倒在兽群中，被嚼个尸骨无存，这时对崖鼓声诡谲幽异，众人却听得手中发冷，心中发毛。

天象白眉陡扬，道：“一定是那鼓声搞的鬼。”虽然急躁，但却无法可施，腥风如狂飚般骤急，桑书云传下手令，所有把守山间的弟子，都退上山顶来，以免轻送性命。

这时虎啸龙吟，愈迫愈近，桑书云道：“我们缩小范围，严阵以守，总好过盲目冲刺。”当下令各人只在崖边把守，一有猛兽上来，即居高临下，击杀歼灭。并设下第二层、第三道防卫，以免猛兽一旦冲破守线时，变成内外夹攻，为虐更巨。

这防线既定，镇守则容易多了，但是群兽数目实在太多，各种各样都有，众人虽是武艺高强，看去也不免胆颤心寒。

眼见毒蛇怪兽，已接近山崖，桑书云号令一声，众矢齐发，当先的走兽，不少中箭倒地，却发出悲噪，后头的野兽一听，也各齐声发出啸声，这一来

数千野兽一齐嘶吼，其声直如震山倾崖，而且数百类野兽沓杂而鸣，其声之厉，实属罕闻。

这一阵连叫使得群豪更惊。只见野兽一闻血迹，即吞噬地上蘸血或已受伤的猛兽，啃得一根骨骼不剩，甚是残忍。众人看了，直是发寒，只宁跟千军万马作战，却不愿与这些无知愚昧的凶兽对垒。奇就奇在这些野兽在鼓声煽惑之下，竟只向山上奔来，却并不相互咬噬、互相残杀，只受伤流血的除外，敢情野兽一闻血腥味，即直吞馋涎，控制不住兽性。

众人心中暗叫苦也，却是无计可施。桑书云又令长空帮徒射了一轮箭，猛兽依然前仆后拥上来。桑书云已来不及施令，长空帮的箭手继续放箭，已等不及听令行事，只怕稍缓得一缓，野兽狂如风卷残叶般拥至。

如此射了半晌，群兽死伤过百，但长空帮的箭矢，几乎罄尽。这次长空帮与役，本就以为是近身搏战，故此并没有带出多少箭矢来。这时猛兽势度稍稍一挫，对崖的鼓声也似稍疲，渐渐比较低微黯哑。桑书云趁机道：“箭完了，有暗器的准备。”众人知是生死关头，立即更替换班，一群数十有带暗器的武林人物，纷纷暗扣各种各式的暗器，凝神以待，蓄势待发。

本来有暗器的武林人物，在江湖上较不受欢迎，或认为是卑鄙伎俩，能练到蜀中唐门一般的，将暗器转化为武器，或者作了明器，变成了人人尊敬的艺术者，少之又少；但如今情势如此，反而这些使暗器的高手令人重视，对暗器也十分珍惜，只怕有一枚浪费了，使得那些凶残毒狠的毒蛇猛兽多增了一分力量。

桑书云观察判断，道：“守到天明，或许情势会好一些儿。”这时方过二更天，月亮又踱出云层，众人只见山腰密密麻麻，尽是不知从哪里来的毒虫凶兽，挤成一团，真个杀也杀不尽，不禁如百哀齐至，心生恐怖，没了斗志。听得桑书云此语，精神一振，都想：挨得一时是一时，过得一刻是一刻，说不定待到天亮，这些恶兽都四散逃窜，亦未可知。当下振起斗志，只求能死守局面，期待一线生机。

如此相持一会儿，鼓声又急密了起来，群兽本来各自低鸣，一闻骤鼓，又奋勇前扑而来。

这时崖上高手，尽皆将暗器发了出去。

这些暗器，本来都是平时对付武功极高的好手用的，发射的手劲、速度与准头，自是非同小可，这些猛兽怎抵挡得住？瞬间便死了百数十头。

只见群兽依旧拥来，不一会又死近百头，但群豪的暗器也将用完，鼓声却依然劲急，只有三五个唐家子弟，还有暗器可以发射，其余的不是暗器打完，就是所剩无几，留下来要作紧急时自救。

眼前七八十头猛兽，就要突破防线而入，忽听辛深巷、宋雪宜齐喝：“动手！”

黑水青焰，狂喷而出，不少野兽，在火焰中打滚咆哮，终被焚焦。而“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落花流水”幅度更广，所被沾洒中的野兽，莫不哀鸣挣扎不已；群兽既怕这毒水，又怕“蚀心化骨焦尸烂骸丧门火”的火焰，纷纷悲嚎而退。

然在这时，鼓声也稍稍一缓。

桑书云喜形于色，道：“兄弟，幸亏你有将这火器掳来。”辛深巷却神色凝重，道：“可惜所剩不多，再发得七八道火焰，火药便要用罄。”梅醒非接道：“往下的都要靠宋教主的‘云雪花月花水’了。宋雪宜却缓缓摇了

摇头。

大家都吓了一跳，萧萧天问：“怎样了？”宋雪宜神色凝重，道：“这筒子里的毒水，只怕还挨不到青焰熄灭。”众人脸色闪过无限懊丧，毒火依然在野兽尸体上焚烧，其他野兽都不敢吞噬被青焰或毒水蘸染过的尸骸，火光一映一映的，在众人脸上一跳一跳，只见汗珠不住如鬼手扒搔淌下，全场声音细得连一枚针落地的声息都可辨闻，可谓诡异至极。

一人忽道：“这样枯守下去，实在不是办法。”另一人大汗一行行、一条条地自脸颊爬下去，他的脸肌尽在抽搐着，忽而大叫道：“来呀！跟我冲出去！”桑书云叱道：“大家不要慌乱，自寻死路！”但众人惶栗至极，哪有心干耗下去，只见有人冲杀下山，也拔出武器，纷纷呐喊着杀将下去，只望能杀出一条血路。

那七八十个别不住性子，沉不住气的武林人，一路杀下去，才杀没到二十来丈，已死了十来人，又杀了十丈，又死了二十多人，狮虎狼豹虽也死了不少，但群兽依然没有减退。剩下的四五十人，锐气顿消，被困于群兽之间，转眼人堆愈来愈少，一一遭虎狼啣咬，惨叫哀鸣之声，夹杂着兽吼，隐约可闻。

在崖上俯视的，胆小的人已掩脸不敢相看，胆子大的揣想到不久后自己的下场，也双腿发软。群兽嚼食了那小撮人后，意犹未尽，却凶性大发，随着鼓声遽密，又拥上崖来。

萧萧天叹道：“若在此时，还有人贸然行事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”他说这话，是要吓住大家的，以免又莽撞下山，折损人手。众人见山下的人如此惨状，自然都不敢鲁莽行事。

梅醒非跺足道：“都是那鼓声！”辛深巷骂道：“那鼓声是纵控群兽的事物！”伯金童骂道：“去他妈的鼓！”萧萧天背负双手，望向对崖，悠悠出神，这时群兽进攻更急了，全仗那剩余的“如今云散雪消花残月缺落花流水”以及“蚀心化骨焦尸烂骸丧门火”的威力强自镇住。

连桑书云也一筹莫展道：“再守下去，只好是肉搏战了。这山崖还算好守，咱们居高临下，只要用兵器前刺，或以掌力下推，便可压杀狂兽。只是一旦让它们上了来……”桑书云长吸一声：“却是神仙难救了。”辛深巷长叹道：“真不知华危楼哪里弄来了这么一大堆禽兽！”

桑小娥乍然想起，道：“昔日我们在闯‘七寒谷’的时候，也遇着些恶兽，只是当时没留意会成了贼人的杀中铜。”这时火焰渐熄，原来“丧门火”已尽，野兽少了火焰的威胁，又凶猛前进，全仗“落花流水”竭力慑制而已。

萧萧天忽道：“桑帮主。”桑书云知萧萧天是成名前辈，自有见地，当即道：“萧兄何事？”萧萧天道：“我有一法，当可一试。”桑书云凑近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萧萧天微笑道：“也不是什么绝活儿，只是笨方法。”桑书云双目绽放起奋悦的星芒，道：“萧兄何不说来听听？”萧萧天道：“正要和桑兄参详。”

只听萧萧天道：“我别的没有，但有一只羽翼，我和曹大悲都有一个特长，可以乘风滑翔，加上御气而行，至少能掠四五十丈，我想试飞过去，先制住华危楼，没有他的鼓声，一切都好对付，你们趁机杀过来，便可解目前危困。”桑书云脸上掠过一片不豫之色，萧萧天马上注意到了，问：“怎么？有不妥么？”

桑书云叹道：“当无不妥，何况萧兄神功盖世，为当今唯一可制华危楼

的人，可惜就是太危险，萧兄是我们的主帅，亲涉此险，却是万万不可。”萧萧天微笑拍了拍桑书云的肩膀，道：“主帅是桑兄，不是小弟。”

萧萧天又道：“现今之计，只有冒险行此策，总比在此束手待毙的好。依我之见，只要能缠住华危楼，让他无法专心击鼓，这些孽畜都必定散去，只要华危楼一时绝叛我不倒，而你们来得够快，我便不致有什么危险的。”桑书云叹喟道：“萧兄高义，桑书云这儿代表武林群豪，向萧兄一拜……”说着拜倒。

萧萧天慌忙扶住，这时武林群豪大多数已听到此策，纷纷流露出敬佩、惋惜、希望、企盼的神色来。

萧萧天强作镇静，道：“我摸黑回旋滑翔，这里风强山暗，谅不致被人叫破发现，其实并不难为，只因我多得一只为血河派重宝的羽翼，如此而已。”桑书云知萧萧天并非大言唬人，血河派不但有武功卓绝的高手，也有过一些精心巧匠，扁鹊华陀，所以才教武林所妒，因致灭门之祸害。

萧萧天迎崖而立，众人目送，桑书云道：“但愿萧兄能克完愿，泽被苍生，名扬青史。”萧萧天哈哈一笑道：“我萧萧天被人冒名顶替，作恶为患数十年，没料今也有诸位英雄谅解的一日，得众家谬赞，可谓足慰平生矣！”说罢当风哈哈、哈哈、哈哈大笑三声，振翅顺风而去。

众人只见萧萧天展翅而去，风急云卷，山崖下万石森森，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

悬空寺的坐落处，离恒山殿有三、四十丈的大缺口，这大崩崖下峭直刻深，山壁削直如斧劈，乱石嶙峋，嵯峨锋锐，一旦落下，自是粉身碎骨，何况下有千数猛兽，只要失足，必尸骨无存了。

如要从这崖跃到那崖，纵武功再高，都难以办到一跃数十丈，若果要从山下攻袭到对崖，便要自群兽间杀出去，那更难如登天。

萧萧天内息沉厚，轻功本高，他一掠十丈，再加上内息御气，又飞五丈，然后以双薄膜为翅，顺风滑翔过去，直扑对崖。

眼看萧萧天又“飞”了十来丈，离悬空寺山崖不过十余丈距离时，倏然间，灯火大亮，烟焰的天，萧萧天在黑暗中忽被强光照射，映得双目睁不开眼来，真气一虚，而恒山殿的英雄好汉，也都发出一声惊噫。

只乍见对崖密密麻麻，早伏满了人，一齐现身，手执火把，一齐燃烧，山风猎猎，照得火舌暴长，和着孔明灯、照明灯，以及松明柴草，一齐照将过来，并一齐将手上兵器交击，发出喧嚣大声！

这一下萧萧天情知已然中伏，但不及重新折回，只因自己所有的一对“羽翼”，为血河派巧手神匠长孙破所制，只能藉风浮飘，并非真的能飞天遁地，翱翔无碍，此刻他身离原处已近三十丈，而且风势不对，不可能折回，只得硬着头皮，凝聚势不可当的大力，以巧图硬闯。

就在这时，崖上忽然传来冬地一声，萧萧天听去，心内一紧，又冬冬冬冬数声，萧萧天人在半空，驭气滑翔，无法凝聚真气相抗，被震得五官溢血，但他心念坚定，只有竭力“飞”向崖去。

这时鼓声一过，崖上人纷纷张弓搭箭，亮晃晃的箭簇，尽皆对着半空无处着力的萧萧天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闻一阵密集如雨的箭射弦声，百十支箭，全往萧萧天身上射去！

换作平时，萧萧天神功盖世，这些箭矢，自然还难他不倒，但如今人在半空，无处藉力，无论他如何腾挪闪避，还是中了七八根箭，其中一箭，穿

过他左肋，被他真气震断在肋内，才不致穿腔而出。另外两箭，射穿了他的手臂骨。一箭穿踝而过，另三箭仅是擦伤，一箭正中肩头，肩头那支，箭簇上想必蘸有剧痛，是以仅发麻痒，而不作痛。

这时他又已凭空临虚，拉近了五丈距离，只剩下十丈不到，他身负重创，勉力一提真气，振翅冲刺，便在此时，只闻一声断喝：

“照打！”

这时放的不是箭，而是发射暗器。这时距离更近，暗器不但比箭矢难闪，而且更密集、歹毒。萧萧天双手拨接扫挡，身形回摆曲翻，势头不变，方向不易，直掠往山崖，又拉短了五丈距离，但已着了十来道暗器。

萧萧天长啸一声，眼见已纵到崖边，但巨岩黯处，忽出现一人，全身如同血浸，隐透红芒，在火光映照下，截向萧萧天。在崖对面的群众，眼见萧萧天身履奇险，正要掠到崖沿之际，众人一颗心都如倒悬，却见大风道人卑鄙截击，都恨得咬牙切齿，恼恨难平。

众人大声呼喝，企以助威，万望萧萧天能突破万难，强登崖顶，只见萧萧天与大风道人交手几招，两人都有薄翼，是以在半空交手，都不往下坠去。

只是萧萧天如哑子吃黄莲，苦涩自知，他吃亏在负伤累累。暗器上涂的毒药发作，而且御气而行已久，一口真气，已变作逆气顶喉，大风道人却窥此良机，全力出手，以图一击搏杀。

大风道人一面打出凌厉掌风，一面笑道：“我们料定你会飞渡过来，义父跟你交手数次，早知你逃不过这一劫，你认命吧！”

萧萧天仓卒遇敌，才骂得一声：“好贼子——”真气一泄，大风倏然闪至他背后，萧萧天受伤数处，转动不灵，一闪未成，大风道人“嘶”地一声，竟撕裂了他一张薄翼。

萧萧天的武功，本与大风相去不远，仅胜其少许而已，惟此刻萧萧天身罹重创，又气力不断，羽翼便为大风所撕。大风此举，比杀伤萧萧天更为狠毒，要知道崖下千丈深壑，掉下去焉有命在？

萧萧天当非等闲之辈，知道薄翼被撕，便不再恋战，借余势向五丈外的崖沿掠去。大风没料萧萧天如此当机立断，再想拦截，已然不及，当下全力展翅追去。

萧萧天仅剩一翅，眼下惟有全力掠扑，这一掠，余力已衰，只剩一二丈，便可到崖边，却偏偏势尽而落；好个萧萧天，猛除下腰带，呼地一声，腰带半空将崖沿一巨石卷住，他藉力一带，飞身扑向崖边。

就在这时，悬空寺又击鼓一响。

这一响乃击在萧萧天力竭时，所以无疑如同挨实一掌，但萧萧天已无他策，依然凭一口气，冲落崖上。

但在此时，一人闪至。

这人一声不响，一出手，“三尖两刃剑”刺出，正是迷失本性的“括苍奇刃”恠大炎。

恠大炎一剑刺来，萧萧天想格开，却已无力，“噗”地一声，剑已刺到，萧萧天奋力一偏，剑刺入右胸，恠大炎将剑一扭，三尖两刃，如锯割肌，萧萧天剧痛之下，运起多年来因其太恶毒而废置不用的“吸髓大法”，猛吸住恠大炎。

就在这当儿，大风道人已飞越过萧萧天头顶，一足踢去，“砰”地踢中萧萧天，把萧萧天踢得倒飞出去，萧萧天却吸住恠大炎，两人扭作一团，终

于齐齐发出一声长嘶，往山下坠了下去。

这时嘶声犹悠悠传来，久久未杳，夹杂出大风在对崖得意的狂笑声，以及悬空寺内猖狂的鼓声，显然击鼓的人也是开心至极。

这边崖上诸人的心，却随着萧萧天下坠的身子，一直沉了下去。第六十七章悬空寺的空中萧萧天的落下崖去，粉身碎骨，使得诸侠的一线生机，又告断绝。

更惨的是，雪峰神尼自戕，萧萧天惨遭暗算，崖上能与华危楼、大风道人、陈木诛、许长公这等高手一拼的，只剩下桑书云、天象大师、宋雪宜等三数人，连应付一个华危楼都未必能胜，更何况彼众我寡？天象喃喃语道：“曹大悲是坠崖身死，萧萧天也是落崖身殉，大风，你这个‘幽冥血奴’，看你好死不好死！”

众下一阵沉默，有的抬头望天，有的低头观满山兽群，只缘盼望能出得奇迹，方能活命，或多看一次星月，多赏一回天籁，也算死前有了交待。

却在这时，月光踱出浮云，满地光华起来，有人忽然叫道：“你瞧，你瞧。”众人不知何时，俯首瞰去，只见漫山狮虎啸吼，竟然有些骚乱，一物势如破竹，纵高伏低，曲折绕掠了过来。

大家一时都不知什么事物，过了一会儿，那物渐近，天象大叫：“是人！是人！”他双目神光，比常人目力尤佳，只是他叫了出来，心里却不相信，人哪有那么好的本领？

这时众侠都知是人，只不知是谁？来干什么？是敌还是友？

又过了一会儿，那人愈近，那人使着一柄剑，飞斩盘旋，剑击电驰，如飘风狂雨，惊蛇走龙。只见一片金光，围着那人飞掠闪烁，宋雪宜“啊”了一声，见这等威势，失声道：“金虹剑！”

她几疑是昔日恃才傲物，叱咤风云的宋白雪，自山下破阵而至。桑书云却心念一动，叫道：“方歌吟！”

他声音甫出，桑小娥已一声呼唤：“大哥！”长身掠出，众人一时专神，未及阻拦，她已扑将下去。

这时狮虎齐吼，霎时间有七八头野兽，扑向桑小娥，桑小娥目中全无别的，只径急奔向方歌吟；她眼中全无障碍，只有方郎。

桑书云情急之下，隔空发指，伤了两三头猛兽，眼见桑小娥还是要伤在另几头恶兽爪牙之下，忽令人影一闪，金虹振起，精光灿然，仓卒之际，已连斩五头恶兽。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一剑眉星目，面如冠玉的布衣少年，已揽住桑小娥，两人一见面，喜不自胜，竟对视无言，刹那之浑然忘了“虎”视眈眈的群兽。

就在这瞬息间，又有四五头猛兽，攫向两人，两人眼见命在顷刻，却仍对视深深，忘却世外万物，却听“砰蓬”、“吧达”两声，天象赶了下去，两道劲风狂飏，将几头恶兽击毙，以深湛的佛门狮子吼吼了一声：“上去吧！”

方歌吟、桑小娥如清秋大梦惊然一醒，方知群兽环伺，急忙往崖上掠去，只闻衣风猎猎，天象也赶了上来，原来方歌吟一手轻揽桑小娥飞掠，却还比天象大师全力飞急奔犹快了一些。

方歌吟上得山来，见师娘、桑书云都安然健在，喜极拜倒。桑书云见此子屡次得以不死，武功反似精进，知道此人际遇非同小可，此番闯上山来，或有力挽狂澜于既倒之能亦未定。宋雪宜见方歌吟闯得上来，却不胜凄酸，怕是宋白雪一点心血，尽皆丧在这里，焉有勇气面对黄泉下的来自雪？

方歌吟一旦上山，对崖鼓声迅即躁急，如密集石雨，击在鼓上，桑书云忙使辛深巷向方歌吟说明一切。辛深巷虽仅剩一臂一腿，但智谋无双，桑书云对他仍然倚仗日重，只不过实际作战上，辛深巷便无多大能力，正好抽出时间与方歌吟道明经过。

这时群兽猛攻，群侠占地利之便，击毙不少毒蛇猛兽。惟时间一长，也有不少人为恶兽所伤，或为之吞噬，但一时还无猛兽冲得上来。

桑书云指风丝丝，天象大师茫茫罡气，到处补救不足之地，摧折不少猛兽；宋雪宜则综观全场，一有虚隙，即遣人补上。

如此斗得一阵，敲鼓的人似也累了，便息鼓停声。猛兽固然死了近千，但群豪也死亡近百，而且大多筋疲力尽，或负伤不轻。

又过得一会，鼓声再起，兼而唢呐之声，群侠只得再斗，斗到后来，都浑身沾血，也不知是自己的血。还是野兽的血，总之杀得近乎疯狂。

这时方歌吟已听毕转述，亦已知晓雪峰神尼和严苍茫、萧萧天等毙命的噩耗，立即仗金虹剑，抢在西面前头，搏杀群兽。这当下他的武功比萧萧天高出许多，淋漓发挥之下，靠近他这方面的兽群当者披靡。

他吓退了一面的恶兽，又掠到南面，冲杀起来；那边的恶兽又倒退，但原先的西面，猛兽又拥了上来。方歌吟东倏西忽，拯东救西，手刃无数蛮兽，但依然未能扳回大局，只能勉强镇住局部。

这时东方有几抹鱼肚白，正近晨风破晓。

大部分武林豪杰，皆已疲极，只有桑书云和天象，仍然指风凌厉，掌劲淋漓，指掌之下，对群兽有如摧枯拉朽，无法接近。

久持之下，一个疏神，东南方面的阵线被猛兽所攻破，也给成问山及徐三婶的暗器打死；焦晴玉却因此丧命，成福根跪在她尸身旁，痛泣不已，忽然抓起破甲锥子，猛冲下去，一面大叫道：“爹，请恕孩儿不孝——”

只见他冲杀下去，过得一阵，便被群兽包拢，不见踪影。“寒鸦点点”成老爹瞪目欲裂，嘶声道：“福根——”

便发力追去，“袖里乾坤”徐三婶及时一把拉住。众人见此情形，知无生机，这一下狠打猛杀，虽杀了千余野兽，但仍不及其十一，自知难有幸免之理。这时鼓声及唢呐声渐似黯哑，声息渐微，兽群攻袭，亦因此得以稍缓。众人舒了一口气，却依然愁眉不展。

诸侠情知不能冲下山去，只得固守在崖，心知鼓声唢呐，不一会定必复响起，群兽如此一次又一次的攻袭，总有攻破的时候，届时就人人免不了身遭兽噬了。这时忽听“丝丝”之声，原来桑书云暗提指劲，将三条暗游而上的毒蛇射毙。只不过桑书云的指劲，已无先前猛厉，人人心里，又多了一层阴霾。

方歌吟忽道：“萧老前辈是在此掠过对面去时遇害的吗？”

桑书云听得一凛。辛深巷道：“是。”他接着又道：“不过这两崖距离约三十余丈，若无萧前辈羽膜，纵轻功再好，也是万万跃不过去的。”

辛深巷系想出语在先，先打消了方歌吟的痴念妄想。方歌吟却叹道：“现下死守此地，迟早会被攻破，如此坐以待毙，不如……”梅醒非见过他适才搏狮杀虎的武功，心知方歌吟欲求自保，杀下山去，未尝不能办到，但要救山上的人，可千难万难了，至于越过深渊，更属妄诞，当下道：“这深涧连萧老前辈都掠不过去，我们又何苦送死！”

方歌吟却道：“萧前辈因与华危楼旧识，加上大风道人也有对曹大悲的

薄翼，算计萧老前辈必舍身扑阵，所以伏下杀着，待其纵越……只是萧者前辈一死，他们断未想到，还会有人由此路攻至，必疏于防范，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……”

辛深巷听着听着，目光闪动，似踌躇难决。梅醒非却断然道：“不行，计策虽好，但这深谷却一跃数十丈，纵神仙莫办。”

方歌吟却道：“‘血河派’有一门‘倏然来去’轻功，乃取自庄子‘倏然而往，倏然而来而已矣’之意，在下略通关窍，稍窥堂奥，愿效死一试。”方歌吟元气充沛，说话中气充足，岭上人人自清晰可闻。群雄虽视见方歌吟来去杀兽，神勇非凡，但觉他自主意献策，要冒一飞数十丈之险，皆觉是满口胡柴，胡吹大气而已。

方歌吟却道：“死守这里，断无生机，不如让在下稍尽绵薄，冒死一试。”众人听方歌吟侃侃陈辞，暗忖：既无别的法子，试试也好，要是这小子胡诌，也是死有余辜了。众人于是起哄，桑书云却仔细周虑地道：“你有把握一掠几丈？”

方歌吟道：“可一掠十余丈，加上藉风热，顺滑翔，可多拉五丈距离，再用初窥门径的‘倏然往来’轻功，可多跃七八丈，再加上碰碰运气，可能过得了去。”桑书云琢磨一下便道：“万万不可，你充其量不过能跃二十七八丈，然这深崖却足有三十五丈余阔。”众人听此说话，都咋舌称奇，就算借风势滑翔，能一掠二十来丈，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。

却因方歌吟得数家之长，武功早超任狂，而且“血河派”武功，轻功确能做到“御风而飘”的程度，要不然，血河派也不至于出得长孙破这等巧手大匠，以精心发明来破轻功之极限了。

宋雪宜却不信方歌吟有此轻功，更不想方歌吟因此涉险，所以说：“飞过去又怎样？你不是那些人的对手，只是去妄自送死而已。”

说着说着，鼓声又起，猛兽又猛攻过来，众人挡得一阵，有四五道防线同时被攻破，这下不可收拾，足有五六十人被咬死。宋雪宜、方歌吟挺剑冲杀，一身浴血，好不容易将抢入猛兽尽歼，却又有三四道关口被冲破。

伯金童杀得性起，大喝一声，双手擒住一头老虎，横冲直撞，竟将上得山崖的猛兽，都砸下山去，群兽见如此神威，都龇牙咧嘴，却不敢相扑。一东北虎猛扑而来，被伯二将军半空搂住，生生撕裂为二，群兽一时摄住，却听伯金童“哎唷”一声，扑地而倒，原来是一条花斑斑的毒蛇，毫无声息地斜里闪至，咬住了他的咽喉。

召小秀急忙相救，但见伯金童已无气息。他与二将军生死之交，见伯金童骤此死去，悲愤若狂，抄枪在手，朱缨晃动，不顾一切，直攒刺杀了出去。扁铁铮跟召定侯是主仆关系，在帮中又是上下之属，甚重召小秀为人，于是也随杀而出，只是群兽杀之不尽，屠之不殆，召小秀、扁铁铮终也遭兽吞。

这一来可谓百哀齐至。只听微哼一声，桑书云被一头大白熊抓伤，他的“长空神指”，连中巨熊，白熊竟仍支撑住不倒。“长空神指”最是耗力，桑书云已无力再发指劲，倒是天象大师，愈战愈勇，真是天生神武，发皇奋扬，怒喝一声，一掌将大熊拍得脑浆迸裂。

只听天象嘶喝连连，杀得性起，白茫茫的真气不住推出，十七八条毒蛇，一齐被打飞，落下山去，余力还“嘭”地足将地上打凹了一个大坑。他白眉陡扬，银发根根如戟，每出一掌，即有龙象之力，随手将一头大猩猩，推得如小石一般落下山去。又推动内力，全身骨节，啪啪作响，袍袖无风自揭，

一掌击下，一头金狮，当即肝脑涂地。他运起目力，用神瞪去，十数只小兽，被他神威目力震得不敢上前。

天象大师嘶吼连连，抢在众人之前，连连出击，毫不珍惜自己元气，一旦出手，无可羁勒，桑书云情知他如此耗损，不知吝惜，非众之福，忙潜近低语道：“大师请您歇歇……”

天象大师自是不理，双掌翻飞，又驰东骤西，杀了数十猛兽，只有他和方歌吟金虹舞处，群兽攻势，方才镇压得住场面。桑书云因见天象呼啸厉狂，恐非常态，便凑近而道：“大师——”

天象不理，双掌一挫，向群兽扑去。桑书云用手一搭，天象运力一卸，桑书云力竭，竟未扣拿得住；天象走得几步，忽回头，这时微熏照映在他的光头上，银眉散乱，直似白发飞扬，只听他沉声道：“桑施主，贫僧怨嗔爱恨，无一可免，非菩提树，非明镜台，既不拂拭，亦惹尘埃，不如舍身喂狮虎的好。”

贞观年间，五祖命众徒各以心得书偈语，座上神秀口唱一偈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”众皆赞好，不识字的慧能却唱一偈曰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五祖乃传衣钵，是为禅宗六祖。至于天象为何说此，桑书云倒听得一怔。

只见天象以佛门“狮子吼”仰天哈哈大笑三声，众兽皆退，天象奋勇向兽群迎去，只见四名布衣芒鞋的僧人，跟随而去。天象过处，势头甚凶，双掌翻飞，狮虎豺狼，尽为之歼。如此周回过三，终于力尽端然跌坐，群兽一拥而上，瞬间尸骨无存。

这时旭日微升，晨风夹杂着腥风微熏，众人看得心惊胆战，人人危惧，知殊无幸理，方歌吟、桑书云、宋雪宜却看得热泪交进，眼前只觉莽莽苍苍，逆气难平。

方歌吟只感此役攸关苍生气运，不能任由宰杀，当下舞剑而起，喊道：“我要一试。”桑书云也豪兴大发，豁了出去，道：“你去吧！我来掠阵。”

方歌吟奔至崖边，辛深巷蹙紧眉心，疾道：“等一等。”方歌吟苦笑道：“大叔好意，在下心领，请大叔莫要阻我，待天一亮，形迹败露，就无法可施了。”

辛深巷却道：“不是相阻，此计可行，只是多加一策——”方歌吟一愣，奇道：“哦？”辛深巷指指崖上道：“要藉它的力量。”方歌吟偏首望去，只见恒山殿前一棵高大粗枝老松，怕有百数十年历史，屹立在那儿，在拂晓中隐约可辨。

方歌吟一愣，不明所指。辛深巷道：“那大树咱们可以戮力弯曲，再一弹而上，可以藉势御行七八丈无碍，不足之处，则都要靠少侠自己了。”方歌吟这才恍然。

大家别无他法，只得如此，这时群兽狠攻，似在天象舍身之后而稍得挫缓，桑书云长叹一声，一挥手道：“要去，就快，趁现在！”当下数人全力将松树拗弯，那枝桠足有合围粗大，数名膂力奇大的江湖好汉，发力压拗。桑书云也助一臂，只觉树身反弹之力奇巨，险捏把不住，心中暗忖：要是天象在就好了。

这下一寻思，才省悟普天之下，大风那奸贼除外，“三正四奇”就只剩下自己了。当下苍苍茫茫，有无所适从之感，对那树干的反弹之力，也不感压迫了。

宋雪宜这厢却向辛深巷低声问道：“几成把握？”辛深巷不语。宋雪宜道：“究竟几成？请辛先生坦诚相告。”辛深巷又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又叹了一口气，宋雪宜惊问：“一成都没有？”辛深巷缓缓抬头，忧色满布地道：“就只一成。”

这时方歌吟已骑上了树枝，他右手紧执金虹剑，左手摸摸身上腰间背后的鞭箭弓刃，一一都在，才放了心。桑小娥仰着头看去，方歌吟自晨光中看见她雪白的脖子，莹莹的泪光，脸颊上忍泣的唇，也带有两个浅的酒窝，他心下一阵怜惜，但愿能邀天之怜惜，还能跟小娥厮守一起，便是饶天下之大幸了，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，桑小娥问：“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？”说着哽了咽，但还是拚命忍住哭；她跟方歌吟在一起，相聚难，离别多，每次都是生离死别，每次都是。

她心下想来，很觉委曲，但这刻又逢着生死之别，便饮憾没了言语。方歌吟却笑道：“你连哭的时候，都有梨涡儿。”桑小娥听了方歌吟临舍身一搏时，还有雅兴谬赞自己，不禁一粲，笑得一半，又怕方歌吟出事，便流了泪儿来。

方歌吟笑道：“又哭又笑，也不害臊。”众人知小两口儿打情骂俏，何况值此生离死别，当下别过头去，佯作谈笑，不予叨扰。

隔得片刻，那唢呐声又响起，群兽又骚动起来，想来华危楼的“震天鼓”和陈木诛唢呐交互击奏，始得轮流歇息之效。方歌吟疾道：“小娥，我去了。”

向众人一点头，回头又看，只见桑小娥容色无限凄婉，晨风中发丝往后飘呀飘的，脖子雪白得犹如一朵白喇叭花一般，纤弱娇腻，只觉爱怜横溢，忽听辛深巷沉声道：“太阳要出来了！”

只见东面群山，旭日真的出来了一小片。方歌吟情知太阳全出，自己形迹就尽暴露在对方眼帘，立即四下一拱手，道：“诸位我去了。”

诸侠也拱手回答：“少侠保重”、“方大侠小心”，“少侠”、“大侠”声中，还是叫“大侠”的居多，原来大家感他大义见义，在萧萧天这等绝世人物也牺牲当场之后，仍敢为大家活命而行险抢崖，大家与他虽无深交，但都心悦诚服叫这一声，千百年来的武林，能摄伏这些贡高自慢的武林人物，真正打从心里悦服，真为罕见之事。

辛深巷手势一沉，众人即放手。这根树枝，合十数高手之力方能扳下，而今一弹而起，快如丸矢，方歌吟登时在晨光微明中破空飞去。

群豪自崖上凝视而看，目不敢瞬，只瞧得一颗心如在半空飘浮。

方歌吟始不着力，只放软了身子，保住了元气，受树身弹力，飞行了八丈，这时树身弹力渐失，方歌吟在半空的身子一挫，众人崖上望去，心都为之一跌，但随即方歌吟身子一曲，猛地弹了起来。

这一下弹起，是靠真气强运，刹那之间，破空向准对崖，冲飞而去！

众人见方歌吟内力居然如此之高，都不禁轰然一叠声喝彩，辛深巷叱道：“噤声，噤声！”但他的声音，哪里罩得住喝彩叫好之澎湃，却是连对崖都醒觉了，不少戍卒往山崖这边看来。梅醒非跺足叫道：“糟了，这次糟了！”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方歌吟凭一口真气，飞跃十丈，稍稍一顿，真气已然难继，他即施“血河派”的“倏然往来”，宛若御风飘浮，正是回止难期，若往若还。众人眼见他势消而落，却能如此御风而行，不禁又喝起天价彩来，这一来，连对崖的人也看到了半空这人儿，大呼起来。

方歌吟乘风而行，姿态曼妙，但去势却是缓了，却又飘行了七丈余，再藉风势飘行，这时对崖的身形渐显，只见很多人奔走相告，并觑准自己落脚处挥武器包抄上来。

方歌吟肚里只连珠价叫苦，不过这下众敌不及放箭，只有几名高手发出暗器，都被方歌吟轻巧接去，眼看距离又拉近五丈，离对崖只剩五丈有余，唢呐忽止，而鼓声大作，一响如一声雷，擂击在方歌吟心里。

此际方歌吟内功深厚，犹在“武林狐子”及“幽冥血奴”二人合并之上，是以华危楼的鼓声，震不下方歌吟，但方歌吟也无法强提真气跨纵，眼见只有五丈，身子却落了下去。

方歌吟悟心奇高，这下命在顷刻，他猛解下银箭，箭尾往腰带一缠，“飕”地一箭，半空直射过去，箭利劲沉，“夺”地竟射入坚岩里去。

方歌吟一手拿带，藉力一抽“嘯”地扯了过去，又拉近了二丈，眼见要越过对崖，可以绰绰有余，但好事多磨，红影一闪，一人出剑斩向银箭，“叮”地一声：银箭居然不折，那人便是大风，大风连斩数剑，“血河神箭”依然未断，倒是剑锋上崩了米粒大的一个缺口。

这是方歌吟又飘近了丈余，大风道人一回剑，“哧”地割断了布带，这当下方歌吟离山石只有二丈余三丈不及，便要废于一旦，对崖这边恒山殿的群侠，齐齐发出一声深叹！

方歌吟身形一沉，大风哈哈一笑，却见“花”地一声，耀眼生花，一条二丈八长的银鞭，已卷吞住岩石，一抽之下，方歌吟身形向自己这边疾射而来。

恒山殿外的人只见兔起鹘落，瞬息百变，方歌吟又扑向山崖，深叹未休，惊呼便起，然喝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方歌吟投向大风，连人带剑，便是一招“闪电惊虹”！

这一下舍身扑来，又急又快，大风道人心战胆寒，他与方歌吟交手四次，这人武功一次比一次精进，迄今已不敢正扑其锋，要不是他急退得快，方歌吟距离尚远，这一剑还真闪避不过。

只听“噗”地一声，剑身没入岩中，方歌吟的功力，可谓已臻化境，断金碎石直如摧枯拉朽，对崖的群众，开始是战战兢兢，急如逾恒，而今都舒了一口气，期盼方歌吟能有所作为。

这时众人刀霍霍，向方歌吟落脚处包抄过来。方歌吟施力过猛，还不十分运用纯熟，金虹剑便陷入石中，他视此剑如同生命，便猛力抽拔，大风道人偷偷自后闪至，掌心血红，一掌向方歌吟背心拍去。

方歌吟一面抽剑，左手银鞭回扫，“喀喇喇”一阵急响，飞沙走石，大风道人不知世间上竟有这等惊龙走蛇的鞭势，要不是他仗着血翼，腾空而去，这下挨着一鞭，也非给击落悬崖不可，当下吓得冷汗直冒；对崖的人看得目眩神驰，不住为方歌吟连珠彩喝将起来！

第六十八章 弓是良弓·箭是利箭·气气壮

这时七八名“悬空寺”的高手，砍杀过来，七八人之后还有二三十人，方歌吟硬闯三十余丈，一口气未缓得过来，对岸的人情急莫已，但又无法奋袂挺身，抢将过来，只见方歌吟在险峻的山崖边线，忽焉纵体，以邀以嬉，体迅飞鳧，飘忽若神，那数十个人，还是打他不着，反有两人，收势不及，撞在一起，翻下崖去。

方歌吟歇得一歇，真气又沛，大喝一声，一手弯弓，一手搭剑，嘭嘭连声，连射倒十数人，其余的人，心惊胆颤，方歌吟又大喝一声，连发数箭，这一箭连着二人，甚至连穿三人而过亦有之，众人懍其神武，抱头鼠窜，大风道人绕了一个大圈，欲自门顶击下，方歌吟见晨色一黯，已知所以，双掌撞天而出，“登峰造极”神功破掌冲去。

这下如排山倒海，大风道人虽居高临下，硬接一掌，也被激荡震起，方歌吟知此人罪逾天诛，手下再不留情，急冲而起，左右手各发出了五缕指风。

大风道人一抓一引，“吸髓大法”，意图将方歌吟所使的“长空神指”化去。这时鼓声早停，唢呐声悠悠持续，群豪在对崖，一面死守不移，一面不时转过头来紧张观战。

却见大风道人又是一震，狂吼一声，张口喷出一道血箭，原来方歌吟将“长空神指”之力，运杂于“指镖”之中，袭入大风道人体内，大风的“吸髓大法”，未能将之化去消尽。

方歌吟挺身又上，一掌拍出，正是任狂所授的“从心所欲神功”，大风以双掌“化血奇功”硬接，身体已出崖外，要不是他仗着血翼扇动，早已落崖惨死。又四五十名敌人，要趁方歌吟力战大风时施暗袭，方歌吟左掌压制大风，右手执二丈八尺银鞭，呼呼舞动，无人得入三丈内半步！

这顷刻间忽听一声暴喝道：“臭小子！”一人黄发大口，矫捷剽悍，硬闯而入。方歌吟不知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倚天叟”华危楼，他以右手发鞭，那人连闯七次，俱闯不入鞭圈内去，但“血河神鞭”也未能将之卷飞，那人气得哇哇大叫。

原来华危楼，极端骄纵横蛮，自慢贡高，见自己居然夺之不下，心想只有一个籍籍无名的臭小子，怎能栽在他手下？所以厉啸急攻，身子快如闪电驱至，不住变换身法，滴滴圈转，企图攻入鞭影之内。

方歌吟依然单手对敌，但大半心神，都花在对付那老人身上，大风道人才得以一时之缓，正欲挣脱飞离，方歌吟掌力一催，竟运“龙门神功”，大风道人只觉人如舟子，在掀天巨浪中颠簸起落，全不能自己，连一口气都喘不过来，又怎生得脱？

华危楼数闯不下，心中恚怒：武林中几时出来了这么一个厉害角色！心中猛地一震，付念：“莫非是卫大师兄？！”斜眼微睨过去，只见那人丰神秀朗，但容光闲雅清隽，却并非卫悲回的桀骜不驯、嘍傲意态。

华危楼知不是自己所畏所惧的卫悲回，才敢轻呼一口气，怒叱一声，双手自怀里抽出数截黑物，“喀哧”、“喀哧”数声连响，凑成了一支长枪，攒刺横扫，扬荡挑决，震天的枪风，随着掀天的枪尖，冲入银光夺目的鞭圈之中。

猛听“呼——啪啪啪啪……”连声，银鞭已卷在黑枪之上，华危楼奋力内夺，方歌吟发力抽扯，两人俱纹风不动，但他们所处的山崖侧沿，土石崩

陷，不少砂石，纷纷往下溃塌。

其他围剿方歌吟的敌人，纷纷大呼大嚷，不敢上前。方歌吟以一敌二，不见劣势，反而是大风道人处境甚危。这时对崖的人见此，雄心大振，趁鼓声不续，唢呐已停，纷纷喊杀，冲下山去。

这时乐声不继，群兽无所适从，乱噬乱咬有之，但多为互相残杀，往见遍山同类，自惧起来，一半以上都夺路下山，四散而逃。

群雄聚众戮力，奋勇下冲，人人都是骁勇善战，一群无主野兽，又哪里抵挡得住？至于群豪鹄的，也志在悬空寺，一心一意，杀到山下，再冲上悬空寺来。

方歌吟与“倚天叟”华危楼、大风道人三人正相持不下，忽又有一人闪来，手持唢呐，奔绕猱近，狡狠莫已，双掌拍向方歌吟后腰“志室穴”、“脊中穴”，脚反勾踢其右腿“阳交穴”！

这一招三杀，歹毒无伦。方歌吟左右强敌，背后又遇奇袭，就在此际，他背上金虹剑骤然射出，陈木诛眼见得手，却不料对方的剑，竟自行激荡而出。陈木诛急忙收势，往后这退——蓦觉背后是悬崖，顿得一顿，金虹大盛，已至眼下，他及时偏得一偏，剑锋“嗤”插入胛骨之中。

陈木诛痛极，大吼一声。原来方歌吟危急之下，运起“龙门神功”，功力透体，穿过剑鞘，将剑激出，金虹剑本非凡器，即自行射出，命中陈木诛。

但是方歌吟这稍一分神，便无余暇全力对付大风和华危楼两人。他在这两人合击之下尚可稳占上风，加上陈木诛，也不致落败，只是内力已无盈余，大风道人乘机发动反击，薄翼“呼”地飞荡了出去，脱离了方歌吟的“龙门神功”笼罩之下。

大风道人得脱，“紫虚剑”发出淡淡紫气，回斩方歌吟。

大风若使出“幽冥血奴”剑法，方歌吟倒了然于胸，他的“血河派”正宗“龙神神功”，正好克制大风道人的邪道武技，但大风道人施出正宗武当剑法，方歌吟不敢轻敌。

方歌吟这时剑已插在陈木诛身上，大风道人一招“剑指天南”挑来，情急中他自怀里摸出“解牛刀”，一格之下，“叮”地一声清脆微响，“紫虚剑”已被他的小刀削断。

大风道人“啊”的一声，他的“紫虚剑”，原是道家利器，而今跟这看似凡铁的小刀一碰，居然一削就断，不禁大骇。

就在这时，陈木诛心惊胆跳，不敢恋战，负剑就跑，这下却反成最高战略，乃因方歌吟视金虹剑尤重于己身生命，连任狂几次夺之不弃，何况陈木诛。方歌吟大急之下，全力纵去，追赶陈木诛。

华危楼觉铁枪一轻，“忽律律”一阵急响，“余地鞭”只剩缠着的几个小圈，霎眼间枪身黑亮，鞭已不在，华危楼猛地醒悟，适才看来两人势均力敌，原来自己一直乃受制于人，方歌吟一旦要走，只要把鞭撤回便行，自己兀自强执铁枪，争持不下。

方歌吟一抽回银鞭，“啪”地半空响起一道鞭花，二丈八的长鞭宛若一道银色龙卷风般，卷了过去，缠住陈木诛的右踝，一拖之下，陈木诛“砰”地跌倒。“忘忧林”残余十数人要来救，方歌吟不用张弩，以手发箭，“游刀箭”又伤八九人，余人纷纷暴退。

方歌吟正想上前抽剑，后头一道急风，连忙伏首前掠，腰背微微一痛，知已着了一剑。却是大风道人，他手上又多了一柄武当镇山的“苍木龙纹古

剑”，趁万歌吟专注于陈木诛逃逸之时，伺机斩出，虽未得手，但也杀伤了方歌吟。

方歌吟负伤再战，他一手执鞭，无论如何，也不让他逃脱，不辞艰险，也要保住金虹剑，只是这一来他只剩下一只手，“解牛刀”晶光灿然，力敌大风的“苍木龙纹古剑”和华危楼的“掀天枪”，就有些力有未逮，这时，“巨灵”许长公在陈木诛撮唇作啸之下，抡舞钢锥，和“铁狼银狐”及费四杀、钟瘦铃冲杀过来，狠打急戮，围攻方歌吟。

方歌吟四下受敌，背腹夹击，情况甚危。群豪发力狂冲，但两崖之间，相隔虽只数十丈，如从此山环下再复上彼山，却有十数里之遥，何况乱石嶙峋，宛若倒剑，又无山径可循，沿途尽是猛兽，一时怎过得去？

这时“铁狼银狐”、大风道人、费杀、华危楼、钟瘦铃、许长公以及陈木诛，这回儿是敌忾同仇，只图先杀了方歌吟，方歌吟竭力以解牛刀法，游刃于数人之间，只求延挨一时，使群侠得以脱围。

以方歌吟武功而论，多了“巨灵”、“铁狼银狐”、费四条、钟瘦铃等人，并起不了多大作用，堪堪可与方歌吟战个平手，惟是方歌吟分神于正设法龟缩逃的陈木诛，怕遗失金虹剑，心有挂碍。

为物所累，又受大风剑斩之伤，功力便大打折扣。

要是此际这些人全力抢攻，方歌吟恐早已一败涂地，只是华危楼边打边向陈木诛骂道：“叫你不要过来，你偏过来，万一万兽制那些兔崽子不住，抢了过来，就够你瞧的了。”陈木诛痛得哼哼唧唧，作不了声，大风道人怕“倚天叟”真个去打鼓，自己一人，可万万敌方歌吟不住，当下叫道：“盟兄，咱们还是先宰了这小子再说！”华危楼白了他一眼，悻悻道：“我自有分数，你怕死么？”数人打打骂骂，未尽全力，方歌吟才一时不致落败。

费四杀目光一瞥，只见对崖已无敌踪，再看时敌人已冲到山下，他原本极为怕死，骇然道：“不好！”华危楼的“掀天枪”使得“呼呼”作响，矫捷龙腾，迫住方歌吟，方歌吟刀不盈尺，但依然攻守自若，“倚天叟”久攻不下，正是烦躁，叱问：“什么事大惊小怪？”费四杀急道：“他们……他们攻上来了！”

华危楼弹枪一看，果是如此，连忙奔走，大风剑法一紧，心里暗栗，大叫道：“盟兄，盟兄，你去哪儿？”他生怕“倚天叟”跑走，留下他一人，制方歌吟不住。华危楼一面疾奔一面应道：“胆小鬼，让你老哥去敲鼓，叫群兽追噬他们，咱们在崖上来个截杀，这叫前后夹击，一个不留！”

方歌吟听的大惊，怕华危楼以鼓煽惑群兽，追扑群豪，将心一横，把二丈八的银鞭抽出，飞卷华危楼，这下他双手得以灵活运用，力敌数大高手，丝毫不惧，这一来也惹火了华危楼，绰枪全力出击，以图先杀了方歌吟，再击鼓驱兽咬杀群雄。

这一战打得好不灿烂。

方歌吟以寡击众，愈战愈勇，便在这时，费四杀见情势不妙，偷偷想溜，方歌吟想起爹爹惨死，怒火中烧，不管敌人的枪雨剑风，猛冲过去，一把拿住费四杀的“关元穴”。

这一招却犯了兵家大忌，失了防范，华危楼“刷”地一枪，刺中了方歌吟肋下，方歌吟一招“玉石俱焚”。回了过去，迫得华危楼收枪暴退，而“解牛刀”毕竟不及“金虹剑”来得趁手，又不够长，所以及不着华危楼的身躯。

方歌吟两下受伤，战力大受影响，费四杀“关元穴”被他这一捏拿，登

时气塞，晕了过去。那黑衣少年钟瘦铃见势头不对，也想开溜，方歌吟以“长空神指”，连封他肩头“缺盆穴”、小腹“天枢穴”、大腿“伏兔穴”，钟瘦铃摔跌下来，但方歌吟志求伤敌，不顾强敌环视，终于一不小心，身子“蓬”地被“轰天拳”击中背心。

方歌吟连受三记重创，便不如先前灵动，大风道人、倚天空、许长公、铁狼银狐都觑出有机可乘，步步见逼，立意要诛杀方歌吟于顷刻。

这时群侠已从素女峰上，冲落到山脚下，才从山下杀到悬空寺崖下，怎及相救？

却在这危急万状的时候，一条黑汉滚地而来，足下一勾，便将铁狼绊倒，银狐勃然大怒，挥掌打去，黑汉以一敌二，战了起来。又听一声洪亮却平和的语音道：“我们来助你！”

“冈朗”一声，一柄沉甸甸的金刀，刀口上有三个金光灿然的小环相互碰撞，发出叮当清响，在日头下灿然闪亮：原来旭日已现，光耀天下。

那看来宅心仁厚的颀长汉子，一刀砍下，华危楼横枪一架，“当”地一响，星花四溅，乍又没入阳光普照之中，那汉子退了三步，华危楼双足却钉嵌入土里。那汉子赞了一声：“好膂力！”华危楼正在破口大骂，乍想起昔日江湖上跟随萧秋水的一群人，惊问道：“两广十虎？！”那汉子横刀微笑：“在下金刀胡福。”

忽听一人清叱道：“还有‘杂鹤’施月。”人影一闪，一人双手成“鹤啣”状，飞啄而来，华危楼以“轰天拳”以对，连击三拳，那女子“一鹤冲天”，又“白鹤飞来”飘过，再改为“黄鹤踪杳”势，已到华危楼背后，又以“鹤翅”手掌平拍向“倚天叟”脑户穴！

华危楼临危不乱，长枪回搦，在施月手掌触及他后脑前，倒撞她小腹“梁门穴”，这下一先一后，相差不及厘毫，也妙到巅毫，施月当机立断，知若一掌拍下去，自己先得中枪，立即“鹤立鸡群”，举足而起，足尖踢歪枪尾。

华危楼人未回身，但枪尾一偏，点施月足踝“冲阳穴”，施月知此势已破，绝难讨好，足尖忽然踢出，藉枪尾一点之力，后荡而起，发出一声清啸，是为“鹤唳九天”势，掠回胡福身旁。

华危楼回枪要上，忽见一人，挺着毛头，向自己撞来，华危楼忙掉枪对准来人头顶，那人将头一偏，又向华危楼身侧撞来，那人又改了个方向，仍然撞来，如此换了七八次，那人仍是撞来，华危楼气急，一记“轰天拳”打了过去，“彭”地击在那人头顶，那人被打飞一个筋斗，却一个翻身立了起来，摇晃了几下，便已没事，华危楼心忖：天下哪有一个人的头颅能硬得过硬自己的拳头的？当下一栗，喝问：“铁头洪华？”

那人傻忒嘻嘻地咧嘴一笑道：“少林洪。”蓦地一人大声呼这：“我不是‘两广十虎’的，我也来领教你的高招！”

这人高大豪壮，扑向下来，一出手，如闪电奔雷，已扣住华危楼枪身，正要夺将过来，华危楼心里大惊，忙运气紧抓长枪，不让夺去。那人夺之不下，一抬足，便向华危楼小腹的“太乙穴”踢来，出脚踢人竟比出手夺枪还快。

“砰”地一下，果然踢中华危楼。好个“倚天叟”，居然神色不变，但高豪老者怪叫一声，撒手身退，一足已是蹶蹶。华危楼吐气扬声，喝了一大声，震得四下山坠，回响阵阵。

原来华危楼聚功于腹，硬受一腿，虽被踢得下盘血脉一塞，但他内力深

厚，随即没事。“千手剑猿”葡俊龙踢了他一腿，却险些儿折了足踝，仓皇而退，“刷”地亮出“中州遗恨剑”来。

“金刀”胡福与华危楼对了一刀一枪，也为他膂力所震，右手发麻；“杂鹤”施月险为其所伤，心有余悸：“少林”洪华被他脑门击了一拳，也满天星斗；四人都心里有计算，知道：“倚天叟”非同泛泛，纵四人联手，也未心拔之得下，当下收拾平日戏谑意态，小心应付起来。

李黑那儿以一敌二，却刁钻伶俐，又诡计多端，自占上风；“铁狼狠狐”被缠得竖发戟眉，却就逮这颗黑豆儿不着。“倚天叟”以一敌四，施月、洪华、胡福、葡俊龙都颇感吃力。

但方歌吟那儿，可大大不同了。华危楼一去，又缺了“铁狼狠狐”，大风道人自抵挡不住，陈木诛贪生怕死，趁机就地一滚，平贴地上一掠，挺起便跑。方歌吟因金虹剑仍嵌在他身上，所以施展“八步赶撵”，追赶过去。此际他内力甚强，这普通轻功，被他使来，直如“千里不留行”，“刷”地一声，已赶过了陈木诛身前。这时方歌吟有两广十虎之助，加上良弓利箭，气更壮了。

大风道人一口气已打得喘不过来，换作平日，他又奸又鬼，一定乘机开溜，蛰居某处，过得些时日，再来雄图一代霸业，但而今当风一吹，只觉山风刮脸如刀，一生所筹划的大事，不惜遁入道界，由小道士起，以一身苦熬苦学的玄门正宗武艺，受人倚重，又靠谄媚暗杀，夺得掌门之位，再扶贫济弱，赢得侠名。再藉除暴锄强之便，窃取曹大悲的武功，另外得悉华危楼未死，如蚁附膻，百般讨好，以做自己后盾，更处心积虑，假貌伪善，使得各大门派彼此误会迭生，黑白消长，他趁此藉“忘忧林”、“七寒谷”、“金衣会”、“天罗坛”的力量，以企一举雄图。

而今他迎着旭日，身在高处，却觉莽莽乾坤，却无他立身之地，名门正派之清誉，已为他一手捣碎，扶危济倾之望，也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喝打，他花尽心血建立的局面，一层又一层，尽为所灭，大风道人忽觉天下虽大，却无何处去。他狂吼一声，展起血翼，往方歌吟背后扑去。

方歌吟截住陈木诛，陈木诛心胆俱寒，“闭门造车功”中的一式“关门大吉”，一面封招，一面退，方歌吟身形一晃，并不立即出手，待陈木诛封守完毕，破绽又露时，才一掌拍去。

陈木诛胸前中了一击，呆得一呆，“啪”又中一击，陈木诛五脉翻腾，连忙以“铁门门”封闭，但意念甫生，“啪”又中了一掌，方歌吟这招“龙门三跃”，连拍三掌，陈木诛哪里禁受得了，荷荷狂叫，痛彻心肺，退了七八步，大风道人却疾如鹰隼，斜眼觑准，“苍木龙纹古剑”，一剑急刺方歌吟背心。

方歌吟大喝一声，闪电出手，“解牛刀”铿地一响，架住剑尖，左手倏出，抓住金虹剑柄，运力一拔，“嗤”地一声，已自陈木诛体内抽回，回剑一挑，解牛刀也运力一挺，格登一声，大风道人的“苍木龙纹剑”又告被扳为二。

大风道人接二连三地迭遭惨败，就算是铁石铜人，只怕也为之颓然，但大风却是遇强愈强，越战越狠，他兵器既失，猛一咬舌头，竟喷出一口血雨，“花”地向方歌吟迎脸罩来。

这便是“化血奇功”的绝技。然而使这法门的人，牺牲极大，要知舌尖于人而言，十分重要，而以齿咬破舌心喷血射人，需要大量血水，这门功夫

虽十分霸道，但伤舌之后，三数十天难食难言，也属必然。方歌吟一时闪避不及，鲜血当头骤淋，全身一寒。

但他体内的“龙门神功”大力，一遇外侵，即自行护体，所以寒意难侵，但无法伤及方歌吟奇经百脉。不过这血雨打在方歌吟眼皮子上，方歌吟已及时闭目，仍觉十分刺痛椎心，方歌吟一时间睁不开眼，大风道人大喝一声，身子划了一道大弧形，双手力拍方歌吟左右“太阳穴”。

这双手刻下所凝聚的是“吸髓大法”，不管对方练的是什么神功护体，这双手要是打实，即可使对方神智全失，变为白痴。

方歌吟本测大风道人在前喷血，背后又来凌厉风声，知是大风仗血翅划弧形攻来，在这危急万状间，方歌吟急使一招“海天一线”。

这“海天一线”一出，方歌吟全身上下，尽是守势，大风道人这下拍去，无疑等于将手掌送往剑尖，而这剑又非同凡器，乃是金虹神剑。大风道人只得收手撤招，方歌吟瞑目不视，却随而递出一招“咫尺天涯”。

大风道人接过这一招，得知此招一旦接上，因招生招，以招变招，不绝如缕，当下当机立断，立生退志，仗着薄翅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倒飞出了悬崖。

他甫出悬崖，忽听一人喝道：“妖魔！别走！”“丝丝丝丝”，数缕指风，破空袭来。

方歌吟一听指风，心里大喜，知是桑书云等到了山顶，自己一场苦战，终于熬过了险夷。

第六十九章 收 场

大风道人本来就因气塞胸臆，无所适从，便没想到要逃，但数攻不下，胆气愈怯，退意又萌，而今却听桑书云一喝，心知群雄已上得山来，他心慌意乱，退志更炽，仗着血翼滑翔，便要飞过对崖遁走！

只是他进退之下，抉择仓皇，“长空七指”破空射来，他受伤不轻，闪避不及，有五缕指风，竟打中他的左边膜翼，“特特特特特”五响，射穿了五个小孔。

这时宋雪宜也上得山来，一见战局，又瞥见方歌吟目不能睁，知其双自为人所伤，而大风如悍鹫般就在他之后，她何等急智，立即叫道：“吟儿，敌人在‘同人’……”

“同人”乃是方位，方歌吟听风辨位，素得宋白雪在黑暗中调练，“血河鞭”“啪”地卷去，大风中指在先，血河银鞭如蚊龙一腾，“劈啪”击下，半空又作四个变化，兼打左首之“异”位、“离”位，右首之“节”位、“损”位，大风吃力回飞，“啪剥剥”连声，他右边羽翼，全被鞭碎！

“啪达啪达”，羽膜被鞭劲震碎，这下大风道人可惨了。他左翼穿孔、右翅全碎，山风狂飏，凛烈袭来，他身处百丈深崖半空之中，真是吓得魂飞魄散，忙提气欲掠回崖上，但脚下空荡，怎有借力余地？要藉御风滑翔至对崖，但只剩左边穿孔羽翼，欲振不起，沉浮数晃间，终于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蓦地落了下去。

方歌吟这时可勉力睁开一丝眼缝来，只见大风道人衣冠翻动，翻转辗转，一面拼死挣扎，但落崖之势，陡急不止。

那一声惨叫，依然荡入耳鼓，桑书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的、实在的、伪作的，三个‘幽冥血奴’，都是葬身崖下。”言下不胜唏嘘。

这时陈木诛脸色惨白，巍巍颤颤地捂胸站了起来，梅醒非和全真子一齐扑了过去，方歌吟有不忍之心，道：“饶了他罢，此人已身受重伤，不易治好。”全真子收剑而立，梅醒非微一皱眉，却道：“这厮是罪魁祸首，没有他，‘忘忧林’之役不致如此荼毒生灵了。何况，严苍茫就是给他害死的，要不是他，天象大师也不致深疚于心了。”

陈木诛抚胸喘息，狠毒的眼神，睨扫诸人。这时大局已定，“悬空寺”上的人，断不是如猛虎出闸、悲愤中诸侠的敌手，早已投降的投降，死伤的死伤，逃亡的逃亡，只剩下华危楼以一敌四，愈战愈勇，李黑也将“铁狼银狐”打跑了，加入了战圈。

这时五人力敌华危楼一人，只见东倏西忽，人影恍错，始终久取不下。桑书云和宋雪宜知“倚天叟”确有一番惊人艺业，也加入了战团。

华危楼见敌人愈来愈多，情知不妙，他的“轰天拳”如连声闷雷，迭急击出，李黑一不小心，撞在凝在半空的拳劲上，几被震晕过去。“千手剑猿”蔺俊龙的“中州遗恨剑”，是非同小可的利器，一直逼住华危楼的“掀天枪”，华危楼颇感不耐，遽一抬足，“啪”地踢中蔺俊龙手腕，蔺俊龙手中“中州遗恨剑”脱手飞出，“噗”地刺入丈外土中、诸侠身前。

蔺俊龙也是一个遇敌愈强，愈是勇悍的人，他的“中州遗恨剑”一脱，又拔出“血溅秦淮剑”，打得一回，华危楼双指一弹，“叮”地一声，这剑又脱手飞出，落在“中州遗恨剑”之旁。

“千手剑猿”怎能服气，拔剑又战，这次使的是“白猪王子剑”，又斗

得一回，华危楼以“掀天枪”一格，那口剑又飞了出去。（按：“千手剑猿”蔺俊龙这三把剑都大有来历，详见《神州奇侠》故事系列。）

可是“倚天叟”已愈战愈难左支右继，桑书云是“三正四奇”中人物，“长空神指”是武林一绝，宋雪宜杂识博略，更难对付，至于施月等五人，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江湖、老前辈，越打下去，越见出他们的功夫根基，毋论大马金刀，或东西奔窜，都长力强、实力盛、威力猛，华危楼久战不下，掉枪就跑！

胡福大喝了一声：“哪里跑？！”挺刀要追。华危楼忽然坐步侧身，“嗤”一记“回马枪”，这下劲急狠辣，胡福老实，迫敌时不疑有他，施月及时将他衣领一揪，长枪穿裆而过，险中裤下，李黑就地一滚，双手钳住铁枪，华危楼正要抽扯，见方歌吟长身挺剑追来，便弃枪不要，往寺前掠去。

施月一提胡福，怪责道：“怎么你又重了几斤？”胡福一愣，叹道：“可惜肉都不长到脑子去。”数人之中，若论武功，要算他最高，基础也最深厚，可惜就是憨憨直直，易受人欺。李黑正想调侃他几句，忽听“咚”地一声，胸口如被擂了一拳，眼前发黑，金星直冒，看别人时，也是脸色倏变。

“倚天叟”这时已窜上悬空寺前，手屈成捶，捶击大鼓，击得几下，人人都动弹不得，而且远闻怪兽嘶吼，看情形又势将聚集，群攻而上。

桑书云一念及此，勉力前行，但“震天鼓”声，腾腾如雷，桑书云方才举步，忽睹星移斗转，原来他近日来受伤累累，耗力近竭，支持不住，几乎仆倒，幸而宋雪宜以手相扶。两人奋力护住心脉，但要卫护别人、或采主动攻击，便在所不能了。

至于梅醒非等武功更低一筹，虽五内急的，却无法可施。唯一可以对抗的是方歌吟，但他连伤二处，鲜血逆涌，功力大打折扣，吃力趋近几步，便被震得血气翻腾。

桑书云知道方歌吟或许可以挽此狂澜，他自己寸步难移，便设法用话分华危楼的心。“华老头，你放下拳头，不再擂鼓，你我无怨无仇，我不杀你。”华危楼也是老江湖，焉听不出桑书云的用意？当下不去理他。

宋雪宜眼见此情势，心知华危楼最沉不住气是什么，当下在鼓声起落之间朗声道：“华老，你敲了一世人鼓，什么震天、轰天、掀天、倚天，到头来还得不到一个伊小深！”

桑书云听得心头一热，很想叫宋雪宜不要说下去，宋雪宜却伸出柔荑来，悄悄按住他的手背，这时华危楼气得胡须戟张，宋雪宜再加了一句道：“你要是真的英雄一世，为何连个女人都保不住，嫁了给桑帮主？”宋雪宜的用意是激华危楼恨绝，起而攻击桑书云，自己俩人只要支持得一会儿，让方歌吟毁了“震天鼓”，便不怕他了。

谁料华危楼听了，鼓声稍缓，但神态却十分猖狂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贼婆娘，你少为贼汉子激老夫，姓桑的贼汉虽娶了伊小深，却未得到她的心，她最珍贵的三件宝物，一件也未送了给他。”

宋雪宜扬声问：“什么最珍贵的三件宝物？”她是意图引华危楼说话分心，在他心神不灵时猝然袭击，却偏首微睨，见桑书云神色惨然，心知问错，不应勾起旧事，心中无限歉疚。

华危楼桀桀恨声道：“是不是！连三件珍物，也不知道，伊小深哪里爱他，伊小深爱的是我！她的对联、古筝、绘像，既未送我，便跟她香消玉殒，永埋红尘去了，何曾交给了这贼汉！”

桑书云听了气得全身发抖，宋雪宜从未见过他如此恚怒过，从此可以揣想他对亡妻爱念之深。宋雪宜低垂蛾眉不语。华危楼又敲得数声，桑书云因奋力前行，图手搏“倚天叟”，所以被震得经脉出血。

桑书云低哼一声，不理一切，仍然前行，宋雪宜急相搀持，方歌吟浑浑噩噩中，只听得“对联、古筝、绘像”，不禁迷迷惘惘起来，暗忖：莫非是……当下吐气扬声说道：“那卷轴绘像，可是绘一淡装女子，襟佩珠花……”

只听“统”地一声，华危楼本正一拳往鼓面击下去，这下声响甚闷，旁人不觉什么，反倒是华危楼嘴角渗出血来。“倚天叟”颤着声音，像极吃力才问得出话来：“你……你怎知道？……那卷轴……还写着些什么！”

方歌吟努力记忆，道：“那卷轴上写着笔势飞动，笔迹犹劲的‘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’……”华危楼向天惨叫三声：“是她！真是她！果然是她！”血已从他嘴边咯了出来，他惨笑问：“你……你还见着些什么？”

方歌吟回忆道：“……还有一架古筝。”华危楼紧接着问：“什么颜色的？”方歌吟迟疑了半晌，道：“……朱红色的。”

华危楼愀然而笑，笑意里似有无限苦涩，道：“她……她送了给人……毕竟还是送了给人……”忽然眼神闪过一丝希望，急问：“你在哪里见着了……这些东西？！”

方歌吟见他如此神伤，心觉不忍，照实直答道：“是在龙门急流之中，卫掌门遗体之旁……”华危楼一听，斜着窜至，拳头不住擂在大鼓上，发出暴石击瓦般乱响，一面瞪目唇张，呼吸困难地喘着问：“……是大师兄……她，她，她喜欢的根本还是大师兄……跟我……无关……我……自作多情……”神色萎靡至极，简直非但判若两人，而且枯颓到不成人形。

忽尔桀桀狂笑起来，挥拳向大鼓击去，一面狂笑问：“那对联……写些什么？”方歌吟知道人神智痴，不忍相欺，答道：“朱弦一拂余音在，却是当时寂寞心。”

方歌吟念得一字，华危楼击鼓一下，一边笑一边打，凄怆至极，到得了第十四响，笑声遽绝，鼓音未杳，他仰天倒下，鲜血自嘴边不住溢出，又自悬空寺的石阶上缓缓淌了下来。

原来大凡以魔术心法摄人者，如遇强敌，对方将法力反震过来，自己必反受其害。“忘忧林”主陈木诛曾以“摄魂迷心功”对付天象，却给天象大师以佛门“狮子吼”攻破，因此被震伤了经脉。而今华危楼的数十年自醉迷梦，尽成泡影，伊小深由始至终，根本没有稍暇颜色于他，他还以为是对方深蕴含情，不便表达，却不知一直另有所属，便是大师哥卫悲回。

这种打击莫可抵御，也无可雪怨，他只有状若痴狂，自绝经脉，以鼓声反震，终致绝经断脉而歿。

“倚天叟”一死，其辖下的门徒顿失靠山，都纷纷投诚。桑书云兀自怔怔不语，宋雪宜侧首斜睨，若有所思。正在此时，白影一闪，陈木诛疾扑向宋雪宜，左手执“苍森龙纹古剑”，右手持“紫虚剑”，这两剑为大风道人所遗，虽已被削断，但锋锐非凡，他情知难有逃生之望，见宋雪宜俨然是这四下群雄的领袖之一，他未与其交手过，欺她是女子，想偷袭于她，将之击倒，好要胁众人放他一马，所以猝起突击。

宋雪宜本机伶过人，冰雪聪明，若有人施暗袭于她，可谓小偷遇上了大盗，只是她此时心神不宁，神智恍惚，而桑书云、方歌吟也因“倚天叟”死

得如此凄厉而怵目惊心，无暇相顾，眼见陈木诛就要得手，蓦然三道剑光，分三处袭来，一齐贯穿了陈木诛的身子。

陈木诛惨嚎半声，便已毙命。这三剑原来是桑小娥、车莹莹、清一刺出的。这三女都是机灵可喜、心细如发，她们三人先后曾在厮拼中遭受过人乍然偷袭，以作要挟，所以特别警醒，陈木诛猝施偷袭时，三人不约而同，一齐抽拔出地上“千手剑猿”遗落之剑，截刺陈木诛，陈木诛本已身受重伤，又变起肘腋之间，满以为一击得手，却枉自送了性命。

三妹联手，居然一举杀了强敌，都自震诧得呆住了，又有些不知所措。宋雪宜抬眸柔笑道：“谢谢，你们都很好。”桑小娥笑道：“宋阿姨不要客气。”宋雪宜忽然眼睛一红，向方歌吟招手道：

“吟儿，你过来。”

方歌吟自惭护卫师母不周全，便过来跪下，宋雪宜知他所思，叹道：“我叫你过来，不是要责备于你，桑姑娘对你很好……

你千万莫负了她。”方歌吟一怔，更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说：“是”。

桑小娥没料宋雪宜会当众这般说出来，两片红晕陡地飞上了玉颊。

宋雪宜依然叹道：“我是说认真的……不要像我和自雪……”又向方歌吟说：“让我看看金虹剑……”手拿金虹剑，仔细抹拭，轻轻弹拂，甚是爱惜。忽然抬头向桑书云一笑，像春雪融化一般轻矜可喜，道：“桑帮主，有缘无份，情何伤人心？帮主乃掌握天下正道之领袖，万万要看得开去。”桑书云一愕，不明所以，但见宋雪宜神容甚是奇特，也不敢相咨询。

宋雪宜微笑看看方歌吟、桑小娥两人，道：“今后天羽门，就看你们的了。”方歌吟又是一愕。宋雪宜又向桑书云一笑道：“书云，你看我好看么？”

这边桑书云也断未料到她公然敢在天下群豪面前，提出这问话，这时山风猎猎，阳光明媚，只见她皓玉般的人儿，如此殷勤探询，真个回肠荡气，连塞北的风光都为之明媚起来。桑书云本就磊落嵌奇，不拘世俗，当下坦然道：“好看，好看极了。”

宋雪宜又是一笑，笑靥生春，无限低迷，只听她道：“这话我到黄泉之下，是要说与他听的……”说罢皓腕一翻，倒转剑尖，“哧”地刺入她自己的心窝，金虹剑登时一片血红，血滴自剑锷淌下，涌出了宋雪宜雪白的指缝。数人齐声惊噫，人影倏错，待要相救，已来不及，大家焦急若焚，但都不敢触及剑锷，怕拔剑反致速死，宋雪宜身子微曲，手紧执金虹剑锷，凄然笑道：“我有个请求……吟儿，这口剑就给我陪葬……”说至此句，轻哼道：“生……要能尽欢，死……”终于香消玉殒。

方歌吟大叫一声：“师母……”创口暴迸，情急之下，竟晕了过去。余人俱不知这恨天教教主因何忽然间自杀而死。桑书云却悠悠出神，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喊：她是为了他！她是为了他！——“他”便是宋自雪，七年前下落不明的他，今日仿佛仍在山头，或化作方歌吟、或化作宋雪宜，或化作金虹剑，始终和大家在一块儿并肩作战，生死与共。

桑书云却不知道，宋雪宜的死，当然主要是为了宋自雪，只是其中也有为了桑书云的部分。自从毒杀宋自雪后，七年来，宋雪宜没沾染其他情缘，天底下她心里只有宋自雪，但见桑书云后，她的心里防垒开始动摇了。她开始冷若冰霜，却因桑书云对宋自雪比她想象中更义重，所以牵动了情丝，她是个烈性女子，她一定要在自己未变心前，杀掉了自己，以绝这发展的可能，惟有这样，仿佛才对得起遭受自己残害的宋自雪。

到最后，惟有死。

方歌吟悠悠转醒时，群豪大多已散去，费四杀和钟瘦铃二人，也趁混乱中逸去。方歌吟父仇未报，自是痛心疾首，辛深巷善察色辨容，询及何事，方歌吟一一详告，辛深巷引咎自责，没逮住费杀师徒。方歌吟当然表示决不关乎辛深巷的错失。梅醒非却一直留在桑书云身旁，怕他有什么闪失。

全真子、成问山、徐三婶等调度兵马，安顿后事，方歌吟想起“两广十虎”仗义相救，便想过去拜谢，但遍寻不获，李黑、胡福、洪华、葡俊龙等人，早已去如黄鹤。

方歌吟谢别了诸人，见桑书云神色甚劣，哀伤含郁，桑小娥一直依偎相傍，不敢稍离，方歌吟便也过去，垂手静立。桑小娥替他包扎伤口，涂上金创药方，方歌吟只闻衣襟发香，自认识桑小娥以来，东征西伐，一直鲜少有此等旖旎风光。

方歌吟一直谨慎相随，桑书云却是心里分明。这时山风激吹，衣袖翻飞，桑书云看似陶醉在山河秀色中，浑然忘我，但却忽道：“你用不着挂碍我，我不会有事的，你不必相伴。”觉得这说话的声音使方歌吟一时间感觉到岁月飞逝了许多，桑书云也苍老了许多似的。

方歌吟自是不肯离去，桑小娥要逗桑书云高兴，便说：“爹，我们了了此事，不如轻松一下，到哪里玩去？”桑书云一笑，却不言语，心里忖念：当日他见伊小深郁郁寡欢，自己也曾逗引她说过这话啊！却不料……想到清绝秀丽的宋雪宜之死，心中一悲。

桑小娥见方歌吟愣愣地不会说话，将足一趔，撒娇道：“大哥，你说嘛！到哪里去玩啊？”一面狠狠向方歌吟打眼色，方歌吟当然会意，但一时也自伤感中抽拔不出来，随应道：“到峨嵋去……”

猛才想起，自己听胡福等谈起，大侠萧秋水今年中秋，将到峨嵋的事。天地苍茫、千里回首，他还是想见那人。桑书云这时心中一紧，他毕竟是一帮之主，平日多照顾他人，最知人心里所思，他心里一惊忖念：不能因自己的老怀易愁，感染到这两个年轻人身上去啊……这时辛深巷也一蹶一拐，艰辛地走过来，低唤了一声：“帮主。”

桑书云执紧他的手，他的手暖如一颗温热的泪。辛深巷低声道：“帮主忙了这些日子，也该歇歇了，这儿有我和梅二，还罩得住。”桑书云握着他的手，声音在喉里哽咽着，他极力装作没啥事的：“你……你也该歇会儿了。”辛深巷正要摇头，却听梅醒非拊掌大声道：“对，对，对！帮主和总堂主，都该闲一闲了……”他故意朗声问数千名长空帮弟子道：“帮主和总堂主辛苦了这些日子，他俩随方大侠等云游些时候，帮里的事儿，让咱们来留守，你们说，应不应该啊！”众人对桑书云爱戴至极，一起震天闹哄起来，齐声喊道：“应该！”

更有人说：“是啊！”“好极！”辛深巷在风中被桑书云搂着，悄悄低下了头，桑书云在如雷的叫好声中，点了点头，又再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向方歌吟与桑小娥道：“好，去峨嵋一趟也好。”

说完了之后，又再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于是众人整队下山，各自散去。清一系恒山掌门，只好清目含泪，宛转相送，众人见这妙韶女尼力承艰巨，心里都暗下叹息。莽莽恒山，顷刻即回复互古寂寞。辛深巷正向梅醒非嘀咕着交代些事儿。桑书云遥望群山，怔怔出神。方歌吟将来雪宜尸首伴着“金虹剑”，葬于恒山绝岭上。少林、武当

经此重挫，数十年之内几乎一蹶不振，后来幸得大智圆融的高僧、真人，才得再度名震神州。长空帮、恨天教经此大劫，也结合为一体。方歌吟身兼天羽、大漠、血河三派掌门。东海劫余岛一门，却因宗主严苍茫之歿，而绝灭于江湖，“武林三大绝地”、“血河车”、“三正四奇”、“普陀二十神龙”一般，烟消云散，正可谓“三秋一过武林已把你迅速忘怀”。

第七十章 重逢

却说方歌吟、桑小娥偕同桑书云、辛深巷、车莹莹诸人来到了峨嵋山，这是簿霜满山，秋高气爽，到得了中午，霜都消融了，俟得了晚上，又结成霜。桑书云等寄宿于峨嵋山万年寺中。这万年寺建于晋代，据说李太白曾在此听过绿绮琴，这里附近长老坪一带，崎岖高峻，气候千变，晴雨无常，至秋季尤甚，是谓“白水秋风”之胜。

到了晚上，方歌吟、桑小娥出来闲步，只见中天一轮皓月，明照万里，很是清寂。“啊，明晚儿便是中秋了。”回想，小时中秋所发生的事儿，恍如一场梦一样。只闻普贤殿内，书声琅琅，尤甚于诵经念佛之声，方歌吟知是应考书生，硕学名儒，都在此间修习，那时风气尚文偃武，蔚然成风，皓首穷经之士，在所多有。方歌吟因而感触到近些年来，他修习诗书老少，练武争战者多，时光都在江湖斗争中销磨罄尽，此刻面对明月，耳闻书声，不禁心有长喟。

这时寺门“咿呀”一声，一葛衣书生，步了出来，摇头晃脑，边走边吟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……”方歌吟少时在“江山一剑”处求学，乃以经书为主，武学为辅，这是祝幽性情所使然，也是方歌吟性所近也。方歌吟犹记取祝幽在解释这闭《短歌行》时说：“曹操在作这首歌时，踌躇满志，以为可以挟天子，令诸侯，正在横槊长江，面对赤壁之战，在大江明月之中，沉诵此诗。却不料往后便有赤壁之败，使得他如‘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，？唉，天下间霸业王图，到头来骷髅红粉！”方歌吟当时不知师父何慨叹如此之深。

那人依旧吟哦低诵，掠过方歌吟身侧，目光斜睨，“咦”了一声，方歌吟目力极佳，习于在黑暗中视物，望去皆也轻噫一声，原来两人都感到熟稔，却不知是在哪里见过。

两人既觉眼熟，但又想不起哪里见过，便不好招呼，就在这时，在月色下一人仓皇皇皇，唰地闪过，似被人追赶得急。方歌吟眼尖，一见那人，便知是杀父仇人费四杀，却听得一人大喝：“费杀别逃！”却正是那书生所喊。方歌吟立即恍然，跳起来道：“你是沈哥哥！”

那少年初听他一叫嚷，呆得一呆，也自喜道：“你……你是吟弟！”

那费四杀却趁人欢喜间，逃得影踪不见，方歌吟情急要追，却见山下又掠上两条人影来，以为是钟瘦铃，连忙蓄势待发，定睛看去，原来是“袖里乾坤”徐三婶和全真子二人。

只见两人喘气喘喘，敢情是追费杀追得急了，二人一见方歌吟和桑小娥，忙稽首揖拜，方歌吟连忙回礼，徐三婶道：“适才‘勾魂手’，费四杀经过此地，方大侠可有见着？”方歌吟慌忙道：“徐前辈千万不要如此客气，直呼在下名字便好。”

徐三婶笑道：“不叫大侠，叫少侠好了。”全真子接道：“只不知费四杀往何处溜了？”方歌吟道：“确是从这边逃了，没把他抓着，真是惭愧，只不知……不知此人又因何事惹着了两位？”

徐三婶笑咪咪地道：“惹‘长空帮’吗？现下谅他也没这个胆子。”方歌吟自知失言，全真子比较淳厚，即说：“少侠有所不知，自从辛总堂得悉费杀师徒乃少侠仇讎后，即瞩梅二堂主全力搜捕，这些日月长空帮各处搜索此人，便要抓他来见方少侠。”方歌吟听得热血沸腾，心中感动，一时没了

言语。

全真子瞄了瞄势头，道：“方少侠旧友重逢，正好叙叙旧，我们先告退了。”方歌吟想起一事，便问：“那费四杀……”徐三婶即会其意，笑道：“方少侠放心，这点‘长空帮’还办得到。他既上得了峨嵋，我们就把山下围得铁桶也似的密，还怕他飞得上天？”说着便团揖唱喏而去。

方歌吟见两人要走，忽问道：“那成……成老英雄呢？”徐三婶脸色闪过一片阴霾，问：“成老爹吗？”方歌吟见徐三婶神色消沉，本来只想问候几句，现下都不知该不该问了。

全真子却道：“‘十二飞星、寒鸦点点’成问山成老英雄，在恒山之战后，因独子及媳妇儿都战死，郁郁寡欢，回去耕作，没多久也就撒手尘寰了。”方歌吟一时不知如何说是好，只能“哦”了一声，全真子随着伤感中的徐三婶，渐而远去。

这时明月窥人，树影扶疏，只剩下了方歌吟、沈耕云、桑小娥三人。

桑小娥冰雪聪明，道：“你俩叙叙，我陪爹去，顺道儿整治些酒菜，给你俩叙用。”沈耕云笑道：“这位是弟妇了？”桑小娥粉脸一红，也不理会，纵身向庙里掠去，耳际犹传来方歌吟落落自得的笑声，道：“沈哥哥，小娥的手艺极好，正好让您大快朵颐。”

桑小娥的倩影消失在万年寺后，月色下，方歌吟与沈耕云的手牢牢握在一起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

方歌吟道：“沈哥哥，可记得隆中日月乡的事吗？”沈耕云笑道：“记得，那晚的月儿，也有今晚那么圆。”方歌吟道：“后来还有大雷雨哩。”沈耕云望望天色，只见密云乱布，远在天边，道：“今晚可没有。”方歌吟道：“也许明晚有。”沈耕云恍悟似道：“啊，明晚是中秋。”两人又一时都找不到话儿先说。

又是方歌吟先开腔道：“这些年来，可都惦记着沈哥哥，不知你到了何处。”沈耕云笑道：“我还不是不一样。”又补加一句道：“要不是逢着了费四杀，还不敢认取你就是吟弟。”

原来二人当年中秋，为救幼童共同御敌时，还十分年幼，这十余年来容貌变化极大，那时费四杀已是青年，容貌定型，反而十年来变化不大，二人倒一认就出。方歌吟笑道：“沈哥哥好雅兴，来这山上念书？”

沈耕云不直接作答，反问道：“吟弟这些年来，还未放弃刀光血影的生涯？”方歌吟自是一愣。要知道昔年沈耕云最爱舞刀弄枪，听此语气，似个性上大有变更。因道：“沈哥哥不在天羽门下吗？”

沈耕云沉吟一会，叹道：“吟弟弟，这事说来话长。”两人选着一株枫树，倚背坐下，沈耕云忽道：“这江湖上的血腥风雨，又怎及经史诗书的浩瀚学海？吟弟，还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吧。”方歌吟笑道：“我在江湖中，可也没做什么恶事呀。”

“没干啥坏事？”沈耕云瞪了他一眼，半晌才缓缓地说：“我小时候也好武弃文，你也是知道的。令尊大人武功非凡，但也才识洽博，他多勉励你勤奋治学，少与人争强斗胜，这些你都记得罢？”方歌吟不知他指的为何，只好经自点头。

原来二人少时，常在一起，交谈自家发生的事。方常天自武林洗手退隐，对江湖风雨，甚是了然，故只望方歌吟习武以防身就好，其他时间，应专心读书，所以常去信于祝幽恳请他多教圣贤书。祝幽个性近文远武，也正合其

意，所以在“江山一剑”疏喻指导下，方歌吟学的多是文墨，武功也偏坐于静坐修行，是以武功才如此不济，初不及桑小娥、严浪羽、铁狼银狐等之一击，及至宋白雪亲身调教点拨，才得有所成。

方歌吟听沈耕云提到自己的父亲，自是唯唯诺诺，沈耕云又道：“你道我又是怎样改变过来？我少时顽皮好武，恩师萧河尽竭教我，我还是避静取动，洋洋自得，有日跟天羽派中师兄弟邀游以乐，待得饿时，才发觉迷了路。我们三两人蜷伏在红树林内，又饿又倦，忽闻一阵香味，不禁食指大动，循香走去，才知道传自一破旧农家之中。”

方歌吟不知沈耕云因何说起此事，但知必有原故，所以仔细聆听。

沈耕云继续说道：“那时我少不更事，好玩爱斗，挟技邀游，这下闻得鸡香，原来是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孩子在专神烤鸡，那小孩子伸手指往油亮亮的鸡皮上一蘸，说：‘要吃，要吃，我要吃吃鸡鸡。’那汉子忽没耐烦起来，伸葵扇般大的手掌往那小孩头上一拍，狠狠骂道：‘这鸡岂是你吃得的。’那妇人‘啊哟’一声，急忙翻转铁叉，阵骂道：‘待会儿烤焦了，那就有得你们受了。’那庄稼汉也回骂道：‘什么你们我们，你也不是一块儿遭殃！’我那时饿得什么似的，年少无知，只把话听进去，也没仔细琢磨过，则带着两个师兄弟，老不要脸地进去讨吃。”

沈耕云缓得一缓，又道：“我们进得了门，才知道三人之中，竟无一人带得钱，心想吃些东西，又不是不给钱的，先赊着再说……那对夫妇听见敲门声，初很惊惶，一个说：‘他们来了。’另一个说：‘怎么来得如此之早，鸡还未烤好。’我那时也不知他们说谁，便跟他们道明原委，要吃这只鸡，那庄稼汉见我们几个是少年，也没在意，听我们说要吃鸡，没好气地要赶我们出去：‘什么？吃鸡！你们在吃我的命呢！要饭的也不看看是不是富贵人家！’挥手要赶我们出去，那农妇比较和善，见我们饿了半天的样子，便说：‘厨房里有些糠粥，还有两个硬馍，我们就只吃这些了，给了你们算了。’我们那时不知她是好意，以为他们自己吃鸡，却留给我吃硬馍，大没人情味，所以心中不服气。岂知那汉子作状要打，骂道：‘臭要饭的，还不知足，看我连个锅巴都不赏你！’我们听了，皆勃然大怒。那地上坐的小孩子，哇呀一声地给吓哭了。”

“我们那时无名火三千丈，真是又饿又累，我便出言相讥过去：‘你凶什么凶，不给我们不会抢！’我这话原本只是一时火起，顶撞回去，也没想到后果，那庄稼汉抓起铁锹，似怒到极点，朝指骂道：‘小兔崽子，不给便要抢，长大还得了！，那妇人要劝阻，也制不了，他挥锹劈将过来——”方歌吟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心里揣：

测着结果如何：老庄稼汉伤了自己的好友，固是不愿，但沈耕云若伤了那农汉，更是无辜，正在揣测不下时，沈耕云摇首叹了一声又道：“那时我书读得不多，一天只顾挥拳踢腿，见那庄稼汉打来，也不想自己理亏，挥拳打去，那耕田大汉空有膂力，却不会武功，两三下给我打倒了，我的两个师弟，气不过又上前踢了两脚，那庄稼汉在地上一面挨揍一面痛骂不休：‘小杂种，你们跟那猪狗不如姓骆的畜生，都是一个胚子……’我们听了‘那姓骆的’都是一愣，但听他骂我们‘小杂种’，心中更怒不可遏，脚踢拳打，那汉子禁受不住，晕了过去，鲜血自他嘴角淌了出来，我们这才知道闯了祸，都不敢再贪吃图饶，那妇人哭得抢天呼地，那孩子也哇哇大哭，我们心里忐忑狂跳，闯出了木门，鼠奔窜突，竟给我们觅着了回路，回到师父那儿，都

不敢将事情说出来，蒙被遮脸，但因作了亏心事，一晚都合不入眼……。”

方歌吟忍不住问：“那汉子怎样了？有没有受伤？伤得重不重？”沈耕云苦笑了一下道：“到了第二天，我们扪心自愧，偷偷摸到该处去，却见那农家叫人给封了，家具器皿，打得一地稀哩花啦的，地上还有一大滩鲜血，我们莫名其妙，问附近邻居，他们都不敢说话，畏缩不语。我们问了一人又一人，后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禁不住道：‘说就说了，那姓骆的作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，不揪出来也叫苍天无眼！’我们见他悲愤，忙问是什么事，又向他保证说出来我们会保护他，当爵露了两手给他看，那老公公才说了。”方歌吟也不禁倾耳用心地听，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
“那老公公义愤填胸地说：‘我们这儿叫广南兴村，住着个姓骆的仕宦有钱有势，作威作福，平日贪食好色，见这家人吴南氏长得标致，便图染指，吴南氏自是不从，那姓骆的便想着诡计，要吴阿汉替他烤鸡——’说到这里，方歌吟‘咦’了一声问：怎会请他‘烤鸡’？”

沈耕云颌首道：“是呀。当时我便问：‘为什么偏要吴阿汉烤鸡？’那姓程的老爹便说：‘吴阿汉是这里最擅长烤鸡的好手，可以令人垂涎三尺，远近驰名，他未耕作农田前，便是靠这手绝活儿养了一家三口，那时他老娘还没死……唉，他这一家真不幸啊……’”程老爹说着又一顿足，拭泪骂道：‘老天爷真不长眼睛，偏叫阿汉撞着一班无赖泼皮！’我诧异问道：‘什么泼皮无赖？’程老爹便说……’

“‘正当吴阿汉专心烤鸡的时候，便有几个小狗跑了进来，伸手讨食，还扬言要抢，近来村内正发鸡瘟，吴阿汉怎肯将烧鸡给他们？给了他们，附近一只鸡都没有，除了姓骆自家饲养的外，哪里还有鸡卖？其实姓骆的之所以要吴阿汉烤鸡，也是巴不得他失手烤坏，他便可以藉故发火，侵玷吴南氏。那几个小兔崽子，也不知哪里学来的三脚猫功夫，打伤了吴阿汉，扬长而去，这还不要紧，待吴南氏惊觉时，烧鸡已成了焦炭，当晚那骆府的家丁来讨，讨不着鸡，便要赔，赔金赔银还好，他们指定要赔人，要吴南氏陪那姓骆的王八一宿，那吴阿汉恁地卤莽，不由分说，便要赶跑那些恶奴，那些奴才恶向胆边生，拳打脚踢，吴阿汉本已伤得不轻，再这一轮发狠横打，不支倒地，竟被格毙……’我那时听得又惊、又怒、又惭愧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……”

方歌吟也听得怵目惊心，不意武林之外的世界，也是这般蛮不讲理，弱肉强食，沈耕云继续转述下去：“那程公公又说：‘那班狗仗人势的恶奴，兀自不休，要扯吴南氏，吴南氏性子刚烈，拿着烤鸡的铁叉相抗，其中一个狗奴才，见吴家那孩子哭的烦心，便举起来往地下一摔，哪哪哪，地上凝着血渣儿便是了——’我听得惊怒交迸，忙追问吴南氏现下怎样子，在那里，也好救她出来，尽点心意……”方歌吟不住点头称是，沈耕云却长叹道：

“那程老爹一拍大腿，骂道：‘吴南氏么？丈夫死了，孩子也不活了，她还活来有啥意思，便将铁叉往自己喉咙一捅，拮死了自己……小老弟，咱们广南兴村的妇人，性子更烈得紧啊……’那时我听着，只恨不得一个雷霆下来，将我们震死的好。”沈耕云顿了一顿，接道：

“后来我们一想，决意替吴家报仇，便探听得那姓骆的所在，进去一刀将他杀了。再放火烧了宅子，第二天却听传言道，那一把火，烧了整整一天半，偌大院子，死了七十多口人家，来不及逃的童稚小孩也有七八个……我们一听，知道又是做了错事，可是当我们放火烧屋时，还以为扶弱抑强，替天行道哩……”

方歌吟听得也脸上一片黯然，那沈耕云又道：“这事我一直耿耿于怀，便对恩师说明了，恩师初才大怒，后听我忏悔懊丧，反而相劝慰道：‘大丈夫行走于江湖，错机杀人，或杀戮重些，自所难免，也不必如此抛不开、放不下。’我听了心忖：杀错一两人，没有干系，但如错杀的是自己、或是自己的亲朋戚友呢？那便如何了？自是要报仇，但冤冤相报，究何时了？快意恩仇，几时才能恩仇了了？一个人如果随便可以错杀一面人，几万人下来岂不是枉杀了几万人？那跟杀人不眨眼的大盗、贪官污吏有什么不同了？……”沈耕云双目平视方歌吟，道：

“我开始是以为一只鸡，惹得我们双手腥血，但仔细想来，却也不是。我们之所以执迷不返，皆因挟技游荡，胆敢闯入民宅，乃仗一点小本领；居然与人争食打斗，因为有一点微末的功夫；至于火烧骆家庄，使其他的人也遭受无妄之灾，乃生自我们自以为行侠心肠，管不平事，到头来，害了无辜，尽拜这‘一身功夫’之赐。你说学武一事，旨在伤人炫已，到头来害不害人？江湖上、武林中、官道上、僻径中，多则是高来高去的所谓仁人侠士，什么急人之难，救人之命，白花花的银子花不完，一叠叠的银票使不尽，到处自逞豪态、炫技逞能，所花的钱，从何而来？说的是劫富济贫，但其中有多少像吴阿汉的祸事，只是他们做案后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不曾听得罢了。别人辛苦工作赚钱，始得盈余，却跟他们一个抑强扶弱，都抢去了，岂不比狗官搜刮更无理？至于所谓成名，乃在杀人如麻，逢战必胜，刀口上舐血，枪尖上挑人头，这死去的如许人，哪个不想出名的？哪个是没爹没娘等着奉养的？这江湖上的名头，简直比俗世中的功名富贵，杀的人还要多啊……有道是：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：赢的付出代价，那还值得，但败的为恶邪，永无翻身，这武林恩怨、江湖风暴，真永世无休吗……这风波里有多少千万只鸡惹的祸事呀……”

方歌吟只听得一片茫然。沈耕云道：“我醒悟这些以后，便不想再学武了，偷偷离开了恩师，心里头觉得对不起他，有负他恩厚，但他杀戮过重，我不能如此跟他耽下去……”方歌吟知他尚未得悉，义勇好战的“追风一剑”萧河，已在“七寒谷”之役英勇战死了。

沈耕云笑笑又道：“我从一只鸡的祸事省悟，便不再练拳脚，只修习圣贤书，学学作诗，闲来填词，台阁规模，典章文物，也通晓些略。以备将来出仕时以致用。读圣贤书，以铜为鉴，可正衣冠，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，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。今日为兄的将此番话相劝于你，虽不致逢干剖心，皋夔进谏，但句句都是由衷之言，愿你能溯源求本，弃武就文，才不致沉沦于血腥风雨之中，永不超生……”

方歌吟静默良久，时皓月中天，方歌吟沉吟道：“沈兄询询儒雅，才藻澎湃，乃博识君子，今晓以大义，弟恭聆教谕。这些日子里，小弟正从数场历劫中余生，而今想来，荼毒生灵，血洒长街，万里生葭，实罪不容诛。只是武林中的事，应以‘止戈’为重，江湖上的事，以‘忠义’为原则，不一定以杀止杀，以血偿血。沈哥哥常读圣贤书，莫非在敦品修心，用以行之于天下，克己复礼，推己及人，若知而不行，又有何用？侠而无儒者之知，自是匹夫之勇；惟若儒而无侠者之行，岂不迂腐？今朝廷腐败，江山变色，沈兄出仕宦，也怀抱激浊扬清，澄清天下之志，我等则在莽莽江湖上，作些‘义所当为’的事而已，亦可相互配合，殊途同归，又有何不可？”

沈耕云见方歌吟侃侃而谈，秉正不惑，直抒胸臆，自己的话，只望有针

贬作用，当下苦笑叫了一声：“吟弟。”方歌吟应了一声，双手紧握沈耕云的手，两人在月华下，都忆起昔日年幼时奋勇退敌的情景，不禁忧然。沈耕云微笑道：

“昔日我好玩，你好读书，我常诱你到溪边捉虾捞鱼，山上练拳踢脚，今日这机缘，却倒转过来了。”方歌吟陪笑道：“后来哥哥跟了萧师叔，我跟了师父，师父好文，师叔近武，本正好合了我们心意……却未料今日见面，竟是如此不同。”

沈耕云在当世名公巨卿中，已获重视，灿然名动诸侯，文采风流，只是方歌吟荒疏已久，未近文墨，故不知“沈追莹”已是当代儒林中仰之弥高的名字；至于方歌吟，此刻已是武林圭臬，啸傲烟霞，令江湖中无人不欲然敬服。只是两人随缘触机，各有不同际遇而已。但两人都不免感觉有些杆格不入，沈耕云笑着起身，拍拍身上所沾微尘，歉然道：

“我还有书要读，今日的事，望大家心头记住便了。”方歌吟也知其意，站起来道：“沈哥哥不吃一顿再去……”沈耕云笑着摇首道：“不了……”方歌吟忖念沈耕云可能官职在身，不便与自己共进餐食，当下改而笑道：

“适才沈哥哥踱过，我还未认出来，却听沈哥哥念道：‘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’”沈耕云微一沉吟，喃喃念道：“‘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’”乍抬头，两人击掌一笑，沈耕云返身踉跄行入寺中，方歌吟犹背负双手，只见对面岷山重重，微有雪意，雪势却十分淡薄，若有似无。方歌吟记得萧秋水从前曾偕唐方上峨眉山时亦遇雪，却不知那时萧秋水在想些什么？

第七十一章 散场

翌日。小两口子为了逗引桑书云开心，便央他到处逛逛，桑书云虽然有些黯然神伤，但并不糊涂，心里明白方歌吟、桑小娥随缘触机，想能碰巧见着大侠萧秋水，偿了夙愿。这日天气温良，天际却有浓云舒卷，但也不似有什么滂论大雨的样子。众人在“九老仙府”附近玩了一会儿。

“九龙洞”是峨眉山最幽胜处，寺宇依山而立，锡瓦藏经，其中菩提叶经，见叶经都由印度带来寺中，到九老洞分东西两口，内洞尤其深邃，要曲身俯伏才能进去，黑不见五指，蝙蝠飞翔，雾气蒸腾，还有处较宽广，礼观音、财神像，香火幽明，石鼓都成动物相，殿旁还有很多幽深小洞，辛深巷因行动不便，留在洞内休息，没有进来，初时大家都着意相伴，辛深巷执意不肯，后来留下车莹莹与他聊天，其余三人，才肯放心进洞。

这里洞穴七曲九回，岔洞极多，有一处还可以直通到笔架山，据说那里有仙水，可以治疗百病，方歌吟想到那笔架山是昔日“三正”击落曹大悲之地，怕勾起桑书云不快，便没有去。这些洞易进难出，但对这几个武功高强至极的人来说，并没有什么，他们便随着洞势摸索出来，眼前一亮，只见一八角形的池塘，微波不兴，水作碧色，甚是晶莹可爱，只见水塘上有“岩谷灵光”四字。

这时气候转劣，密云飞掠，桑小娥知方歌吟昨夜逢着多年故友，但彼此却有隔阂，格格不入，心中郁勃难舒，她便温言说笑，逗桑书云、方歌吟二人开朗起来。见那“岩谷灵光”四个字，便温颜说笑道：“看哪，这灵光是不是指‘洗象池’。”原来这他的名字便是传说中普贤五骑白象在此洗澡之处，故因此得名。

桑书云博学广闻，笑道：“这灵光指的是佛光。”桑小娥便问：“什么是佛灯？”桑书云道：“佛灯忽聚忽散，忽而闪烁明灭，忽而金灯万盏，不问风雨晦明，白昼长黑，总有此灯，有若无尽灯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据说这里萧大侠当年未和唐方分手前来过，萧大侠在此忆起他昔年的兄弟，唐方却问道：‘假若我有一天也死了，你会不会带你的女孩上山来，指着那灵光说：我怀念唐方。’萧大侠正想答话，后晴天霹雳一声，遂而遭人暗算，后来急转直下，唐方受伤，返回蜀中，致使萧大侠耿耿长恨……”

桑小娥听了，怀念昔人，不禁泪下。桑书云知爱女任性好闹，但性善良，藉故走开，方歌吟便温言相慰，桑小娥含悲问：“有一天……有一天你和我……也会不会是这样……”方歌吟搂紧她肩膀，叹道：“有一天……我百日生命时，不是已分开过吗？既已分开过，那就一生一世，都不再分离了。”桑小娥含泪又嗔笑：“真的……你不骗我？”方歌吟急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！”便指天要立誓，桑小娥按住了他的手，红着脸儿啐道：“傻蛋，谁不信你来着，也不怕爹爹看见要笑话。”

方歌吟搔搔发后，道：“你不相信，我只好立誓了。”桑小娥破涕为笑，故意嗔道：“我不相信，你发誓也没用。”方歌吟又急了：“那你信也不信？”桑小娥见他急成这个模样，笑着依向他道：“信了信了，信了你这个傻小子了！”

隔得片刻，桑小娥悠悠地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方歌吟奇道：“知道了什么？”桑小娥低声道：“我要是唐方姊姊，一定会来这里。”方歌吟茫然不解：“来这里作什么？”桑小娥轻轻地道：“来这里……怀念萧大侠呀！”

方歌吟默然半晌，忽道：“我也知道了。”桑小娥诧异问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方歌吟无限感慨地道：“我想……我想萧大侠也一定会到这儿来的。”

这时“轰隆”一声，长空一道闪电，铅云低压，秋风更劲。桑书云青衫飘扬，走过来问：“你小两口子聊什么没完？”桑小娥、方歌吟都腼腆难以启齿。桑书云一笑道：“还是快回去吧，辛大叔只怕久待了，他手脚不便，下起雨来，苦了莹莹。”

方歌吟、桑小娥一听，自是心急，便自洞内爬出去，洞里黝黑异常，到出口时，却见洞口给一大石塞住，只有接缝处隐透一些微光，三人心里一凛，暗忖：这下可为敌所束，成了瓮中捉鳖了，却不知外面的辛大叔、莹莹安危如何？当下心意激荡，五内如沸，方歌吟先向洞口平贴掠去，不意“砰”地撞了一人，那人“啊哟”一声，似料不到黑暗洞里亦有人掠出来似的，方歌吟功力深厚，撞得一下，却无受伤，那人却仆了一大交。

这时洞口隙缝传来辛深巷的高呼道：“小心，是强敌，下手不必留情！”那人“撮”地爬起，手持左右两支黑忽忽的东西，向方歌吟处扑来，方歌吟怕那人在漆黑中伤了桑小娥、桑书云，又听辛深巷在洞外如此说，他便仗着昔日来自雪黑不见指的石室中所训练的锐利目力，运足“龙门神功”，“呼”地一掌打去，那人要格，焉封得住？“哎唷”一声，倒飞出去，背后撞在山壁间，便没了声息，已不活了。

方歌吟扬声叫道：“辛大叔，敌人有几个？”他内力充沛，这一喊话，震得山洞里滚滚回声，此起彼落，他怕桑氏父女受不了，忙压低了声调。只听辛深巷在洞外道：“就只一人。”方歌吟道：“已给我料理了。”只听一声欢呼，大有欢愉之意，便是车莹莹的声音。方歌吟等听二人都没事，也自宽了心。

“格勒”阵响，那大石移了开来，辛深巷、车莹莹笑脸相迎。方歌吟让开一边，使桑小娥、桑书云先行出洞，他便倒拖着那人尸身出洞，甫出洞外，辛深巷大力拍方歌吟肩膀，笑道：“恭喜你手刃讎寇。”方歌吟不明所指，辛深巷指那覆面尸首道：“你打死的便是钟瘦铃。”原来方歌吟等三人入洞至洗象池后，辛深巷、车莹莹谈天说地时，巧逢气急败坏、到处匿逃的钟瘦铃，辛深巷行动不便，只好由车莹莹跟他打了起来，两人武功相去不远，辛深巷径自在旁以语言分其心神，钟瘦铃武功本就稍逊车莹莹，加上分心，便渐落败，但车莹莹不敢杀人，对敌经验不足，久战下去，迟早为钟瘦铃所趁，所以故意用话相吓，使钟瘦铃以为又有敌人来到，便躲入洞中，以图背水一战，不致背腹受敌，这却正中辛深巷下怀，封了洞口。辛深巷情知方歌吟等武功高绝，只要自己从旁监视，并及时出言示警，定必手到擒来。果然方歌吟一出手之下，钟瘦铃筋折骨断，五脏震裂而殁。

方歌吟见自己无端报了一半的杀父大仇，不禁怔怔出神。时风云舒卷翻涌，五人便到大坪寺暂歇，那大坪寺又名“伏虎寺”，大侠梁斗等遭“八大天王”中“人王”邓玉平的迷药暗算，后为萧秋水上华山破费家埋伏所救，即在此处。在牛心山顶，冰霜薄履，共八百七十五级，前后分首坡十一折、次坡六十一折，天寒地冻时，滑竿夫亦视为畏途。众人上得山顶，微噫一声，只见后山有三人，足不跨步、膝不弯曲地疾上山来！

原来这伏虎寺建于牛心山顶，后山更峭峻险夷，有九十个曲折，共三千二百八十二道陡级，有“倒退蛇”之称，更有“大坪齐雪”之胜。观下山腰疾上的三人，纵高伏低，身手敏捷，如履平地。桑书云转战一生，什么人

没有会过，心中暗惊：这是谁人，竟连自己也未曾见过？

这时三人已愈奔愈近，在雾雨骤纷中隐约可辨，竟是一僧一道一尼，道姑脸有铁青，僧人腋下还挟着一人，却看不清楚是谁，道人居然只见背影，原来是倒退上山的。三人挟在一起疾走，丝毫不见窒滞碰撞，而合在一起，令人立感到一阵严如斧锁的感觉。桑书云一失神间，几乎要呼出：“‘三正’……”但觉不可能，终于没叫出来。

只见三人飞步上山，脸不红、气不喘，那额头光油油、肚子涨卜卜的大和尚将臂中人一放，喝问：“是不是他们！”那人被这和尚在崇山峻岭间挟着疾奔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现下喘了好一会气，才道：“是，是他们……”方歌吟看去，只见那人白衣白脸，只在须络处几丛暗影，却不是“忘忧四煞”中的老四是谁！他刚刚杀了钟瘦铃，现又撞着费杀，顿感冥冥中真有天意，断喝一声，一掌挥出。

那和尚喝道：“好小贼！居然敢冲着我们伤人？！”那道士却霍然回首，回臂横溜，“砰”地一声，两人均退二步。

方歌吟自从龙门奇遇以来，武功已臻化境，未被人真正击退过，那道士这一格，竟然斗得个铢两悉称，各擅胜场，却见那道人惊异之色，不在自己之下。方歌吟心里有气，忖想：我与你们无怨无仇，何故要阻止我报父仇？！那道士却一声暴喝，道：

“兀那小狗你奶奶雄果有两手，妈巴羔子的王八加三级再接我一拳瞧瞧！”

说着“呼”地一拳打来，他这一拳没有什么出奇，但比任何人使出这一拳都快，都拿捏得准，都力大。方歌吟没想到这脑袋瓜子小小、眼细细、满口白牙的老道，一开口竟七八不离十尽是骂人的话，正错愕间，那道士已挥拳击来。

方歌吟又冲臂一格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又各退两步。那道人越战越勇，再冲一拳，方歌吟也是一拳挥去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各退一步。两人武功高绝，遇敌遇强，反而愈能发挥。两人各运气功护体，高手较技，进退躲避之间相差往往不逾分毫，交手数招间半步未退，两人运功愈强，反而力争向前。两人三次对掌后，撒开相斗，方歌吟胜在杂学庞洽，妙着纷呈，那道人势头凶锐，但终究不敌，渐落下风。

那尼姑双袖一展，拦住两人之间，叱道：“让老娘来收拾这小子！”那道人悻悻然身退，兀自骂道：“这小贼有两下子，武功好得造反，别阴沟里翻了船！”竟不屑以二攻一。那尼姑板着一副别人欠了她一辈子债的脸孔道：“你放心，翻不了的。”双袖拂山，方歌吟只觉她双袖如刀，运武起来，旁边的杉松也为之飞晃不已。

方歌吟避得稍缓，差点没噬了一袖，只见她，忽而袖里出拳，忽而拳里伸指，五指如刀，戳将下来，方歌吟忙施展宋自雪的“天羽二十四式”，以手作剑，与之厮拼了起来，两人掌风呼呼，袭得杉松东倒西晃，两人在峨眉“倒退蛇”梯级指道之间，倏间倏合，忽东忽西，迅捷无待，惊险至极，瞧得桑小娥、车莹莹、辛深巷等手心都捏了一把汗。

那尼姑拳法诡异，一腿微跛，但武功另创蹊径，狠抓恶挖，稍一不慎，即要血溅当堂，哪有什么佛道高人的修心养性？两人打得难解难分。但久战之下，方歌吟的武学甚广，不拘一格，只见他纵横前后，悉逢肯綮，那尼姑盘打戳劈，却渐见涩滞，打到后来，方歌吟如舞蹈一般，随手而应，姿态曼

妙，那尼姑呼吸渐重，不成章法，那和尚大喝了一声：

“贼婆娘，快快退下，莫叫人笑歪了嘴巴！”那女尼一招“燕子入巢”，掠出战团，却犹不甘，回骂道：“看你贼秃驴又有什么能耐，敢将人瞧得小！”那大和尚哈哈一笑，居然一低头疾撞过来。方歌吟慌忙抵挡，交手几招，便知这和尚功力犹胜前两人。那道士和尼姑，居然在旁助兴吆叫，却不是给这和尚喝彩：“喂，臭小子，别千不败万不败，给这和尚打败了！”“小畜生，你可不能输，输了就把我们的脸面都给那顶上没毛的大肚秃驴丢光啦！”

辛深巷一听，猛然一震，高声叫道：“住手，住手，各位请住手，有话好说。”那和尚自是不理，又顶着肚子向方歌吟疾撞过来，方歌吟正是手忙脚乱，对辛深巷的话一向言听计从，忙跃开住手，那和尚见方歌吟一跃就开，自己根本缠他不住，当下心知肚明，哈哈一笑，紧接着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小子有几下子，年纪轻轻的，倒像了个十足十……唉，可惜就是不学好！”

方歌吟大奇，心中嘀咕：我像谁了？我什么地方不学好了？……却听辛深巷谨慎地问道：

“三位前辈，可否赐示晚辈高姓上名？”方歌吟见辛深巷如此恭敬，知必有故，桑书云却眼神一亮，似猛地醒悟什么人物来了，只听那和尚兀自踢踢拖拖，笑道：“喂喂，你俩瞧，这人考究起咱家万儿来了。”

那尼姑板着脸孔道：“我叫什么，干你们屁事，跟人家打架，又不是跟名字打架。”那道士气呼呼地道：“我就叫老杂毛，你又怎地？”

辛深巷却笑道：“如在下看得不差，三位便是当年，威震华夏、名动八表的萧大侠身边三位心腹大将，‘潮州屁王’铁星月铁大侠、‘阎王伸手’陈见鬼陈女侠、以及大肚和尚多多大师三位惠驾。”方歌吟听得脑门翻翻滚滚，似被马车碾过一般，一时不敢相信刚刚跟自己交过手的三人，便是昔日声名如雷动于九天之上的三位奇侠。桑小娥、丰莹莹都“呀”地叫了出声。

那和尚笑道：“嘻嘻，居然还有江湖小辈，记得咱们。”语气中敌意消了不少。那女尼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便是陈见鬼。”那头小身粗的道士贼忒嘻嘻地笑道：“对啦，对啦，我就是‘屁王’铁星月，货真价实，如假包换，要不要我放个屁印证印证。”

辛深巷脸如土色忙不迭地道：“不不不，不，谢了……”说起铁星月发屁，人人都闻“屁”色变，“屁”不虚传，是断断“敬谢不敏”的。要知道这铁星月、陈见鬼、大肚和尚都是当年“神州奇侠”中顶天立地、雪志冰操、弘道舍身的英雄人物，但为人滑稽突梯，却没料到老来还是玩世不恭，骄纵成性，依旧不改当年。

那大肚和尚见对方识得自己等人的威名，而自己却不识得人家，却是说不过去，便问道：“你们又是谁？怎么一上来就不由分说，死缠烂打？”

方歌吟等顿时为之气结。明明是对方一上山来，便没头没脑地恶战了一场，却反过来骂对方蛮不讲理，真是横霸得紧。辛深巷涵养却好，笑容可掬地道：“我看是一场误会。这位是桑书云桑帮主，刚才与你们交手的那位、喏，便是天羽、大漠、血河之派当今掌门方歌吟了……。”

三人脸互相觑，那陈见鬼的脸色，却是和缓了下来，道：“原来是几位。真是不打不相识……”原来桑书云、方歌吟在江湖上颇有侠名，就是隐身尘世之外的僧道尼，也略有所闻，这三人向来敬的是真英雄豪杰，登时脸色便好看多了。

那大肚和尚笑道：“原来是你，无怪乎取之不下了。”他一面说一面抚摸着大肚脯，好像觉得原来是方歌吟，便没丢了脸子。铁星月却劈头劈脑问道：“你是那桑书云吗？那其他‘三正四奇’呢？……怎么只剩下你孤零零一人？”铁星月这一问，正触动了桑书云的伤心事，辛深巷忙截道：“这事说来话长……。”

陈见鬼见辛深巷抢着讲话，她生性好斗，无论大事小事，都要斗斗方才甘休，所以也截问道：“什么说来话长，你们好不讲理，”她一手指着车莹莹道：“你们抢了他妹妹，还把人家逼到无路可走，是仗着几手功夫，便要横行霸道吗？！”

铁星月也跟着道：“这事撞着咱们手里，不管你们是天王老子，我们都管定了，这叫除奸除逆，辞不容义！”大肚和尚连忙纠正道：“是义不容辞。”铁星月横了他一眼，差些儿要翻脸道：“还不是一样，做好事不迟迟疑疑，老计较一言半语，真是吃化不古！”陈见鬼听不过耳，又反唇相稽道：“是吃古不化！”铁星月一时为之气结。

方歌吟等却不明所指，茫然不解。辛深巷是何等人物，眼珠一转，呵呵笑道：“三位有所误会，这女子是我们一家人，是什么人的妹子来着？她既非受绑捆也未制穴，你们可以问她呀！”三人本正在互相顶撞中，听得此语，不禁一呆，见车莹莹一双盈盈大目，正掩着嘴笑，情知自己三人已上了别人家的当，但三人骄横惯了，铁星月马上就说：

“你的话我本来相信，谁叫你未说时豆眼骨溜溜的一转？这骨丢丢的一转嘛，分明不是什么好东西！”换作别人，定必要恶言相向，但辛深巷城府极深，最擅排忧解难，便微微笑道：“这贼眼兮兮的，是在下的不是，就此向各位谢罪。”说着抱拳唱喏，又道：“却不知三位是听什么人说的？现下这位方少侠正在缉查一人，此人无缘无故，残害了他的父亲，正是要找他复仇，听说大侠可曾见着了？”三人一听，知是被费四杀所愚弄，正要寻他时，却发现费杀早已不知去向。

原来三人遁出江湖以来，天天拌嘴吵架，也有一番逍遥快活。今年中秋，他们便连袂到峨嵋来，因知萧唐骑鹤钻天坡之典故，便想来此地遇大哥萧秋水，却不料人未见看，遇到了一个狼奔鼠窜的白衣人，铁星月多事，便拦住追问原委，那费杀见三人手上功夫了得，便故意乱嚼舌根，编了一套谎言，使三人动了侠义心肠，上山来寻衅。费杀里心所望便是战衅一启，他就乘机开溜。这风尘三侠，直肠直肚，不知世人险诈者多，而诚信者少，便不分青红皂白，与方歌吟厮拼了一场。

费杀已溜，三人心中只一叠声的叫苦，心付，这次闯祸，忒也大了，却听桑书云悠悠笑道：“这厮想溜，我已将之点倒。”

三人心中一喜，偏头看去，只见费四杀脸如土色，倒在地上，原来他趁三人跟方歌吟厮搏之时，趁机想逃，但怎逃得过桑书云隔空射穴的“长空神指”？桑书云连封了他右腿“风市穴”、左腿“环跳穴”，费四杀便行不得也哥哥了。

这时三人情知受骗，怒火如焚，方歌吟也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费杀知这番难逃大劫，当下一咬牙，双手往地上一按，往山下石阶翻了出去，一路砰砰碰碰跌了下去，方歌吟“飕”地一声，如一支疾箭射落了下去，待费杀身形遭石磴稍阻，他已接住其身躯，这时费杀已跌得脑浆迸裂，当场气绝了。

此人为求医好他被萧秋水震断筋脉的一双腿，千方百计，混上了血河车，

藉阴寒精铁之气，并借用石室，杀方常天以灭口，但腿是医好了，命也丧在峨嵋山上。方歌吟“登”地跪下，仰拜苍穹，哭道：“爹，我给你报仇了……。”

这时天空“喀喇”一声，电照长空，轻雷隐隐，窒滞郁闷。忽闻后山远处，有一声大哭。众人一震，顷刻之间，第二声大哭传来。

众人脸相向觑，相顾骇然。这时又传来三声震天长号。“劈喇”一声，又一道闪电，大雨眼见倾盆而下。

道人变色道：“是萧大哥！”陈见鬼叫道：“在钻天坡！”大肚和尚喝道：“快去！”

三人疾掠而出。桑书云和方歌吟对视一眼，桑小娥疾道：

“爹、大哥，你们快去，我和莹莹，照顾大叔！”桑书云、方歌吟应得一声，施展小巧绵软功夫，迅疾无伦地尾随僧道尼钻入洞中，往骑鹤钻天坡奔去。

出得了洞口，眼见豁然一朗，这时雨丝如绣，五人掠在雨中，也不顾雨势大小。五人剧奔一回，到了“洗象池”，只见“岩谷灵光”四字，不住闪烁，似有似无，又见四周空寂寂地，哪有半个人影，池塘在雨中，溅起千万微波，看去直如金粉繁华，漪欤盛哉，但纵观全局，不过是微波连连的荷塘秋水而已。五人一时怔住，却见池迎面向“岩谷灵光”的青石板处，有两个整齐的刀削般的脚印深深。

“他来过！”铁星月呼道，言下枪悲至极。四人只觉天地间无穷遗恨，一一涌来；池水中漾起千点万点仿佛皆是往事蒿莱的鞭丝帽影。

”

就在这时，“忽”地一声，那岩壁上来了一个身形灵忽的人影，自上俯下，也似悠然神往。大肚和尚忍不住长声叫道：“萧大哥！”那人身形一震，却是没有相应；陈见鬼也呼道：“唐方姊！”那人亦没有应。

三人互觑一眼，料定不会是萧秋水或唐方，吆喝一声，分三边包抄掠出，那清瘦身影似是一惊，想撒头就走，但对这里又似恋恋不舍，就此一霎之间，稍迟一瞬，三人已然攻到。

大肚和尚喝问：“你是谁？！”铁星月已一拳挥到。那少年人洒脱自然嘴边仿佛还挂了一个不在意的笑容，但凛然不惧。三侠初以为只不过是黄口孺儿，轻易可手到擒来，但三人裂石如腐的拳脚，那少年却能顾盼拟合，信手而应。又打了一会，三人竟只占了上风，一时夺之不下。

方歌吟、桑书云都大见惊诧。今番在峨嵋山，迭遇奇人，只憾未见着萧秋水，就只这一个顽强少年，武功都足以令人啧啧称奇三人各逞奇技，一时夺之不下，那少年招法快慢洪织，指法转折如意，但应敌经验，毕竟莫如三人，这时三人配合数十年的经验，三人一体，如手使臂，如臂使指，一气呵成，眼看就要击中那少年，那少年见危在顷刻，蓦然一闪，“劈喇”一声，一剑自他手中而出，却犹若天外飞来，划破长空！

这剑划破苍穹，如一击闪电！

方歌吟见势不妙，不及思索，飞冲而去，伸剑一拦，铮然一声，那一剑就刺在方歌吟的天下最佳守招：“海天一线”上。

方歌吟只觉一股锋摧刃折的锐气，直冲而来；那少年却觉一道深湛磅礴的内力，反回荡来。两人都收足不住，直落了下来，但都恐沾污了池水，各自提气一飘，分落于池水两边。

两人对峙无语，暗自钦震。这时雨势渐收，然三侠站在岩顶，如受雷轰

电震。大肚和尚颤声叫道：“……惊天一剑！”陈见鬼也厉声随即转睛道：“你会使‘惊天一剑’！你是萧大哥的什么人？！”

方歌吟听得“惊天一剑”，也震惊不已，向那少年望去，只见他神清目秀，面容也有几分相熟。那少年也噤懦回问道：

“敢问三位前辈……”铁星月没耐烦道：“我是屁王，他是大肚，女的就是陈见鬼！萧大哥在哪里，快带我们见他！”那少年稽首伏拜，道：“弟子不知三位师叔驾临，罪该万死！”

“弟子？”三人相顾愕然。只听那少年恭声道：“弟子方振眉，是恩师劣徒。幼时蒙恩师救于蜀地，领受了一年武艺，恩师便别弟子他去，弟子一直寻访迄今，未明恩师下落，今来此地……”

铁星月喝问：“萧大哥是你师父？！”那少年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却一直不敢再抬头。陈见鬼道：“你抬头说话。”那少年抬头应道：“是。”大肚和尚只觉那少年洒脱气态中自夹杂一股英雄非凡，欣然道：“原来是大哥的弟子，无怪乎我们三人制你不住。”

又急急问道：“萧大哥呢？他来不来？”那少年垂泪道：“弟子也是不知，数日来一直在这里守候恩师，却逢着三位师叔……”陈见鬼叹道：“便无缘无故，打了起来，是不是？”那少年俯首愧惶道：“是弟子不好。”铁星月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这怨不得你……只是，看来大哥已来了又走啦。”

方歌吟在旁听得“来了又走啦”，心中怅然。但见那青石板上两道鞋印，面对池塘，似已镂刻上去过了千年万载一般。不知萧秋水来时，在滂沱大雨中，对那“岩谷灵光”是如何枪怀？耳际只、传来适才那三声悲号隐隐。心里却想起昔日“难老泉畔”林公子所吟之诗：“……眼前万里江山……似曾小小兴亡……”桑书云低声向他道：

“让他们聚聚，我们走吧。”方歌吟说：“是。”忽想起一事，扬声问道：“这位小兄弟请了。”那少年忙稽首道：“晚辈不敢。”方歌吟一笑道：“适才小兄弟说萧大侠蜀中相救，不知是川中何处？”

那少年坦然答：“是隆中。”方歌吟恍然，又问：“隆中哪里？”那少年不暇思索，即应：“日月乡。”方歌吟微笑道：“小兄弟可记得当年日月乡遭人横手时，有两个少年人强出头……”那少年眼睛一亮：“记得，那是乡中方家村的沈哥哥和方乡长的儿子……”方歌吟笑道：

“我便是那‘方乡长’的儿子了。那时我们三人之中，你年龄最幼，比我小四五岁，现在可长俊了。”

那少年听得太喜忙过，又拜伏于地，道：“方哥哥昔日救命之恩，小弟尚未报以万一……”方歌吟摇首笑道：“到最后连我们还不是萧大侠救的！你谢我作甚，快起来！”那少年方振眉道：“是。”又问：“只是……那沈哥哥呢？”方歌吟顿了顿半晌，道：“他志在皓首穷经，现已治理文事去了。”

那方振眉哦了一声，桑书云笑道：“你们几位初逢，正好叙谈，我们还有事，下山去也。”二人转身行去，那大肚和尚忽尔叫住，二人回身，方歌吟问：“有何贵干？”大肚和尚期艾半天，豁然一笑道：“那一剑，洒家谢谢你了。”

方歌吟笑着摇头，二人自老路穿出去，向桑小娥、车莹莹、辛深巷说明了大略，桑小娥见方歌吟见不着萧秋水，顿觉黯然。这时天气晴好，烟淡云闲，桑书云有些惦念帮中事情，五人便下山来，时气候渐暖，再回仰高处，只见云雾围绕，不知几深几重？这时耳际听得有人叱喝之声。

方歌吟等俯首望去，只见官道之上，有三人驾着一匹马车疾驶，另外四人，提刀追赶，一面吆喝道：“留下买路钱才走！”“里面载的是什么货？！”另一人叱道：“好小子！过本寨的山头不拜山，给我躺下！”呼地一招手，几支木棉针撒了去，只可惜腕力不足，只钉在车辕上，哪伤得着人？

那驾车的三人，径自不理，当中一人，提缰猛冲，怕给强梁赶上。那四匹马也发足急驰。七人追打打，便自远会。这时暮晚将近，视野模糊，桑小娥、车莹莹分扶辛深巷，没瞧分明，其中一人相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方歌吟没听清楚，桑书云答道：“没事。几个人追一部车子过去。”

